

紅樓夢
茅盾敍訂



開明書店印行

卷一

潔本小說

紅

樓

夢

茅

盾敘訂

下冊



孫年十二月購於
台灣台南

趙



85249
7446
37
v.2

第二十七 人多口雜閒氣多

且說上回所表的那位老太妃已薨，凡誥命等皆入朝隨班，按爵守制。勅諭天下：凡有爵之家，一年內不得筵宴音樂，庶民皆三月不得婚娶。

賈母、婆媳、祖孫等俱每日入朝隨祭，至未正以後方回。在大偏宮二十一日後，方請靈入先陵，地名孝慈縣。這陵離都來往得十來日之功，如今請靈至此，還要停放數日，方入地宮，故得一月光景。

寧府賈珍夫妻二人也少不得是要去的。兩府無人，因此大家計議，家中無主，便報了尤氏產育，將他騰挪出來，協理榮寧兩處事件，因託了薛姨媽在園內照管他姊妹丫嬛，只得也挪進園來。因此時寶釵處有湘雲、香菱，薛姨媽便挪至瀟湘館和黛玉同房。

薛姨媽只不過照管他姊妹，禁約丫嬛輩；一應家中大小事務，也不肯多口。尤氏雖天天過來，也不過應名點卯，不肯亂作威福。且他家內上下也只剩了他一人料理。再者，每日還要照管賈母王夫人的下處，一應所需飲饌鋪設之物，所以也甚操勞。

當下榮寧兩處主人既如此不暇，並兩處執事人等，或有跟隨着入朝的，或有朝外照理下處事務的，又有先躡踏下處的，也都各各忙亂。因此兩處下人無了正經頭緒，也都偷安，或乘隙結黨和權，暫執事者竊弄威福。榮府只留得賴大並幾個管家照管外務。這賴大手下常用幾個人已去，雖另委人，都是些生的，只覺不順手。且他們無知，或賺騙無節，或呈告無據，或舉薦無因，種種不善，在在生事，也難備述。又見各官宦家，凡養優伶男女者，

003907052

一概蠲免遣發，尤氏等便議定，待王夫人回家回明，也欲遣發十二個女孩子；又說：『這些人原是買的，如今雖不學唱，儘可留着使喚，只令其教習們自去也罷了。』

王夫人因說：『這學戲的倒比不得使喚的，他們也是好人家的女兒，因無能賣了做這事，裝醜弄鬼的幾年。如今有這機會，不如給他們幾兩銀子盤費，各自去罷。當日祖宗手裏都是有這例的。俗們如今損陰壞德，而且還小器。如今雖有幾個老的還在那裏，那是他們各有原故，不肯回去的，所以纔留下使喚。大了配了我們家裏小廝們了。』尤氏道：『如今我們也去問他十二個，有願意回去的，就帶了信兒，叫他父母來親自領回去，給他們幾兩銀子盤纏，方妥。倘若不叫上他的親人來，只怕有混帳人冒名領出去，又轉賣了，豈不辜負了這恩典？若有不願意回去的就留下。』王夫人笑道：『這話妥當。』

尤氏等遣人告訴了鳳姐兒，一面說與總理房中，每教習給銀八兩，令其自便。凡梨香院一應物件，查清記冊，明派人上夜，將十二個女孩子叫來當面細問，倒有一多半不願意回家的。也有說父母雖有他，只以賣我們不爲事，這一去還被他賣了；也有說父母已亡，或被伯叔兄弟所賣的；也有說無人可投的；也有說戀恩不捨願去者，只四五人。

六人聽了，只得留下，將去者四五人皆令其乾娘領回家去，單等他親父母來領；將不願去者分散在園中，母便留下文官自使，將正旦芳官指給了寶玉，小旦蕊官送了寶釵，小生藕官指給了黛玉，大花面葵官小花面荳官送了寶琴，老外艾官指給了探春，尤氏便討了老旦茄官去。當下各得其所，就如那倦鳥園中遊戲，衆人皆知他們不能針黹，不慣使用，皆不大責備。其中或有一二個知事的，愁將來無應時技丟開，便學起針黹紡績女工諸務。

朔中大祭，賈母等五更便去了。先到下處用些點心小食，然後入朝。早膳已畢，方退至下處歇息；用

朝侍中晚二祭，方出至下處歇息。用過晚飯方回家。可巧這下處乃是一個大官的家廟，極淨東西二院。榮府便賃了東院，北靜王府便賃了西院。太妃少妃每日晏息，見賈母那有照應。

母王夫人天天不在家內，又送靈去一月方回，各丫嬭婆子皆有閒空，多在園內遊。眾婆子一概撤回，并散在園內聽使，更覺園內人多了幾十個。因文官等一千人，或挑食或口角鋒芒，大概不安分守己者多，因此眾婆子含怨，只是口中不敢與他，也有丟開手的，也有心地狹窄猶懷舊怨的，因眾人皆分在各房名下，不敢來

備下年例祭祀，帶領賈環賈琮賈蘭三人去往鐵檻寺祭樞燒紙。寧府賈蓉病未大愈，故不曾去得。飯後發倦，襲人因說：『天氣甚好，你且出去逛逛，省

心出院來。因近日將園中分與眾婆子料理，各司各業，皆在忙時。也有修的池中間又有駕娘們行着船夾泥的，種藕的。湘雲香菱寶琴與些丫嬭慢行來。湘雲見了他來，忙笑說：『快把這船打出去！他們是接林妹。』人家的病，誰是好意的？你也形容着取笑兒。』湘雲笑道：『病也。』寶玉便也坐下，看着眾人忙亂了一回。湘雲因說：『這裏有風石

沁芳橋一帶堤上走來。只見柳垂金綫，桃吐丹霞，山石之後，一

株大杏樹，花已全落，葉稠陰翠，上面已結了豆子大小的許多小杏。寶玉因想道：『能病了幾天，竟把杏花辜負了！不覺到一綠葉成陰子滿枝了！』因此仰望杏子不捨，又想起那岫煙已擇了夫婿一事，雖說男女大事，不可不行，但未免又少了一個好女兒，不過二年，便也要『綠葉成陰子滿枝』了。再過幾日，這杏樹子落枝空，再幾年，岫煙也不免烏髮如銀，紅顏似縞，因此不免傷心，只管對杏歎息。

正想歎時，忽有一個雀兒飛來，落於枝上亂啼。寶玉又發了獸性，心下想道：『這雀兒必定是杏花正開時他曾來過，今見無花空有葉，故也亂啼。這聲韻必是啼哭之聲，但不知明年再發時，這個雀兒可還記得飛到這裏來與杏花一會不能……』

正自胡思間，忽見一股火光從山石那邊發出，將雀兒驚飛。寶玉喫了一驚，又聽外邊有人喊道：『藕官，你要死！怎麼弄些紙錢進來燒我回奶奶們去，仔細你的肉！』

寶玉聽了，益發疑惑起來，忙轉過山石看時，只見藕官滿面淚痕，蹲在那裏，手內還拿着火，守着些紙錢灰作悲。寶玉忙問道：『你給誰燒紙？快別在這裏燒。你或是爲父母兄弟，你告訴我名姓，外頭去叫小廝們打了包袱，寫上名姓去燒。』

藕官見了寶玉，只不做一聲。寶玉數問不答，忽見一個婆子惡狠狠的走來拉藕官，口內說道：『我已經回了奶奶們，奶奶們氣的了不得！』藕官聽了，終是孩氣，怕去受辱沒臉，便不肯去。婆子道：『我說你們別太興頭過餘了！如今還比得你們在外頭亂鬧呢！這是尺寸地方兒！』指着寶玉道：『連我們的爺還守規矩呢，你是什麼阿物兒，跑了這裏來胡鬧！』怕也不中用，跟我快走罷！寶玉忙道：『他並沒燒紙，原是林姑娘叫他燒那爛字紙，你沒看真，反錯告了他。』

藕官正沒了主意，見了寶玉，更自添了畏懼，忽聽他反替遮掩，心內轉憂成喜，也便硬着口，說道：『你看真是

紙錢子麼？我燒的是林姑娘寫壞的字紙。』那婆子便彎腰向紙灰中揀出不會化盡的遺紙在手內，說道：『你還嘴硬！有證又有憑，只和你廳上講去。』說着，拉了袖子，拽着要走。寶玉忙拉藕官，又用拄杖隔開那婆子的手，說道：『你只管拿了回去，實告訴你。我這夜做了個夢，夢見杏花神和我要一挂白錢，不可叫本房人燒，另叫生人替燒，我的病就好的快了。所以我請了白錢，巴巴的煩他來替我燒了。我今日纔能起來，偏你又看見了這會子，又不好了！都是你沖了，還要告他去。』藕官你只管見他們去，就依着這話說。』

藕官聽了，越得主意，反拉着要走。那婆子忙丟下紙錢，陪笑央告寶玉，說道：『我原不知道。若回太太，我這人豈不完了！』寶玉道：『你也不許再回，我便不說。』婆子道：『我已經回了，原叫我帶他，只好說他被林姑娘叫去了。』寶玉點頭應允，婆子自去了。

這裏寶玉細問藕官：『爲誰燒紙？必非父母兄弟，定有私自的情理。』藕官因方纔護庇之情，心中感激，知他是自己一流人物，況再難隱瞞，便含淚說道：『我這事，除了你屋裏的芳官，合寶姑娘的蕊官，並沒第三個人知道。今日忽然被你撞見，這意思，少不得也告訴了你，只不許再對一人言講。』又哭道：『我也不便和你面說，你只回去，背人悄悄問芳官就知道了。』說畢，快快而去。

寶玉聽了，心下納悶，只得踱到瀟湘館，瞧黛玉，越發瘦得可憐。問起來，比往日大好了些。黛玉見他，也比先大瘦了，想起往日之事，不免流下淚來。些微談了一談，便催寶玉去歇息調養。寶玉只得回來，因惦記着要問芳官原委，偏有湘雲香菱來了，正和襲人芳官一處說笑，不好叫他，恐人又盤詰，只得耐着。

一時，芳官又跟了他乾娘去洗頭，他乾娘偏又先叫他親女兒洗過，纔叫芳官洗。芳官見了這樣，便說他偏心：『把你女兒的剩水給我洗，我一個月的月錢都是你拿着，沾我的光不算，反倒給我剩東剩西的。』他乾娘羞惱變成怒，便罵他：『不識抬舉的東西！怪不得人人都說：戲子沒一個好纏的，憑你什麼好的，入了這一行，都學

壞了！這一點子小崽子，也挑么挑六，鹹嘴淡舌，咬羣的驛子似的！

娘兒兩個吵起來。襲人忙打發人去說：『少亂嚷。瞅着老太太不在家，一個個連句安靜話也都不說了！』晴雯因說道：『這是芳官不省事，不知狂的什麼。也不過是會兩齣戲，倒像殺了賊王，擒過反叛來的！』襲人道：『一個巴掌拍不響，一老的也太不公些，小的也太可惡些。』寶玉說：『怨不得芳官！自古說：『物不平則鳴。』他失親少眷的在這裏，沒人照看，賺了他的錢，又作踐他，如何怪得？』又向襲人道：『他到底一月多少錢？以後不如你收過來照管他，豈不省事些？』襲人道：『我要照看他，那裏不照看了？又要他那幾個錢，纔照看他，沒的招人罵去。』說着，便起身至那屋裏，取了一瓶花露油，雞蛋香皂，頭繩之類，叫了一個婆子來，『送給芳官去，叫他另要水自己洗罷，別吵了。』

他乾娘越發羞愧，說芳官：『沒良心！只說我剋扣你的錢！』便向他身上拍了幾下。芳官越發哭了。寶玉便走出來。襲人忙勸：『做什麼？我去說他。』晴雯忙先過來，指他乾娘，說道：『你這麼大年紀，太不懂事！你不給他好好的洗，我們纔給他東西，你自己不臊，還有臉打他！他要是在學裏學藝，你也敢打他不成？』那婆子便說：『一日叫娘，終身是母。』他排揎我，我就打得。』襲人喚麝月道：『我不會和人拌嘴，晴雯性太急，你快過去震嚇他兩句。』

麝月聽了，忙過來說道：『你且別嚷。我問問你：別說我們這一處，你看滿園子裏，誰在主子屋裏教導過女兒的？就是你的親女兒，既經分了房，有了主子，自有主子打罵。再者，大些的姑娘姐姐們，也可以打得罵得，誰許你老子娘又半中間管起閒事來了？都這樣管，又要叫他們跟着我們學什麼？越老越沒了規矩！你見前日墜兒的媽來吵，你如今也跟着他學？你們放心！因連日這個病，那個病，再老太太又不得閒，所以我也沒有去回。等兩日，偕們去痛回一回，大家把這威風殺一殺兒，纔好呢！況且寶玉纔好了些，連我們都不敢說話，你反打的人，狠號

鬼哭的上頭出了幾日門，你們就無法無天的，眼珠子裏就沒了人了！再兩天，你們就該打我們了！他也不要你這乾娘！怕糞草埋了他不成！

寶玉恨的拿拄杖打着門檻子，說道：『這些老婆子都是鐵心石腸似的！真是大奇事！不能照看，反倒挫磨他們！——地久天長，如何是好！』晴雯道：『什麼如何是好？都攆出去，不要這些「中看不中喫」的就完了！』

那婆子羞愧難當，一言不發，只見芳官穿着海棠紅的小棉襖，底下綠綢灑花夾褲，做着袴腿，一頭烏油油的頭髮披在腦後，哭的淚人一般。麝月笑道：『把個鶯鶯小姐弄成纔拷打的紅娘了。這會子又不妝扮了，還是這麼着？』晴雯因走過去拉着，替他洗淨了髮，用手巾擰的乾鬆鬆的，挽了一個慵妝髻，命他穿了衣裳，過這邊來。接着內廚房的婆子來問：『晚飯有了，可送不送？』

小丫頭聽了，進來問襲人。襲人笑道：『方纔胡吵了一陣，也沒留心聽聽幾下鐘了。』晴雯道：『這勞什子又不知怎麼了，又得去收拾！』說着，拿過表來瞧了一瞧，說道：『再略等半鍾茶的工夫就是了。』小丫頭去了。麝月笑道：『提起淘氣來，芳官也該打兩下兒。昨日是他擺弄了那墜子半日就壞了。』說話之間，便將食具打點現成。

一時，小丫頭子捧了盒子進來站住。晴雯麝月揭開看時，還是這四樣小菜。晴雯笑道：『已經好了，還不給兩樣清淡菜喫！這稀飯鹹菜鬧到多早晚！』一面擺好，一面又看那盒中，卻有一碗火腿鮮筍湯，忙端了放在寶玉跟前。寶玉便就桌上喝了一口，說道：『好湯！』衆人都笑道：『菩薩能幾日沒見葷腥兒？就饞的這個樣兒！』一面說，一面端起來，輕輕用口吹着，因見芳官在側，便遞給芳官，說道：『你也學些伏侍，別一味傻頑傻睡。嘴兒輕着些，別吹上唾沫星兒。』

芳官依言，果吹了幾口，甚妥。他乾娘也端飯在門外伺候，向裏忙跑進來笑道：『他不老成，看打了碗，等我吹

罷。』一面說，一面就接。晴雯忙喊道：『快出去！你等他砸了碗，也輪不到你吹！你什麼空兒跑到裏榻兒來了？』一面又罵小丫頭們：『瞎了眼的！他不知道，你們也該說給他！』小丫頭們都說：『我們攆他不出去，說他又不信，如今帶累我們受氣，這是何苦呢？你可信了？我們到的地方兒，有你到的一半兒，那一半兒是你到不去的呢！何況又跑到我們到不去的地方兒——還不算，又去伸手動嘴的了！』一面說，一面推他出去。階下幾個等空盒傢伙的婆子見他出來，都笑道：『嫂子也沒有用鏡子照一照，就進去了？』羞的那婆子又恨又氣，只得忍耐下去了。

芳官吹了幾口，寶玉笑道：『你嘗嘗，好了沒有？』芳官當是頑話，只是笑着，看襲人等。襲人道：『你就嘗一口，何妨？』晴雯笑道：『你瞧我嘗。』說着，便喝一口。芳官見如此，他便嘗了一口，說：『好了。』遞給寶玉。喝了半碗，喫了幾片筍，又喫了半碗粥，就算了。衆人便收出去。小丫頭捧沐盆漱盥畢，襲人等去喫飯。寶玉使個眼色給芳官。芳官本來伶俐，又學了幾年戲，何事不知，便裝肚子疼，不喫飯了。襲人道：『既不喫，在屋裏做伴兒，把粥留下，你餓了再喫。』說着去了。

寶玉將方纔見藕官如何謊言護庇，如何藕官叫我問你，細細的告訴一遍；又問：『他祭的到底是誰？』芳官聽了，眼圈兒一紅，又歎一口氣道：『這事說來，藕官兒也是胡鬧。』寶玉忙問如何。芳官道：『他祭的就是死了的藥官兒。』寶玉道：『他們兩個也算朋友，也是應當的。』芳官道：『那裏又是什麼朋友呢？那都是傻想頭！他是小生，藥官是小旦，往常時，他們扮作兩口兒，每日唱戲的時候，都裝着那麼親熱，一來二去，兩個人就裝糊塗了，倒像真的一樣兒。後來兩個竟是你疼我，我愛你。藥官兒一死，他就哭的死去活來的，到如今不忘，所以每節燒紙。後來補了蕊官，我們見他也是那樣，就問他：『爲什麼得了新的就把舊的忘了？』他說：『不是忘了，比如人家男人死了女人，也有再娶的，只是不把死的丟過不提，就是有情分了。』你說他是傻不是呢？』

寶玉聽了這狀話，獨合了他的獸性，不覺又喜又悲，又稱奇道絕，拉着芳官囑咐道：「既如此說，我有一句話囑咐你，須得你告訴他。以後斷不可燒紙，逢時按節，只備一爐香，一心虔誠，就能感應了。我那案上也只設着一個爐，我有心事，不論日期，時常焚香，隨便新水新茶，就供一盞，或有鮮花鮮果——甚至葷腥素菜，都可只在敬心，不在虛名。以後快叫他不可再燒紙了！」芳官聽了，便答應着。一時喫過粥，有人回說：「老太太回來了。」寶玉聞聽，賈母等回來，隨多添了一件衣裳，拄了杖，前邊來，都見過了。賈母等因每日辛苦，都要早些歇息，一宿無話。次日五鼓，又往朝中去。離送靈日不遠，鴛鴦琥珀翡翠玻璃四人都忙着打點賈母之物，玉釧彩雲彩霞皆打點王夫人之物。當面查點與跟隨的管事媳婦們跟隨的一共大小六個丫嬛，十個老婆媳婦子，男人不算。連日收拾馱轎器械，鴛鴦和玉釧兒皆不隨去，只看屋子。一面先幾日預備帳幔鋪陳之物。先有四五個媳婦並幾個男子領出來，坐了幾輛車，遶過去，先至下處鋪陳安插等候。

臨日，賈母帶着賈蓉媳婦，坐一乘馱轎；王夫人在後，亦坐一乘馱轎；賈珍騎馬，率領衆家丁圍護；又有幾輛大車，與婆子丫嬛等坐，並放些隨換的衣包等件。是日，薛姨媽尤氏率領諸人直送至大門外方回。賈璉恐路上不便，一面打發他父母起身，趕上了賈母王夫人馱轎，自己也隨後帶領家丁押後跟來。

榮府內，賴大添派人丁上夜，將兩處廳院都關了一應出入人等，皆走西邊小角門。日落時，便命關了儀門，不放入出入。園中前後東西角門亦皆關鎖，只留王夫人大房之後，常係他姐妹出入之門，東邊通薛姨媽的角門。這兩門因在裏院，不必關鎖。裏面鴛鴦和玉釧兒也將上房關了，自領丫嬛婆子下房去歇。每日林之孝家的帶領十來個老婆子上夜，穿堂內又添了許多小廝打更，已安插得十分妥當。

一日清曉，寶釵春困已醒，搵帷下榻，微覺輕寒，及啓戶視之，見院中土潤苔青，原來五更時，落了幾點微雨；於是喚起湘雲等人來，一面梳洗。湘雲因說：「兩腮作癢，恐又犯了一桃花癩。」因問寶釵要些「薔薇硝」擦寶

釵道：『前日剩的，都給了琴妹妹了。』因說：『顰兒配了許多，我正要到他些來，因今年竟沒發癢，就忘了。』因命鶯兒去取些來。鶯兒應了，纔去時，蕊官便說：『我同你去順便瞧瞧藕官。』說着，徑同鶯兒出了蘅蕪院。

二人你言我語，一面行走，一面說笑，不覺到了柳葉渚。順着柳隄走來，因見葉纔點碧，絲若垂金，鶯兒便笑道：『你會拿這柳條子編東西不會？』蕊官笑道：『編什麼東西？』鶯兒道：『什麼編不得？頑的，使的，都可。等我摘些下來，帶着這葉子編一個花籃，掐了各色花兒放在裏頭，纔是好頑呢！』說着，且不去取硝，只伸手採了許多嫩條，命蕊官拿着，他卻一行走，一行編花籃。隨路見花，便採一二枝，編出一個玲瓏過梁的籃子。枝上自有本來翠葉滿佈，將花放上，卻也別致有趣。喜得蕊官笑說：『好姐姐，給了我罷！』鶯兒道：『這一個送俗們林姑娘，回來俗們再多採些，編幾個大家頑。』

說着，來至瀟湘館中。黛玉也正晨妝，見了這籃子，便笑說：『這個新鮮花籃是誰編的？』鶯兒說：『我編的，送給姑娘頑的。』黛玉接了，笑道：『怪道人人讚你的手巧，這頑意兒卻也別致。』一面瞧了，一面便叫紫鵲掛在那裏。鶯兒又問候薛姨媽，方和黛玉要硝。黛玉忙去命紫鵲包了一包，遞給鶯兒。黛玉又說道：『我好了，今日要出去逛逛，你回去說給姐姐，不用過來問候媽媽，也不敢勞他過來。我梳了頭，和媽媽都往那裏去喫飯，大家熱鬧些。』

鶯兒答應了出來，便到紫鵲房中找蕊官，只見蕊官卻與藕官二人正說得高興，不能相捨。鶯兒便笑說：『姑娘也去呢？藕官先同去等着，不好嗎？』紫鵲聽見如此說，便也說道：『這話倒很是。他這裏淘氣的可厭。』一面說，一面便將黛玉的匙筯，用了一塊洋巾包了，交給藕官道：『你先帶了這個去，也算一趟差了。』

藕官接了，笑嘻嘻同他二人出來，一徑順着柳隄走來。鶯兒便又採些柳條，索性坐在山石上編起來。又命蕊官先送了硝去再來。他二人只顧愛看他編，那裏捨得去。鶯兒只管催說：『你們再不去，我就不編了。』藕官便

說：『同你去了，再快回來。』二人方去了。

這裏鶯兒正編，只見何媽的女兒春燕走來笑問：『姐姐編什麼呢？』

正說着，蕊官藕官也到了。春燕便向藕官道：『前日你到底燒了什麼紙，叫我姨媽看見了？要告你沒告成，倒被寶玉賴了他好些不是，氣得他一五一十告訴我媽。你們在外頭二三年了，積了些什麼仇恨，如今還不解開？』藕官冷笑道：『有什麼仇恨？他們不知足，反怨我們！在外頭這兩年不知賺了我們多少東西，你說說，可有沒的？』

春燕也笑道：『他是我的姨媽，也不好向着外人反說他的。怨不得寶玉說：「女孩兒未出嫁，是顆無價寶珠；出了嫁，不知怎麼就變出許多不好的毛病兒來；再老了，更不是珠子，竟是魚眼睛了！分明一個人，怎麼變出三樣來？」這話雖是混賬話，想起來，真不錯。別人不知道，只說我媽和姨媽，他老姐兒兩個，如今越老了，越把錢看的真了。先是老姐兒兩個在家，抱怨沒個差使進益，幸虧有了這園子，把我挑進來，可巧把我分到怡紅院家裏，省了我一個人的費用不算外，每月還有四五百錢的餘剩，這也還說不彀。後來老姐兒兩個都派到梨香院去，照看他們，藕官認了我姨媽，芳官認了我媽，這幾年着實寬綽了。如今挪進來，也算撻開手了，還只無厭。你說可笑不可笑？接着我媽和芳官又吵了一場，又要給寶玉吹湯，討個沒趣兒。幸虧園裏的人多，沒人記的清楚，誰是誰的親故。要有人記得，我們一家子，叫人家看着什麼意思呢？你這會子又跑了來弄這個。這一帶地方上的東西，都是我姑媽管着。他一得了這地，每日起早睡晚，自己辛苦了還不算，每日逼着我們來照看，生怕有人糟蹋，我又怕誤了我的差使。如今我們進來了，老姑嫂兩個照看得謹謹慎慎，一根草也不許人亂動，你還招這些好花兒，又折的他嫩樹枝子。他們即刻就來，你看他們抱怨！』

鶯兒道：『別人折招使不得，獨我使得。自從分了地基之後，各房裏每日皆有分例的，不用算，單算花草頑意。

兒，誰管什麼，每日誰就把各房裏姑娘丫頭帶的，必要各色送些折枝去，另有插瓶的；惟有我們姑娘說了，一概不用送，等要什麼再和你要，究竟總沒要過一次。我今便招些他們也不好意思說的。」

一言未了，他姑媽果然拄了拐杖走來，鶯兒春燕等忙讓坐。那婆子見採了許多嫩柳，又見藕官等採了許多鮮花，心裏便不受用，看着鶯兒編弄，又不好說什麼，便說春燕道：「我叫你來照看照看，你就貪着頑，不去了！或叫起你來，你又說我使你了！拿我作隱身草兒，你來樂！」春燕道：「你老人家又使我，又怕這會子反說我！難道把我劈八瓣子不成？」鶯兒笑道：「姑媽，你別信小燕兒的話，這都是他摘下來，煩我給他編，我攆他他不去。」春燕笑道：「你可少頑兒，你只顧頑，他老人家就認真的。」

那婆子本是愚劣之輩，兼之年邁昏眊，惟利是命，一概情面不管，正心疼肝斷，無計可施，聽鶯兒如此說，便倚老賣老，拿起拄杖，向春燕身上擊了幾下，罵道：「小蹄子！我說着你，你還和我強嘴兒呢！你媽恨得牙癢癢，要撕你的肉喫呢！你還和我梆子似的。」打得春燕又愧又急，因哭道：「鶯兒姐姐頑話，你就認真打我！我媽爲什麼恨我？我又沒『燒糊了洗臉水』有什麼不是？」

鶯兒本是頑話，忽見婆子認真動了氣，忙上前拉住，笑道：「我纔是頑話；你老人家打他，這不是臊我了嗎？」那婆子道：「姑娘，你別管我們的事，難道爲姑娘這裏，不許我們管孩子不成？」

鶯兒聽這般蠢話，便賭氣紅了臉，撒了手，冷笑說道：「你要管，那刻管不得？偏我說了一句頑話，你就管他了！——我看你管去！」說着，便坐下，仍編柳籃子。

偏又春燕的娘出來找他，喊道：「你不來舀水，在那裏做什麼？」那婆子便接聲兒道：「你來瞧瞧！你女孩兒連我也不服了，在這裏排揎我呢！」那婆子一面走過來，說：「姑奶奶，又怎麼了？我們丫頭眼裏沒娘罷了，連姑媽也沒了不成？」

鶯兒見他娘來了，只得又說原故，他姑媽那裏容人說話，便將石上的花柳與他娘瞧道：『你瞧瞧！你女孩兒這麼大孩子頑的！他領着人糟蹋我，我怎麼說人？』他娘也正爲芳官之氣未平，又恨春燕不遂他的心，便走上來打了個耳刮子，罵道：『小娼婦！你能上了幾年臺盤，你也跟着那起輕薄浪小婦學，怎麼就管不得你們了？乾的我管不得！你是我自己生出來的，難道也不敢管你不成？既是你們這起蹄子到得去的地方，我到不去，你就死在那裏伺候，又跑出來浪漢子！』一面又抓起那柳條子來，直送到他臉上，問道：『這叫做什麼？這編的是你娘的什麼？』鶯兒忙道：『那是我們編的，你別一指桑罵槐的！』

那婆子深妬襲人晴雯一千人，早知道凡房中大些的丫嬛，都比他們有些體統權勢；凡見了這一千人，心中又畏又讓，未免又氣又恨，亦且遷怒於衆，復又看見了藕官又是他姐姐的冤家，四處湊成一股怨氣。

那春燕啼哭着往怡紅院去了。他娘又恐問他爲何哭，怕他又說出來，又要受晴雯等的氣，不免趕着來喊道：『你回來！我告訴你再去！』春燕那裏肯回來，急的他娘跑了去要拉他。春燕回頭看見，便也往前飛跑。他娘只顧趕他，不防脚下被青苔滑倒，招的鶯兒三個人反都笑了。鶯兒賭氣將花柳皆擲於河中，自回房去。這裏把個婆子心疼的只念佛，又罵：『促狹小蹄子！糟蹋了花兒，雷也是要劈的！』自己且掐花與各房送去。

卻說春燕一直跑進院中，頂頭遇見襲人往黛玉處問安去。春燕便一把抱住襲人，說：『姑娘救我！我媽又打我呢！』襲人見他娘來了，不免生氣，便說：『三日兩頭兒，打了乾的打親的，還是賣弄你女孩兒多，還是認真不知王法？』

這婆子來了幾日，見襲人不言不語，是好性兒的，便說道：『姑娘，你不知道，別管我們的閒事，都是你們縱的，還管什麼？』說着，便又趕着打襲人氣的轉身進來。麝月正在海棠下晾手巾，聽如此喊鬧，便說：『姐姐別管看他怎麼着！』一面使眼色給春燕春燕會意，直奔了寶玉去。衆人都笑說：『這可是從來沒有的事，今兒都鬧出』

來了！』麝月向婆子道：『你再略煞一煞氣兒。難道這些人的臉面，和你討一個情還討不出來不成？』

那婆子見他女兒奔到寶玉身邊去，又見寶玉拉了春燕的手說：『你別怕有我呢！』春燕一行哭，一行將方纔鶯兒等事都說出來。寶玉越發急起來說：『你只在這裏鬧倒罷了，怎麼連親戚也都得罪起來！』麝月又向婆子及衆人道：『怨不得這嫂子說我們管不着他們的事！我們原無知錯管了，如今請出一個管得着的人來管一管，嫂子就心服口服，也知道規矩了！』便回頭命小丫頭子：『去把平兒給我叫來。平兒不得閒，就把林大娘叫了來。』

那小丫頭子應了便走。衆媳婦上來笑說：『嫂子，快求姑娘們叫回那孩子來罷。平姑娘來了，可就不好了！』那婆子說道：『憑是那個姑娘來了，也要評個理，沒有見個娘管女孩兒，大家管着娘的。』衆人笑道：『你當是那個平姑娘？是二奶奶屋裏頭的平姑娘啊！他有情麼？說你兩句，他一翻臉，嫂子你喫不了兜着走！』

說着，只見那個小丫頭回來說：『平姑娘正有事呢，問我做什麼，我告訴了他。他說先攆他出去，告訴林大娘，在角門子上打四十板子就是了。』

那婆子聽見如此說了，嚇得淚流滿面，央告襲人等說：『好容易我進來了，況且我是寡婦家，沒有壞心，一心在裏頭伏侍姑娘們，我這一去，不知苦到什麼田地！』襲人見他如此說，又心軟了，便說：『你既要在這裏，又不守規矩，又不聽話，又亂打人，那裏弄你這個不曉事的人來！天天鬪口齒，也叫人笑話！』晴雯道：『理他呢！打發他去了，正經那裏那麼大工夫，和他對嘴對舌的！』

那婆子又央衆人道：『我雖錯了，姑娘們吩咐了，以後改過。姑娘們那不是行好積德？』一面又央告春燕：『原是爲打你起的，饒沒打成你，我如今反受了罪，好孩子，你好歹替我求求罷！』寶玉見如此可憐，便命留下，不許再鬧，再鬧一定打了攆出去。

那婆子一一謝過下去，只見平兒走來，問係何事。襲人等忙說：『已完了，不必再提了。』平兒笑道：『得饒人處且饒人，得將就的就省些事罷。但只聽見各屋裏大小人等都作起反來了，一處不了又一處，叫我不知管那一處是？』襲人笑道：『我只說我們這裏反了，原來還有幾處？』平兒笑道：『這算什麼事！這三四日的工夫，一共大小出了八九件呢！——比這裏的還大！可氣可笑！』襲人等聽了詫異，忙問原故。平兒笑道：『都是世人想不到的！說來也好笑。等過幾日告訴你，如今沒頭緒呢。且也不得閒兒。』

一語未了，只見李紈的丫環來了，說：『平姐姐可在這裏？奶奶等你，你怎麼不去了？』平兒忙轉身出來，口內笑說：『來了！來了！』襲人等笑道：『他奶奶病了，他又成了香餽餽了，都搶不到手！』平兒去了不提。

這裏寶玉便叫：『春燕，你跟你媽去，到寶姑娘房裏，把鶯兒安伏安伏，也不可白得罪了他。』春燕一面答應了，和他媽出去。寶玉又隔窗說道：『不可當着寶姑娘說，看叫鶯兒倒受了教導。』

娘兒兩個應了出來，一面走着，一面說閒話兒。春燕因向他娘道：『我素日勸你老人家再不信，何苦鬧出沒趣來纔罷！』他娘笑道：『小蹄子！你走罷！俗語說：「不經一事，不長一智。」我如今知道了，你又該來支問着我了！』春燕笑道：『媽，你若好生安分守己，在這屋裏長久了，自有許多好處。我且告訴你句話。寶玉常說：這屋裏的人，——無論家裏外頭的，一應我們這些人，——他都要回太太，全放出去與本人父母自便呢。你只說這一件可好不好？』他娘聽說喜的忙問：『這話果真？』春燕道：『誰可撒謊做什麼？』婆子聽了，便念佛不絕。

當下來至蘅蕪院中，正值寶釵黛玉薛姨媽等喫飯。鶯兒自去沏茶。春燕便和他媽一徑到鶯兒前，陪笑說：『方纔言語冒撞，姑娘莫嗔，莫怪！特來賠罪。』鶯兒也笑了，讓他坐，又倒茶。他娘兒兩個說有事，便作辭回來。忽見蕊官趕出，叫：『媽媽，姐姐，略站一站。』一面走上，遞了一個紙包兒給他們，說是『薔薇硝』，帶給芳官去擦。

臉。春燕笑道：『你們也太小氣了。還怕那裏沒這個給他？巴巴兒的，又弄一包給他去。』蕊官道：『他是他的，我送的是我送的。姐姐千萬帶回去罷。』春燕只得接了。

娘兒兩個回來，正值賈環賈琮二人來問候寶玉，也纔進去。春燕便向他娘說：『只我進去罷，你老人家不用去。』他娘聽了，自此百依百隨的，不敢倔強了。

春燕進來，寶玉知道回復了，便先點頭。春燕知意，也不再說一語，略站了一站，便轉身出來，使眼色給芳官。芳官出來，春燕方悄悄的說給他蕊官之事，並給了他硝。寶玉並無和琮環可談之語，因笑問芳官：『手裏是什麼？』芳官便忙遞給寶玉瞧，又說：『是擦春癬的薔薇硝。』寶玉笑道：『難爲他想的到！』

賈環聽了，便伸着頭瞧了一瞧，又聞得一股清香，便彎腰向靴箱內掏出一張紙來，托着笑道：『好哥哥，給我一半兒！』寶玉只得要給他。芳官心中因是蕊官之贈，不肯給別人，連忙攔住，笑說道：『別動這個，我另拿些來。』寶玉會意，忙笑道：『且包上拿去。』

芳官接了這個，自去收好，便從奩中去尋自己常使的。啓奩看時，盒內已空，心中疑惑：『早起還剩了些，如何就沒了？』因問人時，都說不知。麝月便說：『這會子且忙着問這個，不過是這屋裏人一時短了使了。你不管拿些什麼給他們，那裏看的出來！快打發他們去了，偕們好喫飯。』

芳官聽說，便將些『茉莉粉』包了一包拿來。賈環見了，喜的就伸手來接。芳官便忙向炕上一擲。賈環見了，也只得向炕上拾之，揣在懷內，方作辭而去。

原來賈政不在家，且王夫人等又不在家，賈環連日也便裝病逃學。如今得了硝，興興頭頭來找彩雲，正值彩雲和趙姨娘閒談。賈環笑嘻嘻向彩雲道：『我也得了一包好的，送你擦臉。你常說薔薇硝擦癬比外頭買的銀硝強，你看看是這個不是？』彩雲打開一看，嗤的一笑，說道：『你是和誰要來的？』賈環便將方纔之事說了一

遍。彩雲笑道：『這是他們哄你這鄉老兒呢！這不是硝，這是茉莉粉。』

賈環看了一看，果見比先的帶些紅色，聞聞也是噴香，因笑道：『這是好的硝粉一樣，留着擦罷；橫豎比外頭買的高就好。』彩雲只得收了。趙姨娘便說：『有好的給你，誰叫你要去了？怎麼怨他們耍你！依我，拿了去照臉摔給他去！趁着這會子撞喪的撞喪去了，挺牀的挺牀，吵一出子，大家別心淨，也算是報報仇，莫不成兩個月之後，還找出這個渣兒來問你不成？——就問你，你也有話說。寶玉是哥哥，不敢沖撞他罷了；難道他屋裏的貓兒，狗兒，也不敢去問問！』

賈環聽了，便低了頭。彩雲忙說：『這又是何苦來？不管怎樣，忍耐些罷了。』趙姨娘道：『你也別管，橫豎與你無干。趁着抓住了理，罵那些浪娼婦們一頓，也是好的。』又指賈環道：『呸！你這下流沒剛性的，也只好受這些毛丫頭的氣！平白我說你一句兒，或無心中錯拿了一件東西給你，你倒會扭頭暴筋，瞪着眼，撒摔我！這會子被那起毛崽子耍弄倒就罷了！你明日還想這些家裏人怕你呢！你沒有什麼本事，我也替你恨！』

賈環聽了，不免又愧又急，又不敢去，只摔手說道：『你這麼會說，你又不肯去支使了我去鬧，他們倘或往學裏告去，我捱了打，你敢自不疼？遭遭兒調唆我去，鬧出事來，我捱了打罵，你一般也低了頭！這會子又調唆我和毛丫頭們去鬧，你不怕三姐姐，你敢去，我就服你！』一句話戳了他娘的心，便嚷道：『我腸子裏爬出來的，我再怕了，這屋裏越發有活頭兒了！』一面說，一面拿了那包兒，便飛也似往園中去了。彩雲死勸不住，只得躲入別房。賈環便也躲出儀門，自去頑耍。

趙姨娘直進園子，正是一頭火，頂頭遇見藕官的乾娘夏婆子走來，瞧見趙姨娘氣的眼紅面青的走來，因問：『姨奶奶，那裏去？』趙姨娘拍着手道：『你瞧瞧！這屋裏連三日兩日進來唱戲的小粉頭們，都三般兩樣，掂人的分量，放小菜兒了！要是別的人，我還不惱，要叫這些小娼婦捉弄了，還成了什麼了！』

夏婆子聽了，正中己懷，忙問：『因什麼事？』趙姨娘遂將以粉作硝，輕侮賈環之事說了一回。夏婆子道：『我的奶奶，你今日纔知道！這算什麼事！連昨日這個地方，他們私自燒紙錢，寶玉還攔在頭裏，人家還沒拿進個什麼兒來，就說使不得，不乾不淨的東西，忌諱！這燒紙倒不忌諱？你想一想：這屋裏除了太太，誰還大似你？你自己掌不起，但凡掌的起來，誰還不怕你老人家？如今我想趁這幾個小粉頭兒，都不是正經貨，就得罪他們，也有限的，快把這兩件事抓着理，扎個筏子！我幫着你作證，見你老人家把威風也抖一抖，以後也好爭別的，就是奶奶姑娘們，也不好爲那起小粉頭子說你老人家的不是。』

趙姨娘聽了這話，越發有理，便說：『燒紙的事我不知道，你細細告訴我。』夏婆子便將前事一一的說了，又說：『你只管說去，倘或鬧起來，還有我們幫着你呢。』趙姨娘聽了，越發得了意，仗着膽子，便一徑到了怡紅院中。

可巧寶玉往黛玉那裏去了。芳官正和襲人等喫飯，見趙姨娘來了，忙都起身，讓：『姨奶奶喫飯。什麼事情，這麼忙？』趙姨娘也不答話，走上來，便將粉照芳官臉上摔來，手指着芳官罵道：『小娼婦養的！你是我們家銀子錢買了來學戲的，不過娼婦粉頭之流！我家裏下三等奴才也比你高貴些！你都會看人下菜碟兒！寶玉要給東西，你攔在頭裏，莫不是要了你的了？拿這個哄他，你只當他不認得呢！好不好？他們是手足，都是一樣的主子，那裏有你小看他的！』

芳官那裏禁得住這話，一行哭，一行便說：『沒了硝，我纔把這個給了他；要說沒了，又怕不信。難道這不是好的？我便學戲，也沒在外頭唱去！我一個女孩兒家，知道什麼粉頭麵頭的？姨奶奶犯不着來罵我。我又不是姨奶奶買的梅香，拜把子都是奴才罷咧，這是何苦來呢！』襲人忙拉他說：『休胡說！』趙姨娘氣的發怔，便上來打了兩個耳刮子。襲人等忙上來拉勸，說：『姨奶奶不必和他小孩子一般見識。等我們說他。』

芳官捱了兩下打，那裏肯依，便打滾撒潑的哭鬧起來，口內便說：『你打的着我麼！你照照你那模樣兒再動手！我叫你打了去，也不用活着了！』撞在他懷內，叫他打衆人一面勸，一面拉。晴雯悄拉襲人說：『不用管他們，讓他們鬧去，看怎麼開交！如今亂爲王了，什麼你也來打，我也來打，都這樣起來，還了得呢！』外面跟趙姨娘來的一千人，聽見如此，心中各各趁願，都念佛說：『也有今日！』又有那一千懷怨的老婆子，見打了芳官，也都趁願。

當下藕官、蕊官等正在一處頑。湘雲的大花面葵官、寶琴的荳官，兩個聽見此信，忙找着他兩個說：『芳官被人欺負，俗們也沒趣兒，須得大家破着大鬧一場，方爭的過氣來！』

四人終是小孩子心性，只顧他們情分上義憤，便不顧別的一齊跑入怡紅院中。荳官先就照着趙姨娘撞了一頭，幾乎不曾將趙姨娘撞了一跤。那三個也便擁上來放聲大哭，手撕頭撞，把個趙姨娘裹住。晴雯等一面笑，一面假意去拉，急的襲人拉起這個，又跑了那個，口內只說：『你們要死啊！有委屈，只管好說，這樣沒道理，還了得了！』

趙姨娘反沒了主意，只好亂罵。蕊官、藕官兩個，一邊一個，抱住左右手。葵官、荳官前後頭頂住，只說：『你打死我們四個纔算！』芳官直挺挺躺在地下，哭的死過去。

正沒開交，誰知晴雯早遣春燕回了探春，當下尤氏、李紈、探春三人帶着平兒與衆媳婦走來，忙忙把四個喝住，問起原故來。趙姨娘氣的瞪着眼，粗了筋，一五一十說個不清。尤李兩個不答言，只喝禁他四人。探春便歎氣說道：『這是什麼大事！姨娘太肯動氣了！我正有一句話，要請姨娘商議，怪道丫頭們說不知在那裏，原來在這裏生氣呢。姨娘快同我來！』尤氏、李紈都笑說：『請姨娘到廳上來，俗們商量！』

趙姨娘無法，只得同他三人出來，口內猶說長說短。探春便說：『那些小丫頭子們原是頑意兒，喜歡呢，和他

頑頑笑笑，不喜歡，可以不理他就是了。他不好了，如同貓兒狗兒抓咬了一下子，可恕就恕；不恕時，也只該叫管家媳婦們說給他去責罰，何苦不自尊重，大吆小喝，也失了體統！你瞧周姨娘怎麼沒人欺他，他也不尋人去我勸姨娘且回房去煞煞氣兒，別聽那說瞎話的混帳人調唆，惹人笑話自己，豈白給人家做活。心裏有二十分的氣，也忍耐這幾天，等太太回來，自然料理。一席話說得趙姨娘閉口無言，只得回房去了。

這裏探春氣的和李執尤氏說：『這麼大年紀，行出來的事總不叫人敬服，這是什麼意思，也值的吵一吵，並不留體統，耳朵又軟，心裏又沒有算計，這又是那起沒臉面的奴才們調唆的，作弄出個獸人替他們出氣！』越思越氣，因命人查是誰調唆的。媳婦們只得答應着出來，相視而笑，都說是：『大海裏那裏撈針去？』只得將趙姨娘的人並園中人喚來盤詰，都說不知道，衆人也無法，只得回探春：『一時難查，慢慢的訪。凡有口舌不妥的，一總來回了責罰。』

探春氣漸漸平服，方罷。可巧艾官便悄悄的回探春說：『都是夏媽素日和這芳官不對，每每的造出些事來。前日賴藕官燒紙，幸虧是寶二爺自己應了，他纔沒話。今日我給姑娘送絹子去，看見他和姨奶奶在一處說了半天，噉噉的見了我來，纔走開了。』

探春聽了，雖知情弊，亦料定他們皆一黨，本皆淘氣異常，便只答應，也不肯據此爲證。

誰知夏婆的外孫女兒小蟬兒，便是探春處當差的，時常與房中丫嬛們買東西，衆女孩兒都待他好。這日飯後，探春正上廳理事，翠墨在家看屋子，因命小蟬出去叫小么兒買糕去。小蟬便笑說：『我纔掃了個大院子，腰腿生疼的，你叫別的人去罷。』翠墨笑說：『我又叫誰去？你趁早兒去，我告訴你一句好話：你到後門順路告訴你老娘，防着些兒。』說着，便將艾官告他老娘的話告訴了他。

小蟬聽說，忙接了錢道：『這個小蹄子也要捉弄人，等我告訴去。』說着，便起身出來。至後門邊，只見廚房內此

刻手閒之時，都坐在臺階上，說閒話呢。夏婆亦在其內。小蟬便命一個婆子出去買糕，他且一行罵，一行說，將方纔的話告訴了夏婆子。夏婆子聽了，又氣又怕，便欲去找艾官問他，又要往探春前去訴冤。小蟬忙攔住說：『你老人家去怎麼說呢？這話怎麼知道的？可又叨瞪不好了。說給你老人家防着就是了。那裏忙在一時兒？』

正說着，忽見芳官走來，扒着院門，笑向廚房中柳家媳婦說道：『柳嬪子，寶二爺說了，晚飯的素菜要一樣涼涼的酸酸的東西，只不要攔上香油弄膩了。』柳家的笑道：『知道。今兒怎麼又打發你來告訴這麼句要緊的話呢？你不嫌腌臢，進來逛逛。』

芳官纔進來，忽有一個婆子，手裏托了一碟子糕來。芳官戲說：『誰買的熱糕？我先嘗一塊兒。』小蟬一手接了，道：『這是人家買的，你們還希罕這個！』柳家的見了，忙笑道：『芳姑娘，你愛喫這個，我這裏有纔買下給你。』姐姐喫的，他沒有喫，還收在那裏，乾乾淨淨沒動的。』說着，便拿了一碟子出來，遞給芳官。又說：『你等我替你燉口好茶來。』一面進去，現通開火燉茶。

芳官便拿着那糕，舉到小蟬臉上說：『誰希罕喫你那糕！這個不是糕不成？我不過說着頑罷了，你給我磕頭，我還不喫呢！』說着，便把手內的糕掰了一塊，扔着逗雀兒頑，口內笑說道：『柳嬪子，你別心疼。我回來買二斤給你。』小蟬氣的怔怔的，瞅着說道：『雷公老爺也有眼睛，怎麼不打這作孽的人！』衆人都說道：『姑娘們罷！』啣天天見了，就咕唧：『有幾個伶透的，見他們拌起嘴來了，又怕生事，都拿起腳來各自走開。當下小蟬也不敢十分說話，一面咕嚕着去了。』

這裏柳家的見人散了，忙出來和芳官說：『前日那話說了沒有？』芳官道：『說了；等一兩天，再提這事。偏那趙不死的又和我鬧了一場。前日那一玫瑰露，』姐姐喫了沒有？他到底可好些？』柳家的道：『可不都喫了他愛的什麼兒似的，又不好合你再要。』芳官道：『不值什麼，等我再要些來給他就是了。』

原來柳家的有個女孩兒，今年十六歲，雖是廚役之女，卻生得人物與平襲鴛紫相類。因他排行第五，便叫他五兒。只是素有弱疾，故沒得差使。近因柳家的見寶玉房中丫嬛差輕人多，且又聞寶玉將來都要放他們，故如今要送到那裏去應名。正無路頭，可巧這柳家的是梨香院的差使，他最小意殷勤，伏侍的芳官一千人比別的乾娘還好，芳官等待他也極好。如今便和芳官說了，央及芳官去和寶玉說。寶玉雖是依允，只是近日病着，又有事，尚未得說。

且說當下芳官回至怡紅院中，回復了寶玉。這裏寶玉正爲趙姨娘吵鬧，心中不悅，說又不是，不說又不是，只等吵完了，打聽着探春勸了他去後，方又勸了芳官一陣，因使他到廚房說話去。今見他回來，又說還要些玫瑰露給柳五兒喫去。寶玉忙道：『有着呢，我又不大喫，你都給他喫去罷。』說着，命襲人取出來，見瓶中也不多了，遂連瓶給了芳官。

芳官便自攜了瓶與他去，正值柳家的帶進他女兒來散悶，在那邊畸角子一帶地方逛了一回，便回到廚房內。正喫茶歇着呢，見芳官拿了一個五寸來高的小玻璃瓶來，迎亮照着，裏面有半瓶胭脂一般的汁子，還當是寶玉喫的西洋葡萄酒，母女兩個忙說：『快拿鏟子燙滾了水，你且坐下。』芳官笑道：『就剩了這些，連瓶子給你罷。』

五兒聽說，方知是玫瑰露，忙接了，又謝芳官，因說道：『今日好些，進來逛逛，這後邊一帶，沒有什麼意思，不過是些大石頭大樹和房子後牆，正經好景致也沒看見。』芳官道：『你爲什麼不往前去？』柳家的道：『我沒叫他往前去，姑娘們也不認得他，倘有不對眼的人看見了，又是一番口舌。明日託你攜帶他，有了房頭兒，怕沒人帶着逛呢，只怕逛膩了的日子還有呢。』

芳官聽了，笑道：『怕什麼有我呢！』柳家的忙道：『噯，噯，我的姑娘！我們的頭皮兒薄，比不得你們。』說着，

又倒了茶來。芳官那裏喫這茶，只漱了一口便走了。柳家的說：『我這裏占着手呢，五丫頭送送。』五兒便送出來；因見無人，又拉着芳官，說道：『我的話，到底說了沒有？』芳官笑道：『難道哄你不成？我聽見屋裏正經還少兩個人的窩兒，並沒補上一個是小紅的，璉二奶奶要了去，還沒給人來；一個是墜兒的，也沒補。如今要你一個，也不算過分，皆因平兒每每和襲人說：『凡有動人動錢的事，得挨的且挨一日，如今三姑娘正要拿人作筏子呢。』連他屋裏的事都駁了兩三件，如今正要尋我們屋裏的事沒尋着，何苦來往網裏碰去？倘或說些話駁了，那時候老了，倒難再回轉。且等冷一冷兒，老太太心閒了，憑是天大的事，先和老的兒一說，沒有不成的。』五兒道：『雖如此說，我卻性兒急，等不得了。趁如今挑上了頭宗，給我媽爭口氣，也不枉養我一場。二宗，我添了月錢，家裏又從容些；三宗，我開開心，只怕這病就好了。』就是請大夫喫藥，也省了家裏的錢。』芳官說：『你的話，我都知道，了你只管放心。』說畢，芳官自去了。

單表五兒回來和他娘深謝芳官之情。他娘因說：『再不承望得了這些東西！雖然是個尊貴物兒，卻是喫多了也動熱，竟把這個倒些送個人去，也是大情。』五兒問送誰。他娘道：『送你姑舅哥哥一點兒，他那熱病，也想了這些東西喫。我倒半盞給他去。』

五兒聽了，半日沒言語，隨他媽倒了半盞去，將剩的，連瓶便放在傢伙廚內。五兒冷笑道：『依我說，竟不給他也罷了。倘或有人盤問起來，倒又是一場是非。』他娘道：『那裏怕起這些來！還了得！我們辛辛苦苦的裏頭賺些東西，也是應當的。難道是作賊偷的不成？』說着，不聽，一徑去了。直至外邊他哥哥家中，他姪兒正躺着。一見這個他哥哥，嫂子，姪兒，無不歡喜。現從井上取了涼水，喫了一碗，心中爽快，頭目清涼。剩的半盞，用紙蓋着，放在桌上。

可巧又有家中幾個小廝——和他姪兒素日相好的伴兒——走來看他的病，內中有一個叫做錢槐，是趙

姨娘之內親。他父母現在庫上管帳，他本身又派跟賈環上學。因他手頭寬裕，尙未娶親，素日看上柳家的五兒，標致，一心和父母說了，娶他爲妻。也曾央中保媒人，再四求告。柳家父母卻也情願。爭奈五兒執意不從。雖未明言，卻已中止。他父母未敢應允。近日又想往園內去，越發將此事丟開，只等三五年後放出時，自向外邊擇婿了。錢槐家中人見如此，也就罷了。爭奈錢槐不得五兒，心中又氣又愧，發恨定要弄取成配，方了此願。今日也同人來看望柳家的姪兒，不期柳家的在內。

柳家的見一羣人來了，內中有錢槐，便推說不得閒，起身走了。他哥哥嫂子忙說：『姑媽，怎麼不喝茶就走？倒難爲姑媽記望着。』柳家的因笑道：『只怕裏頭傳飯，再開了出來瞧姪兒罷。』他嫂子因向抽屜內取了一個紙包兒出來，拿在手內，送了柳家的出來。至牆角邊，遞與柳家的，又笑道：『這是你哥哥昨日在門上該班兒，誰知這五日的班兒，一個外財沒發，只有昨日有廣東的官兒來拜，送了上頭兩小簍子，「茯苓霜」餘外給了門上人一隻作門禮，你哥哥分了這些。昨兒晚上，我打開看了看，怪俊雪白的。說拿人奶和了，每日早起喫一鍾，最補人的。沒人奶，就用牛奶，再不得就是滾白水也好。我們想着，正是外甥女兒喫得的。上半天原打發小丫頭子送了家去，他說鎖着門，連外甥女兒也進去了。本來我要瞧瞧他去，給他帶了去的。又想着主子們不在家，各處嚴緊，我又沒什麼差使，跑什麼？況且這兩日風聞着裏頭家反作亂的，倘或沾帶了，倒值多了。姑媽來的正好，親自帶去罷。』

柳氏道了生受，作別回來。剛走到角門前，只見一個小么兒笑道：『你老人家那裏去了？裏頭三次兩趟叫人傳呢，叫我們三四個人各處都找到了。你老人家從那裏來了？這條路又不是家去的路，我倒要疑心起來了。』那柳家的聽了這小么兒一夕話，笑道：『好猴兒崽子，你親嬪子找野老兒去了，你不多得一個叔叔嗎？有什麼疑的？別叫我把你頭上的襖子蓋揪下來，還不開門讓我進去呢！』那小廝且不推門，又拉着笑道：『好嬪子！

你這一進去，好歹偷幾個杏兒出來賞我喫。我這裏老等。你要忘了，日後半夜三更，打酒買油的，我不給你老人家開門，也不答應你，隨你乾叫去。」

柳氏啐道：「發了昏的！今年還比往年把這些東西都分給了衆媽媽了。一個個的不像打破了臉的人打樹底下一過，兩眼就像那鷄雞似的，還動他的菓子！可是你舅母姨娘兩三個親戚都管着，怎麼不和他們要倒和我來要？這可是「倉老鼠問老鴉去借糧，守着的沒有，飛着的倒有。」小廝笑道：「噯，噯，沒有罷了，說上這些閒話！我看你老人家從今以後，就用不着我了。」——就是姐姐有了好地方兒，將來呼喚我們的日子多着呢；只要我們多答應他些就有了。」

柳氏聽了，笑道：「你這個小猴兒精，又搗鬼了！你姐姐有什麼好地方兒？」那小廝笑道：「不用哄我了，早已知道了。單是你們有內繹，難道我們就沒有內繹不成？我雖在這裏聽差，裏頭卻也有兩個姐姐，成個體統的什麼事瞞的過我！」

正說着，只聽門內又有老婆子向外叫：「小猴兒，快傳你柳嬪子去罷；再不來，可就誤了。」柳家的聽了，不顧和那小廝說話，忙推門進去，笑說：「不必忙，我來了。」一面來至廚房，——雖有幾個同伴的人，他們都不敢自專，單等他來調停分派。——一面問衆人：「五丫頭那裏去了？」衆人都說：「纔往茶房裏找我們姐妹去了。」柳家的聽了，便將茯苓霜攔起，且按着房頭分派菜饌。忽見探春房裏小丫頭蓮花兒走來說：「司棋姐姐說：要碗雞蛋頓的嫩嫩的。」柳家的道：「就是這一樣兒尊貴，不知怎麼今年雞蛋短的很，十個錢一個還找不出來。昨日上頭給親戚家送粥米去，四五个買辦出去，好容易纔湊了二千個來，我那裏找去？你說給他，改日喫罷。」蓮花兒道：「前日要喫豆腐，你弄了些餛飩的，叫他說了我一頓；今日要雞蛋，又沒有了。什麼好東西，我就不信連雞蛋都沒有了？別叫我翻出來！」一面說，一面真個走來，揭起菜箱一看，只見裏面果有十來個雞蛋，說道：「這

不是你就這麼利害？是主子分給我們的分例，你爲什麼心疼？又不是你下的蛋，怕人喫了！

柳家的忙丟了手裏的活計，便上來說道：「你少滿嘴裏混噁！你媽纔下蛋呢！通共留下這幾個，預備菜上的。飄馬兒，姑娘們不要，還不肯做上去呢。預備遇急兒的，你們喫了，倘或一聲要起來，沒有好的，連雞蛋都沒了。你們深宅大院，「水來伸手，飯來張口」，只知雞蛋是平常東西，那裏知道外頭買賣的行市呢！——別說這個，有一年連草根子還沒了的日子還有呢。我勸他們，細米白飯，每日肥鷄大鴨子，將就些兒也罷了。喫膩了腸子，一天又鬧起故事來了。鷄蛋豆腐，又是什麼麵筋、醬蘿蔔炸兒，敢自倒換口味？只是我又不是答應你們的。一處要一樣，就是十來樣，我倒不用伺候頭層主子，只預備你們二層主子了。」

蓮花兒聽了，便紅了臉，喊道：「誰天天要你什麼來？你說這麼兩車子話，叫你來，不是爲便宜，是爲什麼？前日春燕來說，晴雯姐姐要喫蒿子桿兒，你怎麼忙着還問肉炒雞炒？春燕說葷的不好，另叫你炒個麵筋兒，少擱油纔好。你忙着就說自己發昏，趕着洗手炒了，狗顛屁股兒似的，親自捧了去。今兒反倒拿我作筏子，說我給衆人聽！」

柳家的忙道：「阿彌陀佛！這些人眼見的！別說前日一次，就從舊年以來，那屋裏，偶然間，不論姑娘姐兒們，要添一樣半樣，誰不是先拿了錢來，另買另添有的沒的，名聲好聽。算着連姑娘帶姐兒們四五十人，一日也只管要兩隻雞，兩隻鴨子，一二十斤肉，一吊錢的菜蔬，你們算算，穀做什麼的？連本項兩頓飯還撐持不住，還攔得住這個點這樣，那個點那樣，買來的又不喫，又要別的去！——既這樣，不如回了太太，多添些分例，也像大廚房裏預備老太太的飯，把天下所有的菜蔬，用水牌寫了，天天轉着喫，到一個月現算倒好！」

「連前日三姑娘和寶姑娘偶然商量了，要喫個油鹽炒荳芽兒來，現打發個姐兒拿着五百錢給我，我倒笑起來了。說：「二位姑娘就是大肚子彌勒佛，也喫不了五百錢的。」這二三十個錢的事，還賠得起，趕着我送回

錢去，到底不收，說賞我打酒喫。又說：「如今廚房在裏頭，保不住屋裏的人不去叨登。一鹽一醬，那不是錢買的你，不給又不好，給了你又沒的賠，你拿着這個錢，權當還了他們素日叨登的東西窩兒。」這就是明白體下的姑娘。我們心裏，只替他念佛。沒的趙姨奶奶聽了，又氣不忿，反說太便宜了我，隔不了十天，也打發個小丫頭子來尋這樣尋那樣，我倒好笑起來。你們竟成了例，不是這個，就是那個，我那裏有這些賠的！」

正亂時，只見司棋又打發人來催蓮花兒，說他「死在這裏，怎麼就不回去？」蓮花兒賭氣回來，便添了一篇話告訴了司棋。司棋聽了，不免心頭起火。此刻伺候迎春飯罷，帶了小丫頭們走來，見了許多人正喫飯，見他來得勢頭不好，都忙起身陪笑讓坐。司棋便喝命小丫頭子動手：「凡箱櫃所有的菜蔬，只管扔出去喂狗，大家賺不成！」小丫頭子們巴不得一聲，七手八腳，搶上去一頓亂翻亂擲。慌的衆人一面拉勸，一面央告司棋說：「姑娘別誤聽了小孩子的話，柳嫂子有八個腦袋，也不敢得罪姑娘。說雞蛋難買是真。我們纔也說他不知好歹，憑是什麼東西，也少不得變法兒去。他已經悟過來了，連忙蒸上了。姑娘不信，瞧那火上。」

司棋被衆人一頓好言語，方將氣勸得漸平了。小丫頭子們也沒得摔完東西，便拉開了。司棋連說帶罵，鬧了一回，方被衆人勸去。柳家的只好摔碗丟盤，自己咕唧了一回，蒸了一碗雞蛋，令人送去。司棋全潑了地下，那人回來，也不敢說，恐又生事。

柳家的打發他女兒喝了一回湯，喫了半碗粥，又將茯苓霜一節說了。五兒聽罷，便心下要分些贈芳官，遂用紙另包了一半，趁黃昏人稀之時，自己花遮柳隱的來找芳官，且喜無人盤問。一徑到了怡紅院門首，不好進去，只在一簇玫瑰花前站立，遠遠的望着，有一盞茶時候，可巧春燕出來，忙上前叫住。春燕不知是那一個，到跟前方看真切，因問：「做什麼？」五兒笑道：「你叫出芳官來，我和他說話。」春燕悄笑道：「姐姐太性急了。橫豎等十來日就來了，只管找他做什麼？方纔使了他往前頭去了，你且等他一等，不然有什麼話告訴我，等我告訴他。」

恐怕你等不得，只怕關了園門。」五兒便將茯苓霜遞給春燕，又說：「這是茯苓霜。」——如何喫，如何補益，——

「我得了些送他的，轉煩你遞給他就是了。」說畢便走回來。

正走蓼溼一帶，忽迎見林之孝家的帶着幾個婆子走來，五兒藏躲不及，只得上來問好。林家的問道：「我聽見你病了，怎麼跑到這裏來？」五兒陪笑說道：「因這兩日好些，跟我媽進來散散悶，纔因我媽使我到怡紅院送傢伙去。」林之孝家的說道：「這話岔了。方纔我見你媽出去，我纔關門，既是你媽使了你去，他如何不告訴我說你在這裏呢？竟出去讓我關門，什麼意思？可是你撒謊？」五兒聽了，沒話回答，只說：「原是我媽一早教我去取的，我忘了，挨到這時，我纔想起來了，只怕我媽錯認我去了，所以沒和大娘說。」

林之孝家的聽他詞鈍意虛，又因近日玉釧兒說那邊正房內失落了東西，幾個丫頭對賴，沒主兒，心下便起了疑。可巧小蟬蓮花兒和幾個媳婦子走來，見了這事，便說道：「林奶奶倒要審審他。這兩日他往這裏頭跑的不像，鬼鬼祟祟的，不知幹些什麼事。」小蟬又道：「正是，昨日玉釧兒姐姐說：『太太耳房裏的櫃子開了，少了好些零碎東西。』」璉二奶奶打發平姑娘和玉釧兒姐姐要些玫瑰露，誰知也少了一罐子，不是找還不知道呢。」

蓮花兒笑道：「這我沒聽見，今日我倒看見一個露瓶子。」

林之孝家的正因這事沒主兒，每日鳳姐兒使平兒催逼他，一聽此言，忙問：「在那裏？」蓮花兒便說：「在他們廚房裏呢。」

林之孝家的聽了，忙命打了燈籠，帶着衆人來尋。五兒急的便說：「那原是寶二爺屋裏的芳官給我的。」林之孝家的便說：「不管你一方官圓官，現有贓證，我只呈報了，憑你主子前辯去。」一面說，一面進入廚房，蓮花兒帶着取出露瓶，恐還偷有別物，又細細搜了一遍，又得了一包茯苓霜，一並拿了，帶了五兒來回李執與探春。

那時李執正因蘭兒病了，不理事務，只命去見探春。探春已歸房。人回進去，丫嬛們都在院內納涼，探春在內盥沐，只有侍書回進去，半日出來說：『姑娘知道了，叫你們找平兒回二奶奶去。』

林之孝家的只得領出來，到鳳姐那邊，先找着平兒進去，回了鳳姐。鳳姐方纔睡下，聽見此事，便吩咐：『將他娘打四十板子，攆出去，永不許進二門，把五兒打四十板子，立刻交給莊子上，或賣或配人。』

平兒聽了出來，依言吩咐了林之孝家的。五兒嚇得哭哭啼啼，給平兒跪着，細訴芳官之事。平兒道：『這也不難，等明日問了芳官，便知真假。但這茯苓霜，前日人送了來，還等老太太回來看了，纔敢打動，這不該偷了去。』五兒見問，忙又將他舅舅送的一節說出來。

平兒聽了，笑道：『這樣說，你竟是個平白無辜的人了，拿你來頂缸的。此時天晚，奶奶纔進了藥歇下，不便爲這點子小事去絮叨。如今且將他交給上夜的人看守一夜，等明日我回了奶奶，再作道理。』林之孝家的不敢違拗，只得帶出來，交給上夜的媳婦們看守着，自己便去了。

這裏五兒被人軟禁起來，一步不敢多走。又兼衆媳婦也有勸他說：『不該做這沒行止的事。』也有抱怨說：『正經更還坐不上來，又弄個賊來給我們看守，倘或眼不見，尋了死，或逃走了，都是我們的不是。』又有素日一千與柳家不睦的人，見了這般十分趁願，都來奚落嘲戲他。這五兒心內又氣，又委屈，竟無處可訴。且本來怯弱，有病，這一夜思茶無茶，思水無水，思睡無衾枕，嗚嗚咽咽，直哭了一夜。

誰知和他母女不和的那些人，巴不得一時就攆他出門去。生恐次日有變，大家先起了個清早，都悄悄的來買轉平兒，送了些東西，一面又奉承他辦事簡斷，一面又講述他母親素日許多不好處。平兒一一的都應着，打發他們去了，卻悄悄的來訪襲人，問他可果真。芳官給他玫瑰露了。襲人便說：『露卻是給了芳官。』芳官轉給何人，我卻不知。』襲人於是又問芳官。芳官聽了，嚇了一跳，忙應是自己送他的。芳官便又告訴了寶玉。寶玉也慌

了，說：『露雖有了，若勾起茯苓霜來，他自然也實供；若聽見了是他舅舅門上得的，他舅舅又有了不是，豈不是人家的好意，反被僭們陷害了？』因忙和平兒計議：『露的事雖完了，然這霜也是有不是的好姐姐，你只叫他也說，是芳官給的就完了。』平兒笑道：『雖如此，只是他昨晚已經同人說是他舅舅給的了，如何又說你給的？況且那邊所丟的霜，正沒主兒；如今有賊證的白放了，又去找誰？誰又還肯認？』衆人也未必心服。晴雯走來笑道：『太太那邊的露，再無別人，分明是彩雲偷了給環哥兒去了，你們可瞎亂說？』平兒笑道：『誰不知這個原故？這會子玉釧兒急的哭，悄悄問他，他要應了，玉釧兒也罷了，大家也就混着不問了，誰好意攬這事呢？可恨彩雲不但不應，他還擠玉釧兒，說他偷了去了！兩個人窩裏炮，先吵的合府都知道了，我們怎麼裝沒事人呢？少不得要查的。殊不知告失盜的就是賊，又沒賊證，怎麼說他？』寶玉道：『也罷。這件事，我也應起來，就說原是我嚇他們頑，悄悄的偷了太太的來了，兩件事就都完了。』襲人道：『也倒是一件陰騭事，保全人的賊名兒，只是太太聽見了，又說你小孩子氣，不知好歹了。』平兒笑道：『也倒是小事。如今就打趙姨娘屋裏起了賊來，也容易；我只怕又傷着一個好人的體面。別人都不必管，只這一個人，豈不又生氣？我可憐的是他，不肯爲「打老鼠傷了玉瓶兒。」』說着，把三個指頭一伸。

襲人等聽說，便知他說的是探春，大家都忙說：『可是這話？竟是我們這裏應起來的爲是。』平兒又笑道：『也須得把彩雲和玉釧兒兩個孽障叫了來，問准了他方好；不然，他們得了意，不說爲這個，倒像我沒有本事問不出來。就是這裏完事，他們以後越發偷的偷，不管的不管了。』襲人等笑道：『正是，也要你留個地步。』

平兒便命一個人叫了他兩個來，說道：『不用慌，賊已有了。』玉釧兒先問：『賊在那裏？』平兒道：『現在二奶奶屋裏呢？問他什麼應什麼？我心裏明白，知道不是他偷的，可憐他害怕都承認了。這裏寶二爺不過意，要替他認一半。我要說出來呢，但只是這做賊的，素日又是和我好的，一個姐妹，窩主卻是平常裏面又傷了一個好

人的體面。因此爲難。少不得央求寶二爺應了，大家無事。如今反要問你們兩個還是怎麼樣要從此以後，大家小心存體面呢，就求寶二爺應了；要不然，我就回了二奶奶，別冤屈了人。」

彩雲聽了，不覺紅了臉，一時羞惡之心感發，便說道：「姐姐放心，也不用冤屈好人。我說了罷，傷體面，偷東西，原是趙姨奶奶央及我再三，我拿了些給環哥兒是情真。——連太太在家，我們還拿過；各人去送人，也是常有的。我原說說過兩天就完了；如今既冤屈了人，我心裏也不忍，姐姐竟帶了我回奶奶去，一概應了完事。」

衆人聽了這話，一個個都詫異。他竟這樣有肝膽。寶玉忙笑道：「彩雲姐姐果然是個正經人，如今也不用你應，我只說我悄悄的偷的嚇你們頑，如今鬧出事來，我原該承認。我只求姐姐們以後省些事，大家就好了。」彩雲道：「我幹的事，爲什麼叫你應死？我該去受！」平兒襲人忙道：「不是這麼說。你一應了，未免又叨登出趙姨奶奶來，那時三姑娘聽見，豈不又生氣？竟不如寶二爺應了，大家沒事。且除了這幾個人都不知道，這麼何等的乾淨——但只以後千萬大家小心些就是了。要拿什麼，好歹等太太到家，那怕連房子給了人，我們就沒干係了。」

彩雲聽了，低頭想了想，只得依允。於是大家商議妥貼，平兒帶了他兩個並芳官來至上夜房中，叫了五兒，將『茯苓霜』一節也悄悄的教他說係芳官給的，五兒感謝不盡。平兒帶他們來至自己這邊，已見林之孝家的帶領了幾個媳婦，押解着柳家的等，設多時了。林之孝家的又向平兒說：「今日一早押了他來，怕園裏沒有人伺候早飯，我暫且將秦顯的女人派了去伺候姑娘們的飯呢。」平兒道：「秦顯的女人是誰？我不大相熟啊。」林之孝家的道：「他是園裏南角子上夜的，白日裏沒什麼事，所以姑娘不認識。高高兒的孤拐，大大的眼睛，最乾淨爽利的。」玉釧兒道：「是了，姐姐，你怎麼忘了他是跟三姑娘的司棋的嬸子。司棋的父親雖是大老爺那邊的人，他這叔叔卻是僭們這邊的。」

平兒聽了，方想起來，笑道：『哦！你早說是他，我就明白了。』又笑道：『也太派急了些。如今這事八下裏水落石出了，連前日太太屋裏丟的，也有了主兒。是寶玉那日過來和這兩個孽障，不知道要什麼來着，偏這兩個孽障，慳他頑說：『太太不在家，不敢拿。』寶玉便瞅着他們不隄防，自己進去拿了些個什麼出來。這兩個孽障不知道就嚇慌了。如今寶玉聽見帶累了別人，方細細的告訴了我，拿出東西來我瞧，一件不差。那茯苓霜也是寶玉外頭得了的，也會賞過許多人。——不獨園內人有，連媽媽子們討了出去給親戚們喫，又轉送人。襲人也會給過芳官一流的人。他們私情，各自來往，也是常事。前日那兩窠還擺在議事廳上，好好的原封沒動，怎麼就混賴起人來？等我回了奶奶再說。』說畢，抽身進了臥房，將此事照前言回了鳳姐兒一遍。

鳳姐兒道：『雖如此說，但寶玉爲人，不管青紅皂白，愛兜攬事情。別人再求求他去，他又攔不住人兩句好話。給他個炭箕子帶上，什麼事他不應承？偕們若信了，將來若大事也如此，如何治人？還要細細的追求纔是。依我的主意，把太太屋裏的丫頭都拿來，雖不便擅加拷打，只叫他們墊着磁瓦子，跪在太陽地下，茶飯也不用給他們喫，一日不說跪一日，就是鐵打的一日也管招了。』又道：『蒼蠅不抱沒縫兒的雞蛋。』雖然這柳家的沒偷，到底有些影兒，人纔說他。雖不加賊刑，也革出不用。朝廷原有罣誤的，到底不算委屈了他。』

平兒道：『何苦來操這心？得放手時須放手。』什麼大不了的？事樂得施恩呢。依我說，縱在這屋裏操上一百分心，終久是回那邊屋裏去的，沒的結些小人的仇恨，使人含恨抱怨。況且自己又三災八難的，好容易懷了一個哥兒，到了六七個月還掉了，焉知不是素日操勞太過，氣惱傷着的？如今趁早兒見一半不見一半的，也倒罷了。』

一夕話，說的鳳姐兒倒笑了，道：『隨你們罷，沒的慳氣。』平兒笑道：『這不是正經話！』說畢，轉身出來，一一發放。

話說平兒出來，吩咐林之孝家的道：『大事化爲小事，小事化爲沒事，一方是興旺之家，要是一點子小事便揚鈴打鼓，亂掀騰起來，不成道理。如今將他母女帶回，照舊去當差，將秦顯家的仍舊追回，再不必提此事，只是每日小心巡察要緊。』說畢，起身走了。柳家的母女忙向上磕頭。林家的就帶回園中，回了李執探春。二人都說：『知道了，寧可無事，很好。』

司棋等人空興頭了一陣。那秦顯家的好容易等了這個空子，鑽了來，只興頭了半天。在廚房內正亂着收傢伙米糧煤炭等物，又查出許多虧空來，說：『粳米短了兩擔，長用米又多支了一個月的炭，也欠着額數。』一面又打點送林之孝的禮，悄悄的備了一簍炭，一擔粳米在外邊，就遣人送到林家去了；又打點送帳房兒的禮，又備幾樣菜蔬，請幾位同事的人說：『我來了，全仗你們列位扶持，自今以後，都是一家人了。我有照顧不到的，好歹大家照顧些。』

正亂着，忽有人來說：『你看完了這一頓早飯，就出去罷。柳嫂兒原無事，如今還交給他管了。』秦顯家的聽了，轟去了魂魄，垂頭喪氣，登時掩旗息鼓，捲包而去。送人之物，白白去了許多，自己倒要折變了賠補虧空。連司棋都氣了個直眉瞪眼，無計挽回，只得罷了。

趙姨娘正因彩雲私贈了許多東西，被玉釧兒吵出生怨，查問出來，每日捏着一把汗，偷偷的打聽信兒。忽見彩雲來，告訴說：『都是寶玉應了，從此無事。』趙姨娘方把心放下。

誰知賈環聽如此說，便起了疑心，將彩雲凡私贈之物都拿出來了，照着彩雲臉上摔了來，說：『你這一兩面三刀的東西，我不希罕！你不和寶玉好，他怎麼肯替你應？你既有擔當，給了我，原該不叫一個人知道。如今你既然告訴了他，我再要這個，也沒趣兒！』

彩雲見如此急的賭咒起誓，至於哭了。百般解說，賈環執意不信，說：『不看你素日，我索性去告訴二嫂子！就

說你偷來給我，我不敢要！你細想去罷！說畢，摔手出去了。急的趙姨娘罵：『沒造化的種子！這是怎麼說！』氣的彩雲哭了個淚乾腸斷。趙姨娘百般的安慰他：『好孩子！他辜負了你的心！我橫豎看的真，我收起來，過兩日，他自然回轉過來了！』說着，便要收東西。

彩雲賭氣，一頓捲包起來，趁人不見，來至園中，都撇在河內，順水沉的沉，漂的漂了，自己氣的夜裏在被內暗哭了一夜。

第二十八 賈璉偷娶尤二姐

且說東府裏賈敬向在城外元真觀修煉，忽一日觀中人急報東府，說賈敬夜來無故身死。

尤氏一聞此信，又見賈珍父子並賈璉等皆不在家，一時竟沒個着自己的男子來，未免忙了；只得忙卸了妝飾，命人先到元真觀，將所有的道士都鎖了起來，等大爺來家審問。一面忙忙坐車，帶了賴昇一千老家人媳婦出城，又請大夫看視，到底係何病症。大夫們見人已死，何處診脈來。且素知賈敬導氣之術，總屬虛誕，更至參星禮斗，守庚申，服靈砂等妄作虛爲，過於勞神費力，反因此傷了性命的。如今雖死，腹中堅硬似鐵，面皮嘴唇燒的紫絳皸裂，便向媳婦回說：『係道教中吞金服砂，燒脹而沒。』衆道士慌的回道：『原是祕製的「丹砂」喫壞了。』事小道們也曾勸說：『功夫未到，且服不得。』不承望老爺於今夜守庚申時悄悄的服了下去，便昇仙去了。這是虔心得道，已出苦海，脫去皮囊了。』

尤氏也不便聽，只命鎖着等賈珍來發放，且命人飛馬報信，一面看視。裏面窄狹，不能停放，橫豎也不能進城的，忙裝裹好了，用軟轎抬至鐵檻寺來停放。掐指算來，至早也得半月的工夫，賈珍方能來到。目今天氣炎熱，實不能相待，遂自行主持，命天文生擇了日期入殮。壽木早年已經備下，寄在此廟的，甚是便宜。三日後，便破孝開弔，一面且做起道場來。因那邊榮府裏鳳姐兒出不來，李紈又照顧姐妹，寶玉不識事體，只得將外頭事務暫託了幾個家裏二等管事的。賈璉、賈琮、賈璠、賈瑤、賈菱等各有執事。尤氏不能回家，便將他繼母接來，在寧府看家。這繼母只得將兩個未出嫁的女孩兒帶來，一并住着纔放心。

且說賈珍聞了此信，急忙告假，父子二人星夜馳回，半路中又見賈璉賈琮二人領家丁飛馳而來，看見賈珍一齊滾鞍下馬請安。賈珍忙問：『做什麼？』賈璉回說：『嫂子恐哥哥和姪兒來了，老太太路上無人，叫我們兩個來護送老太太的。』

賈珍聽了，贊聲不絕，又問家中如何料理。賈璉等便將如何拿了道士如何搬至家廟，怕家內無人，接了親家母和兩個姨奶奶在上房住著，一一告訴了。賈蓉當下也下了馬，聽見兩個姨奶奶來了，喜的笑容滿面。賈珍忙說了幾聲『妥當』，加鞭便走，店也不投，連夜換馬飛馳。

一日到了都門，先奔入鐵檻寺，那天已是四更天氣，坐更的聞知，忙喝起衆人來。賈珍下了馬，和賈蓉放聲大哭，從大門外便跪爬起來，至棺前稽顙泣血，直哭到天亮，喉嚨都哭啞了。方住。尤氏等都一齊見過。賈珍父子忙按禮換了凶服，在棺前俛伏，無奈自要理事，竟不能目不視物，耳不聞聲，少不得減了些悲戚，好指揮衆人一面先打發賈蓉回家來料理停靈之事。

賈蓉巴不得一聲兒，便先騎馬跑來，到家忙命前廳收桌椅，下榻扇，掛孝幔子，門前起鼓手棚，牌樓等事，又忙著進來看外祖母，兩個姨奶奶原來尤老安人年高喜睡，常常歪著。他二姨奶奶三姨奶奶都和丫頭們做活計，見他來了，都道煩惱。

賈蓉且嘻嘻的望他二姨奶奶笑說：『二姨奶奶，你又來了？我父親正想你呢。』二姨奶奶紅了臉，罵道：『好蓉小子！我過兩日不罵你幾句，你就過不得了！越發連個體統都沒了！還虧你是大家公子哥兒，每日念書學禮的，越發連那小家子的也跟不上！』說着，順手拿起一個熨斗來，兜頭就打，嚇得賈蓉抱着頭，滾到懷裏告饒。尤三姐便轉過臉去說道：『等姐姐來家，再告訴他。』

賈蓉忙笑着跪在炕上求饒，因又和他二姨奶奶搶砂仁喫。那二姐兒嚼了一嘴渣子，吐了他一臉，賈蓉用舌頭

都擔着喫了。衆丫頭看不過，都笑說：『熱孝在身上，老娘纔睡了覺。他兩個雖小，到底是姨娘家。你太眼裏沒有奶奶了！回來告訴爺，你喫不了兜着走！』

賈蓉撇下他姨娘，便抱着那丫頭親嘴，說：『我的心肝！你說得是！俗們饒他們兩個！』丫頭們忙推他，恨的罵：『短命鬼！你一般有老婆！丫頭只和我們鬧！知道的說是頑，不知道的人再遇見那樣髒心爛肺的愛多管閒事，嚼舌頭的人，吵嚷到那府裏，背地嚼舌，說俗們這邊混帳！』

賈蓉笑道：『各門另戶，誰管誰的事！都彀使的了！從古至今，連漢朝和唐朝，人還說：『髒唐臭漢，』何況俗們這宗人家！誰家沒風流事？別叫我說出來！連那邊大老爺這麼利害，連二叔還和那小姨娘不乾淨呢！鳳嬌子那樣剛強，瑞大叔還想他的帳——那一件瞞了我！』賈蓉只管信口開河，胡言亂道。三姐兒沉了臉，早下炕進裏間屋裏，叫醒尤老娘。

這裏賈蓉見他老娘醒了，忙去請安問好，又說：『老祖宗勞心，又難爲兩位姨娘家受委曲，我們爺兒們感激不盡！惟有等事完了，我們合家大小登門磕頭去！』尤氏老安人點頭道：『我的兒！倒是你會說話！親戚們原是該的。』又問：『你父親好幾時得了信趕到的？』賈蓉笑道：『剛纔趕到的。先打發我瞧你老人家來了，好歹求你老人家事完了再去。』說着，又和他二姨娘擠眼兒。二姐便悄悄咬牙罵道：『很會嚼舌頭的猴兒崽子！留下我們，給你爹做媽不成！』賈蓉又和尤老娘道：『放心罷。我父親每日爲兩位姨娘家操心，要尋兩個有根基的富貴人家，又年輕，又俏皮，兩位姨父，父親好聘嫁這二位姨娘。這幾年總沒揀着，可巧前兒路上纔相准了一個。』尤老娘只當是真話，忙問：『是誰家的？』二姐丟了活計，一頭笑，一頭趕着打，說：『媽媽，別信這混帳孩子的話！』三姐兒道：『蓉兒！你說是說，別只管嘴裏這麼不清不淨的！』說着，人來回話說：『事已完了，請哥兒出去看了，回爺的話去呢。』那賈蓉方笑嘻嘻的出來。

賈蓉見家中諸事已妥，連忙趕至寺中，回明賈珍。於是連夜分派各項執事人役，並預備一切應用旛杠等物，擇於初四日卯時請靈柩進城。一面使人知會諸位親友。是日喪儀煇耀，賓客如雲。自鐵檻寺至寧府，夾路看的何止數萬人，內中有嗟歎的，也有羨慕的，一路紛紛議論不一。至未申時方到，將靈柩停放正堂之內，供奠舉哀已畢，親友漸次散回，只剩族中人分理迎賓送客等事。近親只有邢舅太爺相伴未去。賈珍賈蓉此時爲禮法所拘，不免在靈旁藉草枕塊，恨苦居喪。人散後，仍乘空在內親女眷中厮混。寶玉亦每日在寧府穿孝，至晚人散，方回園裏。鳳姐身體未愈，雖不能時常在此，或遇着開壇誦經，親友上祭之日，亦扎掙過來相幫。尤氏料理。

又過了數日，乃賈敬送殯之期。賈母猶未大愈，遂留寶玉在家侍奉。鳳姐因未曾甚好，亦未去。其餘賈赦賈璉邢夫人王夫人等率領家人僕婦都送至鐵檻寺，至晚方回。賈珍尤氏並賈蓉仍在寺中守靈。等過百日後，方扶柩回籍。家中仍託尤老娘並二姐兒三姐兒照管。

卻說賈璉素日既聞尤氏姐妹之名，恨無緣得見；近因賈敬停靈在家，每日與二姐兒三姐兒相認已熟，不禁動了垂涎之意。況知與賈珍賈蓉素日有『聚麀』之誚，因而乘機百般撩撥，眉目傳情。那三姐兒卻只是淡淡相對，只有二姐兒也十分有意，但只是眼目衆多，無從下手。賈璉又怕賈珍喫醋，不敢輕動，只好二人心領神會而已。

此時出殯以後，賈珍家下人少，除尤老娘帶領二姐兒三姐兒並幾個粗使的丫嬛老婆子在正室居住外，其餘婢妾都隨在寺中；外面僕婦不過晚間巡更，日間看守門戶，白日無事，亦不進裏面去。所以賈璉便欲趁此時下手，遂託相伴賈珍爲名，亦在寺中住宿。又時常借着替賈珍料理家務，不時至寧府中來勾搭二姐兒。一日，有小管家俞祿來回賈珍道：『前者所用棚杠孝布並請杠人青衣，共使銀一千一百十兩；除給銀五百兩外，仍欠六百零十兩。昨日兩處買賣人俱來催討，奴才特來討爺的示下。』賈珍道：『你先往庫上領去，就是。』

了，這又何必來回我？」俞祿道：「昨日已會上庫上去領，但只是老爺歸天以後，各處支領甚多，所剩還要預備百日道場及廟中用度，此時竟不能發給，所以奴才今日特來回爺。或者爺內庫裏暫且發給，或者挪借何項，吩咐了奴才好辦。」

賈珍笑道：「你還當是先呢，有銀子放着不使你無論那裏借了給他罷。」俞祿笑回道：「若說一二百，奴才還可巴結；這五六百，奴才一時那裏辦得來！」賈珍想了一回，向賈蓉道：「你問你娘去。昨日出殯以後，有江南甄家送來吊祭銀五百兩，未曾交到庫上去，家裏再找找，湊齊了給他去罷。」

賈蓉答應了，連忙過這邊來，回了尤氏，復轉來回他父親道：「昨日那項銀子已使了二百兩，下剩的三百兩，令人送至家中，交給老娘收了。」賈珍道：「既然如此，你就帶了他去，合你老娘要出來，交給他；再者，也瞧瞧家中，有事無事，問你兩個姨娘好。」下剩的俞祿先借了添上罷。」

賈蓉和俞祿答應了，方欲退出，只見賈璉走進來了。俞祿忙上前請了安。賈璉便問何事。賈珍一一告訴了。賈璉心中想道：「趁此機會，正可至寧府尋二姐兒。」一面遂說道：「這有多大事，何必向人借去？昨日我方得了一項銀子，還沒有使呢，莫若給他添上，豈不省事？」賈珍道：「如此甚好，你就吩咐蓉兒，一並叫他取去。」賈璉忙道：「這個必得我親身取去。再我這幾日沒回家了，還要給老太太老爺太太們請請安去；到大哥那邊查查家人們，有無生事，再也給親家太太請請安。」賈珍笑道：「只是又勞動你，我心裏倒不安。」賈璉也笑道：「自家兄弟，這有何妨呢？」賈珍又吩咐賈蓉道：「你跟了你叔叔去，也到那邊給老太太老爺太太們請安，說我和你娘都請安。打聽打聽老太太身上可大安了，還服藥呢沒有？」

賈蓉一一答應了，跟隨賈璉出來，帶了幾個小廝，騎上馬，一同進城。在路，叔叔閒話，賈璉有心，便提到尤二姐，因誇說如何標致，如何做人好，舉止大方，言語溫柔，無一處不令人可敬可愛。『人人都說你嬖子好，據我看，那

裏及你二姨兒一零兒呢！

賈蓉揣知其意，便笑道：「叔叔既這麼愛他，我給叔叔作媒，說了做二房，如何？」賈璉笑道：「你這是頑話，還是正經話？」賈蓉道：「我說的是當真的話。」賈璉又笑道：「敢自好，只是怕你嬸子不依，再也怕你老娘不願意。況且我又聽見說，你二姨兒已有了人家了。」

賈蓉道：「這都無妨。我二姨兒、三姨兒，都不是我老爺養的，原是我老娘帶了來的。聽見說，我老娘在那一家時，就把我二姨兒許給皇糧莊頭張家，指腹爲婚；後來張家遭了官司，敗落了，我老娘又自那家嫁了出來。如今這十數年，兩家音信不通，我老娘時常抱怨，要給他家退婚。我父親也要將姨兒轉聘，只等有了好人家。不過令人找着張家，給他十幾兩銀子，寫上一張退婚的字兒，想張家窮極了的人，見了銀子，有什麼不依的！再他也知道，僧們這樣的人家，也不怕他不依。又是叔叔這樣人，說了做二房，我管保我老娘和我父親都願意——倒只是嬸子那裏卻難。」

賈璉聽到這裏，心花都開了，那裏還有什麼話說，只是一味呆笑而已。賈蓉又想了一想，笑道：「叔叔要有膽量，依我的主意，管保無妨，不過多花幾個錢。」賈璉忙道：「好孩子！你有什麼主意，只管說給我聽聽！」

賈蓉道：「叔叔回家，一點聲色也別露。等我回明了我父親，向我老娘說妥，然後在僧們府後方近左右，買上一所房子，及應用傢伙，再撥兩撥子家人過去服侍，擇了日子，人不知，鬼不覺，娶了過去，囑咐家人不許走漏風聲。嬸子在裏面住着，深宅大院，那裏就得知了？叔叔兩下裏住着，過個一年半載，卽或鬧出來，不過挨上老爺一頓罵。叔叔只說嬸子總不生育，原是爲子嗣起見，所以私自在外面作成此事。就是嬸子見「生米做成熟飯」，也只得罷了。再求一求老太太，沒有不完的事。」

自古道：「慾令智昏。」賈璉只顧貪圖二姐美色，聽了賈蓉一篇話，遂以爲計出萬全，將現今身上有服，並停

妻再娶，嚴父妒妻，種種不妥之處，皆置之度外了。卻不知賈蓉亦非好意。素日因同他姨娘有情，只因賈珍在內，不能暢意。如今要是賈璉娶了，少不得在外居住，趁賈璉不在時，好去鬼混之意。賈璉那裏思想及此，遂向賈蓉致謝道：『好姪兒！你果然能夠說成了，我買兩個絕色的丫頭謝你！』

說着，已至寧府門首。賈蓉說道：『叔叔進去，向我老娘要出銀子來，就交給俞祿龍。我先給老太太請安去。』賈璉含笑點頭道：『老太太跟前，別說我和你一同來的。』賈蓉說：『知道。』又附耳向賈璉道：『今兒要遇見二姨兒，可別性急了。鬧出事來，往後倒難辦了。』賈璉笑道：『少胡說！你快去罷。我在這裏等你。』於是賈蓉自去給賈母請安。

賈璉進入寧府，早有家人頭兒率領家人等請安。一路圍隨至廳上，賈璉一一的問了些話，不過塞責而已。便命家人散去，獨自往裏面走來。原來賈璉賈珍素日親密，又是兄弟，本無可避忌之人，自來是不等通報的。於是走至上屋，早有廊下伺候的老婆子打起簾子，讓賈璉進去。

賈璉進入房中一看，只見南邊炕上只有尤二姐帶着兩個丫頭一處做活，卻不見尤老娘與三姐兒。賈璉忙上前問好相見。尤二姐含笑讓坐，便靠東邊排插兒坐下。賈璉仍將上首讓與二姐兒，說了幾句見面情兒，便笑問道：『親家太太合三妹妹那裏去了？怎麼不見？』二姐笑道：『纔有事往後頭去了，也就來的。』

此時伺候的丫頭因倒茶去，無人在跟前，賈璉不住的拿眼瞟着二姐兒。二姐兒低了頭，只含笑不理。賈璉又不敢造次動手動脚的，因見二姐兒手裏拿着一條拴着荷包的絹子擺弄，便搭訕着往腰裏摸了摸，說道：『檳榔荷包也忘記帶了來，妹妹有檳榔賞我一口喫。』二姐道：『檳榔倒有，就只是我的檳榔從來不給人喫。』賈璉便笑着欲近身來拿。二姐兒怕有人來看見不雅，便連忙一笑，撻了過來。賈璉接在手裏，都倒了出來，揀了半塊喫剩下的撻在口裏喫了，又將剩下的都揣了起來。剛要把荷包親身送過去，只見兩個丫頭倒了茶來，

賈璉一面接了茶喫茶，一面暗將自己帶的一個漢玉『九龍珮』解了下來，拴在手絹上，趁丫嬛回頭時，仍摺了過去。二姐兒亦不去拿，只裝看不見，坐着喫茶。

只聽後面一陣簾子響，卻是尤老娘三姐兒帶着兩個小丫嬛自後面走來。賈璉送目與二姐兒，令其拾取，這二姐亦只是不理。賈璉不知二姐兒何意思，甚是着急，只得迎上來與尤老娘三姐兒相見，一面又回頭看二姐兒時，只見二姐兒笑着，沒事人似的，再又看一看，絹子已不知那裏去了，賈璉方放了心。

於是大家歸坐後，敍了些閒話。賈璉說道：『大嫂子說前兒有了包銀子，交給親家太太收起來了；今兒因要還人，大哥令我來取，再也看看家裏有事無事。』尤老娘聽了，連忙使二姐兒拿鑰匙去取銀子。

這裏賈璉又說道：『我也要給親家太太請請安，瞧瞧二位妹妹。親家太太臉面倒好，只是二位妹妹在我們家裏受委曲。』尤老娘笑道：『僧們都是至親骨肉，說那裏的話！在家裏也是住着，在這裏也是住着，不瞞二爺說，我們家裏自從先夫去世，家計也着實艱難了，全虧了這裏姑爺幫助着。如今姑爺家裏有了這樣大事，我們不能別的出力，白看一看家，還有什麼委曲了的呢？』

正說着，二姐兒已取了銀子來，交給尤老娘。尤老娘便遞給賈璉。賈璉叫一個小丫頭叫了一個老婆子來，吩咐他道：『你把這個交給俞祿，叫他拿過那邊去等我。』

老婆子答應了出去，只聽得院內是賈蓉的聲音說話。須臾進來，給他老娘姨娘請了安，又向賈璉笑道：『剛纔老爺還問叔叔呢，說是有什麼事情要使喚。原要使人到廟裏去叫，我回老爺說，叔叔就來。老爺還吩咐我路上遇着叔叔，叫快去呢。』

賈璉聽了，忙要起身，又聽賈蓉和他老娘說道：『那一次我和老太太說的，我父親要給二姨兒說的姨父，就和我這叔叔的面貌身量差不多兒。老太太說好不好？』一面說着，又悄悄的用手指着賈璉和他二姨兒努嘴。

二姐兒倒不好意思說什麼，只見三姐兒似笑非笑，似惱非惱的罵道：『壞透了的小猴兒，崽子沒了你娘的說了多早晚，我纔撕他那嘴呢！』

賈蓉早笑着跑了出去，賈璉也笑着辭了出來。走至廳上，又吩咐了家人們不可耍錢喫酒等話，又悄悄的央賈蓉回去，急速和他父親說，一面便帶了俞祿過來，將銀子添足，交給他拿去。

卻說賈蓉見俞祿跟了賈璉去取銀子，自己無事，便仍回至裏面，和他兩個姨娘家嘲戲一回，方起身。至晚到寺，見了賈珍，回道：『銀子已竟交給俞祿了。老太太已大愈了，如今已經不服藥了。』說畢，又趁便將路上賈璉要娶尤二姐做二房之意說了，又說如何在外面置房子住，不給鳳姐知道。『此時總不過爲的是子嗣艱難起見，爲的是二姨娘是見過的，親上做親，比別處不知道的人家說了來的好，所以二叔再三央我對父親說。』只不說是他自己的主意。

賈珍想一想，笑道：『其實倒也罷了，只不知你二姨娘心裏願意不願意。明兒你先去和你老娘商量，叫你老娘問准了你二姨娘，再作定奪。』於是又教了賈蓉一篇話，便走過來將此事告訴了尤氏。尤氏卻知此事不妥，因而極力勸止，無奈賈珍主意已定，素日又是順從慣了的，況且他與二姐兒本非一母，不便深管，因而也只得由他們鬧去了。

至次日一早，果然賈蓉復進城來見他老娘，將他父親之意說了，又添上許多話，說賈璉做人如何好，目今鳳姐身子有病，已是不能好的了，暫且買了房子，在外面住着，過個一年半載，只等鳳姐一死，便接了二姨兒進去，做正室，又說他父親此時如何聘，賈璉那邊如何娶，如何接了你老人家養老，往後三姨兒也是那邊應了替聘。說得『天花亂墜』，不由的尤老娘不肯。況且素日全虧賈珍週濟，此時又是賈珍作主替聘，而且妝奩不用自己置買，賈璉又是青年公子，強勝張家，遂忙過來與二姐兒商議。二姐兒又是水性人兒，在先已和姐夫不

妥；又常怨恨當時錯許張華，致使後來終身失所。今見賈璉有情，況是姐夫將他聘嫁，有何不肯，也便點頭依允。當下回復了賈蓉。賈蓉回了他父親。

次日，命人請了賈璉到寺中來，賈珍當面告訴了他尤老娘應允之事。賈璉自是喜出望外，感謝賈珍、賈蓉父子不盡。於是二人商量着，使人看房子，打首飾，給二姐兒置買妝奩及新房中應用牀帳等物。不過幾日，早將諸事辦妥，已於寧榮街後二里遠近小花枝巷內買定一所房子，共二十餘間，又買了兩個小丫頭。只是府裏家人不敢擅動，外頭買人又怕不信心腹，走漏了風聲，忽然想起家人鮑二來。當初因和他女人偷情，被鳳姐兒打鬧了一陣，含羞吊死了。賈璉給了一百銀子，叫他另娶一個。那鮑二向來卻就合廚子多渾蟲的媳婦，多姑娘有一手兒，後來多渾蟲酒癆死了，這多姑娘兒見鮑二手裏從容了，便嫁了鮑二。況且這多姑娘兒原也和賈璉好的，此時都搬出外頭住着。賈璉一時想起來，便叫了他兩口兒到新房子裏來，預備二姐兒過來時服侍。那鮑二兩口子聽見這個巧宗兒，如何不來呢。

再說張華之祖原當皇糧莊頭，後來死去，至張華父親時仍充此役。因與尤老娘前夫相好，所以將張華與尤二姐指腹爲婚。後來不料遭了官司，敗落了家產，弄得衣食不週，那裏還娶的起媳婦呢。尤老娘又自那家嫁了出來，兩家有十數年音信不通。今被賈府家人喚至，逼他與二姐兒退婚，心中雖不願意，無奈懼怕賈珍等勢焰，不敢不依，只得寫了一張退婚文約。尤老兒給了二十兩銀子，兩家退親不提。

這裏賈璉等見諸事已妥，遂擇了初三黃道吉日，以便迎娶二姐兒過門。

賈璉、賈珍、賈蓉等三人商議事事妥貼，至初二日，先將尤老娘和三姐兒送入新房。尤老娘看了一看，雖不似賈蓉口內之言，倒也十分齊備。母女二人已算稱了心願。鮑二兩口子見了，如一盆火兒，趕着尤老娘，一口一聲叫『老娘』，又或是『老太太』，趕着三姐兒，叫『三姨兒』，或是『姨娘』。至次日五更天，一乘素轎，將二姐

兒擡來，各色香燭紙馬並鋪蓋以及酒飯早已預備得十分妥當。一時，賈璉素服坐了小轎來了，拜過了天地，焚了紙馬。——那尤老娘見了二姐兒身上頭上煥然一新，不似在家模樣，十分得意。

那賈璉越看越愛，越瞧越喜，不知要怎麼奉承這二姐兒纔過得去，乃命鮑二等人不許提三說二，直以『奶奶』稱之，自己也稱『奶奶』，竟將鳳姐一筆勾倒。有時回家，只說在東府有事。鳳姐因知他和賈珍好，有事相商，也不疑心。家下人雖多，都也不管這些事。便有那遊手好閒專打聽小事的人，也都去奉承賈璉，乘機討些便宜，誰肯去露風。

於是賈璉深感賈珍不盡。賈璉一月出十五兩銀子，做天天的供給。若不來時，他母女三人一處喫飯；若賈璉來，他夫妻二人一處喫，他母女就回房自喫。賈璉又將自己積年所有的體己，一並搬來給二姐兒收着，又將鳳姐兒素日爲人行事，枕邊衾裏，盡情告訴了他，只等一死，便接他進去。二姐兒聽了，自然是願意的了。當下十來個人，倒也過起日子來，十分豐足。

第二十九 尤三姐

只是那尤三姐天生脾氣，和人異樣詭僻；只因他的模樣兒風流標致，他又偏愛打扮的出色，另式另樣，做出許多萬人不及的風情體態來。那些男子們，別說賈珍賈璉這樣風流公子，便是一班老到人鐵石心腸，看見了這般光景，也要動心的。及至到他跟前，他那一種輕狂豪爽，目中無人的光景，早又把人的那一團高興逼住，不敢動手動腳，所以賈珍向來和二姐兒無所不至，漸漸的俗了，卻一心注定在三姐兒身上，便把二姐兒樂得讓給賈璉，自己卻和三姐兒捏合。偏那三姐一般，令他頑笑，別有一種令人不敢招惹的光景。他母親和二姐兒也曾十分相勸，他反說：『姐姐糊塗！俗們金玉一般的人，白叫這兩個現世寶沾污了去，也算無能！而且他家現放着一個極利害的女人，如今瞞着，自然是好的。倘或一日他知道了，豈肯干休？勢必有一場大鬧。你二人不知誰生誰死，這如何便當作安身樂業的去處！』他母女聽他這話，料着難勸，也只得罷了。

那三姐兒天天挑揀穿喫，打了銀的，又要金的；有了珠子，又要寶石；喫着肥鵝，又宰肥鴨；或不趁心，連桌一推；衣裳不如意，不論綾緞新整，便用剪子鉸碎，撕一條，罵一句：『究竟賈珍等何曾隨意了！一日反花了許多昧心錢。』賈璉來了，只在二姐屋裏，心中也漸漸的悔上來了。無奈二姐兒倒是個多情的人，以爲賈璉是終身之主了，凡事倒還知疼着熱。要論溫柔，和順，卻較着鳳姐還有些體度；就論起那標致來，及言談行事，也不減於鳳姐。但已經失了脚，有了一個『淫』字，憑他什麼好處，也不算了。偏這賈璉又說：『誰人無錯？知過必改就好。』故不提已往之淫，只取現今之善，便如膠似漆，一心一計，誓同生死。那裏還有鳳平二人在意了。

二姐在枕邊衾內，也常勸賈璉說：『你和珍大爺商議商議，揀個相熟的，把三丫頭聘了罷；留着他不是常法兒，終久要生事的。』賈璉道：『前日我也曾回大哥的，他只是捨不的。我還說：『就是塊肥羊肉，無奈燙的慌，玫瑰花兒可愛，刺多扎手。』』賈璉道：『你放心。』賈璉道：『你放心。』賈璉道：『你放心。』賈璉道：『你放心。』

賈璉聽了，說：『這話極是。』至次日，二姐兒另備了酒，賈璉也不出門，至午間，特請他妹妹過來和他母親上坐。三姐兒便知其意，剛斟上酒，也不用他姐姐開口，便先滴淚說道：『姐姐今兒請我，自然有一番大道理要說，但只我也不是糊塗人，也不用絮絮叨叨的。從前的事，我已盡知了，說也無益。既如今姐姐也得了好處安身，媽媽也有了安身之處，我也要自尋歸結去，纔是正理。但終身大事，一生至一死，非同兒戲！向來人家看着偕們娘兒們微息，不知都安着什麼心，我所以破着沒臉，人家纔不敢欺負。這如今要辦正事，不是我女孩兒家沒羞恥，必得我揀個素日可心如意的人纔跟他。要憑你們揀擇，雖是有錢有勢的，我心裏進不去，白過了這一世了！』賈璉笑道：『這也容易。憑你說是誰就是誰。一應綵禮都有我們置辦，母親也不用操心。』三姐兒道：『姐姐橫豎知道，不用我說。』

賈璉笑問二姐兒：『是誰？』二姐兒一時想不起來。賈璉料定必是此人無移了，便拍手笑道：『我知道這人了，果然好眼力！』二姐兒笑道：『是誰？』賈璉笑道：『別人他如何進得去？一定是寶玉！』二姐兒與尤老娘聽了，也以爲必然是寶玉了。三姐兒便啐了一口，說：『我們有姐妹十個，也嫁你弟兄十個不成！難道除了你家，天下就沒有好男人了不成！』衆人聽了都詫異：『除了他，還有那一個？』三姐兒道：『別只在眼前想，姐姐只在五年前想就是了。』

正說着，忽見賈璉的心腹小廝興兒走來請賈璉，說：『老爺那邊緊等着叫爺呢。小的答應往舅老爺那邊去。』

了，小的連忙來請。』賈璉又忙問：『昨日家裏問我來着麼？』興兒說：『小的回奶奶：爺在家廟裏和珍大爺商議做百日的事，只怕不能來。』

賈璉忙命拉馬，降兒跟隨去了，留下興兒答應人。尤二姐便要了兩碟菜來，命拿大杯斟了酒，就命興兒在炕沿下站着，喝一長一短，向他說話兒，問道：『家裏奶奶多大年紀？怎麼個利害的樣子？老太太多大年紀？姑娘幾個？』各樣家常等話。

興兒笑嘻嘻的，在炕沿下，一頭喝，一頭將榮府之事備細告訴他母女；又說：『我是二門上該班的人。我們共是兩班，一班四個，共是八個人。有幾個是奶奶的心腹，有幾個是爺的心腹，奶奶的心腹，我們不敢惹爺的心腹，奶奶敢惹。提起來，我們奶奶的事，告訴不得奶奶。他心裏歹毒，口裏尖快。我們二爺也算是個好的，那裏見的他，倒是跟前有個平姑娘，爲人很好；雖然和奶奶一氣，他倒背着奶奶常作些好事。我們有了不是，奶奶是容不過的，只求他去就完了。如今合家大小，除了老太太兩個，沒有不恨他的，只不過面子情兒，怕他。皆因他一時看得人不及他，只一味哄着老太太，兩個人喜歡。他說一是一，說二是二，沒人敢攔他。又恨不的把銀子錢省了下來，堆成山，好叫老太太說他會過日子。殊不知苦了人，他討好兒，或有好事，他就不等別人去說，他先抓尖兒，或有不好的事，或他自己錯了，他就一縮頭，推到別人身上去，他還在旁邊撥火兒。如今連他正經婆婆都嫌他，說他『雀兒揀着旺處飛，黑母雞一窩兒，自家的事，不管倒替人家去瞎張羅！』要不是老太太在頭裏，早叫過他去了。』

尤二姐笑道：『你背着他這麼說他，將來背着我還不知怎麼說我呢。我又差他一層兒了，越發有的說了。』興兒忙跪下說道：『奶奶要這麼說，小的不怕雷劈嗎？但凡小的要有造化，起先娶奶奶時，要得了這樣的人，小的們也少挨些打罵，也少提心弔膽的！如今跟爺的幾個人，誰不是背前背後稱揚奶奶盛德，憐下我們商量着。』

叫二爺要出來，情願來伺候奶奶呢。」

尤二姐笑道：「你這小猾賊兒，還不起來！說句頑話兒，就嚇的這個樣兒。你們做什麼往這裏來？我還要找了你奶奶去呢。」興兒連忙搖手說：「奶奶千萬別去！我告訴奶奶，一輩子不見他纔好呢！嘴甜心苦，兩面三刀，上頭笑着，腳底下就使絆子，明是一盆火，暗是一把刀，他都占全了。只怕三姨兒這張嘴，還說不過他呢！奶奶這麼斯文良善人，那裏是他的對手！」

二姐笑道：「我只以理待他，他敢怎麼着我？」興兒道：「不是小的，喝了酒，放肆胡說。奶奶就是讓着他，他看見奶奶比他標緻，又比他得人心兒，他就肯善罷干休了？人家是醋罐子，他是醋缸，醋甕！凡丫頭們跟前，二爺多看一眼，他有本事當着爺打個爛羊頭似的！雖然平姑娘在屋裏，大約一年裏頭，兩個有一處，他還要嘴裏掂十來個過兒呢！氣的平姑娘性子上來，哭鬧一陣，說：『又不是我自己尋來的！你逼着我，我不願意，又說我反了！』這會子又這麼着！他一般的也罷了，倒央及平姑娘！」

二姐笑道：「可是撒謊；這麼一個夜叉，怎麼反怕屋裏的人呢？」興兒道：「就是俗語說的：『三人擡不過個『理』』字去了。這平姑娘原是他自幼兒的丫頭，陪過來一共四個，死的死，嫁的嫁，只剩下這個心愛的，收在房裏。一則顯他賢良，二則又拴爺的心。那平姑娘又是個正經人，從不會調三窩四的，倒一味忠心赤膽伏侍他，所以纔容下了。」

二姐笑道：「原來如此。但只我聽見你們還有一位寡婦奶奶和幾位姑娘；他這麼利害，這些人肯依他嗎？」興兒拍手笑道：「原來奶奶不知道！我們家這位寡婦奶奶，第一個善德人，從不管事，只教姑娘們看書寫字，針線道理，這是他的事情。前兒因為他病了，這大奶奶暫管了幾天事，總是按着老例兒行，不像他那麼多事逞才的。我們大姑娘不用說，是好的了。二姑娘混名兒叫『二木頭』，三姑娘的混名兒叫『玫瑰花兒』，又紅又香，

無人不愛，只是有刺扎手。可惜不是太太養的，「老鴿窩裏出鳳凰！」四姑娘小，正經是珍大爺的親妹子，太太抱過來的，養了這麼大，也是一位不管事的奶奶不知道，我們家的姑娘們不算外，還有兩位姑娘，真是天下少有一位是我們姑太太的女兒，姓林；一位是姨太太的女兒，姓薛。這兩位姑娘都是美人一般的呢，又都知書識字的。或出門上車，或在園子裏遇見，我們連氣兒也不敢出。」

尤二姐笑道：「你們家規矩大，小孩子進的去，遇見姑娘們，原該遠遠的藏躲着，敢出什麼氣兒呢？」興兒搖手道：「不是那麼不敢出氣兒，是怕這氣兒大了，吹倒了林姑娘，氣兒暖了，又吹化了薛姑娘。」說得滿屋裏都笑了。那鮑二家的打他一下子，笑道：「原有些真，到了你嘴裏越發沒了細兒了！你倒不像跟二爺的人，這些話倒像是寶玉的人。」

尤二姐纔要又問，忽見尤三姐笑問道：「可是你們家那寶玉，除了上學，他做些什麼？」興兒笑道：「三姨兒別問他，說起來，三姨兒也未必信。他長了這麼大，獨他沒有上過正經學。我們家從祖宗直到二爺，誰不是學裏的師老爺嚴嚴的管着念書？偏他不愛念書，是老太太的寶貝。老爺先還管，如今也不敢管了。成天家瘋瘋癲癲的，說話人也不懂，幹的事人也不知。外頭人人看着好清俊模樣兒，心裏自然是聰明的，誰知裏頭更糊塗。見了人，一句話也沒有，所有的好處，雖沒上過學，倒難爲他認得幾個字。每日又不習文，又不學武，又怕見人，只愛在丫頭羣兒裏鬧。再者，也沒個剛氣兒。有一遭見了我們，喜歡時，沒上沒下，大家亂頑一陣；不喜歡，各自走了，他也不理人。我們坐着臥着，見了他，也不理他，他也不責備。因此沒人怕他，只管隨便都過的去。」

尤三姐笑道：「主子寬了，你們又這樣，嚴了又抱怨，可知你們難纏！」尤二姐道：「我們看他倒好，原來這樣。可惜了兒的一個好胎子！」尤三姐道：「姐姐信他胡說，俗們也不是見過一面兩面的。行事言談，吃喝，原有些女兒氣的，自然是天天只在裏頭慣了的。要說糊塗，那些兒糊塗？姐姐記得穿孝時，俗們同在一處，那日正是和

尙們進來，遶棺，僧們都在那裏站着，他只站在頭裏攬着人；人說他不知禮，又沒眼色。過後他沒悄悄的告訴僧們說：「姐姐們不知道，我並不是沒眼色，想和尙們的那樣腌臢，只恐怕氣味薰了姐姐們。」接着他喫茶，姐姐又要茶，那個老婆子就拿了他的碗去倒，他趕忙說：「那碗是腌臢的，另洗了再斟來。」這兩件上，我冷眼看去，原來他在女孩兒跟前，不管什麼都過的去，只不大合外人的式，所以他們不知道。」

尤二姐聽說，笑道：「依你說，你兩個已是情投意合了，竟把你許了他，豈不好？」三姐見有興兒，不便說話，只低了頭，磕瓜子兒。興兒笑道：「若論模樣兒行爲，倒是一對兒好人，只是他已經有了人了，只是沒有露形兒，將來准是林姑娘定了的。因林姑娘多病，二則都還小，所以還沒辦呢。再過三二年，老太太便一開言，那再是無不准的了。」

大家正說話，只見隆兒又來了，說：「老爺有事，——是件機密大事，要遣二爺往平安州去。不過三五日就起身，來回得十五六天的工夫。今兒不能來了，請奶奶早睡罷。」說着，帶了興兒，也回去了。

這裏尤二姐命掩了門，早睡下了，盤問他妹子一夜。至次日午後，賈璉方來了。尤二姐因勸他，說：「既有正事，何必忙忙又來？千萬別爲我誤事！」賈璉道：「也沒什麼事，只是偏偏的又出來了一件遠差，出了月兒就起身，得半月工夫纔來。」尤二姐道：「既如此，你只管放心前去。這裏一應不用你惦記。三妹妹他從不會朝更暮改的，他已擇定了人，你只要依他就是了。」

賈璉忙問：「是誰？」二姐笑道：「這人此刻不在這裏，不知多早晚纔來呢。也難爲他的眼力，他自己說了：這人一年不來，他等一年；十年不來，等十年。若這人死了，再不來了，他情願剃了頭當姑子去，喫常齋念佛，再不嫁人。」

賈璉問：「到底是誰，這樣動他的心？」二姐兒笑道：「說來話長。五年前，我們老娘家做生日，媽媽和我們到

那裏給老娘拜壽，他家請了一起頑戲的人，也都是好人家子弟。裏頭有個裝小生的，叫做柳湘蓮。如今要是他纔嫁。舊年聞得這人惹了禍逃走了，不知回來了不曾。

賈璉聽了道：『怪道呢！我說是個什麼人，原來是他！果然眼力不錯！你不知道那柳老二那樣一個標緻人，最是冷面冷心的，差不多的人，他都無情無義。他最和寶玉合的來。去年因打了薛蝌子，他不好意思見我們的，不知那裏去了，一向沒來。聽見有人說來了，不知是真是假。一問寶玉的小廝們就知道了。——倘或不來時，他是萍蹤浪跡，知道幾年纔來？豈不白耽擱了大事？』二姐道：『我們這三丫頭說的出來，幹的出來。他怎麼說，只依他便了。』

二人正說之間，只見三姐走來說道：『姐夫，你也不知道我們是什麼人，今日和你說罷，你只放心。我們不是那心口兩樣的人，說什麼是什麼。若有了姓柳的來，我便嫁他。從今兒起，我喫常齋念佛，伏侍母親，等來了嫁了他去。若一百年不來，我自己修行去了。』說着，將頭上一根玉簪拔下來，磕作兩段，說：『一句不真，就合這簪子一樣！』說着，回房去了，真個竟『非禮不動，非禮不言』起來。

賈璉無了法，只得和二姐商議了一回家務，復回家和鳳姐商議起身之事。一面着人問焙茗。焙茗說：『竟不知道，大約沒來，若來了，必是我知道的。』一面又問他的街坊，也說沒來。賈璉只得回復了二姐兒。

至起身之日已近，前兩天便說起身，卻先往二姐兒這邊來住兩夜，從這裏再悄悄的長行。果見三姐兒竟像又換了一個人的似的，又見二姐兒持家勤慎，自是不消惦記。是日一早出城，竟奔平安州大道，曉行夜住，渴飲飢餐。

方走了三日，那日正走之間，頂頭來了一羣馱子，內中一夥，主僕十來匹馬。走的近了，一看時，不是別人，就是薛蟠和柳湘蓮來了。賈璉深爲奇怪，忙拍馬迎了上來，大家一齊相見，說些別後寒溫，便入一酒店歇下，共敘談

敘談。

賈璉因笑道：『鬧過之後，我們忙着請你兩個和解，誰知柳二弟蹤跡全無。怎麼你們兩個今日倒在一處了？』薛蟠笑道：『天下竟有這樣奇事！我和夥計販了貨物，自春天起身，往回裏走，一路平安。誰知前兒到了平安州地面，遇見一夥強盜，已將東西劫去。不想柳二弟從那邊來了，方把賊人趕散，奪回貨物，還救了我們的性命。我謝他又不受，所以我們結拜了生死兄弟。如今一路進京，從此後，我們是親弟兄一般。到前面岔口上分路，他就分路往南二百里，有他一個姑媽家，他去望候望候。我先進京去安置了我的事，然後給他尋一所房子，尋一門好親事，大家過起來。』

賈璉聽了道：『原來如此。倒好；只是我們白懸了幾日心。』因又說道：『方纔說給柳二弟提親，我正有一門好親事，堪配二弟。』說着，便將他自己娶尤氏，如念又要發嫁小姨子一節，說了出來，只不說尤三姐自擇之語。又囑薛蟠：『且不可告訴家裏。等生了兒子，自然是知道的。』

薛蟠聽了大喜，說：『早該如此。這都是舍表妹之過。』湘蓮忙笑說：『你又忘情了。還不住口！』薛蟠忙止住不語，便說：『既是這等這門親事定要做的。』湘蓮道：『我本有願，定要一個絕色的女子。如今既是貴昆仲高誼，顧不得許多了，任憑定奪，我無不從命。』賈璉笑道：『如今口說無憑，等柳二弟一見，便知我這內娣的品貌是古今有一無二的了。』

湘蓮聽了大喜，說：『既如此說，等弟探過姑母，不過一月內，就進京的，那時再定如何？』賈璉笑道：『你我一言爲定，只是我信不過二弟。你是萍蹤浪跡，倘然去了不來，豈不誤了人家一輩子的大事？須得留一個定禮。』湘蓮道：『大丈夫豈有失信之理？小弟素係寒貧，況且在客中，那裏能有定禮？』薛蟠道：『我這裏現成，就備一分二哥帶去。』賈璉道：『也不用金銀珠寶，須是二弟親身自有的東西，不論貴賤，不過帶去取信耳。』湘蓮道：

「既如此說，弟無別物，囊中還有一把『鴛鴦劍』，乃弟家中傳代之寶，弟也不敢擅用，只是隨身收藏着，二哥就請拿去爲定。弟縱係水流花落之性，亦斷不捨此劍。」說畢，大家又飲了幾杯，方各自上馬，作別起程去了。且說賈璉一日到了平安州，見了節度，完了公事，因又囑咐他十月前後務要還來一次。賈璉領命，次日連忙取路回家，先到尤二姐那邊。

且說二姐兒操持家務，十分謹肅，每日關門閉戶，一點外事不聞。那三姐兒果是個斬釘截鐵之人，每日侍奉母親之餘，只和姐姐一處做些活計。雖賈珍趁賈璉不在家，也來鬼混了兩次，無奈二姐兒只不兜攬，推故不見。那三姐兒的脾氣，賈珍早已領過教的，那裏還敢招惹他去，所以蹤跡一發疏闊了。

卻說這日賈璉進門，看見二姐兒三姐兒這般景況，喜之不盡，深念二姐兒之德，大家敘些寒溫，賈璉便將路遇柳湘蓮一事說了一回，又將『鴛鴦劍』取出，遞給三姐兒。三姐兒看時，上面龍吞夔護，珠寶晶瑩，及至拿出來看時，裏面卻是兩把合體的——一把上面鑿一『鴛』字，一把上面鑿一『鴦』字——冷颼颼，明亮亮，如兩痕秋水一般。三姐兒喜出望外，連忙收了，掛在自己繡房牀上，每日望着劍，自喜終身有靠。

賈璉住了兩天，回去復了父命，回家合宅相見。那時鳳姐已大愈，出來理事，行走了。賈璉又將此事告訴了賈珍。賈珍因近日又搭上了新相知，二則正惱他姐妹們無情，把這事丟過了，全不在心上，任憑賈璉裁奪，只怕賈璉獨力不能，少不得又給他幾十兩銀子。賈璉拿來，交給二姐兒預備妝奩。

誰知八月內，湘蓮方進了京，先來拜見薛姨媽，又遇見薛蟠，方知薛蟠不慣風霜，不服水土，一進京時，便病倒在家，請醫調治。聽見湘蓮來了，請入臥室相見。薛姨媽也不念舊事，只感救命之恩，母子們十分稱謝。又說起親事一節，凡一應東西皆置辦妥當，只等擇日。

湘蓮也感激不盡。次日，又來見寶玉。二人相會，如魚得水。湘蓮因問賈璉偷娶二房之事，寶玉笑道：「我聽見

焙茗說，我卻未見；我也不敢多管。我又聽見焙茗說：「璉二哥哥着實問你，不知有何話說？」

湘蓮就將路上所有之事一概告訴了寶玉。寶玉笑道：「大喜大喜，難得這個標緻人，果然是個古今絕色，堪配你之爲人！」湘蓮道：「既是這樣，他那少了人物？如何只想到我？況且我又素日不甚和他相厚，也關切不至於此。路上忙忙的就那樣再三要求定下，難道女家反趕着男家不成？我自己疑惑起來，後悔不該留下這劍作定。所以後來想起你來，所以細細問了底裏纔好。」寶玉道：「你原是個精細人，如何既許了定禮，又疑惑起來？你原說只要一個絕色的。如今既得了個絕色的，便罷了，何必再疑？」湘蓮道：「你既不知他來歷，如何又知是絕色？」寶玉道：「他是珍大嫂子的繼母帶來的兩位妹子。我在那裏和他們混了一個月，怎麼不知真真一對尤物——他又姓尤！」

湘蓮聽了，跌脚道：「這事不好！斷乎做不得！你們東府裏，除了那兩個石頭獅子乾淨罷了！」寶玉聽說，紅了臉。湘蓮自慚失言，連忙作揖說：「我該死胡說！你好歹告訴我品行如何？」寶玉笑道：「你既深知，又來問我做甚麼？連我也未必乾淨了。」湘蓮笑道：「原是我自己一時忘情，好歹別多心。」寶玉笑道：「何必再提這倒似有心了。」

湘蓮作揖告辭出來，心中想着要找薛蟠，一則他病着，二則他又浮躁，不如去要回定禮。主意已定，便一徑來找賈璉。

賈璉正在新房中，聞湘蓮來了，喜之不盡，忙迎出來，讓到內室，和尤老娘相見。湘蓮只作揖，稱「老伯母」，自稱「晚生」。賈璉聽了詫異。

喫茶之間，湘蓮便說：「客中偶然忙促，誰知家姑母於四月訂了弟婦，使弟無言可回。要從了二哥，背了姑母，似不合理。若係金帛之定，弟不敢索取；但此劍係祖父所遺，請仍賜回爲幸。」

賈璉聽了，心中自是不自在，便道：『二弟，這話你說錯了。定者，定也。原怕反悔，所以爲定。豈有婚姻之事出入隨意的——』這個斷乎使不得。』湘蓮笑說：『如此說，弟願領責備罰，然此事斷不敢從命。』賈璉還要饒舌，湘蓮便起身說：『請兄外座一敘，此處不便。』

那尤三姐在房明明聽見，好不容易等了他來，今忽見反悔，便知他在賈府中聽了什麼話來，把自己也當做淫奔無恥之流，不屑爲妻。今若容他出去和賈璉說退親，料那賈璉不但無法可處，就是爭辯起來，自己也無趣味。一聽賈璉要同他出去，連忙摘下劍來，將一股雌鋒隱在肘後，出來便說：『你們也不必出去再議，還你的定禮。』一面淚如雨下，左手將劍並鞘送給湘蓮，右手回肘，只往項上一橫，可憐。

『揉碎桃花紅滿地，玉山傾倒再難扶。』

當下嚇的衆人急救不迭。尤老娘一面嚎哭，一面大罵湘蓮。賈璉揪住湘蓮，命人捆了送官。二姐兒忙止淚，反勸賈璉：『人家並沒威逼他，是他自尋短見，你便送他到官，又有何益？反覺生事出醜，不如放他去罷。』

賈璉此時也沒了主意，便放了手，命湘蓮快去。湘蓮反不動身，拉下手絹，拭淚道：『我並不知是這等剛烈人，真真可敬！是我沒福消受。』大哭一場，等買了棺木，眼看着入殮，又撫棺大哭一場，方告辭而去。出門正無所之，昏昏默默，自想方纔之事：『原來這樣標緻人才，又這等剛烈……』自悔不及，信步行來，也不自知了。

正走之間，只聽得隱隱一陣環佩之聲，三姐從那邊來，一手捧着『鴛鴦劍』，一手捧着一卷冊子，向湘蓮哭道：『妾痴情待君五年，不期君果一冷心冷面。妾以死報此痴情，妾今奉警幻仙姑之命，前往太虛幻境修注案中所有的一干情鬼。妾不忍相別，故來一會，從此再不能相見矣。』說畢，又向湘蓮灑了幾點眼淚，便要告辭而行。湘蓮不捨，連忙欲上來拉住問時，那三姐一摔手，便自去了。

這裏柳湘蓮放聲大哭，不覺自夢中哭醒，似夢非夢，睜眼看時，竟是一座破廟，旁邊坐着一個癩腿道士捕虱。

湘蓮便起身稽首相問：『此係何方仙師何號？』道士笑道：『連我不知道此係何方，我係何人，不過暫來歇脚而已。』

柳湘蓮聽了，冷然如寒冰侵骨，掣出那股雄劍來，將萬根煩惱絲，一揮而盡，便隨那道士，不知往那裏去了。

第三十 鳳姐的辣手

尤三姐死後不久，賈璉又因「公幹」到平安州去了。賈府內上下人等漸有知道賈璉偷娶二姐之事，只瞞住了鳳姐兒。

且說一日寶玉從黛玉處閒話回來，想着黛玉的孤苦，不免也替他傷感起來，因要將這話告訴襲人；進來時，卻只有麝月秋紋在屋裏，因問：『你襲人姐姐那裏去了？』麝月道：『左不過在這幾個院裏，那裏就丟了他！一時不見就這樣找！』寶玉笑着道：『不是怕丟了他，因我方纔到林姑娘那邊，見林姑娘又正傷心呢。問起來，卻是爲寶姐姐送了他東西，他看見是他家鄉的土物，不免對景傷情，我要告訴你襲人姐姐，叫他過去勸勸。』正說着，晴雯進來了，因問寶玉道：『你回來了？你又叫勸誰？』寶玉將方纔的話說了一遍，晴雯道：『襲人姐姐纔出去，聽見他說要到璉二奶奶那邊去，保不住還到林姑娘那裏去呢。』寶玉聽了，便不言語。秋紋倒了茶來，寶玉漱了一口，遞給小丫頭子，心中着實不自在，就隨便歪在牀上。

卻說襲人因寶玉出門自己作了一回活計，忽想起鳳姐身上不好，這幾天也沒有過去看看；况聞賈璉出門，正好大家說說話兒，便告訴晴雯：『好生在屋裏，別都出去了，叫二爺回來抓不着人。』晴雯道：『噯，這屋裏單你一個人惦記着他，我們都是白閒着，混飯喫的！』

襲人笑着，也不答言，就走了。剛來到沁芳橋畔，那時正是夏末秋初，池中蓮藕，新殘相間，紅綠離披。襲人走着，沿隄看玩了一回，猛抬頭，看見那邊葡萄架底下有人拿着揮子在那裏揮什麼呢。走到跟前，卻是老祝媽。

那老婆子見了襲人，便笑嘻嘻的迎上來，說道：『姑娘怎麼今兒得工夫出來逛逛？』襲人道：『可不是嗎？我要到璉二奶奶那裏瞧瞧去。你這裏做什麼呢？』那婆子道：『我在這裏趕蜜蜂兒。今年三伏裏雨水少，這菓子樹上都有蟲子，把菓子喫的疤瘡流星的，吊了好些了。姑娘還不知道呢。這馬蜂最可惡的，一啣嚙上，只咬破兩三個兒，那破的水滴到好的上頭，連這一啣嚙都是要爛的。姑娘，你瞧，僭們說話的空兒沒趕，就落下許多了！』襲人道：『你就是不住手的趕，也趕不了多少。你倒是告訴買辦，叫他多多做些小冷布口袋兒，一啣嚙套上一個，又透風，又不糟蹋。』婆子笑道：『倒是姑娘說的是。我今年纔管上，那裏知道這個巧法兒呢？』因又笑着說道：『今年菓子雖糟蹋了些，味兒倒好，不信摘一個姑娘嘗嘗。』襲人正色道：『這那裏使得！不但沒熟喫不得，就是熟了，上頭還沒有供鮮，僭們倒先喫了。你是府裏使老了的，難道連這個規矩都不懂了？』老祝媽忙笑道：『姑娘說的是我見姑娘很喜歡，我纔敢這麼說。可就這規矩錯了！我可是老糊塗了！』襲人道：『這也沒有什麼，只是你們有年紀的老奶奶們，別先領着頭兒這麼着就好了。』

說着，遂一徑出了園門，來到鳳姐這邊。一到院裏，只聽鳳姐說道：『天理良心！我在這屋裏熬的越發成了賊了！』襲人聽見這話，知道有原故了，又不好回來，又不好進去，遂把脚步放重些，隔着窗子問道：『平姐姐在家裏呢麼？』平兒忙答應着迎出來。襲人便問：『二奶奶也在家裏呢麼？』身上可大安了？』說着，已走進來。

鳳姐妝着在牀上歪着呢，見襲人進來，也笑着站起來，說：『好些了，叫你惦着。怎麼這幾日不過我們這邊坐坐？』襲人道：『奶奶身上欠安，本該天天過來請安纔是，但只怕奶奶身上不爽快，倒要靜靜兒的歇歇兒。我們來了，倒吵的奶奶煩。』鳳姐笑道：『煩是沒的話，倒是寶兄弟屋裏雖然人多，也就靠着，你一個照看他，也實在的離不開。我常聽見平兒告訴我，說你背地裏還惦着我，常常問我，這就是你盡心了。』一面說着，叫平兒挪了張杌子放在牀旁邊，讓襲人坐下。豐兒端進茶來。襲人欠身道：『妹妹坐着罷。』

一面說閒話兒。只見一個小丫頭子在外間屋裏，悄悄的和平兒說：『旺兒來了，在二門上伺候着呢。』又聽見平兒也悄悄的道：『知道了，叫他先去，回來再來。別在門口兒站着。』

襲人知他們有事，又說了兩句話，便起身要走。鳳姐道：『閒來坐坐，說說話兒，我倒開心。』因命：『平兒，送送你妹妹。』平兒答應着送出來。只見兩三個小丫頭子都在那裏，屏聲息氣，齊齊的伺候着。襲人不知何事，便自去了。

卻說平兒送出襲人，進來回道：『旺兒纔來了，因襲人在這裏，我叫他先到外頭等等兒。這會子還是立刻叫他呢，還是等着請奶奶的示下？』鳳姐道：『叫他來。』平兒忙叫小丫頭去傳旺兒進來。

這裏鳳姐又問平兒：『你到底怎麼聽見說的？』平兒道：『就是頭裏那小丫頭子的話。他說他在二門裏頭，聽見外頭兩個小廝說：『這個新二奶奶比舊二奶奶還俊呢，脾氣兒也好。』不知是旺兒是誰，吆喝了兩個一頓說：『什麼新奶奶舊奶奶的，還不快悄悄兒的呢！叫裏頭知道了，把你的舌頭還割了呢！』

平兒正說着，只見一個小丫頭進來回說：『旺兒在外頭伺候着呢。』鳳姐聽了，冷笑了一聲，說：『叫他進來。』那小丫頭出來說：『奶奶叫呢。』旺兒連忙答應着進來。

旺兒請了安，在外間門口垂手侍立。鳳姐兒道：『你過來，我問你話。』旺兒纔走到裏間門旁站着。鳳姐兒道：『你二爺在外頭弄了人，你知道不知道？』旺兒又打着千兒，回道：『奴才天天在二門上聽差事，如何能知道二爺在外頭的事呢？』鳳姐冷笑道：『你自然不知道，你要知道，你怎麼攔人呢？』

旺兒見這話，知道剛纔的話已經走了風了，料着瞞不過，便又跪回道：『奴才實在不知，就是頭裏興兒和喜兒兩個人在那裏混說，奴才吆喝了他們兩句，內中深情底裏，奴才不知道，不敢妄回，求奶奶問興兒——他是長跟二爺出門的。』

鳳姐兒聽了，下死勁啐了一口，罵道：『你們這一起沒良心的混帳忘八崽子都是一條籐兒！打量我不知道呢！先去給我把興兒那個忘八崽子叫了來，你也不許走，問明白了他，回來再問你好好好！這纔是我使出來的好人呢！』那旺兒只得連聲答應幾個『是』，磕了個頭，爬起來出去，去叫興兒。

卻說興兒正在帳房兒裏和小廝們頑呢，聽見說二奶奶叫，先嚇了一跳，卻也想不到是這件事發作了，連忙跟着旺兒進來。旺兒先進去，回說：『興兒來了。』鳳姐兒厲聲道：『叫他！』

那興兒聽見這個聲音兒，早已沒了主意了，只得乍着膽子進來。鳳姐兒一見便說：『好小子啊！你和你爺辦的好事啊！——你只實說罷！』

興兒一聞此言，又看見鳳姐兒氣色，及兩邊丫頭們的光景，早嚇軟了，不覺跪下，只是磕頭。鳳姐兒道：『論起這事來，我也聽見說不與你相干，但只你不早來回我知道，這就是你的不是了。你要實說了，我還饒你；再有一句虛言，你先摸摸你腔子上幾個腦袋瓜子！』

興兒戰兢兢的朝上磕頭道：『奶奶問的是什麼事，奴才和爺辦壞了？』鳳姐聽了，一腔火都發作起來，喝命：『打嘴巴！』旺兒過來，纔要打時，鳳姐兒罵道：『什麼糊塗忘八崽子！叫他自己打，用你打嗎？一會子你再各人打你的嘴巴子還不遲呢！』

那興兒真個自己左右開弓，打了自己十幾個嘴巴。鳳姐兒喝道：『站住！』問道：『你二爺外頭娶了什麼新奶奶？舊奶奶的事，你大概不知道啊！』

興兒見說出這件事來，越發着了慌，連忙把帽子抓下來，在磚地上咕咚咕咚碰的頭山響，口裏說道：『只求奶奶超生！奴才再不敢撒一個字兒的謊！』鳳姐道：『快說！』

興兒直蹶蹶的跪起來，回道：『這事頭裏奴才也不知道，就是這一天東府裏大老爺送了殯，俞祿往珍大爺

廟裏去領銀子，二爺同着蓉哥兒到了東府裏，道兒上，爺兒兩個說起珍大奶奶那邊的二位姨奶奶來，二爺誇他好，蓉哥兒哄着二爺，說把二姨奶奶說給二爺——

鳳姐聽到這裏，使勁啐道：『呸！沒臉的忘八蛋！他是你那一門子的姨奶奶！』興兒忙又磕頭說：『奴才該死！』往上瞅着，不敢言語。鳳姐兒道：『完了嗎？怎麼不說了？』興兒方纔又回道：『奶奶恕奴才，奴才纔敢回。』鳳姐啐道：『放你媽的屁！這還什麼恕不恕了！你好生給我往下說，好多着呢！』

興兒又回道：『二爺聽見這個話，就喜歡了。後來奴才也不知道怎麼就弄真了。』鳳姐微微冷笑道：『這個自然麼！你可那裏知道呢？你知道的，只怕都煩了呢！——是了，說底下的罷。』興兒回道：『後來就是蓉哥兒給二爺找了房子。』鳳姐忙問道：『如今房子在那裏？』興兒道：『就在府後頭。』鳳姐兒道：『哦！』回頭瞅着平兒道：『俗們都是死人，哪你聽聽！』平兒也不敢作聲。

興兒又回道：『珍大爺那邊給了張家不知多少銀子，那張家就不問了。』鳳姐道：『這裏頭怎麼又拉扯上什麼張家李家來呢？』興兒回道：『奶奶不知道，這二奶奶……』剛說到這裏，又自己打了個嘴巴，把鳳姐兒倒惱笑了，兩邊的丫頭也都抿嘴兒笑。興兒想了一想，說道：『那珍大奶奶的妹子……』鳳姐兒接着道：『怎麼樣快說呀！』興兒道：『那珍大奶奶的妹子原來從小兒有人家的，姓張，叫什麼張華，如今窮的待好討飯。珍大爺許了他銀子，他就退了親了。』

鳳姐兒聽到這裏，點了點頭兒，回頭便望丫頭們說道：『你們都聽見了？小忘八崽子頭裏，他還說他不知道呢！』興兒又回道：『後來二爺纔叫人裱糊了房子，娶過來了。』鳳姐道：『打那裏娶過來的？』興兒回道：『就在他老娘家擡過來的。』鳳姐道：『好罷咧！』又問：『沒人送親麼？』興兒道：『就是蓉哥兒，還有幾個丫頭老婆子們，沒別人。』鳳姐道：『你大奶奶沒來嗎？』興兒道：『過了兩天，大奶奶纔拿了些東西來瞧的。』

鳳姐兒笑了一笑，回頭向平兒道：『怪道那兩天二爺稱贊大奶奶不離嘴呢！』掉過臉來，又問興兒：『誰服侍呢？自然是你了？』興兒趕着磕頭，不言語。鳳姐又問：『前頭那些日子，說給那府裏辦事，想來辦的就是這個了？』興兒回道：『也有辦事的時候，也有往新房子裏去的時候。』鳳姐又問道：『誰和他住着呢？』興兒道：『他母親和他妹子。』昨兒他妹子自己抹了脖子了。』鳳姐道：『這又爲什麼？』

興兒隨將柳湘蓮的事說了一遍。鳳姐道：『這個人還算造化高，省了當那出名兒的忘八！』因又問道：『沒了別的事了麼？』興兒道：『別的事，奴才不知道，奴才剛纔說的，字字是實話。一字虛假，奶奶問出來，只管打死奴才，奴才也無怨的！』

鳳姐低了一回頭，便又指着興兒說道：『你這個猴兒崽子，就該打死！這有什麼瞞着我的？你想着瞞了我，就在你那糊塗爺跟前討了好兒了，你新奶奶好疼你！我不看你剛纔還有點怕懼兒，不敢撒謊，我把你的腿不給你砸折了呢！』說着，喝着『上去！』

興兒磕了個頭，纔爬起來，退到外間門口，不敢就走。鳳姐道：『過來！我還有話呢！』興兒趕忙垂手敬聽。鳳姐道：『你忙什麼？新奶奶等着賞你什麼呢！』興兒也不敢抬頭。鳳姐道：『你從今日不許過去！我什麼時候叫你，你什麼時候到！遲一步兒，你試試！——出去罷！』興兒忙答應幾個『是』，退出門來。鳳姐又叫道：『興兒！』興兒趕忙答應回來。鳳姐道：『快出去告訴你二爺去，是不是啊？』興兒回道：『奴才不敢！』鳳姐道：『你出去提一個字兒，隄防你的皮！』

興兒連忙答應着，纔出去了。鳳姐又叫：『旺兒呢？』旺兒連忙答應着過來。鳳姐把眼直瞪瞪的，瞅了兩三句話的工夫，纔說道：『好！旺兒很好！去罷！外頭有人提一個字兒，全在你身上！』旺兒答應着，也慢慢的退出去了。鳳姐便叫：『倒茶！』小丫頭子們會意，都出去了。

這裏鳳姐纔和平兒說：『你都聽見了？這纔好呢！』平兒也不敢答言，只好陪笑。鳳姐越想越氣，歪在枕上，只是出神，忽然眉頭一皺，計上心來，便叫平兒來。平兒連忙答應過來。鳳姐道：『我想這件事，竟該這麼着纔好，也不必等你二爺回來再商量的。』

話說賈璉起身去後，偏值平安節度巡邊在外，約一個月方回。賈璉未得確信，只得住在下處等候。及至回來相見，將事辦妥，回程已是將近兩個月的限了。

鳳姐一得知了此訊，早已心下算定，一面便傳各色匠役收拾東廂房三間，照依自己正室一樣裝飾陳設。至十四日，便回明賈母王夫人，說十五日一早要到姑子廟進香去。只帶了平兒、豐兒、周瑞、媳婦、旺兒、媳婦四人。未會上車，便將原故告訴了衆人，又吩咐衆男人，素衣素蓋，一徑前來。興兒引路，一直到了門前扣門。鮑二家的開了。興兒笑道：『快回二奶奶去，大奶奶來了。』

鮑二家的聽了這句頂梁骨走了真魂，忙飛跑進去，報與尤二姐。尤二姐雖也一驚，但已來了，只得以禮相見。於是忙整理衣裳，迎了出來。至門前，鳳姐方下了車進來。二姐一看，只見頭上都是素白銀器，身上月白緞子襖，青緞子招銀線的褂子，白綾素裙，眉彎柳葉，高吊兩梢，目橫丹鳳，神凝三角，俏麗若三春之桃，清素若九秋之菊。周瑞、旺兒的二女人攙進院來。二姐陪笑，忙迎上來拜見，張口便叫『姐姐』。說：『今兒實在不知姐姐下降，不曾遠接，求姐姐寬恕。』說着，便拜下去。

鳳姐忙陪笑還禮，不迭趕着拉了二姐兒的手，同入房中。鳳姐在上坐，二姐忙命丫頭拿褥子，便行禮，說：『妹子年輕，一從到了這裏，諸事都是家母和家姐商議主張。今兒有幸相會，若姐姐不棄寒微，凡事求姐姐的指教，情願傾心吐膽，只伏侍姐姐。』說着，便行下禮去。

鳳姐忙下坐還禮，口內忙說：『皆因我也年輕，向來總是婦人的見識，一味的只勸二爺保重，別在外邊眠花

宿柳，恐怕叫老爺太太耽心。這都是你我的痴心，誰知二爺倒錯會了我的意。若是外頭包占人家姐妹，瞞着家裏也罷了；如今娶了妹妹作二房，這樣正經大事，也是人家大禮，卻不曾合我說。我也勸過二爺，早辦這件事，果然生個一男半女，連我後來都有靠。不想二爺反以我爲那等妬忌不堪的人，私自辦了，真真叫我有冤沒處訴。我的這個心，惟有天地可表。頭十天頭裏，我就風聞着知道了；只怕二爺又錯想了，遂不敢先說。目今可巧二爺走了，所以我親自過來拜見，還求妹妹體諒我的苦心，起動大駕，挪到家中，你我姐妹同居同處，彼此合心合意的，諫勸二爺謹慎世務，保養身子。這纔是大禮呢。要是妹妹在外頭，我在裏頭，妹妹白想想，我心裏怎麼過的去呢？再者，叫外人聽着，不但我的名聲不好聽，就是妹妹的名兒也不雅。況且二爺的名聲，更是要緊的。倒是談論，偕們姐兒們，還是小事。至於那起下人小人之言，未免見我素昔持家太嚴，背地裏加減些話，也是常情。妹妹想，自古說的，「當家人惡水缸。」我要真有不容人的地方兒，土頭三層公婆，當中有好幾位姐姐妹妹，妯娌們，怎麼容的我到今兒？——就是今兒二爺私娶妹妹，在外頭住着，我自自然然不願意見妹妹，我如何還肯來呢？拿着我們平兒說起，我還勸着二爺收他呢。這都是天地神佛不忍的叫這些小人們糟蹋我，所以纔叫我知道了。我如今來求妹妹進去，和我一塊兒——住的，使的，穿的，帶的，總是一樣兒的。妹妹這樣伶透人，要肯真心幫我，我也得個膀臂，不但那起小人堵了他們的嘴，就是二爺回來一見他，也從今後悔。我并不是那種喫醋調歪的人，你我三人更加和氣，所以妹妹還是我的大恩人呢。要是妹妹不合我去，我也願意搬出來，陪着妹妹住；只求妹妹在二爺跟前替我好言方便，留我個站腳的地方兒。就叫我伏侍妹妹梳頭洗臉，我也是願意的。」說着，便嗚嗚咽咽，哭將起來了。二姐見了這般，也不免滴下淚來。

二人對見了禮，分序坐下。平兒忙也上來要見禮。二姐見他打扮不凡，舉止品貌不俗，料定必是平兒，連忙親身攙住，只叫：「妹子快別這麼着！你我是一樣的人！」鳳姐忙也起身笑說：「折死了他，妹妹只管受禮。他原是

僭們的丫頭，以後快別這麼着。」說着，又命周瑞家的從包袱裏取出四疋上色尺頭，四對金珠簪環，爲拜見的禮。二姐忙拜受了。二人喫茶對訴已往之事。鳳姐口內全是自怨自錯：「怨不得別人。如今只求妹妹疼我！」

二姐是個實心人，便認做他是個好人，想道：「小人不遂心，誹謗主子，也是常理。」故傾心吐膽，敍了一回，竟把鳳姐認爲知己。又見周瑞家等媳婦在旁邊稱揚鳳姐素日許多善政，「只是喫虧心太痴了，反惹人怨。」又說：「已經預備了房屋，奶奶進去一看便知。」尤氏心中早已要進去同住方好，今又見如此，豈有不允之理？便說：「原該跟了姐姐去，只是這裏怎麼着呢？」鳳姐道：「這有何難？妹妹的箱籠細軟，只管着小廝搬了進去，這些粗劣貨，要他無用，還叫人看着；妹妹說誰妥當，就叫誰在這裏。」二姐忙說：「今兒既遇見姐姐，這一進去，凡事只憑姐姐料理。我也來的日子淺，也不會當過家事，不明白如何敢作主呢？這幾件箱櫃拿進去罷，我也沒有什麼東西，那也不過是二爺的。」

鳳姐聽了，便命周瑞家的記清，好生看管着，抬到東廂房去。於是催着尤二姐急忙穿戴了。二人攜手上車，又同坐一處，又悄悄的告訴他：「我們家的規矩大，這事老太太一概不知，倘或知道，二爺孝中娶你，管把他打死了。如今且別見老太太。我們有一個花園子極大，姐妹們住着容易，沒人去的。你這一去，且在園子裏住兩天，等我設個法子回明白了，那時再見方妥。」二姐道：「任憑姐姐裁處。」那些跟車的小廝們皆是預先說明的，如今不進大門，只奔後門來。下了車，趕散衆人，鳳姐便帶了尤氏進了大觀園的後門，來到李執處相見了。

彼時大觀園裏的十停人，已有九停人知道了。今忽見鳳姐帶了進來，引動衆人來看問。二姐一一見過。衆人見了他標緻和悅，無不稱揚。鳳姐一一的吩咐了衆人：「都不許在外走了風聲。若老太太知道，我先叫你們死。」園裏的婆子丫頭都素懼鳳姐的，又係賈璉國孝家孝中所行之事，知道關係非常，都不管這事。

鳳姐悄悄的求李執收養幾天，『等回明了，我們自然過去。』李執見鳳姐那邊已收拾房屋，況在服中，不好張揚，自是正理，只得收下權住。鳳姐又便去將他的丫頭一概退出，又將自己的一個丫頭送他使喚，暗暗吩咐他園裏的媳婦們：『好生照看着他。若有走失逃亡，一概和你們算帳！』自己又去暗中行事不提。

合家之人都暗暗的納罕說：『看他如何這等賢惠起來了！』

那二姐得了這個所在，又見園裏姐妹個個相好，倒也安心樂業的，自爲得所。誰知三日之後，丫頭善姐便有些不服使喚起來。二姐因說：『沒了頭油了，你去回一聲大奶奶，拿些過來。』善姐兒便道：『二奶奶，你怎麼不知好歹！沒眼色！我們奶奶，天天承應了老太太，又要承應這邊太太，那邊太太，這些姑娘妯娌們，上下幾百男女，人天天起來，都等他的話，一日少說，大事也有一二十件，小事還有三五十件，外頭的從娘娘算起，以及王公侯伯家，多少人情家裏，又有這些親友的調度，銀子上千錢上萬，一天都從他一個人手裏出入，一個嘴裏調度，那裏爲這點子小事去煩瑣他？——我勸你耐着些兒罷。僭們又不是明媒正娶來的，這是他亙古少有一個賢良人，纔這樣待你。若有些兒的人，聽見了這話，吵嚷起來，把你丟在外頭，死不死，活不活，你又敢怎麼着呢？』一夕話，說的尤氏垂了頭，自爲有這一說，少不得將就些罷了。那善姐漸漸的連飯也怕端來給他喫了，或早一頓，晚一頓，所拿來的東西，皆是剩的。二姐說過兩次，他反瞪着眼叫喚起來了。二姐又怕人笑他不安本分，少不得忍着，隔上五日八日，見鳳姐一面。

那鳳姐卻是和容悅色，滿嘴裏『好妹妹』不離口，又說：『倘有下人不到之處，你降不住他們，只管告訴我，我打他們。』又罵丫頭媳婦說：『我深知你們軟的欺，硬的怕，背着我的眼，還怕誰！倘或二奶奶告訴我一個「不」字，我要你們的命！』

二姐見他這般好心，『既有他，我又何必多事？下人不知好歹是常情。我要告了他們，受了委曲，反叫人說我

不賢良。』因此反替他們遮掩。

鳳姐一面使旺兒在外打聽這二姐的底細，皆已深知，果然已有了婆家的。女婿現在纔十九歲，成日在外賭博，不理世業，家私花盡了，父母攆他出來，現在賭錢場存身，父親得了尤婆子二十銀兩子，退了親的，這女婿尚不知道，原來這小夥子名叫張華。鳳姐都一一盡知原委，便封了二十兩銀子給旺兒，悄悄命他將張華勾來，養活着他，寫一張狀子，只要往有司衙門裏告去，就告璉二爺國孝家孝的裏頭，背旨瞞親，仗財依勢，強逼退親，停妻再娶。

這張華也深知利害，先不敢造次。旺兒回了鳳姐，鳳姐氣的罵道：『真是他娘的話！怨不得俗語說，一癩狗扶不上牆的！』你細細說給他，就告我們家謀反，也沒要緊，不過是借他一鬧，大家沒臉，要鬧大了，我這裏自然能夠平服的！』

旺兒領命，只得細說與張華，鳳姐又吩咐旺兒：『他若告了你，你就和他對詞去。』——如此，如此。——『我自』有道理。』旺兒聽了，有他做主，便又命張華狀子上添上自己，說：『你只告我來旺的過付，一應調唆二爺做的。』張華便得了主意，和旺兒商議定了，寫一張狀子，次日便往都察院處喊了冤。察院坐堂，看狀子是告賈璉的事，上面有『家人來旺一人』，只得遣人去賈府傳來旺兒來對詞。青衣不敢擅入，只命人帶信。那旺兒正等着此事，不用人帶信，早在這條街上等候，見了青衣，反迎上去，笑道：『起動衆位弟兄，必是兄弟的事犯了，說不得快來套上。』衆青衣不敢，只說：『好哥哥，你去罷，別鬧了。』

於是來至堂前跪了。察院命將狀子給他看，旺兒故意看了一遍，碰頭說道：『這事小的盡知的，主人實有此事。但這張華素與小的有仇，故意拉小的在內，其中還有人求老爺再問。』張華碰頭道：『雖還有人小的不敢告他，所以只告他下人。』旺兒故意的說：『糊塗東西，還不快說出來，這是朝廷公堂上，憑是主子，也要說出來。』

張華便說出賈蓉來。

察院聽了無法，只得去傳賈蓉。鳳姐又差了慶兒暗中打聽告下來了，便忙將王信喚來，告訴他此事，命他託察院，只要虛張聲勢，驚嚇而已；又拿了三百銀子給他去打點。是夜，王信到了察院私宅，安了根子。那察院深知原委，收了贓銀，次日回堂，只說張華無賴，因拖欠了賈府銀兩，妄捏虛詞，誣賴良人。都察院素與王子騰相好，王信也只到家說了一聲，況是賈府之人，巴不得了事，便也不提此事，且都收下，只傳賈蓉對詞。

且說賈蓉等正忙着賈璉之事，忽有人來報信，說『有人告你們』——如此如此，這般這般——『快作道理』。賈蓉慌忙來回賈珍。賈珍說：『我卻早已防着這一着，倒難爲他這麼大膽子。』卽刻封了二百銀子，着人去打點察院，又命家人去對詞。

正商議間，又報：『西府二奶奶來了。』賈珍聽了這話，倒喫了一驚，忙要和賈蓉藏躲。不想鳳姐已經進來了，說：『好大哥哥，帶着兄弟們幹的好事！』賈蓉忙請安。鳳姐拉了他就進來。賈珍還笑說：『好生伺候你孀娘，吩咐他們殺牲口備飯。』說着，便命備馬，躲往別處去了。

這裏鳳姐帶着賈蓉，走進上屋。尤氏也迎出來了，見鳳姐氣色不善，忙說：『什麼事情，這麼忙？』鳳姐照臉一口唾沫，啐道：『你尤家的丫頭沒人要了，偷着只往賈家送，難道賈家的人都是好的，普天下死絕了男人了？你就願意給，也要三媒六證，大家說明，成了個體統纔是你痰迷了心，脂油蒙了竅。國孝家孝，兩層在身，就把個人送了來！這會子叫人告我們，連官場中都知道我利害喫醋，如今指名提我，要休我！我到了這裏，幹錯了什麼，不是你這麼利害？或是老太太有了話在你心裏，叫你們做這個圈套，擠我出去？如今偕們兩個一同去見官，分證明白，回來偕們共同請了合族中人，大家覲面說個明白，給我休書，我就走！』一面說，一面大哭，拉着尤氏，只要去見官。急的賈蓉跪在地下碰頭，只求：『孀娘息怒！』

鳳姐一面又罵賈蓉：『天打雷劈五鬼分屍的沒良心的東西！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成日家調三窩四，幹出這些沒臉面，沒王法，敗家破業的營生！你死了的娘，陰靈兒也不容你！祖宗也不容你！還敢來勸我！』一面罵着，揚手就打，嚇的賈蓉忙碰頭說道：『嬌娘別動氣！只求嬌娘別看這一時，姪兒千日的不好，還有一日的好。實在嬌娘氣不平，何用嬌娘打等我自己打。嬌娘只別生氣！』說着，就自己舉手，左右開弓，自己打了一頓嘴巴子，又自己問着自己說：『以後可還再顧三不顧四的不了？以後還單聽叔叔的話，不聽嬌娘的話，不了？嬌娘是怎麼樣待你？你這麼沒天理，沒良心的！』衆人又要勸，又要笑，又不敢笑。

鳳姐兒滾到尤氏懷裏，嚎天慟地，大放悲聲，只說：『給你兄弟娶親，我不惱，爲什麼使他違背親，把混帳名兒給我背着？偕們只去見官，省了捕快皂隸來拿，再者偕們過去，只見了老太太和衆族人等，大家公議了，我既不賢良，又不容男人買妾，只給我一紙休書，我即刻就走！你妹妹，我也親身接了來家，生怕老太太生氣，也不敢回，現在三茶六飯，金奴銀婢的住在園裏，我這裏趕着收拾房子，和我一樣的，只等老太太知道了，原說下接過來，大家安分守己的，我也不提舊事了，誰知又是有了人家的，不知你們幹的什麼事，我一概又不知道，如今告我，我昨日急了，縱然我出去見官，也丟的是你賈家的臉，少不得偷把太太的五百兩銀子去打點，如今把我的人還鎖在那裏！』說了又哭，哭了又罵，後來又放聲大哭，起祖宗爺娘來，又要撞頭尋死，把個尤氏搓揉成一個麵團兒，衣服上全是眼淚鼻涕，並無別話，只罵賈蓉：『混帳種子和老子做的好事，我當初就說使不得！』

鳳姐兒聽說這話，哭着，搬着尤氏的臉，問道：『你發昏了？你的嘴裏難道有茄子塞着？不，就是他們給你嚼子，嚼上了？爲什麼你不來告訴我，去你要告訴了我，這會子不平安了？怎麼得驚官動府，鬧到這步田地？你這會子還怨他們！自古說「妻賢夫禍少，表壯不如裏壯」，你但凡是個好的，他們怎敢鬧出這些事來？你又沒才幹，又沒

口齒，鋸了嘴子的葫蘆，就只會一味瞎小心，應賢良的名兒！』說着，啐了幾口。尤氏也哭道：『何曾不是這樣！不信，問問跟的人，我何曾不勸的！也要他們聽！叫我怎麼樣呢？怨不得妹妹生氣，我只好聽着罷了！』衆姬妾丫頭媳婦等，已是黑壓壓跪了一地，陪笑求說：『二奶奶最聖明的，雖是我們奶奶的不是，奶奶也作踐殺了。當着奴才們，奶奶們素日何等的好來？如今還求奶奶給留點臉兒！』說着，捧上茶來。鳳姐也摔了。

一回止了哭，挽頭髮，又喝罵賈蓉：『出去請你父親來！我對面問他！問親太爺的孝，纔五七，姪兒娶親，這個禮，我竟不知道，我問問也好學着，日後教導你們！』賈蓉只跪着磕頭，說：『這事原不與父母相干，都是姪兒一時喫了屎調唆着叔叔做的。我父親也並不知道。』嬌娘要鬧起來了，姪兒也是個死，只求嬌娘責罰姪兒，姪兒謹領！這官司還求嬌娘料理，姪兒竟不能幹這大事。嬌娘是何等樣人，豈不知俗語說的，「胳膊折了，在袖子裏」？姪兒糊塗死了，既做了不肖的事，就和那貓兒狗兒一般，少不得還要嬌娘費心費力，將外頭的事壓住了纔好。只當嬌娘有這個不肖的兒子，就惹了禍，少不得委屈還要疼他呢！』說着，又磕頭不絕。

鳳姐兒見了賈蓉這般心裏早軟了，只是礙着衆人面前，又難改過口來，因歎了一口氣，一面拉起來，一面拭淚，向尤氏道：『嫂子也別惱我，我是年輕不知事的人，一聽見有人告訴了，把我嚇昏了，纔這麼着急的願前不願後了。可是蓉兒說的，胳膊折了，在袖子裏。剛纔的話，嫂子可別惱，還得嫂子在哥哥跟前替說，先把這官司按下去纔好！』

尤氏賈蓉一齊都說：『嬌娘放心。橫豎一點兒連累不着叔叔。嬌娘方纔說用過了五百兩銀子，少不得我們娘兒們打點五百兩銀子給嬌娘送過去，好補上，那有教嬌娘又添上虧空的理？那越發我們該死了！但還有一件：老太太太們跟前，嬌娘還要週全方便，別提這些話纔好！』

鳳姐又冷笑道：『你們饒壓着我的頭幹了事，這會子反哄着我，替你們週全！我就是個傻子，也傻不到如此！』

嫂子的兄弟，是我的什麼人？嫂子既怕他絕了後，我難道不更比嫂子更怕絕後？嫂子的妹子，就合我的妹子一樣，我一聽見這話，連夜喜歡的連覺也睡不成，趕着傳人收拾了屋子，就要接進來同住；倒是奴才小人的見識，他們倒說：「奶奶太性急，若是我們的主意，先回了老太太，看是怎麼樣，再收拾房子去接也不遲。」我聽了這話，叫我要打要罵的，纔不言語了。誰知偏不稱我的意，偏偏兒的打嘴，半空裏跑出一個張華來告了一狀！我聽見了，嚇的兩夜沒合眼兒，又不敢聲張，只得求人去打聽這張華是什麼人，這樣大膽；打聽了兩日，誰知是個無賴的花子。小子們說：「原是二奶奶許了他的。他如今急了，凍死餓死，也是個死；現在有這個理，他抓住，縱然死了，死的倒比凍死餓死還值些，怎麼怨的他告呢！這事原是二爺做的太急了；國孝一層罪，家孝一層罪，背着父母私娶一層罪，停妻再娶一層罪。俗語說：『拚着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他窮瘋了的人，什麼事做不出來？況且他又拿着這滿理，不告等請不成？」——嫂子說：我就是個韓信，張良，聽了這話，也就把智謀嚇回去了！你兄弟又不在家，又沒個人商量，少不得拿錢去墊補。誰知越使錢越叫人拿住刀靶兒，越發來說我是一耗子尾巴上長瘡，多少膿血兒！所以又急又氣，少不得來找嫂子！」

尤氏賈蓉不等說完，都說：『不必操心，自然要料理的。』賈蓉又道：『那張華不過是窮急，故捨了命纔告；偕們如今想了一個法兒，竟許他些銀子，只叫他應個妄告不實之罪，偕們替他打完了官司，他出來時，再給些銀子就完了。』

鳳姐兒啞着嘴兒，笑道：「難爲你想怨不得你，願一不願二的，做出這些事來。原來你竟是這麼個有心胸的！我往日錯看了你了！若你說的這話，他暫且依了，且打出官司來，又得了銀子，眼前自然了事。這些人既是無賴的小人，銀子到手，三天五天就光了，他又來找事訛詐，再要叨登起來，偕們雖不怕終久耽心，攔不住他說既沒毛病爲什麼反給他銀子？」

賈蓉原是個明白人，聽如此一說，便笑道：「我還有個主意；一來是是非非人，去是是非者，」這事還得我了纔好。如今我竟問張華個主意，或是他定要人，或是他願意了事，得錢再娶。他若說一定要人，少不得我去勸我二姨娘，叫他出來還嫁他去；若說要錢，我們少不得給他些個。」

鳳姐兒忙道：「雖如此說，我斷捨不得你姨娘出去——我也斷不肯使他出去。他要出去了，偕們家的臉在那裏呢？依我說，只寧可多給錢爲是。」

賈蓉深知鳳姐兒口雖如此，心卻是巴不得只要本人出來，他卻做賢良人；如今怎麼說且只好怎麼依着。鳳姐兒又說：「外頭好處了，家裏終久怎麼樣呢？你也和我過去回明了老太太，太太纔是。」

尤氏又慌了，拉鳳姐兒討主意，怎麼撒謊纔好。鳳姐兒冷笑道：「既沒這本事，誰叫你幹這樣事？這會子這個腔兒，我又看不上！待要不出個主意，我又是個心慈面軟的人，憑人撮弄我，我還是一片傻心腸兒，說不得等我應起來。如今你們只別露面，我只領了你妹妹去給老太太太太們磕頭，只說原係你妹妹，我看上了很好，正因我不大生長，原說買兩個人放在屋裏的，今既見了你妹妹很好，而且又是親上做親的，我願意娶來做二房。皆因家中父母姊妹親近，一概死了，日子又難，不能度日，若等百日之後，無奈無家無業，實在難等。就算我的主意，接進來了，已經廂房收拾出來了，暫且住着，等滿了孝，再圓房兒。仗着我這不害臊的臉，死活賴去，有了不是，也尋不着你們了——你們娘兒兩個想想，可使得？」

尤氏賈蓉一齊笑說：「到底是嬌娘寬洪大量，足智多謀！等事妥了，少不得我們娘兒們過去拜謝！」鳳姐兒道：「罷呀！還說什麼拜謝不拜謝！」又指着賈蓉道：「今日我纔知道你了！」說着，把臉卻一紅，眼圈兒也紅了，似有多少委屈的光景。賈蓉忙陪笑道：「罷了！少不得擔待我這一次罷！」說着，忙又跪下了。鳳姐兒扭過臉去，不理他，賈蓉纔笑着起來了。

這裏尤氏忙命丫頭們舀水取妝奩，伏侍鳳姐兒梳洗了，趕忙又命預備晚飯。鳳姐兒執意要回去，尤氏攔着道：『今日二嬸子要這麼走了，我們什麼臉還過那邊去呢？』賈蓉旁邊笑着勸道：『好嬸娘！親嬸娘！以後蓉兒要不真心孝順你老人家，天打雷劈！』鳳姐瞅了他一眼，啐道：『誰信你這……』說到這裏，又咽住了一面老婆子丫頭們擺上酒菜來，尤氏親自遞酒佈菜。賈蓉又跪着敬了一鍾酒。鳳姐便合尤氏喫了飯。丫頭們遞了漱口茶，又捧上茶來。鳳姐喝了兩口，便起身回去。賈蓉親身送過來，進門時，又悄悄的央告了幾句私心話。鳳姐也不理他，只得快快的回去了。

鳳姐進園中，將此事告訴尤二姐，又說：『我怎麼操心，又怎麼打聽，須得如此如此，方保得衆人無罪；少不得俗們按着這個法兒來纔好。』

尤二姐聽了，又感謝不盡，只得跟了他來。尤氏那邊怎好不過來呢，少不得也過來，跟着鳳姐去回。鳳姐笑說：『你只別說話，等我去說。』尤氏道：『這個自然；但有了不是，往你身上推就是了。』

說着，大家先至賈母屋裏。正值賈母和園裏姐妹們說笑解悶兒，忽見鳳姐帶了一個絕標緻的小媳婦兒進來，忙覷着眼瞧說：『這是誰家的孩子？好可憐見兒的！』鳳姐上來笑道：『老祖宗倒細細的看看，好不好？』說着，忙拉二姐兒說：『這是太婆婆了，快磕頭。』二姐兒忙行了大禮。鳳姐又指着衆姊妹說：『這是某人某人，太太瞧過回來好見禮。』二姐兒聽了，只得又從新故意的問過，垂頭站在旁邊。

賈母上下瞧了瞧，仰着臉想了想，因又笑問：『這孩子我倒像那裏見過他。好眼熟啊！』鳳姐忙又笑說：『老祖宗且別講那些，只說比我俊不俊。』賈母又帶上眼鏡，命鴛鴦琥珀：『把那孩子拉過來，我瞧瞧肉皮兒。』衆人都抿着嘴兒笑推他上去。賈母細瞧了一遍，又命琥珀：『拿出他的手來，我瞧瞧。』賈母瞧畢，摘下眼鏡來，笑說道：『很齊全！我看比你還俊呢！』

鳳姐聽說，笑着，忙跪下將尤氏那邊所編之話，一五一十，細細的說了一遍，『少不得老祖宗發慈心，先許他進來住，一年後再圓房兒！』賈母聽了道：『這有什麼不是？既你這樣賢良，很好，只是一年後纔圓得房。』

鳳姐聽了，叩頭起來，又求賈母：『着兩個女人一同帶去見太太們，說是老祖宗的主意。』賈母依允，遂使二人帶去，見了邢夫人等。王夫人正因他風聲不雅，深爲憂慮，見他今行此事，豈有不樂之理。於是尤二姐自此見了天日，挪到廂房居住。

鳳姐一面使人暗暗調唆張華，只叫他要原妻，這裏還有許多陪送外，還給他銀子安家過活，張華原無膽無心，告賈家的，後來又見賈蓉打發了人對詞，那人原說的：『張華先退了親，我們原是親戚，接到家裏住着，是真並無強娶之說，皆因張華拖欠我們的債務，追索不給，方誣賴小的主兒。』那察院都和賈王兩處有瓜葛，况又受了賄，只說張華無賴，以窮訛詐，狀子也不收，打了一頓趕出來。慶兒在外替張華打點，也沒打重，又調唆張華說：『這親原是你家定的，你只要親事，官必還斷給你。』於是又告王信那邊，又透了消息與察院，察院便批：『張華借欠賈宅之銀，令其限內按數交還，其所定之親，仍令其有力時娶回。』又傳了他父親來，當堂批准。他父親亦係慶兒說明，樂得人財兩得，便去賈家領人。

鳳姐一面嚇的來回賈母說，如此這般：『都是珍大嫂子幹事不明，那家並沒退准，惹人告了，如此官斷！』賈母聽了，忙喚尤氏過來，說他做事不妥：『既你妹子從小與人指腹爲婚，又沒退斷，叫人告了，這是什麼事？』尤氏聽了，只得說：『他連銀子都收了，怎麼沒准？』鳳姐在旁說：『張華的口供上現說沒見銀子，也沒見人去。他老子又說：『原是親家說過一次，並沒應准，親家死了，你們就接進去做二房。』如此沒有對證的話，只好由他去混說，幸而璉二爺不在家，不會圓房，這還無妨，只是人已來了，怎好送回去？——豈不傷臉？』賈母道：『又沒圓房，沒的強占人家有夫之人，名聲也不好，不如送給他去，那裏尋不出好人來！』

尤二姐聽了，又回賈母說：『我母親實在某年某月某日給了他二十兩銀子退准的。他因窮極了告，又翻了我姐姐原沒錯辦。』賈母聽了，便說：『可見刁民難惹，既這樣，鳳丫頭去料理料理。』鳳姐聽了，無法，只得應着回來，只命人去找賈蓉。賈蓉深知鳳姐之意，若要使張華領回，成何體統，便回了賈珍，暗暗遣人去說張華：『你如今既有許多銀子，何必定要原人？若只管執定主意，豈不怕爺們一怒，尋出一個由頭，你死無葬身之地？你有了銀子，回家去，什麼好人尋不出來？你若走呢，還賞你些路費。』張華聽了，心中想了一想：『這倒是好主意。』和父母商議已定，約共也得了有百金。父子次日起了五更，便回原籍去了。

賈蓉打聽的真的。來回了賈母鳳姐，說：『張華父子妄告不實，懼罪逃走，官府亦知此情，也不追究，大事完畢。』鳳姐聽了，心中一想：若必定着張華帶回二姐兒去，未免賈璉回來，再花幾個錢包占住，不怕張華不依。還是二姐兒不去，自己拉絆着還妥當，且再作道理。只是張華此去，不知何往，倘或他再將此事告訴了別人，或日後再尋出這由頭來翻案，豈不是自己害了自己？原先不該如此把刀靶兒遞給外人哪！——因此，後悔不迭。復又想了一個主意出來，悄命旺兒遣人尋着了，他或託他做賊，和他打官司，將他治死，或暗使人算計，務將張華治死，方剪草除根，保住自己的名聲。

旺兒領命出來，回家細想：『人已走了完事，何必如此大做人命關天，非同兒戲！我且哄過他去，再作道理。』因此在外躲了幾日，回來告訴鳳姐，只說：『張華因有幾兩銀子在身上，逃去第三日，在京口地界，五更天已被截路打悶棍的打死了他老子，嚇死在店房，在那裏驗屍掩埋。』

鳳姐聽了不信，說：『你要撒謊，我再使人打聽出來，敲你的牙！』自此，方丟過不究。鳳姐和尤二姐和美非常，竟比親姊妹還勝幾倍。

那賈璉一日事畢回來，先到了新房中，已經靜悄悄的關鎖，只有一個看房子的老頭兒。賈璉問起原故，老頭子細說原委。賈璉只在鏡中跌足，少不得來見賈赦和邢夫人將所完之事回明。賈赦十分歡喜，說他中用，賞了他一百兩銀子，又將房中一個十七歲的丫嬛——名喚秋桐——賞他爲妾。

賈璉叩頭領去，喜之不盡。見了賈母合家衆人，回來見了鳳姐，未免臉上有些媿色。誰知鳳姐反不似往日容顏，同尤二姐一同出來，敍了寒溫。賈璉將秋桐之事說了，未免臉上有些得意驕矜之色。

鳳姐聽了，忙命兩個媳婦坐車到那邊接了來，心中一刺未除，又平空添了一刺，說不得且吞聲忍氣，將好顏面換出來遮飾，一面又命擺酒接風，一面帶了秋桐來見賈母與王夫人等。賈璉心中也暗暗的納罕。

且說鳳姐在家，外面待尤二姐自不必說的，只是心中又懷別意，無人處只和尤二姐說：『妹妹的名聲很好聽，連老太太們都知道了，說妹妹在家做女孩兒就不乾淨，又和姐夫來往太密，『沒人要的你揀了來，還不休了，再尋好的！』我聽見這話氣的什麼兒是的。後來打聽是誰說的，又察不出來。日久天長，這些奴才們跟前怎麼說嘴呢？我反弄了魚頭來折』說了兩遍，自己已先氣病了。茶飯也不喫，除了平兒衆丫頭媳婦無不言三語四，指桑說槐，暗相譏刺。

且說秋桐自以爲係賈赦所賜，無人僭他的，連鳳姐平兒皆不放在眼裏，豈容那先姦後娶沒人抬舉的婦女。鳳姐聽了暗樂，自從妝病，便不和尤二姐喫飯，每日只命人端了菜飯到他房中去喫。那茶飯俱係不堪之物。平兒看不過，自己拿錢出來弄菜給他喫，或是有時只說和他園中逛逛，在園中廚內另做了湯水給他喫，也無人敢回鳳姐。只有秋桐碰見了，便去說舌，告訴鳳姐說：『奶奶名聲生是平兒弄壞了的。這樣好菜好飯，浪着不喫，卻往園裏去偷喫。』

鳳姐聽了，罵平兒說：『人家養貓會拿耗子，我的貓倒咬鷄！』平兒不敢多說，自此也就遠着了，又暗恨秋桐。

園中姊妹一千人暗爲二姐耽心。雖都不敢多言，卻也可憐。每常無人處，說起話來，二姐便淌眼抹淚，又不敢抱怨鳳姐兒，因無一點壞形。

賈璉來家時，見了鳳姐賢良，也便不留心。況素昔見賈赦姬妾丫嬛最多，賈璉每懷不軌之心，只未敢下手，今日天緣湊巧，竟把秋桐賞了他，真是一對烈火乾柴，如膠投漆，燕爾新婚，連日那裏拆得開。賈璉在二姐身上之心也漸漸淡了，只有秋桐一人是命。

鳳姐雖恨秋桐，且喜借他先可發脫二姐，用『借刀殺人』之法，『坐山觀虎鬪』。等秋桐殺了尤二姐，自己再殺秋桐，主意已定，沒人處，常又私勸秋桐說：『你年輕不知事，他現是二房奶奶，你爺心坎兒上的人，我還讓他三分，你去硬碰他，豈不是自尋其死？』

那秋桐聽了這話，越發惱了，天天大口亂罵，說：『奶奶是軟弱人，那等賢惠，我卻做不來！奶奶把素日的威風，怎麼都沒了？奶奶寬洪大量，我卻眼裏揉不下沙子去！讓我和這娼婦做一回，他纔知道呢！』

鳳姐兒在屋裏，只妝不敢出聲兒，氣的尤二姐在房裏哭泣，連飯也不喫，又不敢告訴賈璉。次日，賈母見他眼睛紅紅的腫了，問他，又不敢說。

秋桐正是抓乖賣俏之時，他便悄悄的告訴賈母王夫人等，說：『他專會作死，好好的成天喪聲噯氣，背地裏咒二奶奶和我早死了，好和二爺一心一計的過。』賈母聽了，便說：『人太生嬌俏了，可知心就嫉妬了。鳳丫頭倒好意待他，他倒這樣爭鋒喫醋，可知是個賤骨頭！』因此漸次便不大喜歡。

衆人看見賈母不喜，不免又往上踐踏起來，弄得這尤二姐要死不能，要生不得。還是虧了平兒時常背着鳳姐與他排解。

那尤二姐原是『花爲腸肚，雪作肌膚』的人，如何經得這般折磨，不過受了一月的暗氣，便瀝瀝得了一病，

四肢懶動，茶飯不進，漸次黃瘦下去。偶遇賈璉來看時，因無人在側，便哭着合賈璉說：『我這病不能好了！我來了半年，腹中已有身孕，但不能預知男女。倘老天可憐，生下來還可；若不然，我的命還不能保，何況於他！』賈璉亦哭說：『你只管放心！我請名人來醫治！』於是出去即刻請醫生。

誰知王太醫此時也病了，又謀幹了軍前効力，回來好討廕封的，小廝們走去，便仍舊請了那年給晴雯看病的太醫胡君榮來診視了，說是經水不調，全要大補。賈璉便說：『已是三月庚信不行，又常嘔酸，恐是胎氣。』胡君榮聽了，復又命老婆子請出手來，再看了半日，說：『若論胎氣，肝脈自應洪大，然木盛則生火，經水不調，亦皆因肝木所致。醫生要大膽，須得請奶奶將金面略露一露，醫生觀看氣色，方敢下藥。』

賈璉無法，只得命將帳子掀起一縫。尤二姐露出臉來，胡君榮一見，早已魂飛天外，那裏還能辨氣色。一時掩了帳子，賈璉陪他出來，問是如何。胡太醫道：『不是胎氣，只是瘀血凝結，如今只以下瘀通經要緊。』於是寫了一方，作辭而去。

賈璉令人送了藥禮，抓了藥來，調服下去，只半夜光景，尤二姐腹痛不止，誰知竟將一個已成形的男胎打下來了。於是血行不止，二姐就昏迷過去。賈璉聞知，大罵胡君榮，一面遣人再去請醫調治，一面命人去找胡君榮。胡君榮聽了，早已捲包逃走。

這裏太醫便說：『本來血氣虧弱，受胎以來，想是着了些氣惱，鬱結於中。這位先生誤用虎狼之劑，如今大人元氣十傷八九，一時難保就愈。煎丸二藥並行，還要一些閒話閒事不聞，庶可望好。』說畢而去，也開了個煎藥方子，並調元散鬱的丸藥方子去了。急的賈璉便查誰請的姓胡的來，一時查出，便打了個半死。

鳳姐比賈璉更急十倍，只說：『俗們命中無子，好容易有了一個，遇見這樣沒本事的大夫來！』於是天地前燒香禮拜，自己通誠禱告，說：『我情願有病，只求尤氏妹妹身體大愈，再得懷胎生一男子，我願喫長齋念佛！』

賈璉衆人見了，無不稱讚。賈璉與秋桐在一處，鳳姐又做湯做水的，着人送與二姐，又叫人出去算命打卦。偏算命的回來又說：『係屬兔的陰人沖犯了。』大家算將起來，只有秋桐一人屬兔兒，說他沖的。

秋桐見賈璉請醫調治，打人罵狗，爲二姐十分盡心，他心中早浸了一缸醋在內了。今又聽見如此，說他沖了，鳳姐兒又勸他說：『你暫且別處躲幾日再來。』秋桐便氣得哭罵道：『理那起餓不死的雜種，混嚼舌根！我和他一井水不犯河水，』怎麼就沖了他好個「愛八哥兒」！在外頭什麼人不見，偏來了就沖了！我還要問問他呢！到底是那裏來的孩子？他不過哄我們那個棉花耳朵的爺罷了！縱有孩子，也不知張姓王姓的奶奶希罕那雜種羔子，我不喜歡，誰不會養？一年半載養一個，倒還是一點撓雜沒有的呢！』衆人又要笑，又不敢笑。

可巧邢夫人過來請安，秋桐便告訴邢夫人說：『二爺一奶奶要攆我回去，我沒了安身之處，太太好歹開恩！』邢夫人聽說，便數落了鳳姐兒一陣，又罵賈璉：『不知好歹的種子，憑他怎麼樣，是老爺給的，爲個外來的攆他，連老子都沒了！』說着，賭氣去了。

秋桐更又得意，越發走到窗戶根底下，大罵起來。尤二姐聽了，不免更添煩惱。晚間，賈璉在秋桐房中歇了，鳳姐已睡，平兒過尤二姐那邊來勸慰了一番，尤二姐哭訴了一回，平兒又囑咐了幾句，夜已深了，方去安息。

這裏尤二姐心中自思：『病已成勢，日無所養，反有所傷，料定必不能好，況胎已經打下，無甚懸心，何必受這些零氣！不如一死，倒還乾淨。』常聽見人說：『金子可以墜死人，』豈不比上吊自刎又乾淨？』想畢，扎掙起來，打開箱子，便找出一塊金，也不知多重，哭了一回，外邊將近五更天氣，那二姐咬牙狠命，便吞入口中，幾次直脖子，咽了下去，於是趕忙將衣裳首飾穿戴齊整，上炕躺下。當下人不知，鬼不覺。

到第二日早晨，丫環媳婦們見他不叫人，樂得自己梳洗。鳳姐秋桐都上去了，平兒看不過，說：『丫頭們就只配沒人心的，打着罵着使也罷了，一個病人也不知可憐可憐，他雖好性兒，你們也該拿出個樣兒來，別太過逾。』

了！「牆倒衆人推！」

丫嬛聽了，急推房門進來，看時，卻穿戴的齊齊整整，死在炕上，於是方嚇慌了，喊叫起來。平兒進來瞧見，不禁大哭。衆人雖素昔懼怕鳳姐，然想二姐兒實在溫和憐下，如今死去，誰不傷心落淚，只不敢與鳳姐看見。

當下合宅皆知。賈璉進來，撲屍大哭不止。鳳姐也假意哭道：「狠心的妹妹！你怎麼丟下我去了！辜負了我的心！」尤氏、賈蓉等也都來哭了一場，勸住賈璉。賈璉便回了王夫人，討了梨香院，停放五日，挪到鐵檻寺去。王夫人依允。賈璉忙命人往梨香院收拾停靈，將二姐兒抬上去，用衾單蓋了，八個小廝和八個媳婦圍隨抬往梨香院來。那裏已請下天文生擇定明日寅時入殮大吉，五日出不得，七日方可。賈璉道：「竟是七日，因家叔家兄皆在外，小喪不敢久停。」天文生應諾，寫了殃榜而去。衆族人都來了。賈璉忙進去找鳳姐要銀子治辦喪事。

鳳姐兒便問他：「什麼銀子家裏近日艱難，你還不知道？道僧們的月例一月趕不上一月。昨兒我把兩個金項圈當了三百銀，使剩了還有二十幾兩，你要就拿去。」說着，便命平兒拿出來，遞給賈璉，指着賈母有話，自出去了。恨的賈璉無話可說，只得開了尤氏箱籠，去拿自己體己，及開了箱櫃，一點無存，只有些折簪爛花並幾件半新不舊的綢絹衣裳，都是尤二姐素日穿的，不禁又傷心哭了，想着他死的不分明，又不敢說，只得自己用個包袱一齊包了，也不用小廝丫嬛來拿，自己提着來燒。

平兒又是傷心，又是好笑，忙將二百兩一包碎銀子偷出來，悄遞與賈璉，說：「你別言語纔好。你要哭，外頭有多少哭不得？又跑了這裏來點眼。」賈璉便說道：「你說的是。」接了銀子，又將一條汗巾遞與平兒，說：「這是他家常繫的，你好生替我收着，做個念心兒。」平兒只得接了，自己收去。

賈璉收了銀子，命人買板進來，連夜趕造，一面分派了人口守靈，晚上自己也不進去，只在這裏伴宿；放了七日，想着二姐舊情，雖不大敢作聲勢，卻也不免請些僧道超度亡靈。

第三十一 借當頭

且說這年七月，賈政回京覆命，因是學差，故不敢先到家中。珍璉寶玉頭一天便迎出一站去接見了。賈政先請了賈母的安，便命都回家伺候。次日面聖，諸事完畢，纔回家來。又蒙恩賜假一月，在家歇息。因年景漸老，事重身衰，又近因在外幾年，骨肉離異，今得宴然復聚，自覺喜幸不盡。一應大小事務一概付之度外，只是看書，悶了便與清客們下棋喫酒，或日間在裏邊，母子夫妻，共敘天倫之樂。

因今歲八月初三日，乃賈母八旬大慶，又因親友全來，恐筵宴排設不開，便早同賈赦及賈璉等商議，議定於七月二十八日起，至八月初五日止，寧榮兩處齊開筵宴。寧國府中單請官客，榮國府中單請堂客。大觀園中收拾出綴綿閣並嘉蔭堂等幾處大地方來做退居。二十八日請皇親駙馬王公諸王郡主王妃公主國君太君夫人等；二十九日便是閣府督鎮及誥命等；三十日便是諸官長及誥命並遠近親友及堂客；初一日是賈赦的家宴；初二日是賈政；初三日是賈珍賈璉；初四日是賈府中合族長幼大小共湊家宴；初五日，是賴大林之孝等家下管事人等共湊一日。

自七月上旬，送壽禮者便絡繹不絕。禮部奉旨：欽賜金玉如意一柄，彩緞四端，金玉杯各四件，帑銀五百兩。元春又命太監送出金壽星一尊，沉香拐一枝，伽楠珠一串，福壽香一盒，金錠一對，銀錠四對，彩緞十二疋，玉杯四隻。餘者，自親王駙馬以及大小文武官員家，凡所來往者，莫不有禮，不能勝記。堂屋內設下大桌案，鋪了紅氈，將凡有精細之物都擺上，請賈母過目。先一二日還高興過來瞧瞧，後來煩了，也不過目，只說：『叫鳳丫頭收了，改』

日間了再瞧。」

至二十八日，兩府中俱懸燈結彩，屏開鸞鳳，褥設芙蓉，笙簫鼓樂之音，通衢越巷。寧府中本日只有北靜王、南安郡王、永昌駙馬、樂善郡王，並幾位世交公侯，廕襲榮府中、南安王、太妃、北靜王妃，並世交公侯，誥命、賈母等，皆是按品大妝迎接。大家廝見，先請至大觀園內嘉蔭堂。茶畢更衣，方出至榮慶堂上拜壽入席。大家謙遜半日，方纔入座。上面兩席是南北王妃；下面依序，便是衆公侯命婦。左邊下手一席，陪客是錦鄉侯、誥命與臨昌伯、誥命；右邊下手方是賈母、主位邢夫人、王夫人，帶領尤氏、鳳姐，並族中幾個媳婦，兩溜雁翅，站在賈母身後侍立。林之孝、賴大家的，帶領衆媳婦，都在竹簾外面伺候上菜上酒。周瑞家的，帶領幾個丫頭，在圍屏後伺候呼喚。凡跟來的人，早又有人款待，別處去了。

一時，參了場，臺下一色十二個未留髮的小丫頭，都是小廝打扮，垂手伺候。須臾，一個捧了戲單至階下，先遞給回事的媳婦。這媳婦接了，纔遞給林之孝家的，用小茶盤托上，挨身入簾來，遞給尤氏的侍妾配鳳。配鳳接了，纔奉與尤氏。尤氏托着，走至上席。南安太妃謙讓了一回，點了一齣吉慶戲文，然後又讓北靜王妃，也點了一齣。衆人又讓了一回，命隨便揀好的唱罷了。

少時，菜已四獻，湯始一道，跟來各家的放了賞，大家便更衣服入園來，另獻好茶。南安太妃因問寶玉、賈母笑道：「今日幾處廟裏念保安延壽經，他跪經去了。」又問衆小姐們、賈母笑道：「他們姐妹們病的病，弱的弱，見人腴腆，所以叫他們給我看屋子去了。有的是小戲子，傳了一班在那邊廳上，陪着他姨媽家姐妹們也看戲呢。」南安太妃笑道：「既這樣，叫人請來。」賈母回頭命了鳳姐兒去把史、薛、林四位姑娘帶來，「再只叫你三妹妹陪着來罷。」

鳳姐答應了，來至賈母這邊，只見他姐妹們正喫菓子看戲，寶玉也纔從廟裏跪經回來。鳳姐說了，寶釵姐妹

與黛玉湘雲五人來至園中，見了大衆，俱請安問好。內中也有見過的，還有一兩家不曾見過的，都齊聲誇讚不絕。其中湘雲最熟，南安太妃因笑道：『你在這裏聽見我來了，還不出來，還等請去！我明兒和你叔叔算帳。』因一手拉着探春，一手拉着寶釵，問：『十幾歲了？』又連聲誇讚。因又鬆了他兩個，又拉着黛玉寶琴也着實細看，極誇一回，又笑道：『都是好的！不知叫我誇那一個的是！』

早有人將備用禮物打點出幾分來：金玉戒指各五個，腕香珠五串，南安太妃笑道：『你姐妹們別笑話，留着賞丫頭們罷。』五人忙拜謝過。北靜王妃也有五樣禮物，餘者不必細說。喫了茶，園中略逛了一逛，賈母等因又讓入席。南安太妃便告辭說：『身上不爽，今日若不來，實在使不得，因此恕我竟先要告別了。』

賈母等聽說，也不便強留，大家又讓了一回，送至園門，坐轎而去。接着北靜王妃略坐了一坐，也就告辭了。餘者也有終席的，也有不終席的。賈母勞乏了一日，次日便不見人，一應都是邢夫人款待。有那些世家子弟拜壽的，只到廳上行禮，賈赦賈政賈珍還禮，看待至寧府坐席，不在話下。

忙過初五，大家方始能歇歇兒。這天晚上，鴛鴦奉了賈母之命，到園裏去找李紈，吩咐一句話兒。說完了一徑回來，剛至園門前，只見角門虛掩，猶未上門。此時園內無人來往，只有班兒房子裏燈光掩映，微月半天。鴛鴦又不曾有伴，也不曾提燈，獨自一個，脚步又輕，所以該班的人皆不理會。偏要小解，因下了甬路，找微草處走動，行至一塊湖山石後，大桂樹底下。剛轉至石邊，只聽一陣衣衫響，嚇了一驚不小。定睛看時，只見是兩個人在那裏，見他來了，便想往樹叢石後藏躲。鴛鴦眼尖，趁着半明的月色，早看見一個穿紅襖兒，梳鬢頭，高大豐壯身材的，是迎春房裏司棋。鴛鴦只當他和別的女孩子也在此方便，見自己來了，故意藏躲，嚇着頑耍，因便笑叫道：『司棋！你不快出來，嚇着我，我就喊起來，當賊拿了！這麼大丫頭，也沒個黑家白日，只是頑不穀！』

這本是鴛鴦戲語，叫他出來，誰知他賊人膽虛，只當鴛鴦已看見他的首尾了，生恐叫喊出來，使衆人知覺，更

不好；且素日鴛鴦又和自己親厚，不比別人，便從樹後跑出來，一把拉住鴛鴦，便雙膝跪下，只說：『好姐姐千萬別嚷！』

鴛鴦反不知他爲什麼，忙拉他起來，問道：『這是怎麼說？』司棋只不言語，渾身亂顫。鴛鴦越發不解。再瞧了一瞧，又有一個人影兒，恍惚像是個小廝，心下便猜着了八九分，自己反羞的心跳耳熱，又怕起來。因定了一會，忙悄問：『那一個是誰？』司棋又跪下道：『是我姑舅哥哥。』鴛鴦啐了一口，卻羞的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司棋又回頭悄叫道：『你不用藏着。姐姐已經看見了，快出來磕頭。』那小廝聽了，只得也從樹後跑出來，磕頭如搗蒜。鴛鴦忙要回身，司棋拉住苦求，哭道：『我們的性命都在姐姐身上，只求姐姐超生我們罷！』鴛鴦道：『你不用多說了，快叫他去罷。橫豎我不告訴人就是了。你這是怎麼說呢？』

一語未了，只聽角門上有人說道：『金姑娘已經出去了，角門上鎖罷。』鴛鴦正被司棋拉住，不得脫身，聽見如此說，便忙着接聲道：『我在這裏有事，且略等等兒，我出來了。』司棋聽了，只得鬆手讓他去了。鴛鴦出了角門，臉上猶熱，心內突突的亂跳，真是意外之事，因想這事非常，若說出來，姦盜相連，關係人命，還保不住帶累旁人，橫豎與自己無干，且藏在心內，不說給人知道，回房復了賈母的命，大家安息不提。卻說司棋因從小兒和他姑表兄弟一處頑笑，起初時小兒戲言，便都訂下將來不娶不嫁。近年大了，彼此又出落得品貌風流，常時司棋回家時，二人眉來眼去，舊情不斷，只不能入手，又彼此生怕父母不從，二人便設法彼此裏外買囑園內老婆子們，留門看道，今日趁亂，方從外進來。忽被鴛鴦驚散，那小廝早穿花度柳，從角門出去了。

司棋一夜不曾睡着，又後悔不來；至次日，見了鴛鴦，自是臉上一紅一白，百般過不去，心內懷着鬼胎，茶飯無

心，起坐恍惚；挨了兩日，竟不聽見有動靜，方略放下了心。

這日晚間，忽有個婆子來悄悄告訴道：『你表兄竟逃走了，三四天沒上家；如今打發人四處找他呢。』司棋聽了，又急又氣，又傷心，因想道：『縱然鬧出來，也該死在一處。真真男人沒情意，先就走了！』因此又添了一層氣，次日便覺心內不快，支持不住，一頭躺倒，恹恹的成了病了。

鴛鴦聞知那邊無故走了一個小廝，園內司棋病重，要往外挪，心下料定是二人懼罪之故，生怕我說出來，因此自己反過意不去，指着來望候司棋，支出人去，反自己賭咒發誓與司棋說：『我若告訴一個人，立刻現死現報！你只管放心養病，別白糟蹋了小命兒！』

司棋一把拉住，哭道：『我的姐姐！僭們從小兒耳鬢廝磨，你不曾拿我當外人待，我也不敢怠慢了；你如今我雖一脚走錯了，你若果然不告訴一個人，你就是我的親娘一樣！從此後，我活一日，是你給我一日。我的病要好了，把你立個長生牌位，我天天燒香磕頭，保佑你一輩子福壽雙全的！我若死了時，變驢變狗報答你，倘或僭們散了，以後遇見，我自自有報答的去處！』一面說，一面哭。

這一夕話，反把鴛鴦說的酸心，也哭起來了，因點頭道：『你也是自家要作死呀！我做什麼管你這些事，壞你的名兒，我白去獻勤兒？況且這事我也不便開口和人說。你只放心，從此養好了，可要安分守己的，再別胡行亂鬧了。』

司棋在枕上點首不絕。鴛鴦又安慰了他一番，方出來；因知賈璉不在家中，又因這兩日鳳姐兒聲色怠惰了些，不似往日一樣，便順路來問候。剛進入鳳姐院中，二門上的人見是他來，便站立待他進去。鴛鴦來至堂屋，只見平兒從裏頭出來，見了他來，便忙上來，悄悄笑道：『纔喫了一口飯，歇了中覺了。你且這屋裏略坐坐。』

鴛鴦聽了，只得同平兒到東邊房裏來。小丫頭倒了茶來，鴛鴦悄悄問道：『你奶奶這兩日是怎麼了？我近來看

着他懶懶的，平兒見問，因房內無人，便歎道：『他這懶懶的也不止今日了，這有一月前頭，就是這麼着，這幾日忙亂了幾天，又受了些閒氣，從新又勾起來，這兩日又比先添了些病，所以支不住，就露出馬脚來了！』鴛鴦道：『既這樣，怎麼不早請大夫治？』平兒歎道：『我的姐姐，你還不知道他那脾氣的，別說請大夫來喫藥，我看不過，白問一聲——身上覺怎麼樣？——他就動了氣，反說我咒他病了，饒這樣，天天還是察三訪四，自己再不看破些，且養身子！』鴛鴦道：『雖然如此，到底該請大夫來瞧瞧，是什麼病，也都好放心。』平兒歎道：『說起病來，據我看，也不是什麼小症候。』鴛鴦忙道：『是什麼病呢？』平兒見問，又往前湊了一湊，向耳邊說道：『只從上月行了經之後，這一個月，竟瀝瀝淅淅的沒有止住，這可是大病不是？』鴛鴦聽了，忙答應道：『噯呀，依這麼說，可不成了「血山崩」了嗎？』平兒忙啐了一口，又悄笑道：『你個女孩兒家，這是怎麼說！你倒會咒人！』鴛鴦見說，不禁紅了臉，又悄笑道：『究竟我也不懂什麼，是崩不崩的，你倒忘了不成？先我姐姐不是害這病死了？我也不知是什麼病，因無心中聽見媽和親家媽說，我還納悶，後來聽見原故，纔明白了一二分。』

二人正說着，只見小丫頭向平兒道：『方纔朱大娘又來了，我們回了他奶奶，纔歇中覺，他往太太上頭去了。』平兒聽了點頭，鴛鴦問：『那一個朱大娘？』平兒道：『就是官媒婆朱嫂子，因有個什麼孫大人來和僧們求親，所以他這兩日天天弄個帖子來，鬧得人怪煩的。』一語未了，小丫頭跑來說：『二爺進來了。』

說話之間，賈璉已走至堂屋門口，平兒忙迎出來，賈璉見平兒在東屋裏，便也過這間房內來，走至門前，忽見鴛鴦坐在炕上，便煞住脚，笑道：『鴛鴦姐姐，今兒貴步幸臨賤地！』鴛鴦只坐着，笑道：『來請爺奶奶的安，偏又不在家的不在家，睡覺的睡覺。』賈璉笑道：『姐姐一年到頭辛苦伏侍老太太，我還沒看你去，那裏還敢勞動來看我們！』又說：『巧的很，我纔要找姐姐去，因為穿着這袍子熱，先來換了夾袍子，再過去找姐姐去，不想老天爺可憐，省我走這一遭。』一面說，一面在椅子上坐下。

鴛鴦因問：『又有什麼說的？』賈璉未語，先笑道：『因有一件事竟忘了。只怕姐姐還記得。上年老太太生日，曾有一個外路和尙來孝敬一個臘油凍的佛手，因老太太愛，就即刻拿過來擺着。因前日老太太的生日，我看古董帳，還有一筆在這帳上，卻不知此時這件着落在何處。古董房裏的人也回過了，我兩次等我問準了，好註上一筆，所以我問姐姐：如今還是老太太擺着呢，還是交到誰手裏去了呢？』

鴛鴦聽說，便說道：『老太太擺了幾日，厭煩了，就給你們奶奶了。你這會子又問我來了。我連日子還記得，還是我打發了老王家的送來。你忘了，或是問你們奶奶和平兒。』

平兒正拿衣裳，聽見如此說，忙出來回說：『交過來了。現在樓上放着呢。奶奶已經打發人去說過，他們發昏沒記上，又來叨蹬這些沒要緊的事。』

賈璉聽說，笑道：『既然給了你奶奶，我怎麼不知道？你們就昧下了。』平兒道：『奶奶告訴二爺，二爺還要送人，奶奶不肯，好容易留下的。這會子自己忘了，倒說我們昧下。那是什麼好東西！比那強十倍的，也沒昧下一遭兒！這會子就愛上那不值錢的咧！』

賈璉垂頭含笑，想了想，拍手道：『我如今竟糊塗了！丟三忘四，惹人抱怨，竟大不像先了！』鴛鴦笑道：『也怨不得。事情又多，口舌又雜，你再喝上兩鍾酒，那裏記得許多？』一面說，一面起身要走。賈璉忙也立起身來說道：『好姐姐，略坐一坐兒，兄弟還有一事相求。』說着，便罵小丫頭：『怎麼不沏好茶來！快拿乾淨盞碗，把昨日進上的新茶沏一碗來！』說着，向鴛鴦道：『這兩日，因老太太千秋，所有的幾千兩都使了，幾處房租地租，統在九月纔得；這會子竟接不上。明兒又要送南安府裏的禮，又要預備娘娘的重陽節，還有幾家紅白大禮，至少還得二三千兩銀子用，一時難去支借。俗語說的好：『求人不如求己。』說不得，姐姐擔個不是，暫且把老太太查不着的金銀傢伙，偷着運出一箱子來，暫押千數兩銀子，支騰過去，不上半月的光景，銀子來了，我就贖了交還。』

不能叫姐姐落不是。」

鴛鴦聽了，笑道：「你倒會變法兒！虧你怎麼想了！」賈璉笑道：「不是我撒謊。若論除了姐姐，也還有人手裏管得起千數兩銀子，只是他們爲人都不如你明白有膽量。我和他們一說，反嚇住了他們，所以我一寧撞金鐘一下，不打饒銀三千。」

一語未了，賈母那邊小丫頭忙忙走來找鴛鴦，說：「老太太找姐姐呢。這半日，我那裏沒找到，卻在這裏。」鴛鴦聽說，忙着去見賈母。

賈璉見他去了，只得回來瞧鳳姐。誰知鳳姐已醒了，聽他和鴛鴦借當，自己不便答話，只躺在榻上。聽見鴛鴦去了，賈璉進來，鳳姐因問道：「他可應准了？」賈璉笑道：「雖未應准，卻有幾分成了。須得你再和他說一說，就十分成了。」鳳姐笑道：「我不管這些事。倘或說准了，這會子說着好聽，到了有錢的時節，你就摺在脖子後頭了，誰和你打飢荒去？倘或老太太知道了，倒把我這幾年的臉面都丟了！」賈璉笑道：「好人！你要說定了，我謝你！」鳳姐笑道：「你說謝我什麼？」賈璉笑道：「你說要什麼就有什麼。」平兒一旁笑道：「奶奶倒不要別的。剛纔正說要做一件什麼事，恰少一二百銀子使，不如借了來，奶奶拿這麼一二百銀子，豈不兩全其美？」鳳姐笑道：「幸虧提起我來，就是這麼也罷了。」賈璉笑道：「你們也太狠了！你們這會子別說一千兩的當頭，——就是現銀子，要三五千，只怕也難不倒。我不和你們借就罷了；這會子煩你說一句話，還要個利錢，難爲你們和我……」

鳳姐不等說完，翻身起來說道：「我三千五千，不是賺的你的！如今裏外上下，背着嚼說我的不少了，就短了你來說我了！可知「沒家親引不出外鬼來」！我們看着你家什麼石崇鄧通，把我王家的縫子掃一掃，就殼你們一輩子過的了！說出來的話也不害臊，現有對證，把太太和我的嫁妝細看看，比一比，我們那一樣是配不上

你們的？」賈璉笑道：「說句頑話兒就急了。這有什麼的呢？你要使一二百兩銀子值什麼？多的沒有，這還能殼先拿進來你使了，再說去如何？」鳳姐道：「我又不等着「啣口墊背」忙什麼呢？」賈璉道：「何苦來犯不着這麼肝火盛！」

鳳姐聽了，又笑起來，道：「不是我着急，你說的話，戮人的心。我因為想着後日是二姐的週年，我們好了一場，雖不能別的，到底給他上個墳，燒張紙，也是姊妹一場。他雖沒個兒女留下，也別「前人灑土迷了後人的眼睛」纔是。」賈璉半晌方道：「難為你想的週全。」鳳姐一語倒把賈璉說沒了話，低頭打算說：「既是後日纔用，若明日得了這個，你隨便使多少就是了。」

一語未了，只見旺兒媳婦走進來。鳳姐便問：「可成了沒有？」旺兒媳婦道：「竟不中用。我說須得奶奶作主就成了。」賈璉便問：「又是什麼事？」鳳姐兒見問，便說道：「不是什麼大事。旺兒有個小子，今年十七歲了，還沒娶媳婦兒，因要求太太房裏的彩霞，不知太太心裏怎麼樣。前日太太見彩霞大了，二則又多病多災的，因此開恩，打發他出去了，給他老子隨便自己擇女婿去罷。因此旺兒媳婦來求我。我想他兩家也就算門當戶對了，一說去，自然成的；誰知他這會子來了，說不中用。」賈璉道：「這是什麼大事！比彩霞好的多着呢！」旺兒家的便笑道：「爺雖如此說，連他家還看不起我們，別人越發看不起我們了。好容易相看准一個媳婦兒，我只說求爺奶奶的恩典，替作成了，奶奶又說他必是肯的，我就煩了人過去試一試，誰知白討了個沒趣兒。若論那孩子，倒好，據我素日合意兒。試他心裏，沒有什麼說的。只是他老子娘兩個老東西太心高了些。」

一語戳動了鳳姐和賈璉。鳳姐因賈璉在此，且不做一聲，只看賈璉的光景。賈璉心中有事，那裏把這點事放在心裏待要，只管只是看着鳳姐兒的陪房，且素日出過力的，臉上實在過不去。因說：「什麼大事，只管咕咕唧唧的！你放心，且去。我明日作媒，打發兩個有體面的人，一面說，一面帶着定禮去。就說是我的主意。他十分不依，

叫他來見我。」

旺兒家的看着鳳姐，鳳姐便努嘴兒。旺兒家的會意，忙爬下就給賈璉磕頭謝恩。這賈璉忙道：「你只管給你們姑奶奶磕頭。我雖說了，到底也得你們姑奶奶打發人叫他女人上來和他好說，更好些。不然太霸道了，日後你們兩親家也難走動。」鳳姐忙道：「連你還這麼開恩操心呢，我反倒袖手旁觀不成？旺兒家的，你聽見了？這事說了，你也忙忙的給我完了事來，說給你男人外頭所有的帳目，一概趕今年年底都收進來，少一個錢也不依。我的名聲不好，再放一年，都要生喫了我呢！」旺兒媳婦笑道：「奶奶也太膽小了，誰敢議論奶奶？若收了時，我也是一場癡心白使了。」鳳姐道：「我真個還等錢做什麼？不過爲的是日用出的多，進的少。這屋裏有的沒的，我和你姑爺一月的月錢，再連上四個丫頭的月錢，通共一二十兩銀子，還不彀三五天使用的呢。若不是我千湊萬挪的，早不知過到什麼破窰裏去了！如今倒落了一個放帳的名兒——既這樣，我就收了回來。我比誰不會花錢？僭們以後就坐着花到多早晚，就是多早晚。這不是樣兒？前兒老太太生日，太太急了兩個月，想不出法兒來，還是我提了一句，後樓上現有些沒要緊的大銅錫傢伙，四五箱子，拿出去弄了三百銀子，纔把太太遮羞禮兒搪過去了。我是你們知道的，那一個金自鳴鐘賣了五百六十兩銀子，沒有半個月，大事小事沒十件，白填在裏頭。今兒外頭也短住了，不知是誰的主意，搜尋上老太太了！明兒再過一年，便搜尋到頭面衣裳，可就好了一！」旺兒媳婦笑道：「那一位太太奶奶的頭面衣裳折變了不彀過一輩子的，只是不肯罷咧。」鳳姐道：「不是我說沒能耐的話，要像這麼着，我竟不能了。昨兒晚上忽然做了個夢，說來可笑。夢見一個人，雖然面善，卻又不知名姓，找我說：『娘娘打發他來，要一百疋錦。我問他是那一位娘娘，他說的又不是僭們的娘娘，我就不肯給他。』他就來奪。正奪着，就醒了。」旺兒家的笑道：「這是奶奶日間操心，惦記候宮裏的事。」

一語未了，人回：「夏太監打發了一個小內家來說話。」賈璉聽了，忙皺眉道：「又是什麼話！一年他們也搬

「鳳姐道：『你藏起來，等我見他。若是小事，罷了；若是大事，我自回話。』」賈璉便躲入內套間去。

這裏鳳姐命人帶進小太監來，讓他椅上坐了喫茶，因問何事。那小太監便說：『夏爺爺因今兒偶見一所房子，如今竟短二百兩銀子打發我來問舅奶奶家裏有現成的銀子暫借一二百，這一兩日就送來。』鳳姐兒聽了，笑道：『什麼是送來！有的是銀子，只管先兌了去。改日等我們短住，再借去也是一樣。』小太監道：『夏爺爺還說上兩回還有一千二百兩銀子沒送來，等今年年底下自然一齊都送過來的。』鳳姐笑道：『你夏爺爺好小氣，這也值的放在心裏？我說一句話，不怕他多心，要都這麼記清了還我們，不知要還多少了。只怕我們沒有，要有，只管拿去。』因叫旺兒媳婦來出去，不管那裏先支二百銀來。旺兒媳婦會意，因笑道：『我纔因別處支不動，纔來和奶奶支的。』鳳姐道：『你們只會裏頭來要錢，叫你們外頭弄去，就不能了。』說着，叫平兒：『把我那兩個金項圈拿出去，暫且押四百兩銀子。』

平兒答應去了，果然拿了一個錦盒子來，裏面兩個錦袱包着。打開時，一個金纒絲攢珠的，那珍珠都有蓮子大小；一個點翠嵌寶石的，兩個都與宮中之物不離上下。一時拿去，果然拿了四百兩銀子來。鳳姐命給小太監打疊一半，那一半與了旺兒媳婦，命他拿去辦八月中秋的節。那小太監便告辭了。鳳姐命人替他拿着銀子，送出大門去了。

這裏賈璉出來，笑道：『這一起外祟，何日是了！』鳳姐笑道：『剛說着，就來了一股子！』賈璉道：『昨兒周太監來，張口一千兩，我略應慢了些，他就不自在。將來得罪人的地方兒多着呢！這會子再發個三五百萬的財就好了！』一面說，一面平兒伏侍鳳姐另洗了臉，更衣往賈母處伺候晚飯。

這裏賈璉出來，剛至外書房，忽見林之孝走來。賈璉因問何事。林之孝說道：『纔聽見雨村降了，卻不知何事，只怕未必真。』賈璉道：『真不真，他那官兒未必保的長。只怕將來有事，借們寧可疎遠着他好。』林之孝道：『何

從不是，只是一時難以疎遠。如今東府大爺和他更好，老爺又喜歡他，時常來往，那個不知？」賈璉道：「橫豎不和他謀事，也不相干。你去再打聽真了，——是爲什麼？」

林之孝答應了，卻不動身，坐在椅子上再說閒話，因又說起家道艱難，便趁勢說：「人口太衆了，不如揀個空日。回明老太太老爺，把這些出過力的老家人，用不着的，開恩放幾家出去。一則他們各有營運，二則家裏一年也省口糧月錢。再者裏頭的姑娘也太多。俗語說：『一時比不得一時。』如今說不得先時的例了，少不的大家委屈些，該使八個的使六個，使四個的使兩個。若各房算起來，一年也可以省得許多月米月錢。況且裏頭的女孩子們，一半都大了，也該配人的配人，成了房，豈不又滋生出些人來？」賈璉道：「我也這麼想，只是老爺纔回家來，多少大事未回，那裏議到這個上頭前兒官媒拿了個庚帖來求親，太太還說老爺纔來家，每日歡天喜地的說『骨肉完聚』，忽然提起這事，恐老爺又傷心，所以且不叫提起。」林之孝道：「這也是正理，太太想的週到。」賈璉道：「正是提起這話，我想起一件事來。我們旺兒的小子要說太太房裏的彩霞，他昨兒求我，我想什麼大事，不管誰去說一聲去，就說我的話。」

林之孝答應了，半晌笑道：「依我說，二爺竟別管這件事。旺兒的那小子，雖然年輕，在外喫酒賭錢，無所不至。雖說都是奴才，到底是一輩子的事。彩霞這孩子，這幾年我雖沒看見，聽見說越發出跳的好了，何苦來白糟蹋一個人呢？」賈璉道：「哦！他小子竟會喝酒不成人嗎？這麼着那裏還給他老婆，且給他一頓棍鎖起來，再問他老子娘。」林之孝笑道：「何必在這一時等他再生事，我們自然回爺處治，如今且也不用究辦。」賈璉不語。一時林之孝出去。

晚間鳳姐已命人喚了彩霞之母來說媒。那彩霞之母，滿心縱不願意，見鳳姐自和他說，何等體面，便心不由己的滿口應了出去。

少時，賈璉進來，鳳姐又問賈璉：『可說了沒有？』賈璉因說：『我原要說來着；聽見他這小子大不成人，所以還沒說。若果然不成人，且管教他兩日，再給他老婆不遲。』鳳姐笑道：『我們王家的人，連我還不中你們的意，何況奴才呢！我已經和他娘說了，他娘倒歡天喜地，難道又叫進他來，不要了不成？』賈璉道：『你既說了，又何必退呢？明日說給他老子，好生管他就是了。』

第三十二 懦小姐

卻說怡紅院中，寶玉方纔睡下，丫嬛們正欲各散安歇，忽聽有人來敲院門。老婆子開了，見是趙姨娘房內的丫頭名喚小鵲的，問他作什麼。小鵲不答，直往裏走來找寶玉。只見寶玉纔睡下，晴雯等猶在牀邊坐着，大家頑笑。見他來了，都問：『什麼事？這時候又跑了來？』小鵲連忙悄悄向寶玉道：『我來告訴你個信兒。方纔我們奶奶，咕咕唧唧的，在老爺前不知說了你我些個什麼，我只聽見「寶玉」二字，我來告訴你。仔細明兒老爺和你說話罷。』一面說着，回身就走。襲人命人留他喫茶，因怕關門，遂一直去了。

寶玉聽了，知道趙姨娘心術不端，合自己仇人似的，又不知他說些什麼，便如孫大聖聽見了『緊箍兒咒』的一般，登時四肢五內，一齊皆不自在起來。想來想去，別無他法，且理熟了書，預備明兒盤考，只能書不舛錯，就有別事，也可搪塞。一面想罷，忙披衣起來要讀書。心中又自後悔：『這些日子，只說不提了，偏又丟生了。早知該天天好歹溫習些。』如今打算打算，肚子裏現可背誦的，不過只有學庸二論，還背得出來。至上本孟子，就有一半是夾生的，若憑空提一句，斷不能背。至下本孟子，就有大半生的。算起五經來，因近來做詩，常把五經集些，雖不甚熟，還可塞責。別的雖不記得，素日賈政幸未叫讀的，縱不知，也還不妨。至於古文這道，那幾年所讀過的幾篇左傳國策公羊穀梁漢唐等文，這幾年未曾讀得，不過一時之興，隨看隨忘，未曾下過苦功，如何記得？這是更難塞責的。更有時文八股一道，因平素深惡，說這原非聖賢之制，撰焉能闡發聖賢之奧，不過是後人餌名釣祿之階。雖賈政當日起身，選了百十篇命他讀的，不過是後人的時文，偶見其中一二股內，或承起之中，有作的精

緻，——或流蕩，或遊戲，或悲感，——稍能動性者，偶爾一讀，不過供一時之興趣，究竟何曾成篇潛心玩索。如今若溫習這個，又恐明日盤究那個；若溫習那個，又恐盤駁這個。一夜之工，亦不能全然溫習；因此越添了焦躁。自己讀書，不值緊要，卻累着一房丫嬛們都不能睡。襲人等在旁剪燭斟茶，那些小的都困倦起來，前仰後合。晴雯罵道：『什麼小蹄子們！一個個黑家白日挺屍挺不設，偶然一次睡遲了些，就裝出這個腔調兒來了！再這麼着，我拿針扎你們兩下子！』

話猶未了，只聽外間咕咚一聲。急忙看時，原來是個小丫頭坐着打盹，一頭撞到壁上，從夢中驚醒，卻正是晴雯說這話之時，他怔怔的只當是晴雯打了他一下子，遂哭着央說：『好姐姐！我再不敢了！』衆人都笑起來。寶玉忙勸道：『饒他罷。原該叫他們睡去。你們也該替換着睡。』襲人道：『小祖宗！你只顧你的罷。統共這一夜的工夫，你把心暫且用在這幾本書上等過了這一關，由你再張羅別的，也不算誤了什麼。』寶玉聽他說的懇切，只得又讀幾句。麝月斟了一杯茶來潤舌，寶玉接茶喫了。因見麝月只穿着短襖，寶玉道：『夜靜了，冷到底穿一件大衣裳纔是啊。』麝月笑指着書道：『你暫且把我們忘了使不得嗎？且把心擱在這上頭些罷。』話猶未了，只聽春燕秋紋從後房門跑進來，口內喊說：『不好了！一個人打牆上跳下來了！』衆人聽說，忙問在那裏，即喝起人來，各處尋找。

晴雯因見寶玉讀書苦惱，勞費一夜神思，明日也未必妥當，心上正要替寶玉想個主意，好脫此難。忽然碰着這一驚，便生計向寶玉道：『趁這個機會快裝病，只說嚇着了。』這話正中寶玉心懷。因叫起上夜的來，打着燈籠，各處搜尋，並無蹤跡，都說：『小姑娘們想是睡花了眼出去，風搖的樹枝兒，錯認了人。』晴雯便道：『別放屁！你們查的不嚴，怕就不是，還拿這話來支吾！剛纔並不是一個人見的，寶玉和我們出去，大家親見的。如今寶玉嚇得顏色都變了，滿身發熱，我這會子還要上房裏取安魂丸藥去呢，太太問起來，是要回明白了的，難道依你

說就罷了？」

衆人聽了，嚇得不敢則聲，只得又各處去找。晴雯和秋紋二人果出去要藥去，故意鬧的衆人皆知寶玉着了驚嚇病了。王夫人聽了，忙命人來看視給藥，又吩咐各上夜人仔細搜查，又一面叫查二門外鄰園牆上夜的小廝們。於是園內燈籠火把直鬧了一夜。至五更天，就傳管家的細看查訪。

賈母聞知寶玉被嚇，細問原由，衆人不敢再隱，只得回明。賈母道：「我不料有此事。如今各處上夜的都不小心，還是小事，只怕他們就是賊也未可知。」當下邢夫人尤氏等都過來請安，李執鳳姐及姊妹等皆陪侍聽。賈母如此說，都默然無所答。獨探春出位笑道：「近因鳳姐姐身子不好幾日，園裏的人比先放肆許多。先前不過是大家偷着一時半刻，或夜裏坐更時三四個人聚在一處，或擲骰，或鬪牌，小頑意兒，不過爲熬困起見。如今漸次放誕，竟開了賭局，甚至頭家局主，或三十吊五十吊的大輸贏。半月前，竟有爭鬥相打的事。」

賈母聽了，忙說：「你既知道，爲什麼不早回我來？」探春道：「我因想着太太事多，且連日不自在，所以沒回，只告訴大嫂子和管事的人們，戒飭過幾次，近日好些了。」賈母忙道：「你姑娘家那裏知道這裏頭的利害！你以爲賭錢常事，不過怕起爭端，不知夜間既要錢，就保不住不喫酒；既喫酒，就未免門戶任意開鎖，或買東西，其中夜靜人稀，趁便藏賊引盜，什麼事做不出來！況且園內你姐兒們起居所伴者皆係丫頭媳婦們，賢愚混雜，賊盜事小，倘有別事，略沾帶些，關係非小！這事豈可輕恕？」

探春聽說，便默然歸坐。鳳姐雖未大愈，精神未嘗稍減，今見賈母如此說，便忙道：「偏偏我又病了。」遂回頭命人速傳林之孝家的等總理家事的四個媳婦來了，當着賈母申飭了一頓。賈母命即刻查了頭家賭家來，有人出首者賞，隱情不告者罰。

林之孝家的等見賈母動怒，誰敢徇私，忙去園內傳齊，又一一盤查。雖然大家賴一回，終不免水落石出。查得

大頭家三人，小頭家八人，聚賭者統共二十多人，都帶來見賈母，跪在院內，磕響頭求饒。

賈母先問大頭家名姓和錢之多少。原來這大頭家一個是林之孝家的兩姨親家，一個是園內廚房內柳家媳婦之妹，一個是迎春之乳母。這是三個爲首的，餘者不能多記。賈母便命將骰子紙牌一並燒燬，所有的錢入官，分散與衆人，將爲首者每人打四十大板，攆出去，總不許再入。從者每人打二十板，革去三月月錢，撥入園廁行內，又將林之孝家的申飭了一番。

林之孝家的見他的親戚又給他打嘴，自己也覺沒趣。迎春在坐也覺沒意思。黛玉寶釵探春等見迎春的乳母如此，也是物傷其類的意，遂都起身笑向賈母討情說：『這個奶奶素日原不頑的，不知怎麼也偶然高興，求看二姐姐面上，饒過這次罷。』賈母道：『你們不知道！大約這些奶子們一個個仗着奶過哥兒姐兒，原比別人有些體面，他們就牛事，比別人更可惡。專管調唆主子，護短偏向。我都是經過的。況且要拿一個作法，恰好果然就遇見了一個。你們別管，我自自有道理。』寶釵等聽說，只得罷了。

一時賈母歇晌，大家散出，都知賈母生氣，皆不敢回家，只得在此暫候。尤氏到鳳姐兒處來閒話了一回，因他也不自在，只得園內去閒談。邢夫人在王夫人處坐了一回，也要到園內走走。剛至園門前，只見賈母房內的小丫頭子，名喚傻大姐的，笑嘻嘻走來，手內拿着個花紅柳綠的東西，低頭瞧着，只管走，不防迎頭撞見邢夫人，抬頭看見，方纔站住。邢夫人因說：『這傻丫頭又得個什麼愛巴物兒，這樣喜歡，拿來我瞧瞧。』

原來這傻大姐年方十四歲，是新挑上來給賈母這邊專做粗活的。因他生的體肥面闊，兩隻大脚，做粗活很爽利簡捷，且心性愚頑，一無知識，出言可以發笑，賈母喜歡，便起名爲傻大姐。若有錯失，也不苛責他。無事時，便入園內來頑耍。正往山石背後掬促織去，忽見一個五彩『繡香囊』，上面繡的並非花鳥等物，一面卻是兩個人，赤條條的相抱，一面是幾個字。

這癡丫頭原不認得是春意兒，心下打諒，敢是兩個妖精打架，不就是兩個人打架呢？左右猜解不來，正要拿去給賈母看呢，所以笑嘻嘻走回。忽見邢夫人如此說，便笑道：『太太真個說的巧，真是個愛巴物兒。太太瞧一瞧。』說着，便送過去。邢夫人接來一看，嚇得連忙死緊攥住，忙問：『你是那裏得的？』傻大姐道：『我掬促織兒，在山子石後頭揀的。』邢夫人道：『快別告訴人！這不是好東西。連你也要打死呢。因你素日是個癡丫頭，以後再別提了。』

這傻大姐聽了，反嚇得黃了臉，說：『再不敢了！』磕了頭，呆呆而去。邢夫人回頭看時，都是些女孩兒，不便遞給他們，自己便撻在袖裏，心內十分罕異，揣摩此物從何而來，且不形於聲色，到了迎春房裏。迎春正因他乳母獲罪，心中不自在，忽報母親來了，遂接入奉茶畢，邢夫人因說道：『你這麼大了，你那奶媽子行此事，你也不說說他；如今別人都好好的，偏僧們的人做出這事來，什麼意思？』

迎春低頭弄衣帶，半晌答道：『我說他兩次，他不聽，也叫我沒法兒。況因他是媽媽，只有他說我的，沒有我說他的。』邢夫人道：『胡說！你不好了他原該說；如今他犯了法，你就該拿出姑娘的身分來。他敢不依，你就回我去纔是。如今直等外人共知，這可是什麼意思？再者放頭兒，還只怕他巧語花言的和你借貸些簪環衣裳做本錢。你這心活面軟，未必不周濟他些。若被他騙了去，我是一個錢沒有的，看你明日怎麼過節！』

迎春不語，只低着頭。邢夫人見他這般，因冷笑道：『你是大老爺跟前的人養的，這裏探丫頭是二老爺跟前的人養的，出身一樣，你娘比趙姨娘強十分，你也該比探丫頭強纔是。怎麼你反不及他一點？——倒是我無兒女的一生乾淨，也不能惹人笑話。』人回：『璉二奶奶來了。』邢夫人聽了，冷笑兩聲，命人出去說：『請他自己養病，我這裏不用他伺候。』接着又有探事的小丫頭來報說：『老太太醒了。』邢夫人方起身往前邊來。迎春送至院外方回。繡橘因說道：『如何前兒我回姑娘那一個攢珠壘金鳳，竟不知那裏去了；回了姑娘，竟

不問一聲兒。我說必是老奶奶拿去當了銀子放頭兒了，姑娘不信，只說司棋收着，叫問司棋。司棋雖病，心裏卻明白，說：「沒有收起來，還在書架上匣裏放着，預備八月十五要戴呢。」姑娘該叫人去問老奶奶一聲。」迎春道：「何用問？那自然是他拿了去摘了肩兒了。我只說他悄悄的拿了出去，不過一時半晌，仍舊悄悄的放在裏頭，誰知他就忘了。今日偏又鬧出來，問他也無益。」繡橘道：「何曾是忘記？他是試准了姑娘的性格兒，纔這麼着。如今我有個主意：到二奶奶屋裏，將此事回了他，或着人要他，或省事拿幾吊錢來替他贖了，如何？」迎春忙道：「罷罷！省事些好。寧可沒有了，又何必生事？」繡橘道：「姑娘怎麼這樣軟弱？都要省起事來，將來連姑娘還騙了去！我竟去的是！」說着便走。迎春便不言語，只好由他。

誰知迎春的乳母之媳玉桂兒媳婦爲他婆婆得罪，來求迎春去討情，他們正說金鳳一事，且不進去，也因素日迎春懦弱，他們都不放在心上；如今見繡橘立意去回鳳姐，又看這事脫不過去，只得進來，陪笑先向繡橘說：「姑娘，你別去生事。姑娘的『金絲鳳』原是我們老奶奶老糊塗了，輸了幾個錢沒的撈梢，所以借去，不想今日弄出事來。雖然這樣，到底主子的東西，我們不敢遲誤，終久是要贖的。如今還要求姑娘看着從小兒喫奶的情，往老太太那邊去討一個情兒，救出他來纔好。」迎春便說道：「好嫂子，你趁早打了這妄想。要等我去說情兒，等到明年，也是不中用的。方纔連寶姐姐、林妹妹、大夥兒說情，老太太還不依，何況是我一個人？我自己臊還臊不過來，還去討臊去！」繡橘便說：「贖金鳳是一件事，說情是一件事，別絞在一處。難道姑娘不去說情，你就不贖了不成？嫂子且取了金鳳來再說。」

玉桂兒家的聽見迎春如此拒絕他，繡橘的話又鋒利，無可回答，一時臉上過不去，也明欺迎春素日好性兒，乃向繡橘說道：「姑娘，你別太張勢了！你滿家子算一算，誰的媽媽奶奶不仗着主子哥兒姐兒得些便宜偏僭？們就這樣了！是丁卯是卯的，只許你們偷偷摸摸的，哄騙了去！自從那姑娘來了，太太吩咐一個月儉省出一兩

銀子來給舅太太去，這裏饒添了那姑娘的使費，反少了一兩銀子。時常短了這個，少了那個，那不是我們供給，誰又要去？不過大家將就些罷了。算到今日，少說也有三十兩了！我們這一向的錢，豈不白填了眼呢？」

繡橘不待說完，便啐了一口道：「做什麼你白填了三十兩？我且和你算算帳。姑娘要了些什麼東西？」

迎春聽了這媳婦發邢夫人之私意，忙止道：「罷罷！不能拿了金鳳來，你不必拉三扯四的亂嚷。我也不要那鳳了。就是太太問時，我只說丟了，也妨礙不着你什麼。你出去歇歇兒去罷。何苦呢？」一面叫繡橘倒茶來。繡橘又氣又急，因說道：「姑娘雖不怕，我是做什麼的？把姑娘的東西丟了，他倒賴說姑娘使了他們的錢，這如今竟要准折起來，倘或太太問姑娘爲什麼使了這些錢，敢是我們就中取勢，這還了得！」一行說，一行就哭了。司棋聽不過，只得勉強過來，幫着繡橘問着那媳婦。迎春勸止不住，自拿了一本太上感應篇去看。

三人正沒開交，可巧寶釵、黛玉、寶琴、探春等因恐迎春今日不自在，都約着來安慰。他們走至院中，聽見幾個人講究探春從紗窗內一看，只見迎春倚在牀上看書，若有不聞之狀。探春也笑了。小丫頭們忙打起簾子，報道：「姑娘們來了。」迎春放下書起身。那媳婦見有人來，且又有探春在內，不勸自止了，遂趁便就走。探春坐下，便問：「剛纔誰在這裏說話，倒像拌嘴是的。」迎春笑道：「沒有什麼，左不過他們小題大做罷了，何必問他？」探春笑道：「我纔聽見什麼「金鳳」，又是什麼「沒有錢，只合我們奴才要」，誰和奴才要錢了？難道姐姐和奴才要錢不成？」司棋繡橘道：「姑娘說的是了。姑娘何曾和他要什麼了？」探春笑道：「姐姐既沒有和他要，必定是我們和他們要了不成？你叫他進來，我倒要問問他。」迎春笑道：「這話又可笑。你們又無沾礙，何必如此？」探春道：「這倒不然。我和姐姐一樣，姐姐的事，和我一般。他說姐姐，即是說我。我那邊有人怨我，姐姐聽見，也是合怨姐姐一樣。俗們是主子，自然不理論那些錢財小事，只知想起什麼要什麼，也是有的事。但不知纒絲鳳怎麼又夾在裏頭？」

那玉桂兒媳婦生恐繡橘等告出他來，遂忙進來用話掩飾。探春深知其意，因笑道：『你們所以糊塗。如今你奶奶已得了不旱，趁此求二奶奶，把方纔的錢——未曾散人的——拿出些來贖來就完了。比不得沒鬧出來，大家都藏着留臉面。如今既是沒了臉，趁此時縱有十個罪也只一人受罰，沒有砍兩顆頭的理。你依我說，竟是和二奶奶趁便說去。在這裏大聲小氣，如何使得？』

這媳婦被探春說出真病，也無可賴了，只不敢往鳳姐處自首。探春笑道：『我不聽見便罷；既聽見，少不得替你們分解分解。』

誰知探春早使了眼色與侍書，侍書出去了。這裏正說話，忽見平兒進來。寶琴拍手笑道：『三姐姐敢是有驅神召將的符術？』黛玉笑道：『這倒不是道家法術，倒是用兵最精的。所謂「守如處女，出如脫兔」，出其不備的妙策。』二人取笑，寶釵便使眼色與二人，遂以別話岔開。探春見平兒來了，遂問：『你奶奶可好些了？真是病糊塗了，事事都不在心上，叫我們受這樣委屈。』平兒忙道：『誰敢給姑娘氣受？姑娘吩咐我。』

那玉桂兒媳婦方慌了手脚，遂上來趕着平兒叫：『姑娘坐下，讓我說原故。』姑娘請聽。平兒正色道：『姑娘這裏說話，也有你混插嘴的理嗎？你但凡知禮，只該在外頭伺候。也有外頭的媳婦們無故到姑娘屋裏來的。』繡橘道：『你不知我們這屋裏是沒禮的，誰愛來就來。』平兒道：『都是你們不是。姑娘好性兒，你們就該打出去，然後再回太太纔是。』

桂兒媳婦見平兒出了言，紅了臉，方退出去。探春接着道：『我且告訴你：要是別人得罪了我，倒還罷了；如今這桂兒媳婦和他婆婆仗着是嬖嬖，又瞅着二姐姐好性兒，私自拿了首飾去賭錢，而且還捏造假帳，逼着去討情，和這兩個丫頭在臥房裏大嚷大叫，二姐姐竟不能轄治，所以我看不過，纔請你來問一聲。還是他本是天外的人，不知道理，還是有誰主使他如此，先把二姐姐制伏了，然後就要治我和四姑娘了。』平兒忙陪笑道：『姑

娘怎麼今日說出這話來？我們奶奶如何擔得起！探春冷笑道：「俗語說的『物傷其類，唇亡齒寒』。我自然有些心驚麼。」平兒問迎春道：「若論此事，本好處的，但他是姑娘的奶嫂，姑娘怎麼樣呢？」

當下迎春只合寶釵看感應篇故事，究竟連探春的話也沒聽見。忽見平兒如此說，仍笑道：「問我，我也沒什麼法子。他們的不是，自作自受，我也不能討情，我也不去加責就是了。至於私自拿去的東西，送來我收下，不送來，我也不要了。太太們要來問我，我可以隱瞞遮飾的過去，是他的造化，要瞞不住，我也沒法兒。沒有個爲他們反欺枉太太們的理，少不得直說。你們要說我好性兒，沒個決斷，有好主意，可以八面週全，不叫太太們生氣，任憑你們處治，我也不管。」

衆人聽了，都好笑起來。黛玉笑道：「真是一虎狼屯於階陛，尙談因果。」要是二姐姐是個男人，一家上下這些人，又如何裁治他們？」迎春笑道：「正是多少男人，衣租食稅，及至事到臨頭，尙且如此。況且太上說的好，救人急難，最是陰鷲事。我雖不能救人，何苦來白白去和人結怨結仇，作那樣無益有損的事呢？」一語未了，忽見寶玉也來了。原來管廚房柳家媳婦的妹子，也因放頭開賭，得了不是，因這園中有素和柳家的不好的，便又告出柳家的來，說他和妹子是夥計，賺了平分，因此鳳姐要治柳家之罪。那柳家的聽得此言，便慌了手脚，因思素與怡紅院的人最爲深厚，故走來悄悄的央求晴雯芳官等人轉告訴了寶玉。寶玉因思內中迎春的嫵嫵也現有此罪，不若來約同迎春去討情，比自己獨去單爲柳家的說情，又更妥當，故此前來。忽見許多人在此，見他來時，都問道：「你的病可好了？跑來做什麼？」寶玉不便說出討情一事，只說：「來看二姐姐。」

當下衆人也不在意，且說些閒話。平兒便出去辦纍金鳳一事。那玉桂兒媳婦緊跟在後，口內百般央求，只說：「姑娘好歹口內超生，我橫豎去贖了來！」平兒笑道：「你遲也贖，早也贖。既有今日，何必當初？你的意思得過就過。既這麼樣，我也不好意思告訴人，趁早兒取了來，交給我，一字不提。」玉桂兒媳婦聽說，方放下心來，就拜

謝；又說：『姑娘自去貴幹，趕晚贖了來，先回了姑娘再送去，如何？』平兒道：『趕晚不來，可別怨我。』說畢，二人方分路各自散了。

平兒到房，鳳姐問他：『三姑娘叫你做什麼？』平兒笑道：『三姑娘怕奶奶生氣，叫我勸着奶奶些，問奶奶這兩天可喫些什麼。』鳳姐笑道：『倒是他還惦記我。剛纔又出來了一件事，有人來告柳二媳婦和他妹子通同開局，凡妹子所爲都是他作主。我想你素日會勸我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自己保養保養也是好的，我因聽不進去，果然應了，先把太太得罪了，而且反賺了一場病。如今我也看破了，隨他們鬧去罷，橫豎還有許多人呢。我白操一會子心，倒惹的萬人呪罵，不如且自家養養病，就是病好了，我也會做好好先生，得樂且樂，得笑且笑，一概是非且都憑他們去罷，所以我只答應着知道了。』平兒笑道：『奶奶果然如此，那就是我們的造化了。』

一語未了，只見賈璉進來，拍手嘆氣道：『好好兒的又生事前兒，我和鴛鴦借當，那邊太太怎麼知道了？剛纔太太叫過我去，叫我不管那裏先借二百銀子，做八月十五節下使用。我回沒處借，太太就說：『你沒有錢就有地方挪移，我白和你商量，你就搪塞我！你就沒地方兒前兒一千銀子的當是那裏的？連老太太的東西你都有神通弄出來，這會二百銀子，你就這樣難虧我沒和別人說去！』我想太太分明不短，何苦來又尋事奈何人！』鳳姐兒道：『那日並沒個外人，誰走了這個消息？』

平兒聽了，也細想那日有誰在此，想了半日，笑道：『是了！那日說話時沒人，就只晚上送東西來的時候兒，老太太那邊傻大姐的娘，可巧來送漿洗衣裳，他在下房裏坐了一會子，看見一大箱子東西，自然要問，必是丫頭們不知道，說出來了也未可知。』因此便喚了幾個小丫頭來問：『那日誰告訴傻大姐的娘了？』衆小丫頭慌了，都跪下賭神發誓說：『自來也沒敢多說一句話，有人凡問什麼，都答應不知道，這事如何敢說？』鳳姐詳情度理說：『他們必不敢多說一句話，倒別委屈了他們。如今把這事靠後，且把太太打發了去要緊。』

寧可借們短些，別又討沒意思。』因叫：『平兒，把我的金首飾再去押二百銀子來，送去完事。』賈璉道：『索性多押二百，借們也要使呢。』鳳姐道：『很不必，我沒處使。這不知還指那一項贖呢！』平兒拿了去吩咐旺兒媳婦領去，不一時拿了銀子來，賈璉親自送去。



第三十三 抄檢大觀園

這裏鳳姐和平兒猜疑走風的人，『反叫鴛鴦受累，豈不是僭們之過？』正在胡想，人報：『太太來了。』鳳姐聽了詫異，不知何事，遂與平兒等忙迎出來。只見王夫人氣色更變，只帶一個貼己小丫頭走來，一語不發，走至裏間坐下。鳳姐忙捧茶，因陪笑問道：『太太今日高興到這裏逛逛？』王夫人喝命平兒出去。平兒見了這般不知怎麼了，忙應了一聲，帶着衆小丫頭一齊出去，在房門外站住，一面將房門掩了，自己坐在臺階上，所有的人一個不許進去。

鳳姐也着了慌，不知有何事。只見王夫人含着淚，從袖裏扔出一個香袋來，說：『你瞧！』鳳姐忙拾起一看，見是十錦春意香袋，也嚇了一跳，忙問：『太太從那裏得來？』

王夫人見問，越發淚如雨下，顫聲說道：『我從那裏得來！我天天坐在井裏，想你是個細心人，所以我纔偷空兒！誰知你也和我一樣！這樣東西，大天白日明擺在園裏山石上，被老太太的丫頭拾着，不虧你婆婆看見，早已送到老太太跟前去了！我且問你：這個東西如何丟在那裏？』

鳳姐聽得，也更了顏色，忙問：『太太怎麼知道是我的？』王夫人又哭又嘆道：『你反問我！你想一家子，除了你們小夫小妻，餘者老婆子們，要這個何用？女孩子們是從那裏得來？自然是那璉兒——不長進下流種子——那裏弄來的！你們又和氣，當作一件頑意兒，年輕的人兒，女閨房私意是有的，你還和我賴！幸而園內上下人還不解事，尙未揀得；倘或丫頭們揀着你姊妹看見，這還了得！不然，有那小丫頭們揀着出去，說是園內揀的，外人

知道，這性命臉面要也不要！

鳳姐聽說又急又愧，登時紫脹了面皮，便挨着炕沿雙膝跪下，也含淚訴道：「太太說的固然有理，我也不敢辯。但我並無這樣東西，其中還要求太太細想。這香袋兒是外頭仿着內工繡的，連穗子一概都是市賣的東西，我雖年輕不尊重，也不肯要這樣東西。再者，這也不是常帶着的。我縱然有，也只好在私處攔着，焉肯在身上常帶各處逛去？況且又在園裏去，個個姊妹，我們都肯拉拉扯扯，倘或露出來，不但在姊妹前看見，就是奴才看見，我有什麼意思？三則論主子內，我是年輕媳婦，算起來，奴才比我更年輕的，又不止一個了。況且他們也常在園走動，焉知不是他們掉的？再者，除我常在園裏，還有那邊太太常帶過幾個小姨兒來，媽紅翠雲那幾個人，也都是年輕的人，他們更該有這個了。還有那邊珍大嫂子，他也不算很老，也常帶過佩鳳他們來，又焉知不是他們的？況且園內丫頭也多，保不住都是正經的，或者年紀大些的，知道了人事，一刻查問不到，偷出去了，或借着因由，合二門上小兒們打牙擦嘴兒，外頭得了來的，也未可知。不但我沒此事，就連平兒，我也可以下保的。太太請細想！」

王夫人聽了這一夕話，很近情理，因嘆道：「你起來！我也知道你是大家子的姑娘出身，不至這樣輕薄，不過我氣激你的話，但只如今且怎麼處？你婆婆纔打發人封了這個給我瞧，把我氣了個死！」

鳳姐道：「太太快別生氣。若被衆人覺察了，保不定老太太不知道，且平心靜氣，暗暗訪察，纔能得這個實在。縱然訪不着，外人也不能知道。如今惟有趁着賭錢的因由，革了許多人這空兒，把周瑞媳婦、旺兒媳婦等四五個貼近不能走話的人，安插在園裏，以查賭爲由。再如今他們的丫頭也太多了，保不住人大心大，生事作耗，等鬧出來，反悔之不及。如今若無故裁革，不但姑娘們委屈，就連太太和我也過不去。不如趁着這機會，以後凡年紀大些的，或有些磨牙難纏的，拿個錯兒攆出去，配了人，一則保的住沒有別事，二則也可省些用度。太太想我

這話如何？」

王夫人嘆道：「你說的何嘗不是！但從公細想，你這幾個姊妹，每人只有兩三個丫頭像人，餘者竟是小鬼兒似的，如今再去了，不但我心裏不忍，只怕老太太未必就依。雖然艱難，也還窮不至此。我雖沒受過大榮華，比你們是強些，如今寧可省我些，別委屈了他們。你如今且叫人傳周瑞家的等人進來，就吩咐他們快快暗訪這事要緊！」鳳姐卽喚平兒進來，吩咐出去。

一時，周瑞家的與吳興家的、鄭華家的來旺家的來喜家的——現在五家陪房——進來。王夫人正嫌人少，不能勘察，忽見邢夫人的陪房王善保家的走來，正是方纔是他送香袋來的。王夫人向來看視邢夫人之得力心腹人等，原無二意；今見他來打聽此事，便向他說：「你去回了太太，也進園來照管照管，比別人強些。」

王善保家的因素日進園去，那些丫頭們不大趨奉他，他心裏不自在，要尋他們的故事，又尋不着，恰好生出這件事來，以爲得了把柄，又聽王夫人委託他，正碰在心坎上，道：「這個容易。不是奴才多話論理，這事該早嚴緊些的。太太也不大往園裏去，這些女孩子們一個個倒像受了誥封似的。他們就成了千金小姐了。鬧下天來，誰敢哼一聲兒？不然，就調唆姑娘們說欺負了姑娘們了，誰還就得起？」王夫人點頭道：「跟姑娘們的丫頭比別的嬌貴些，這也是常情。」王善保家的道：「別的還罷了，太太不知，頭一個是寶玉屋裏的晴雯，那丫頭仗着他的模樣兒，比別人標致些，又長了一張巧嘴，天天打扮的像個西施樣子，在人跟前能說慣道，抓尖要強，一句話不投機，他就立起兩隻眼睛來罵人，妖妖調調，大不成個體統！」

王夫人聽了這話，猛然觸動往事，便問鳳姐道：「上次我們跟了老太太進園逛去，有一個水蛇腰，削肩膀兒，眉眼又有些像你林妹妹的，正在那裏罵小丫頭，我心裏很看不上那狂樣子，因同老太太走，我不會說他。後來要問是誰，偏又忘了。今日對了檻兒，這丫頭想必就是他。」鳳姐道：「若論這些丫頭們，共總比起來，都沒晴

雯長得好。論舉止言語，他原輕薄些。方纔太太說的倒很像他，我也忘了那日的事，不敢混說。」

王善保家的便道：『不用這樣；此刻不難叫了他來，太太瞧瞧。』王夫人道：『寶玉屋裏常見我的，只有襲人麝月這兩個笨笨的倒好。要有這個，他自然不敢來見我呀。我一生最嫌這樣的人，且又出來這個事，好好的寶玉，倘或叫這蹄子勾引壞了，那還了得！』因叫自己的丫頭來，吩咐他道：『你去，只說我有話問他，留下襲人麝月伏侍寶玉不必來，有一個晴雯最伶俐，叫他即刻快來。你不許和他說什麼。』

小丫頭答應了，走入怡紅院，正值晴雯身上不好，睡中覺纔起來，發悶呢。聽如此說，只得跟了他來。

素日晴雯不敢出頭，因連日不自在，並沒十分妝飾，自爲無礙。及到了鳳姐房中，王夫人一見他，釵髻鬆，衫垂帶褪，大有春睡捧心之態，而且形容面貌恰是上月的那人，不覺勾起方纔的火來。王夫人便冷笑道：『好個美人兒！真像個病西施了！你天天作這輕狂樣兒給誰看？你幹的事，打量我不知道呢！我且放着你，自然明兒揭你的皮——寶玉今日可好些？』

晴雯一聽如此說，心內大異，便知有人暗算了。他雖然着惱，只不敢作聲。他本是個聰明過頂的人，見問寶玉可好些，他便不肯以實話答應，忙跪下，回道：『我不大到寶玉房裏去，又不常和寶玉在一處，好歹我不能知。那都是襲人合麝月兩個人的事，太太問他們。』王夫人道：『這就該打嘴！你難道是死人？要你們做什麼？』晴雯道：『我原是跟老太太的人，因老太太說園裏空大人少，寶玉害怕，所以撥了我去，外間屋裏上夜，不過看屋子。我原回過我笨，不能伏侍，老太太罵了我，又不叫你管他的事，要伶俐的做什麼！我聽了，不敢不去，纔去的。不過十天半月之內，寶玉叫着了，答應幾句話就散了。至於寶玉的飲食起居，上一層有老奶奶，老媽媽們，下一層有襲人麝月秋紋幾個人；我閒着還要做老太太屋裏的針線，所以寶玉的事，竟不會留心。太太既怪，從此後我留心就是了。』

王夫人信以為實了，忙說：『阿彌陀佛！你不近寶玉，是我的造化！竟不勞你費心！既是老太太給寶玉的，我明兒回了老太太再攆你。』因向王善保家的道：『你們進去，好生防他幾日，不許他在寶玉屋裏睡覺。等我回過老太太再處治他。』喝聲：『出去！』站在這裏，我看不上這浪樣兒！誰許你這樣花紅柳綠的妝扮！晴雯只得出來，這氣非同不可，一出門，便拿絹子握着臉，一頭走，一頭哭，直哭到園內去。

這裏王夫人向鳳姐等自怨道：『這幾來，我越發精神短了，照顧不到！這樣妖精似的東西，竟沒看見！只怕這樣的還有，明日倒得查查！』

鳳姐兒見王夫人盛怒之際，又因王善保家的是邢夫人的耳目，常時調唆的邢夫人生事，縱有千百樣言語，此刻也不敢說，只低頭答應着。王善保家的道：『太太且請息怒。這些小事，只交與奴才。如今要查這個，是極容易的。等到晚上園門關了的時節，內外不通風，我們竟給他們個冷不防，帶着人到各處丫頭們房裏搜尋。想來誰有這個，斷不單有這個，自然還有別的。那時翻出別的來，自然這個也是他的了。』王夫人道：『這話倒是，若不如此，斷乎不能明白。』因問鳳姐如何。鳳姐只得答應說：『太太說是，就行罷了。』王夫人道：『這主意很是，不然一年也查不出來！』

於是大家商議已定。至晚飯後，待賈母安寢了，寶釵等入園時，王家的便請了鳳姐一併進園，喝令將角門皆上鎖，便從上夜的婆子處來抄揀起，不過抄揀些多餘攢下蠟燭燈油等物。王善保家的道：『這也是賊，不許動的。等明日回過太太再動。』

於是先就到怡紅院中，喝命關門。當下寶玉正因晴雯不自在，忽見這一干人來，不知為何直撲了丫頭們的房門去，因迎出鳳姐來，問是何故。鳳姐道：『丟了一件要緊的東西，因大家混賴，恐怕有丫頭們偷了，所以大家都查一查去疑兒。』一面說，一面坐下吃茶。

王家的等搜了一回，又細問這幾個箱子是誰的，都叫本人來親自打開。襲人因見晴雯這樣，必有異事，又見這番抄揀，只得自己先出來打開了箱子，並匣子，任其搜揀一番，不過平常通用之物，隨放下，又搜別人的。挨次都一一搜過，到晴雯的箱子，因問：『是誰的？怎麼不打開叫搜？』

襲人方欲替晴雯開時，只見晴雯挽着頭髮，闖進來，豁琅一聲，將箱子掀開，兩手提着底子，往地下一倒，將所有之物盡都倒出來。王善保家的也覺沒趣兒，便紫脹了臉，說道：『姑娘，你別生氣。我們並非私自就來的，原是奉太太的命來搜查。你們叫翻呢，我們就翻一翻，不叫翻，我們還許回太太去呢。那用急的這個樣子？』晴雯聽了這話，越發火上澆油，便指着他的臉，說道：『你說你是太太打發來的，我還是老太太打發來的呢！太太那邊的人，我也都見過，就只沒看見你這麼個有頭有臉大管事的奶奶！』

鳳姐見晴雯說話鋒利尖酸，心中甚喜，卻礙着邢夫人的臉，忙喝住晴雯。那王善保家的又羞又氣，剛要還言。鳳姐道：『媽媽，你也不必和他們一般見識。你且細細搜你的。俗們還到各處走走呢。再遲了，走了風，我可擔不起。』王善保家的只得咬咬牙，且忍了這口氣，細細的看了一看，也無甚私弊之物，回了鳳姐，要別處去。鳳姐道：『你可細細的查。若這一番查不出來，難回話的。』衆人都道：『盡都細翻了，沒有什麼差錯東西，雖有幾樣男人物件，都是小孩子的東西，想是寶玉的舊物，沒甚關係的。』

鳳姐聽了，笑道：『既如此，俗們就走，再瞧別處去。』說着一徑出來，向王善保家的道：『我有一句話，不知是不是要抄揀，只抄揀俗們家的人。薛大姑娘屋裏，斷乎抄揀不得的。』王善保家的笑道：『這個自然，豈有抄起親戚家來的？』鳳姐點頭道：『我也這樣說呢。』

一頭說，一頭到了瀟湘館內，黛玉已睡了，忽報這些人來，不知爲甚事，纔要起來。只見鳳姐已走進來，忙按住他不叫起來，只說：『睡着罷，我們就走的。』

這邊且說些閒話。那王善保家的帶了衆人，到了丫嬛房中，也一一開箱倒籠，抄揀了一番。因從紫鵲房中搜出兩副寶玉往常換下來的寄名符兒，一副束帶上的帔帶，兩個荷包，並扇套，套內有扇子，打開看時，皆是寶玉往日手內曾拿過的。王善保家的自爲得了意，遂忙請鳳姐過來驗視。又說：『這些東西，從那裏來的？』鳳姐笑道：『寶玉和他們從小兒在一處混了幾年，這自然是寶玉的舊東西。況且這符兒合扇子都是老太太和太太常見的。媽媽不信，偕們只管拿了去。』王家的忙笑道：『二奶奶既知道就是了。』鳳姐道：『這也不是什麼稀罕事，撂下再往別處去，是正經。』紫鵲笑道：『直到如今，我們兩下裏的帳也算不清，要問這一個，連我也忘了。是那年月日有的了！』

這裏鳳姐合王善保家的又到探春院內。誰知早有人報與探春了。探春也就猜着必有原故，所以引出這等醜態來，遂命丫嬛秉燭開門而待。

一時衆人來了，探春故問何事。鳳姐笑道：『因丟了一件東西，連日訪察不出人來，恐怕旁人賴這些女孩子們，所以大家搜一搜，使人去疑兒，倒是洗淨他們的好法子。』探春笑道：『我們的丫頭自然都是些賊。我就是頭一個窩主。既如此，先來搜我的箱櫃。他們所偷了來的，都交給我藏着呢。』說着，便命丫嬛們把箱一齊打開，將鏡奩、妝盒、衾袱、衣包，若大若小之物，一齊打開，請鳳姐去抄閱。鳳姐陪笑道：『我不過是奉太太的命令來，妹妹別錯怪了我。』因命丫嬛們：『快快給姑娘關上。』

平兒豐兒等先忙着替侍書等關的關，收的收。探春道：『我的東西，倒許你們搜閱；要想搜我的丫頭，這可不能。我原比衆人歹毒，凡丫頭所有的東西，我都知道，都在我這裏間收着。一針一線，他們也沒得收藏。要搜，所以只來搜我。你們不依，只管去回太太，只說我違背了太太，該怎麼處治。我去自領。你們別忙，自然你們抄的日子有呢！你們今日早起，不是議論甄家自己盼着好好的抄家，果然今日真抄了！偕們也漸漸的來了！可知這樣大

族人家，若從外頭殺來，一時是殺不死的！這可是古人說的，「百足之蟲，死而不僵」，必須先從家裏自殺自滅起來，纔能一敗塗地呢！」說着，不覺流下淚來。

鳳姐只看着衆媳婦們。周瑞家的便道：「既是女孩子的東西全在這裏，奶奶且請到別處去罷，也讓姑娘好安寢。」鳳姐便起身告辭。探春道：「可細細搜明白了。若明日再來，我就不依了。」鳳姐笑道：「既然丫頭們的東西都在這裏，就不必搜了。」探春冷笑道：「你果然倒乖！連我的包袱都打開了，還說沒翻。明日敢說我護着丫頭們，不許你們翻了？你趁早說明，若還要翻，不妨再翻一遍！」

鳳姐知道探春素日與衆不同的，只得陪笑道：「已經連你的東西都搜索明白了。」探春又問衆人：「你們也都搜明白了沒有？」周瑞家的等都陪笑說：「都明白了。」

那王善保家的本是個心內沒成算的人，素日雖聞探春的名，他想衆人沒眼色，沒膽量罷了，那裏一個姑娘就這樣利害起來；況且又是庶出，他敢怎麼着自己？又仗着是邢夫人的陪房，連王夫人尚另眼相待，何況別人？只當是探春認真單惱鳳姐，與他們無干，他便要趁勢作臉，因越衆向前，拉起探春的衣襟，故意一掀，嘻嘻的笑道：「連姑娘身上我都翻了，果然沒有什麼。」鳳姐見他這樣，忙說：「媽媽走罷，別瘋瘋顛顛的。」

一語未了，只聽拍的一聲，王家的臉上早着了探春一巴掌。探春登時大怒，指着王家的問道：「你是什麼東西，敢來拉扯我的衣裳！我不過看着太太的面上，你又有幾歲年紀，叫你一聲「媽媽」，你就狗仗人勢，天天作耗，在我們跟前逞臉！如今越發了不得了！你索性望我動手動腳的了！你打諒我是和你們姑娘那麼好性兒，由着你們欺負，你就錯了主意了！你來搜檢東西，我不惱你，不該拿我取笑兒！」——說着，便親自要解鈕子，拉着鳳姐兒細細的翻——「省得叫你們奴才來翻我！」

鳳姐平兒等都忙與探春理裙整袂，口內喝着王善保家的說：「媽媽喫兩口酒，就瘋瘋顛顛起來。前兒把太

太太也冲撞了。快出去，別再討臉了！』又忙勸探春：『好姑娘，別生氣。他算什麼，姑娘氣着，倒值多了。』探春冷笑道：『我但凡有氣，早一頭碰死了！不然，怎麼許奴才來我身上搜賊賊呢？明兒一早，先回過老太太，太太再過去給大娘賠禮，該怎麼着，我去領！』

那王善保家的討了個沒臉，趕忙躲出窗外，只說：『罷了！罷了！這也是頭一遭挨打！我明兒回了太太，仍回老娘家去罷！這個老命要他做什麼！』探春喝命丫嬛：『你們聽着他說話，還等我和他拌嘴去不成！』侍書聽說，便出去說道：『媽媽，你知點道理兒，省一句兒罷！你果然回老娘家去，倒是我們的造化了！只怕你捨不得去，你去了，叫誰討主子的好兒，調唆着察考姑娘折磨我們呢？』鳳姐笑道：『好丫頭，真是有其主，必有其僕！』探春冷笑道：『我們做賊的人，嘴裏都有三言兩語的，就只會背地裏調唆主子！』平兒忙也陪笑解勸，一面又拉了侍書進來，周瑞家的等人勸了一番。鳳姐直待伏侍探春睡下，方帶着人往對過暖香塢來了。

彼時李執猶病在牀上，他與惜春是緊隣，又和探春相近，故順路先到這兩處。因李執纔喫了藥睡着，不好驚動，只到丫嬛們房中一一的搜了一遍，也沒有什麼東西，遂到惜春房中來。因惜春年少，尚未識事，嚇的不知當有什麼事故，鳳姐少不得安慰他。誰知竟在入畫箱中尋出一大包銀鏢子來，約共三四十個，爲察姦情，反得賊贓。又有一副玉帶版子，並一包男人的靴襪等物。鳳姐也黃了臉，因問：『是那裏來的？』入畫只得跪下哭訴真情，說：『這是珍大爺賞我哥哥的。因我們老子娘都在南方，如今只跟着叔叔過日子，我叔叔嬸子，只要喝酒賭錢，我哥哥怕交給他們，又花了，所以每常得了，悄悄的煩老媽媽帶進來，叫我收着的。』

惜春膽小，見了這個，也害怕，說：『我竟不知道。這還了得！二嫂子要打他，好歹帶他出去打罷，我聽不慣的。』鳳姐笑道：『若果真呢，也倒可恕，只是不該私自傳送進來。這個可以傳遞，怕什麼不可傳遞？這倒是傳遞人的不是了。若這話不真，倘是偷來的，你可就別想活了！』入畫跪哭道：『我不敢撒謊，奶奶只管明日問我們奶奶。』

和大爺去。若說不是賞的，就拿我和我哥哥一同打死無怨！』鳳姐道：『這個自然要問的。——只是真賞的你也有不是。誰許你私自傳送東西呢？你且說是誰接的，我就饒你。下次萬萬不可。』惜春道：『嫂子別饒他。這裏人多，要不管了他，那些大的聽見了，又不知怎麼樣呢。嫂子要依他，我也不依。』鳳姐道：『素日我看他還使得。誰沒一個錯？只這一次二次再犯，兩罪俱罰。——但不知傳遞是誰？』惜春道：『若說傳遞，再無別人，必是後門上的老張。他常和這些丫頭們鬼鬼祟祟的，這些丫頭們也都肯照顧他。』

鳳姐聽說，便命人記下，將東西且交給周瑞家的暫且拿着，等明日對明再議。誰知那老張媽原和王善保家有親，近因王善保家的在邢夫人跟前作了心腹人，便把親戚伙伴兒們都看不到眼裏了。後來張家的氣不平，鬪了兩次口，彼此都不說話了。如今王家的聽見是他傳遞，碰在他心坎兒上，更兼剛纔挨了探春的打，受了侍書的氣，沒處發泄，聽見張家的這事，因攬掇鳳姐道：『這傳東西的事，關係更大。想來那些東西自然也是傳遞進來的。奶奶倒不可不問。』鳳姐兒道：『我知道，不用你說。』

於是別了惜春，方往迎春房內去。迎春已經睡着了，丫嬛們也纔要睡，衆人叩門，半日纔開。鳳姐吩咐：『不必驚動姑娘。』遂往丫嬛們房裏來。因司棋是王善保家的外孫女兒，鳳姐要看王家的可藏私不藏，遂留神看他。搜檢先從別人箱子搜起，皆無別物，及到了司棋箱中，隨意掏了一會，王善保家的說：『也沒有什麼東西。』纔要關箱時，周瑞家的道：『這是什麼話！有沒有，總要一樣看看纔公道。』說着，便伸手掣出一雙男子的錦襪並一雙緞鞋，又有一個小包袱。打開看時，裏面是一個同心如意並一個字帖兒，一總遞給鳳姐。鳳姐因理家久了，每每看帖看帳，也頗識得幾個字了。那帖是大紅雙喜箋，便看上面寫道：

『上月你來家後，父母已覺察了。但姑娘未出閣，尚不能完你我心願。若園內可以相見，你可託張媽給一信。若得在園內一見，倒比來家好說話。千萬！千萬！再所賜香珠二串，今已查收。外特寄香袋一

個，略表我心。千萬收好！表兄潘又安具。」

鳳姐看了，不由的笑將起來。那王善保家的素日並不知道他姑表兄妹有這一節風流故事，見了這鞋襪，心內已有些毛病；又見有一紅帖，鳳姐看着笑，他便說道：「必是他們寫的帳不成字，所以奶奶見笑。」鳳姐笑道：「正是。這個帳竟算不過來。你是司棋的老娘，他的表兄也該姓王，怎麼又姓潘呢？」

王善保家的見問的奇怪，只得勉強告道：「司棋的姑媽給了潘家，所以他姑表弟兄姓潘；上次逃走了的潘又安就是他。」鳳姐笑道：「這就是了。」因說：「我念給你聽聽。」說着，從頭念了一遍。大家都嚇一跳。

這王家的一心只要拿人的錯兒，不想反拿住了他外孫女兒，又氣又臊。周瑞家的四人聽見鳳姐兒念了，都吐舌頭搖頭兒。周瑞家的道：「王大媽聽見了，這是明明白白，再沒得話說了。這如今怎麼樣呢？」

王家的只恨無地縫兒可鑽。鳳姐只瞅着他，抿着嘴兒嘻嘻的笑，向周瑞家的道：「這倒也好！不用他老娘操一點心兒，鴉雀不聞，就給他們弄了個女婿來了！」周瑞家的也笑着湊趣兒。

王家的無處煞氣，只好打着自己的臉，罵道：「老不死的娼婦！怎麼造下孽了！說嘴打嘴，現世現報！」衆人見他如此，要笑又不敢笑，也有趁願的，也有心中感動報應不爽的。

鳳姐見司棋低頭不語，也並無畏懼慚愧之意，倒覺可異。料此時夜深，且不必盤問，只怕他夜間自尋短志，遂喚兩個婆子監守，且帶了人拿了贓證回來歇息，等待明日料理。誰知夜裏下面淋血不止，次日便覺身體十分軟弱起來，遂掌不住，請醫診視。開方立案，說要保重而去。老嫗嫗們拿了方子，回過王夫人，不免又添一番愁悶，遂將司棋之事暫且擱起。

可巧這日尤氏來看鳳姐，坐了一回，又看李紈等，忽見惜春遣人來請尤氏到他房中，惜春便將昨夜之事細細告訴了，又命人將入畫的東西一概要來與尤氏過目。尤氏道：「實是你哥哥賞他哥哥的，只不該私自傳送。」

如今官鹽反成了私鹽了。』因罵入畫：『糊塗東西！』惜春道：『你們管教不嚴，反罵丫頭。這些姊妹，獨我的丫頭沒臉，我如何去見人？』昨兒叫鳳姐姐帶了他去，又不肯，今日嫂子來的恰好，快帶了他去，或打，或殺，或賣，我一概不管。』

入畫聽說，跪地哀求，百般苦告。尤氏和奶媽等人也都十分解說：『他不過一時糊塗，下次再不敢的。看他從小兒伏侍一場。』

誰知惜春年幼，天性孤僻，任人怎說，只是咬定牙，斷乎不肯留着，更又說道：『不但不要入畫，如今我也大了，連我也不便往你們那邊去了。況且近日聞得多少議論，我若再去，連我也編派。』尤氏道：『誰敢議論什麼？又有什麼可議論的？』姑娘是誰？我們是誰？姑娘既聽見人議論我們，就該問着他纔是。』惜春冷笑道：『你這話問着我倒好！我一個姑娘家，只好躲是非的，我反尋是非，成個什麼人了？我只能保住自己就穀了。以後你們有事，好歹別累我。』

尤氏聽了，又氣又好笑，因向地下衆人道：『怪道人人都說四姑娘年輕糊塗，我只不信。你們聽這些話，無原無故，又沒輕重，真真的叫人寒心！』衆人都勸說道：『姑娘年輕，奶奶自然該喫些虧的。』惜春冷笑道：『我雖年輕，這話卻不年輕！你們不看書，不識字，所以都是馱子，倒說我糊塗。』尤氏道：『你是狀元第一個才子，我們糊塗人，不如你明白！』惜春道：『據你這話就不明白。狀元難道沒有糊塗的？可知你們這些人都是世俗之見，那裏眼裏識的出真假，心裏分的出好歹來！你們要看真人，總在最初一步的心上看起，纔能明白呢！』尤氏笑道：『好好！纔是才子，這會子又做大和尚，講起參悟來了。』惜春道：『我也不是什麼參悟。我看如今人一概也都是入畫一般，沒有什麼大說頭兒。』尤氏道：『可知你真是個心冷嘴冷的人。』惜春道：『怎麼我不冷？我清白白的一個人，爲什麼叫你們帶累壞了？』

尤氏心內原有病，怕說這些話；聽說有人議論，已是心中羞惱，只是今日惜春分中，不好發作，忍耐了大半天；今見惜春又說這話，因按捺不住，便問道：『怎麼就帶累了你？你的丫頭的，不是無故說我，我倒忍了這半日，你倒越發得了意，只管說這些話。你是千金小姐，我們以後就不親近你！你仔細帶累了小姐的美名兒！即刻就叫人將入畫帶了過去！』說着，便賭氣起身去了。惜春道：『你這一去了，若果然不來，倒也省了口舌是非，大家倒還乾淨！』尤氏聽了，越發生氣，但終久他是姑娘，任憑怎麼樣也不好和他認真的拌起嘴來，只得索性忍了這口氣，便也不答言，一徑往前邊去了。

尤氏從惜春處賭氣出來，正欲往王夫人處去。跟從的老嫗嫗們因悄悄的道：『回奶奶：且別往上屋裏去。纔有甄家的幾個人來，還有些東西，不知是什麼機密事。奶奶這一去，恐怕不便。』尤氏聽了道：『昨日聽見你老爺說：看見抄報上，甄家犯了罪，現今抄沒家私，調取進京治罪，怎麼又有人來？』老嫗嫗道：『正是呢。纔來了幾個女人，氣色不成氣色，慌慌張張的，想必有什麼嚇人的事。』

尤氏聽了，便不往前去，仍往李執這邊來了。恰好太醫纔診了脈去，李執近日也覺清爽了些，擁衾倚枕，坐在牀上，正欲人來說些閒話。因見尤氏進來，不似方纔和藹，只呆呆的坐着。李執因問道：『你過來了？可喫些東西？只怕餓了！』命素雲：『瞧有什麼新鮮點心拿來。』尤氏忙止道：『不必，不必。你這一向病着，那裏有什麼新鮮東西？況且我也不餓。』李執道：『昨日人家送來的好茶麵子，倒是對碗來你喝罷。』說畢，便吩咐去對茶。

尤氏出神無語。跟來的丫頭媳婦們因問：『奶奶今日晌午尚未洗臉，這會子趁便可淨一淨好？』尤氏點頭。李執忙命素雲來取自己妝奩，素雲又將自己脂粉拿來，笑道：『我們奶奶就少這個，奶奶不嫌腌臢，能着用些。』李執道：『我雖沒有，你就該往姑娘們那裏取去，怎麼公然拿出你的來？幸而是他，要是別人，豈不惱呢？』尤氏笑道：『這有何妨？』說着，一面洗臉，丫頭只彎腰捧着臉盆。李執道：『怎麼這樣沒規矩？』那丫頭趕着跪下，尤

氏笑道：『我們家下大小的人只會講外面假禮假體面，究竟做出來的事都殼使的了！』李執聽如此說便已知道昨夜的事，因笑道：『你這話有因，是誰做的事殼使的了？』尤氏道：『你倒問我，你敢是病着過陰去了？』一語未了，只見人報：『寶姑娘來了。』二人忙說快請。寶釵已走進來。尤氏忙擦臉起身讓坐，因問：『怎麼一個人忽然走進來，別的姊妹都不見？』寶釵道：『正是，我也沒有見他們。只因今日我們奶奶身上不自在，家裏兩個女人也都因時症未起炕，別的靠不得，我今兒要出去陪着老人家夜裏作伴，要去回老太太，我又不想又不是什麼大事，且不用提，等好了，我橫豎進來呢，所以來告訴大嫂子一聲。』李執聽說，只看着尤氏笑，尤氏也看着李執笑。

一時，尤氏盥洗已畢，大家喫麵茶。李執因笑着向寶釵道：『既這樣，且打發人去請姨媽的安，問是何病。我也病着，不能親自來瞧。好妹妹，你去只管去，我且打發人到你那裏去看屋子，你好歹住一兩天還進來，別叫我落不是。』寶釵笑道：『落什麼不是呢？也是人之常情，你又不曾賣放了賊，依我的主意，也不必添人過去，竟把雲丫頭請了來，你和他住一兩日，豈不省事？』尤氏道：『可是史大妹妹往那裏去了？』寶釵道：『我纔打發他們找你們探丫頭去了，叫他同到這裏來，我也明白告訴他。』

正說着，果然報：『雲姑娘和三姑娘來了。』大家讓坐已畢，寶釵便說要出去一事。探春道：『很好，不但姨媽好了還來，就便好了不來也使得。』尤氏笑道：『這話又奇了，怎麼撞起親戚來了？』探春冷笑道：『正是呢，有別人攆的，不如我先攆！親戚們好，也不必要死死住着纔好。偕們倒是一家子親骨肉呢，一個個不像烏眼雞似的，恨不得你喫了我，我喫了你！』尤氏忙笑道：『我今兒是那裏來的晦氣，偏都碰着你姐兒們氣頭兒上了。』探春道：『誰叫你趁熱竈火來了？』因問：『誰又得罪了你呢？』因又尋思道：『鳳丫頭也不犯合你惱氣，是誰呢……』

尤氏只含糊答應。探春知他怕事，不肯多言，因笑道：「你別裝老實了。除了朝廷治罪，沒有砍頭的，你不必嚇的這個樣兒。告訴你罷：我昨日把王善保的老婆打了，我還頂着徒罪呢。也不過背地裏說些閒話罷咧，難道也還打我一頓不成！」寶釵忙問：「因何又打他？」探春悉把昨夜的事一一都說了。尤氏見探春已經說出來了，便把惜春方纔的事也說了一遍。探春道：「這是他向來的脾氣，孤介太過，我們再扭不過他的。」又告訴他們說：「今日一早不見動靜，打聽鳳丫頭病着，就打發人四下裏打聽王善保家的是怎麼樣。回來告訴我說：王善保家的挨了一頓打，噴着他多事。」尤氏李紈道：「這倒也是正理。」探春冷笑道：「這種遮人眼目兒的事，誰不會做！且再瞧就是了。」尤氏李紈皆默無所答。一時丫頭們來請用飯，湘雲寶釵自回房去打點衣衫。

第三十四 勉強歡笑的中秋

次日，乃是中秋佳節，賈珍夫妻，至晚飯後，方過榮府來。只見賈赦、賈政都在賈母房裏坐着說閒話兒，與賈母取笑呢。賈璉、寶玉、賈環、賈蘭皆在地下侍立。賈珍來了，都一一見過，說了兩句話。賈珍方在挨門小杌子上告了坐，側着身子坐下。賈母笑問道：『這兩日，你寶兄弟的箭如何了？』賈珍忙起身笑道：『大長進了，不但式樣好，而且弓也長了一個勁。』賈母道：『這也彀了，且別貪力，仔細努傷着。』

賈珍忙答應了幾個『是』。賈母又道：『你昨日送來的月餅好，西瓜看着倒好，打開卻也不怎麼樣。』賈珍陪笑道：『月餅是新來的一個饅饅廚子，我試了試，果然好，纔敢做了孝敬來的。西瓜往年都還可以，不知今年怎麼就不好了。』賈政道：『大約今年雨水太勤之過。』賈母笑道：『此時月亮已上來了，僭們且去上香。』說着，便起身扶着寶玉的肩，帶領衆人，齊往園中來。

當下園子正門俱已大開，掛着羊角燈。嘉蔭堂月臺上，焚着斗香，秉着燭，陳設着瓜果、月餅等物。邢夫人等皆在裏面久候，真是月明燈彩，人氣香煙，晶豔氤氳，不可名狀。地下鋪着拜氈錦褥，賈母盥手上香，拜畢，於是大家皆拜過。賈母便說：『賞月在山上最好。』因命在那山上的大花廳上去。衆人聽說，就忙着在那裏鋪設。賈母且在嘉蔭堂中喫茶少歇，說些閒話。

一時，人回：『都齊備了。』賈母方扶着人上山來。王夫人等因回說：『恐石上苔滑，還是坐竹椅子上去。』賈母道：『天天打掃，況且極平穩的寬路，何不疎散疎散筋骨也好？』於是賈赦、賈政等在前引導，又是兩個老婆

子秉着兩把羊角手罩鴛鴦琥珀尤氏等貼身攙扶；邢夫人等在後圍隨。從下逶迤不過百餘步，到了主山峯脊上，便是一座敞廳。因在山之高脊，故名曰凸碧山莊。廳前平臺上列下棹椅，又用一架大圍屏隔做兩間。凡棹椅形式皆是圓的，特取團圓之意。上面居中，賈母坐下；左邊賈赦、賈珍、賈璉、賈蓉；右邊賈政、寶玉、賈環、賈蘭團團圍坐，只坐了半棹，下面還有半棹餘空。

賈母笑道：『常日倒還不覺人少，今日看來，究竟僭們的人也甚少，算不得什麼。想當年過的日子，今夜男女三四十個，何等熱鬧！今日那有那些人！如今叫女孩兒們來坐那邊罷。』於是令人向圍屏後邢夫人等席上將迎春、探春、惜春三個叫過來。賈璉、寶玉等一齊出坐，先儘他姊妹坐了，然後在下依次坐定。

賈母便命折一枝桂花來，叫個媳婦在屏後擊鼓傳花。若花在手，中飲酒一杯，罰說笑話一個。於是先從賈母起，次賈赦，一一接過。鼓聲兩轉，恰恰在賈政手中住了，只得飲了酒。衆姊妹弟兄都你悄悄的扯我一下，我暗暗的又捏你一把，都含笑，心裏想着，倒要聽是何笑話兒。

賈政見賈母歡喜，只得承歡。方欲說時，賈母又笑道：『若說的不笑了，還要罰。』賈政笑道：『只得一個，若不說笑了，也只好願罰。』賈母道：『你就說這一個。』賈政因說道：

『一家子一個人，最怕老婆。』

只說了這一句，大家都笑了。因從沒聽見賈政說過，所以纔笑。賈母笑道：『這必是好的。』賈政笑道：『若好，老太太先多喫一杯。』賈母笑道：『使得。』賈赦連忙捧杯，賈政執壺斟了一杯。賈赦仍舊遞給賈政，賈赦旁邊侍立。賈政捧上，安放在賈母面前。賈母飲了一口。賈赦、賈政退回本位。於是賈政又說道：

『這個怕老婆的人，從不敢多走一步。偏偏那日是八月十五，到街上買東西，便見了幾個朋友，死活拉到家裏去喫酒。不想喫醉了，便在朋友家裏睡着了。第二日醒了，後悔不及，只得來家陪罪。他老

婆正洗脚，說：「既是這樣，你替我盥盥就饒你。」這男人只得給他盥，未免惡心，要吐。他老婆便惱了，要打說：「你這樣輕狂！」嚇得他男人忙跪下求說：「並不是奶奶的脚腌臢，只因昨兒喝多了黃酒，又喫了月餅餡子，所以今兒有些作酸呢！」

說得賈母和衆人都笑了。賈政忙又斟了一杯送與賈母。賈母笑道：「既這樣，快教人取燒酒來，別教你們有媳婦的人受累！」衆人又都笑起來。只賈璉、寶玉不敢大笑。

於是又擊鼓，便從賈政起。可巧到寶玉鼓止。寶玉因賈政在坐，早已踧踖不安，偏又在他手中，因想：「說笑話，倘或說不好了，又說沒口才，說好了，又說正經的，不會，只慣貧嘴，更有不是，不如不說。」乃起身辭道：「我不能說，求限別的罷。」賈政道：「既這樣，限個「秋」字，就卽景做一首詩，好便賞你。若不好，明日仔細！」賈母忙道：「好好的行令，怎麼又做詩？」賈政陪笑道：「他能的。」賈母聽說：「既這樣，就做。快命人取紙筆來。」賈政道：「只不許用這些「水」「晶」「冰」「玉」「銀」「彩」「光」「明」「素」等堆砌字樣。要另出主見，試試你這幾年情思。」

寶玉聽了，碰在心坎兒上，遂立想了四句，向紙上寫了，呈與賈政看。賈政看了，點頭不語。賈母見這般，知無甚不好，便問：「怎麼樣？」賈政因欲賈母喜歡，便說：「難爲他，只是不肯念書，到底詞句不雅。」賈母道：「這就罷了。就該獎勵。以後越發上心了。」賈政道：「正是。」因回頭命個老嫗嫗出去，「吩咐小廝們，把我海南帶來的扇子取來，給兩把與寶玉。」寶玉磕了一個頭，仍復歸坐行令。

當下賈蘭見獎勵寶玉，他便出席，也做一首呈與賈政看。賈政看了，更覺欣喜，遂並講與賈母聽。時賈母也十分歡喜，也忙令賈政賞他。於是大家歸坐，復行起令來。這次賈赦手內住了，只得喫了酒，說笑話。因說道：

「一家子一個兒子最孝順，偏生母親病了，各處求醫不得，便請了一個針灸的婆子來。這婆子原不

知道脈理，只說是心火，一針就好了。這兒子慌了，便問：「心見鐵就死，如何針得？」婆子道：「不用針心，只針肋條就是了。」兒子道：「肋條離心遠着呢，怎麼就好了呢？」婆子道：「不妨事，你不知天下作父母的，偏心的多着呢！」

衆人聽說，也都笑了。賈母也只得喫半杯酒，半日笑道：「我也得這婆子針一針就好了！」賈赦聽說，自知出言冒撞，賈母疑心，忙起身笑與賈母把盞，以別言解釋。賈母亦不好再提，且行令。不料這花卻在賈環手裏。

賈環近日讀書稍進，亦好外務，今見寶玉做詩受獎，他便技癢，只當着賈政，不敢造次。如今可巧花在手中，便也索紙筆來，立就一絕，呈與賈政。賈政看了，亦覺罕異，只見詞句中終帶着不樂讀書之意，遂不悅道：「可見是弟兄了，發言吐意，總屬邪派。古人中有「二難」，你兩個也可以稱「二難」了。就只不是那一個「難」字，卻是做「難以教訓」的「難」字講纔好。」

說得衆人都笑了。賈赦道：「拿詩來我瞧瞧。」便連聲讚好道：「這詩據我看，甚是有氣骨。想來俗們這樣人家，原不必寒窗螢火，只要讀些書，比人略明白些，可以做得官時，就跑不了一個官兒的。何必多費了工夫，反弄出書獃子來？所以我愛他這詩，竟不失俗們侯門的氣概。」因回頭吩咐人去取自己的許多玩物來賞賜與他，因又拍着賈環的腦袋，笑道：「以後就這樣做去。這世襲的前程就跑不了你襲了！」

賈政聽說，忙勸說：「不過他胡謔如此，那裏就論到後事了？」說着，便斟了酒，又行了一回令。賈母便說：「你們去罷。自然外頭還有相公們候着，也不可輕忽了他們。況且二更多了，你們散了，再讓姑娘們多樂一會子，好歇着了。」賈政等聽了，方止令起身。大家公進了一杯酒，纔帶着子姪們出去了。

賈母這裏命將圍屏撤去，兩席併作一席。衆媳婦另行擦棹整菓，更杯洗箸，陳設一番。賈母等都添了衣，盥漱喫茶，方又坐下，團團圍繞。賈母看時，寶釵姊妹二人不在坐內，知他家去圓月。且李紈鳳姐二人又病，少了這四

個人，便覺冷清了好些。賈母因笑道：『往年你老爺們不在家，偕們都是請過姨太太來，大家賞月，卻十分熱鬧，忽一時想起你老爺來，又不免想到母子夫妻兒女不能一處，也都沒興。及至今年，你老爺來了，正該大家團圓取樂，又不便請他們娘兒們來說笑說笑。況且他們今年又添了兩口人，也難擱下他們，跑到這裏來，偏又把鳳丫頭病了。有他一個人說說笑笑，還抵得十個人的空兒——可見天下事總難十全！』說畢，不覺長嘆一聲，隨命拿大杯來斟熱酒。

王夫人笑道：『今日得母子團圓，自比往年有趣；往年娘兒們雖多，終不似今年骨肉齊全的好。』賈母笑道：『正是爲此，所以我纔高興拿大杯來喫酒，你們也換大杯纔是。』

邢夫人等只得換上大杯。因夜深體乏，且不能勝酒，未免都有些倦意。無奈賈母興猶未闌，只得陪飲。賈母又命將氈毯鋪在階上，命將月餅、西瓜、菓品等類都叫搬下去，命丫頭媳婦們也都團團圍坐賞月。

賈母因見月至天中，比先越發精彩可愛，因說：『如此好月，不可不聞笛。』因命又將十番上女子傳來。賈母道：『音樂多了，反失雅致，只用吹笛的遠遠的吹起來就殼了。』說畢，剛纔去吹時，只見跟邢夫人的媳婦走來

向邢夫人說了兩句話，賈母便問：『什麼事？』邢夫人便回說：『方纔大老爺出去，被石頭絆了一下，歪了腿。』

賈母聽說，忙命兩個婆子快去看去，又命邢夫人快去。邢夫人遂告辭起身。賈母便又說：『珍哥媳婦也趁便兒就家去罷，我也就睡了。』尤氏笑道：『我今日不回去了，定要和老祖宗喫一夜。』賈母笑道：『使不得，你們小

兩口兒今夜要團團圓圓的，如何爲我就攔了？』尤氏紅了臉，笑道：『老祖宗說的我們太不堪了，雖是我們年輕，已經是二十來年的夫妻，也算四十歲的人了，況且孝服未滿，陪着老太太頑一夜，是正理。』

賈母聽說，笑道：『這話很是。我倒也忘了孝服未滿，可憐你公公已死了二年多了，可是我倒忘了，該罰我一大杯。既這樣，你就別送，竟陪着我罷。叫蓉兒媳婦送去，就順便回去罷。』尤氏說給賈蓉媳婦答應着，送出邢夫

人，一同至大門，各自上車回去。

這裏衆人賞了一回桂花，又入席換煖酒來。正說着閒話，猛不防那壁廂桂花樹下，嗚咽悠揚，吹出笛聲來。趁着這明月清風，天空地靜，真令人煩心頓釋，萬慮齊除。肅然危坐，默然相賞，聽約兩盞茶時，方纔止住，大家稱讚不已。於是遂又斟上煖酒來。賈母笑道：『果然好聽麼？』衆人笑道：『實在好聽。我們也想不到這樣，須得老太太帶領着，我們也得開些心兒！』賈母道：『這還不大好，須得揀那曲譜越慢的吹來越好聽。』便命斟一大杯酒，送給吹笛之人，慢慢的喫了，再細細的吹一套來。

媳婦們答應了，方送去，只見方纔看賈赦的兩個婆子回來說：『瞧了；右脚面上白腫了些。如今調服了藥，疼的好些了，也沒大關係。』賈母點頭嘆道：『我也太操心！打緊說我偏心，我反這樣！』說着，鴛鴦拿巾兒與大斗篷來說：『夜深了，恐露水下了，風吹了頭，坐坐也該歇了。』賈母道：『偏今兒高興，你又來催。難道我醉了不成？偏要坐到天亮！』因命再斟來，一面戴上兜巾，披了斗篷，大家陪着又飲，說些笑話。只聽桂花陰裏又發出一縷笛音來，果然比先越發淒涼，大家都寂然而坐。夜靜月明，賈母不禁傷感。衆人忙轉身陪笑說話解釋，又命換酒止笛。尤氏笑說道：『我也就學了一個笑話，說給老太太解悶兒。』賈母勉強笑道：『這樣更好，快說來我聽。』尤氏乃說道：

『一家子養了四個兒子；大兒子只一個眼睛；二兒子只一個耳朵；三兒子只一個鼻子；四兒子倒都齊全，偏又是個啞吧。』

正說到這裏，只見席上賈母已朦朧雙眼，似有睡去之態。尤氏方住了，忙和王夫人輕輕叫請。賈母睜眼笑道：『我不困，白閉閉眼養神。你們只管說我聽着呢。』王夫人等道：『夜已深了，風露也大，請老太太安歇罷了。明日再賞。十六月色也好。』賈母道：『什麼時候？』王夫人笑道：『已交四更。他們姊妹們熬不過，都去睡了。』

賈母聽說，細看了一看，果然都散了，只有探春一人在此。賈母笑道：『也罷。你們也熬不慣。況且弱的弱，病的病，去了倒省心。只是三丫頭可憐，尙還等着你也去罷。我們散了。』說着，便起身，喫了一口清茶，便坐竹椅小轎，兩個婆子抬起，衆人圍隨出園去了。



第三十五 晴雯之死

話說王夫人見中秋已過，鳳姐病也比先減了，雖未大愈，然亦可以出入行走得了，仍命大夫每日診脈服藥，又開了丸藥方來配調經養榮丸，因用上等人參二兩，王夫人命人取出，翻尋了半日，只向小匣內尋了幾枝簪挺粗細的。王夫人看了嫌不好，命再找去，又找了一大包鬚沫出來。王夫人焦躁道：『用不着偏有，但用着了，再找不着成日家我叫你們查一查，都歸攏一處，你們白不聽，就隨手混攪！』彩雲道：『想是沒了，就只有這個。上次那邊的太太來尋了去了。』王夫人道：『沒有的話，你再細找找。』彩雲只得又去找尋，拿了幾包藥材來說：『我們不認的這個，請太太自看。除了這個沒有了。』

王夫人打開看時，也都忘了，不知都是什麼，並沒有一枝人參，因一面遣人去問鳳姐有無。鳳姐來說：『也只有些參膏蘆鬚，雖有幾根，也不是上好的。每日還要煎藥裏用呢。』

王夫人聽了，只得向邢夫人那裏問去，說因上次沒了，纔往這裏來尋，早已用完了。王夫人沒法，只得親身過來請問賈母。賈母忙命鴛鴦取出當日餘的來，竟還有一大包，皆有手指頭粗細不等，遂稱了二兩給王夫人。王夫人出來，交給周瑞家的拿去，令小廝送與醫生家去，又命將那幾包不能辨的藥也帶了去，命醫生認了，各包號上。

一時，周瑞家的又拿進來說：『這幾樣都各包號上名字了，但那一包人參，固然是上好的，只是年代太陳，這東西比別的卻不同，憑是怎麼好的，只過一百年後，就自己成了灰了。如今這個雖未成灰，然已成了糟朽爛木，』

也沒有力量的了，請太太收了這個，倒不拘粗細，多少再換些新的纔好。」王夫人聽了，低頭不語，半日纔說：「這可沒法了，只好去買二兩來罷。」也無心看那些，只命：「都收了罷。」因問周瑞家的：「你就去說給外頭人們，揀好的換二兩來。倘或一時老太太問你們，只說用的是老太太的，不必多說。」

周瑞家的方纔要去時，寶釵因在坐，乃笑道：「姨娘且住。如今外頭人參都沒有好的，雖有全枝，他們也必截做兩三段，鑲嵌上蘆泡鬚枝，攪勻了好賣，看不得粗細。我們鋪子裏常和行裏交易，如今我去和媽媽說了，哥哥去託個夥計過去和參行裏要他二兩原枝來，不妨僭們多使幾兩銀子，到底得了好的。」王夫人笑道：「倒是你明白，但只還得你親自走一趟，纔能明白。」

於是寶釵去了半日，回來說：「已遣人去，趕晚就有回信。明日一早去配也不遲。」王夫人自是喜悅，因說道：「賣油的娘子水梳頭，自來家裏有的，給人多少。這會子輪到自己用，反倒各處尋去！」說畢，長歎。寶釵笑道：「這東西雖然值錢，總不過是藥，原該濟衆散人纔是。僭們比不得那沒見世面的人家，得了這個，就珍藏密斂的。」王夫人點頭道：「你這話也是。」一時寶釵去後，因見無別人在室，遂喚周瑞家的問：「前日園中搜檢的事情，可得了下落？」

周瑞家的是已和鳳姐商議停妥，一字不隱，遂回明王夫人。王夫人喫了一驚，想到司棋係迎春丫頭，乃係那邊的人，只得令人去回邢氏。周瑞家的回道：「前日那邊太太噴着王善保家的多事，打了幾個嘴巴子，如今他也裝病在家，不肯出頭了。況且又是他外孫女兒，自己打了嘴，他只好裝個忘了。日久平服了再說。如今我們過去回時，恐怕又多心，倒像僭們多事似的，不如直把司棋帶過去，一並連賊證與那邊太太瞧了，不過打一頓配了人，再指個丫頭來，豈不省事？如今白告訴去，那邊太太再推三阻四的，又說：「既這樣，你太太就該料理，又來說什麼呢？豈不倒耽擱了？」倘或那丫頭瞅空兒尋了死，反不好了。如今看了兩三天，都有些偷懶，倘一時不到，

豈不倒弄出事來？」王夫人想了一想，說：「這也倒是快辦了這一件，再辦偕們家的那些妖精。」

周瑞家的聽說會齊了那邊幾個媳婦，先到迎春房裏回明迎春。迎春聽了，含淚似有不捨之意。因前夜之事，丫頭們悄悄說了原故，雖數年之情難捨，但事關風化，亦無可如何了。那司棋也曾求了迎春，實指望能救；只是迎春語言遲慢，耳軟心活，是不能作主的。司棋見了這般，知不能免，因跪着哭道：「姑娘好狠心！哄了我這兩日，如今怎麼連一句話也沒有！」周瑞家的說道：「你還要姑娘留你不成？便留下，你也難見園裏的人了。依我們的好話，快快收了這樣子，倒是人不知鬼不覺的去罷，大家體面些。」

迎春手裏拿着一本書正看呢，聽了這話，書不也看，話也不答，只管扭着身子，呆呆的坐着。周瑞家的又催道：「這麼大女孩兒，自己作的還不知道，把姑娘都帶的不好了，你還敢緊着纏磨他！」迎春聽了，方發話道：「你瞧入畫也是幾年的，怎麼說去就去了？自然不止你兩個。想這園裏凡大的都要去呢。依我說，將來總有一散，不如各人去罷！」周瑞家的道：「所以到底是姑娘明白，明兒還有打發的人呢，你放心罷。」

司棋無法，只得含淚給迎春磕頭，和衆人告別，又向迎春耳邊說：「好歹打聽我受罪，替我說個情兒，就是主僕一場！」迎春亦含淚答應：「放心。」於是周瑞家的等人帶了司棋出去。又有兩個婆子將司棋所有的東西都與他拿着，走了沒幾步，只見後頭繡橘趕來，一面也擦着淚，一面遞給司棋一個絹包，說：「這是姑娘給你的。主僕一場，如今一旦分離，這個給你做個念心兒罷。」

司棋接了，不覺更哭起來了，又和繡橘哭了一回。周瑞家的不耐煩，只管催促，二人只得散了。司棋因又哭告道：「嬌子大娘們，好歹略徇個情兒，如今且歇一歇，讓我到相好姊妹跟前辭一辭，也是這幾年我們相好一場！」

周瑞家的等人皆各有事，做這些事便是不得已了，況且又深恨他們素日大樣，如今那裏有工夫聽他的話，因冷笑道：「我勸你去罷，別拉拉扯扯的了！我們還有正經事呢！誰是你一個衣胞裏爬出來的？辭他們做什麼！」

你不過挨一會是一會，難道算了不成！依我說，快去罷！一面說，一面總不住脚，直帶着出後角門去。司棋無奈，又不敢再說，只得跟着出來。

可巧正值寶玉從外頭進來，一見帶了司棋出去，又見後面人抱着許多東西，料着此去再不能來了。因聽見上夜的事，並晴雯的病也，因那日加重，細問晴雯，又不說是爲何。今見司棋亦走，不覺如喪魂魄，因忙攔住問道：『那裏去？』周瑞家的等皆知寶玉素昔行爲，又恐嘮叨誤事，因笑道：『不干你事，快念書去罷。』寶玉笑道：『姐姐們且站一站，我有道理。』周瑞家的便道：『太太吩咐不許少捱時刻，又有什麼道理？我們只知道太太的話，管不得許多。』

司棋見了寶玉，因拉住哭道：『他們做不得主，好歹求太太去。』寶玉不禁也傷心，含淚說道：『我不知你犯了什麼大事！晴雯也氣病着，如今你又要去了，這卻怎麼着好！』周瑞家的發躁向司棋道：『你如今不是副小姐了，要不聽說我就打得你了！別想往日有姑娘護着，任你們作耗。越說着還不好生走一個小爺見了面，也拉拉扯扯的，什麼意思！』那幾個婦人不由分說，拉着司棋便出去了。

寶玉又恐他們去告舌，恨的只瞪着他們看走遠了，方指着恨道：『奇怪！奇怪！怎麼這些人，只一嫁了漢子，染了男人的氣味，就這樣混帳起來，比男人更可殺了！』守園門的婆子聽了，也不禁好笑起來，因問道：『這樣說凡女兒個個是好的了，女人個個是壞的了？』寶玉發狠道：『不錯！不錯！』

正說着，只見幾個老婆子走來，忙說道：『你們小心，傳齊了伺候着。此刻太太親自到園裏查人呢。又吩咐快叫怡紅院晴雯姑娘的哥嫂來，在這裏等着領出他妹子去。』因又笑道：『阿彌陀佛！今日天睜了眼，把這個禍害妖精退送了，大家清淨些！』

寶玉一聞得王夫人進來親查，便料道晴雯也保不住了，早飛也似的趕了去，所以後來趁願之話竟未聽見。

寶玉及到了怡紅院，只見一羣人在那裏。王夫人在屋裏坐着，一臉怒色，見寶玉也不理。晴雯四五日水米不曾沾牙，如今現打炕上拉下來，蓬頭垢面的，兩個女人攙架起來去了。王夫人吩咐：『把他貼身的衣服撈出去。餘者留下給好的丫頭們穿。』又命把這裏所有的丫頭們都叫來一一過目。原來王夫人惟怕丫頭們教壞了寶玉，乃從襲人起，以至於極小的粗活小丫頭們，個個親自看了一遍。因問：『誰是和寶玉一日的生日？』本人不敢答言。老嫗指道：『這一個蕙香，又叫做四兒的，是同寶玉一日生日的。』

王夫人細看了一看，雖比不上晴雯一半，卻有幾分水秀，視其行止聰明，皆露在外面，且也打扮的不同。王夫人冷笑道：『這也是個沒廉恥的貨！他背地裏說的同日生日就是夫妻——這可是你說的？打諒我隔的遠，都不知道呢！可知我身子雖不大來，我的心耳神意時時都在這裏，難道我統共一個寶玉就白放心，憑你們勾引壞了不成！』

這個四兒見王夫人說着他素日和寶玉的私語，不禁紅了臉，低頭垂淚。王夫人即命：『也快把他家人叫來領出去配人。』又問：『那芳官呢？』芳官只得過來。王夫人道：『唱戲的女孩子，自然更是狐狸精了！上次放你們，你們又不願去，可就該安分守己，纔是你就成精，鼓搗起來，調唆寶玉無所不爲。』芳官等辯道：『並不敢調唆什麼了。』王夫人笑道：『你還強嘴！你連你乾娘都壓倒了，豈止別人！』因喝命：『喚他乾娘來領去，就賞他外頭找個女婿罷。他的東西一概給他。』吩咐上年凡有姑娘分的唱戲女孩子們，一概不許留在園裏，都令其各人乾娘出，自行聘嫁。一語傳出，這些乾娘皆感恩趁願不盡，都約齊給王夫人磕頭領去。

王夫人又滿屋裏搜檢寶玉之物，凡略有眼生之物，一並命收捲起來，拿到自己房裏去了。因說：『這纔乾淨，省得旁人口舌。』又吩咐襲人麝月等人：『你們小心！往後再有一點分外之事，我一概不饒。因叫人查看了，今年不宜遷挪，暫且挨過今年，明年一並給我仍舊搬出去，纔心淨。』說畢，茶也不喫，遂帶領衆人又往別處去查。

人。

且說寶玉只道王夫人不過來搜檢搜檢，無甚大事，誰知竟這樣雷噴電怒的來了。所責之事，皆係平日私語，一字不爽，料必不能挽回的。雖心下恨不能一死，但王夫人盛怒之際，自不敢多言。一直跟送王夫人到沁芳亭，王夫人命：『回去好生念念那書，仔細明兒問你，纔已發下狠了！』

寶玉聽如此說，纔回來，一路打算：『誰這樣犯舌……況這裏事也無人知道，如何就都說着了……』一面想，一面進來，只見襲人在那裏垂淚。且去了第一等的人，豈不傷心，便倒在牀上大哭起來。襲人知他心裏別的，猶可，獨有晴雯是第一件大事，乃勸道：『哭也不中用，你起來，我告訴你。晴雯已經好了，他這一家去，倒心淨養幾天，你果然捨不得他，等太太氣消了，你再求老太太慢慢的叫進來，也不難。太太不過偶然聽了別人的閒言，在氣頭上罷了。』寶玉道：『我究竟不知晴雯犯了什麼迷天大罪！』襲人道：『太太只嫌他生的太好了，未免輕狂些。太太是深知這樣美人似的人，心裏是不能安靜的，所以很嫌他。像我們這粗粗笨笨的倒好。』寶玉道：『美人似的心裏就不安靜麼？你那裏知道，古來美人安靜的多着呢！——這也罷了，僭們私自頑話，怎麼也知道了？又沒外人走風，這可奇怪了！』襲人道：『你有什么忌諱的一時高興，你就不管有人沒人了。我也曾使過眼色，也曾遞過暗號，被那人知道了，你還不覺。』寶玉道：『怎麼人人的不是，太太都知道了，單不挑出你和麝月秋紋來？』

襲人聽了這話，心內一動，低頭半日，無可回答，因便笑道：『正是呢。若論我們，也有頑笑不留心的去處，怎麼太太竟忘了？想是還有別的事，等完了，再發放我們，也未可知。』寶玉笑道：『你是頭一個出了名的至善至賢的人，他兩個又是你陶冶教育的，焉得有什麼該罰之處？只是芳官尚小，過於伶俐些，未免倚強壓倒了人，惹人厭。四兒是我誤了他，還是那年我和你拌嘴的那日起，叫上來做細活的。衆人見我待他好，未免奪了地位，也是

有的故有今日。只是晴雯，也是和你們一樣，從小兒在老太太屋裏過來的。雖生的比人強些，也沒什麼妨礙着誰的去處。就只是他的性情爽利，口角鋒芒，竟也沒見他得罪了那一個。可是你說的——想是他過於生得好，反被這個好帶累了。」說畢，復又哭起來。

襲人細揣此話，直是寶玉有疑他之意，竟不好再勸。因歎道：「天知道罷了！此時也查不出人來了，白哭一會子，也無益了！」寶玉冷笑道：「原是想他自幼嬌生慣養的，何嘗受過一日委屈？如今是一盆纔透出嫩箭的蘭花，送到豬圈裏去一般。况又是一身重病，裏頭一肚子悶氣，他又沒有親爹熱娘，只有一個醉泥鰍姑舅哥哥，他這一去，那裏還等得一月半月——再不能見一面兩面的了！」說着，越發心痛起來。

襲人笑道：「可是你一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我們偶說一句妨礙的話，就說不吉利。你如今好好的呢，他就該的了！」寶玉道：「我不是妄口咒人，今年春天已有兆頭的。」襲人忙問何兆。寶玉道：「這階下好好的，一株海棠花竟無故死了半邊，我就知道有壞事，果然應在他身上！」

襲人聽了，又笑起來說：「我要不說，又掌不住你，也太婆婆媽媽的了。這樣的話，怎麼是你讀書的人說的？」寶玉歎道：「你們那裏知道！不但草木，凡天下有情有理的東西，也和人一樣，得了知己，便極有靈驗的。若用大題目比，就像孔子廟前檜樹墳前的蒼草，諸葛祠前的柏樹，岳武穆墳前的松樹，這都是堂堂正大之氣，千古不磨之物。世亂，他就枯乾了；世治，他就茂盛了。凡千年枯了又生的幾次，這不是應兆麼？若是小題目比，就像楊太真沈香亭的木芍藥，端正樓的相思樹，王昭君墳上的長青草，難道不也有靈驗——所以這海棠亦是應着人生的。」

襲人聽了這篇癡話，又可笑，又可歎，因笑道：「真真的這話越發說上我的氣來了！那晴雯是個什麼東西，就費這樣的心思，比出這些正經人來，還有一說他縱好，也越不過我的次序去。就是這海棠，也該先來比我也還

輪不到他。想是我要死的了！』

寶玉聽說，忙掩他的嘴，勸道：『這是何苦？一個未是，你又這樣起來！罷了，再別提這事，別弄的去了三個，又饒上一個！』

襲人聽說，心下暗喜道：『若不如此，也沒個了局。』寶玉又道：『我還有一句話要和你商量，不知你肯不肯？』現在他的東西是「瞞上不瞞下」，悄悄的送還他去，再或有僭們當日積攢下的錢，拿幾吊出去給他養病，也是你姐妹好了一場！』

襲人聽了，笑道：『你太把我看得忒小器，又沒人心了。這話還等你說？我纔把他的衣裳各物已打點下了，放在那裏。如今白日裏人多眼雜，又恐生事，且等到晚上，悄悄的叫宋媽給他拿去。我還有攢下的幾吊錢，也給他去。』寶玉聽了，點點頭兒。襲人笑道：『我原是久已「出名的賢人」，連這一點子好名還不會買去不成？』

寶玉聽了他方纔說的，又陪笑撫慰他，怕他寒了心。晚間果遣宋媽送去。寶玉將一切人穩住，便獨自得便，到園子後角門，央一個老婆子帶他到晴雯家去。先這婆子百般不肯，只說：『怕人知道，回了太太，我還喫飯不喫飯？』無奈寶玉死活央告，又許他些錢，那個婆子方帶了他去。

卻說這時晴雯當日是賴大買的。還有個姑舅哥哥，叫做吳貴，人都叫他貴兒。那晴雯纔得十歲，時常賴嬾嬾帶進來，賈母見了喜歡，故此賴嬾嬾就孝敬了賈母。過了幾年，賴大又給他姑舅哥哥娶了一房媳婦。誰知貴兒一味膽小老實。那媳婦卻倒伶俐，又兼有幾分姿色，看着貴兒無能為，便每日家打扮的妖妖調調，兩隻眼兒水汪汪的，招惹的賴大家人如蠅逐臭，漸漸做出些風流勾當來。那時晴雯已在寶玉屋裏，他便央及了晴雯，轉求鳳姐，合賴大家的要過來。目今兩口兒就在園子後角門外居住，伺候園中買辦雜差。

這時雯一時被攆出來，住在他家。那媳婦那裏有心腸照管，喫了飯，便自去串門子，只剩下晴雯一人在外間。

屋內爬着。寶玉命那婆子在外瞭望，他獨掀起布簾進來，一眼就看見晴雯睡在一領蘆席上，幸而被褥還是舊日鋪蓋的，心內不知自己怎麼纔好，因上來含淚伸手輕輕拉他，悄喚兩聲。

當下晴雯又因着了風，又受了哥嫂的歹話，病上加病，嗽了一日，纔朦朧睡了。忽聞有人喚他，強展雙眸，一見是寶玉，又驚又喜，又悲又痛，一把死攥住他的手，哽咽了半日，方說道：『我只道不得見你了。』接着便嗽個不住。寶玉也只有哽咽之分。晴雯道：『阿彌陀佛，你來得好，且把那茶倒半碗我喝，渴了半日，叫半個人也叫不着。』寶玉聽說，忙拭淚問：『茶在那裏？』晴雯道：『在爐台上。』寶玉看時，雖有個黑煤烏嘴的吊子，也不像個茶壺，只得桌上去拿一個碗，未到手內，先聞得油羶之氣。寶玉只得拿了來，先拿些水洗了兩次，復用自己的絹子拭了，聞了，還有些氣味，沒奈何，提起壺來斟了半碗，看時，絳紅的也不大像茶。晴雯扶枕道：『快給我喝一口罷。這就是茶了。那裏比得俗們的茶呢。』

寶玉聽說，先自己嘗了一嘗，並無茶味，鹹澀不堪，只得遞給晴雯。只見晴雯如得了甘露一般，一氣都灌下去了。寶玉看着，眼中淚直流下來，連自己的身子都不知爲何物了。一面問道：『你有什麼說的，趁着沒人告訴我。』晴雯嗚咽道：『有什麼可說的！不過是挨一刻是一刻，挨一日是一日！我已知橫豎不過三五日的光景，我就好回去了。只是一件，我死也不甘心。我雖牛得比別人好些，並沒有私情勾引你，怎麼一口死咬定了我是個狐狸精！我今兒既担了虛名，況且沒了遠限，不是我說一句後悔的話，早知如此，我當日……』說到這裏，氣往上咽，便說不出來，兩手已經冰涼。寶玉又痛，又急，又害怕，便歪在席上，一隻手攥着他的手，一隻手輕輕的給他搥打着，又不敢大聲的叫，真真萬箭攢心。

兩三句話時，晴雯纔哭出來。寶玉拉着他的手，只覺瘦如枯柴，腕上猶戴着四個銀鐲，因哭道：『除下來，等好了再戴上去罷。』又說：『這一病好了，又瘦好些。』晴雯拭淚，把那手用力拿回，攔在口邊，狠命一咬，只聽咯吱

一聲，把兩根葱管一般的指甲齊根咬下，拉了寶玉的手，將指甲攔在他手裏；又回手扎掙着，連揪帶脫，在被窩內，將貼身穿着的一件紅綾小襖兒脫下，遞給寶玉。不想虛弱透了的人，那裏禁得這麼抖搜，早喘成一處了。寶玉見他這般，已經會意，連忙解開外衣，將自己的襖兒褪下來，蓋在他身上，卻把這件穿上，不及扣鈕子，只用外頭衣裳掩了。剛繫腰時，只見晴雯睜眼道：『你扶起我來坐坐。』寶玉只得扶他。那裏扶得起，好不容易欠起半身，晴雯伸手把寶玉的襖兒往自己身上拉。寶玉連忙給他披上，拖着胳膊，伸上袖子，輕輕放倒，然後將他的指甲裝在荷包裏。晴雯哭道：『你去罷！這裏腌臢，你那裏受得你的身子要緊！今日這一來，我就死了，也不枉担了虛名！』

一語未完，只見他嫂子笑嘻嘻掀簾進來道：『好呀！你兩個的話，我已都聽見了！』又向寶玉道：『你一個做主子的，跑到下人房裏來做什麼？看着我年輕長的俊，你敢只是來調戲我麼？』寶玉聽見，嚇得忙陪笑央及道：『好姐姐，快別大聲的。他伏侍我一場，我私自來瞧瞧他。』那媳婦兒點着頭兒，笑道：『怨不得人家都說你有情有義兒的。』便一手拉了寶玉進裏間來，笑道：『你要不叫我嚷，這也容易，你只是依我一件事。』說着，便自己坐在炕沿上，把寶玉拉在懷中，緊緊的將兩條腿夾住。

寶玉那裏見過這個，心內早突突的跳起來了，急得滿面紅脹，身上亂戰，又羞又愧，又怕又惱，只說：『好姐姐，別鬧！』那媳婦也斜了眼兒，笑道：『呸！成日家聽見你在女孩兒們身上做工夫，怎麼今兒個就發起越來了！』寶玉紅了臉，笑道：『姐姐撒開手，有話俗們慢慢兒的說。外頭有老媽媽聽見，什麼意思呢？』那媳婦那裏肯放，笑道：『我早進來了，已經叫那老婆子去到園門口兒等着呢。我等什麼兒似的，今日纔等着你了！你要不依我，我就嚷起來。叫裏頭太太聽見了，我看你怎麼樣！你這麼個人，只這麼大膽子兒。我剛纔進來了，好一會子，在聽下細聽，屋裏只你兩個人，我只道有些個體己話兒。這麼看起來，你們兩個人竟還是各不相擾兒呢。我可不能』

像他那麼傻！』說着，就要動手。寶玉急的死往外拽。

正鬧着，只聽窗外有人問道：『晴雯姐姐在這裏住呢不是？』那媳婦子也嚇了一跳，連忙放了寶玉。這寶玉已經嚇怔了，聽不出聲音。外邊晴雯聽見他嫂子纏磨寶玉，又急，又臊，又氣，一陣虛火上攻，早昏暈過去。那媳婦連忙答應着出來看，不是別人，卻是柳五兒和他母親兩個抱着一個包袱。柳家的拿着幾吊錢，悄悄的問那媳婦道：『這是裏頭襲姑娘叫拿出來給你們姑娘的。他在那屋裏呢？』那媳婦兒笑道：『就是這個屋子，那裏還有屋子。』

那柳家的領着五兒，剛進門來，只見一個人影兒往屋裏一閃。柳家的素知這媳婦子不佞，只打諒是他的私人；看見晴雯睡着了，連忙放下，帶着五兒，便往外走。誰知五兒眼尖，早已見是寶玉，便問他母親道：『頭裏不是襲人姐姐那裏悄悄兒的找寶二爺呢嗎？』柳家的道：『噯呀！可是忘了！方才老宋媽說：『見寶二爺出角門來了。門上還有人等着，要關園門呢。』』因回頭問那媳婦兒：『那媳婦兒自己心虛，便道：『寶二爺那裏肯到我們這屋裏來。』柳家的聽說，便要走。

這寶玉一則怕關了門，二則怕那媳婦子進來又纏，也顧不得什麼了，連忙掀了簾子出來道：『柳嫂子，你等等我，一路兒走。』柳家的聽了，倒嚇了一大跳，說：『我的爺！你怎麼跑了這裏來了？』那寶玉也不答言，一直飛走。那五兒道：『媽媽，你快叫住寶二爺不用忙，留神冒冒失失，被人碰見倒不好。況且纔出來時，襲人姐姐已經打發人留了門了。』說着，趕忙同他媽來趕寶玉。

卻說寶玉跑進角門，纔把心放下來，還是突突亂跳；又怕五兒關在外頭，眼巴巴瞅着他母女也進來了，遠遠聽見裏邊嫵嫵們正查人，若再遲一步就關了園門了。

寶玉忙進入園中，且喜無人知道，到了自己房裏，告訴襲人，只說在薛姨媽家去的，也就罷了。一時鋪牀，襲人

不得不問：『今日怎麼睡？』寶玉道：『不管怎麼睡罷了。』

原來這一二年來，襲人因王夫人看重了他，越發自要尊重，凡背人之處，或夜晚之間，總不與寶玉狎昵；較先小時，反倒疏遠了。雖無大事辦理，然一應針線並寶玉及諸小丫頭出入銀錢衣履什物等事，也甚煩瑣。且有吐血之症，故近來夜間總不與寶玉同房。寶玉夜間膽小，醒了便要喚人，因晴雯睡臥警醒，故夜間一應茶水起坐呼喚之事，悉皆委他一人，所以寶玉外牀只是晴雯睡着，他今去了，襲人只得將自己鋪蓋搬來鋪設牀外。寶玉發了一晚上的獸，襲人催他睡下，然後自睡，只聽寶玉在枕上長吁短歎，覆去翻來。直至三更以後，方漸漸安頓了。襲人方放心，也就朦朧睡着。沒半盞茶時，只聽寶玉叫晴雯。襲人忙連聲答應，問：『做什麼？』寶玉因要茶喫。襲人倒了茶來，寶玉乃嘆道：『我近來叫慣了他，卻忘了是你。』襲人笑道：『他乍來，你也曾睡夢中叫我，以後纔改了的。』

說着，大家又睡下。寶玉又翻轉了一個更次，至五更方睡去時，只見晴雯從外走來，仍是往日形景，進來向寶玉道：『你們好生過罷！我從此就別過了。』說畢，翻身就走。寶玉忙叫時，又將襲人叫醒。襲人還只當他慣了口亂叫，卻見寶玉哭了，說道：『晴雯死了！』襲人笑道：『這是那裏的話？叫人聽着什麼意思？』

寶玉那裏肯睡，恨不得一時亮了，就遣人去問信。及至亮時，就有王夫人房裏小丫頭叫開前角門，傳王夫人的話：『即時叫起寶玉，快洗臉，換了衣裳來。因今兒有人請老爺賞秋菊，老爺因喜歡他前兒做的詩好，故此要帶了他們去。這都是太太的話，你們快告訴去，立逼他快來。老爺在上屋裏等他們喫麵茶呢。環哥兒早來了。快兒的去罷。我去叫蘭哥兒去了。』裏面的婆子聽一句，應一句，一面扣着鈕子，一面開門。襲人聽得叩門，便知有事；一面命人問時，自己已起來了。聽得這話，忙催人來，舀了洗臉水，催寶玉起來梳洗，他自去取衣。因思跟賈政出門，便不肯拿出十分出色的新鮮衣服來，只揀那三等成色的來。

寶玉此時已無法，只得忙忙前來。果然賈政在那裏喫茶，十分喜悅。寶玉請了早安。賈環賈蘭二人也都見過。賈政命坐喫茶，向環蘭二人道：『寶玉讀書，不及你兩個論題聯和詩這種聰明，你們皆不及他。今日此去未免叫你做詩，寶玉須隨便助他們兩個。』

王夫人自來不曾聽見這等考語，真是意外之喜。一時候他父子去了，方欲過賈母那邊來時，就有芳官等三個乾娘走來，回說：『芳官自前日蒙太太的恩典賞出來了，他就瘋了，是的，茶飯都不喫，勾引上藕官蕊官三個，人尋死覓活，只要絞了頭髮做尼姑去。我只當是小孩子家一時出去不慣，也是有的，不過隔兩日就好了；誰知越鬧越兇，打罵着也不怕。實在沒法，所以來求太太，或是依他們去做尼姑去，或教導他們一頓，賞給別人做女孩兒去罷。我們沒這福。』

王夫人聽了道：『胡說那裏由得他們起來！佛門也是輕易進去的麼？每人打一頓給他們看，還鬧不鬧！』當下因八月十五日，各廟內上供去，皆有各廟內的尼姑來送供尖，因會留下水月菴的智通與地藏菴的圓信住下，來回聽得此信，就想拐兩個女孩子去做活使喚，都向王夫人說：『府上到底是善人家。因太太好善，所以感應得這些小姑娘們皆如此。雖然說「佛門容易難上」，也要知道「佛法平等」。我佛立願，原度一切衆生。如今兩三個姑娘既然無父母，家鄉又遠，他們既經了這富貴，又想從小命苦，入了風流行次，將來知道終身怎麼樣？所以「苦海回頭」，立意出家修修來世，也是他們的高意。太太倒不要阻了善念。』

王夫人原是個善人，起先聽見這話，諒是小孩子不遂心的話，將來熬不得清淨，反致獲罪；今聽了這兩個拐子的話，大近情理，且近日家中多故，又有邢夫人遣人過來知會，明日接迎春家去住兩日，以備人家相看，且又有官媒來求說探春等，心緒正煩，那裏着意在這些小事，既聽此言，便笑答道：『你兩個既這等說，你們就帶了做徒弟去，如何？』

二姑子聽了，念一聲佛道：『善哉！善哉！若如此，可是老人家的陰功不小！』說畢，便稽首拜謝。王夫人道：『既這樣，你們問他去。若果真心，卽上來當着我拜了師父去罷。』

這三個女人聽了出去，果然將他三人帶來。王夫人問之再三，他三人已立定主意，遂與兩個姑子叩了頭，又拜辭了王夫人。王夫人見他們意皆決斷，知不可強了，反倒傷心可憐，忙命人來取了些東西來賞了他們，又送了兩個姑子些禮物。從此芳官跟了水月菴的智通，蕊官藕官二人跟了地藏菴的圓信，各自出家去了。

兩個尼姑領了芳官等去後，王夫人便往賈母處來，見賈母喜歡，便趁便回道：『寶玉屋裏有個晴雯，那個丫頭也大了，而且一年之間病不離身。我常見他比別人分外淘氣，也懶。前日又病倒了十幾天，叫大夫瞧，說是女兒癆，所以我就趕着叫他下去了。若養好了，也不用叫他進來，就賞他家配人去也罷了。再那幾個學戲的女孩兒，我也做主放了一則他們都會戲，口裏沒輕沒重，只會混說，女孩兒們聽了，如何使得；二則他們唱會子戲，白放了他們，也是應該的。况丫頭們也太多，若說不設使，再挑上幾個來，也是一樣。』

賈母聽了，點頭道：『這是正理。我也正想着如此。但晴雯這丫頭，我看他甚好，言談針線都不及他，將來還可以給寶玉使喚的。誰知變了！』王夫人笑道：『老太太挑中的人原不錯，只是他命裏沒造化，所以得了這個病。俗語又說：『女大十八變。』况且有本事的人未免有些調歪，老太太還有什麼不曾經歷過的。三年前，我也就留心這件事。先只取中了他，我留心看了去，他色色比人強，只是不大沉重。知大體，莫若襲人第一。雖說賢妻美妾，也要性情和順，舉止沉重的更好些。襲人的模樣，雖比晴雯次一等，然放在房裏，也算是一二等的。况且行事大方，心地老實，這幾年從未同着寶玉淘氣。凡寶玉十分胡鬧的事，他只有死勸的。因此品擇了二年，一點不錯了，我悄悄的把他丫頭的月錢止住，我的月分銀子裏批出二兩銀子來給他。不過使他自己知道，越發小心效好之意，且沒有明說。一則寶玉年紀尚小，老爺知道了，又恐說耽誤了書；二則寶玉自以爲自己跟前的人，不敢

勸他說他，反倒縱性起來。所以直到今日，纔回明老太太。」

賈母聽了，笑道：「原來這樣如此更好了！襲人本來從小兒不言不語，我只說是沒嘴的葫蘆。既是你深知，豈有大錯誤的？」王夫人又回今日賈政如何誇獎，如何帶他們逛去。賈母聽了，更加喜悅。

一時只見迎春妝扮了前來告辭過去。鳳姐也來請早安，伺候早飯。又說笑一回，賈母歇晌，王夫人便喚了鳳姐，問他丸藥可會配來。鳳姐道：「還不會呢，如今還是喫湯藥。太太只管放心，我已大好了。」王夫人見他精神復初，也就信了，因告訴攢逐晴雯等事，又說：「寶丫頭怎麼私自回家去了？你們都不知道？我前兒順路都查了一查，誰知蘭小子的這一個新進來的奶子也十分的妖調，也不喜歡他。我說給你大嫂子了，好不好，叫他各自去罷。我因問你大嫂子：『寶丫頭出去，難道你們不知道嗎？』他說是告訴了他了，不兩三日，等姨媽病好了就進來。姨媽究竟沒什麼大病，不過咳嗽腰疼，年年是如此的。他這去的必有原故，不是有人得罪了他了？那孩子心重，親戚們住一場，別得罪了人，反不好了。」

鳳姐笑道：「誰可好好的得罪着他？」王夫人道：「別是寶玉有嘴無心，從來沒個忌諱，高了興信嘴胡說，也是有的。」鳳姐笑道：「這可是太太過於操心了。若說他出去幹正經事，說正經話去，卻像傻子；若只叫他進來，在這些姐妹跟前，以至於大小的丫頭跟前，最有儘讓，又恐怕得罪了人，那是再不得有人惱他的。我想薛妹妹此去必是為前夜搜檢衆丫頭的原故，他自然為信不及園裏的人，他又是親戚，現也有丫頭老婆在內，我們又不好去搜檢，他恐我們疑他，所以多了這個心，自己迴避了，也是應該避嫌疑的。」

王夫人聽了這話不錯，自己遂低頭一想，便命人去請了寶釵來，分晰前日的事，以解他的疑心；又仍命他進來照舊居住。寶釵陪笑道：「我原要早出去的，因姨媽有許多大事，所以不便來說。可巧前日媽媽又不好了，家裏兩個靠得的女人又病，所以我趁便去了。姨媽今日既已知道了，我正好回明，就從今日辭了，好搬東西。」

王夫人鳳姐都笑道：『你太固執了。正經再搬進來爲是。休爲沒要緊的事反疏遠了親戚。』寶釵笑道：『這話說的太重了。並沒爲什麼事要出去。我爲的是媽媽近來神思比先大減，而且夜晚沒有得靠的人，統共只我一個人；二則如今我哥哥眼看娶嫂子，多少針線活計並家裏一切動用器皿，尙有未齊備的，我也須得幫着媽媽去料理料理。姨媽和鳳姐姐都知道我們家的事，不是我撒謊。再者自我在園裏，東南上小角門子就常開着，原是爲我走的，保不住出入的人圖省走路也從那裏走。又沒個人盤查，設若從那裏弄出事來，豈不兩礙？而且我進園裏來睡，原不是什麼大事。因前幾年年紀都小，且家裏沒事，在外頭不如進來，姊妹們在一處頑笑作針線，都比在外頭一人悶坐好些。如今彼此都大了，況姨媽這邊歷年皆遇不遂心之事，所以那園子裏，尙有一時照顧不到的，皆有關係。惟有少幾個人，就可以少操些心了。所以今日不但我決意辭去，此外還要勸姨媽如今該減省的，就減省些，也不爲失了大家的體統。據我看園裏這一項費用也竟可以免的，說不得當日的話。姨媽深知我家的，難道我家當日也是這樣零落不成？』

鳳姐聽了這篇話，便向王夫人笑道：『這話依我竟不必強他。』王夫人點頭道：『我也無可回答，只好隨你的便罷了。』

說話之間，只見寶玉已回來了，因說：『老爺還未散，恐天黑了，所以先叫我們回來了。』王夫人忙問：『今日可丟了醜了沒有？』寶玉笑道：『不但不丟醜，拐了許多東西來。』接着就有老婆子們從二門上小廝手內接進東西來。王夫人一看時，只見扇子三把，扇墜三個，筆墨共六匣，香珠三串，玉縲環三個。寶玉說道：『這是梅翰林送的，那是楊侍郎送的，這是李員外送，的每人一分。』說着，又向懷中取出一個檀香小護身佛來，說：『這是慶國公單給我的。』王夫人又問在席何人做何詩詞，說畢，只將寶玉一分令人拿着，同寶玉環蘭前來見賈母。賈母看了，喜歡不盡，不免又問些話。無奈寶玉一心記着晴雯，答應完了，便說：『騎馬顛了，骨頭痛。』賈母便說：

『快回房去換了衣服疏散疏散就好了，不許睡。』寶玉聽了，便忙進園來。

當下麝月秋紋已帶了兩個丫頭來等候。見寶玉辭了賈母出來，秋紋便將筆墨等物拿着，隨寶玉進園來。寶玉滿口裏說：『好熱！』一壁走，一面便摘冠解帶，將外面的大衣服都脫下來。麝月拿着，只穿着一件松花綾子夾襖，襟內露出血點般大紅褲子來。秋紋見這條紅褲是晴雯針線，因歎道：『真是一物在人亡了！』麝月將秋紋拉了一把，笑道：『這褲子配着松花色襖兒，石青靴子，越顯出靛青的頭，雪白的臉來了！』

寶玉在前，只妝沒聽見，又走了兩步，便止步道：『我要走一走，這怎麼好？』麝月道：『大白日裏還怕什麼？還怕丟了你不成？』——因命兩個小丫頭跟着。——『我們送了這些東西去再來。』寶玉道：『好姐姐，等一等，我再去。』麝月道：『我們去了就來。兩個人手裏都有東西，倒像擺執事的。——一個捧着文房四寶，一個捧着冠袍帶履，——成個什麼樣子！』

寶玉聽了，正中心懷，便讓他二人去了。他便帶了兩個小丫頭到一塊山子石後頭，悄問他二人道：『自我去了，你襲人姐姐打發人去瞧晴雯姐姐沒有？』這一個答道：『打發宋媽瞧去了。』寶玉道：『回來說什麼？』小丫頭道：『回來說晴雯姐姐直着脖子叫了一夜，今日早起就閉了眼住了口，世事不知，只有倒氣的分兒了。』寶玉忙道：『一夜叫的是誰？』小丫頭道：『一夜叫的是娘。』寶玉拭淚道：『還叫誰？』小丫頭說：『沒有聽見叫別人了。』寶玉道：『你糊塗，想必沒有聽見。』

旁邊那一個小丫頭最伶俐，聽寶玉如此說，便上來說：『真個他糊塗！』又向寶玉說：『不但我聽的真切，我還親自偷着看去來着。』寶玉聽說，忙問：『怎麼又親自看去？』小丫頭道：『我想晴雯姐姐素日和別人不同，待我們極好；如今他雖受了委屈出去，我們不能別的法子救他，只親去瞧瞧，也不枉素日疼我們一場。就是人知道了，回了太太打我們一頓，也是願受的，所以我拚着一頓打，偷着出去瞧了一瞧。誰知他平生爲人聰明，至

死不變；見我去了，便睜開眼拉我的手，問：「寶玉那裏去了？」我告訴他了。他歎了一口氣，說：「不能見了！」我就說：「姐姐何不等一等他回來見一面？」他就笑道：「你們不知道，我不是死。如今天上少了一個花神，玉皇爺叫我去管花兒。我如今在未正二刻就上任去了。寶玉須得未正三刻纔到家。只少一刻兒的工夫，不能見面。世上凡有該死的人，閻王勾取了去，是差些個小鬼來拿他的魂兒。要遲延一時半刻，不過燒些紙，澆些漿飯，那鬼只顧搶錢去了，該死的人就可挨磨些工夫。我這如今是天上的神仙來請，那裏捱得時刻呢？」我聽了這話，竟不大信。及進來到屋裏，留神看時辰表，果然是未正二刻他嚙了氣，正三刻上就有人來叫我們，說你來了。」

寶玉忙道：「你不認得字，所以不知道，這原是有。不但花有一花神，還有總花神。但他不知做總花神去了，還是單管一樣花神？」這丫頭聽了，一時謔不來。恰好這是八月時節，園中池上芙蓉正開。這丫頭便見景生情，忙答道：「我已曾問他：『是管什麼花的神？』告訴我們，日後也好供養的。」他說：「你只可告訴寶玉一人，除他之外，不可洩了天機。」就告訴我，說他就是專管芙蓉花的。」

寶玉聽了這話，不但不爲怪，亦且去悲生喜，便回頭來看看那芙蓉，笑道：「此花也須得這樣一個人去主管！我就料定他那樣的人必有一番事業！雖然超生苦海，從此再不能相見了，免不得傷感思念。」因又想：「雖然臨終未見，如今且去靈前一拜，也算盡這五六年的情意……」想畢，忙至屋裏，正值麝月秋紋找來。

寶玉又自穿戴了，只說去看黛玉，遂一人出園，往前次看望之處來，意爲停柩在內。誰知他哥嫂見他一嚙氣，便回了進去，希圖早些得幾兩發送例銀。王夫人聞知，便命賞了十兩銀子，又命：「即刻送到外頭焚化了罷。女兒癆死的，斷不可留！」他哥嫂聽了這話，一面得銀，一面催人立刻入殮，抬往城外化人廠上去了；剩的衣裳簪環，約有三四百金之數，他哥嫂自收了，爲後日之計；二人將門鎖上，一同送殯去了。

寶玉走來，撲了一個空，站了半天，並無別法，只得復身進入園中，及回至房中，甚覺無味，因順路來找黛玉，不

在房裏，問其何往。丫環們回說：『往寶姑娘那裏去了。』寶玉又至蘅蕪院中，只見寂靜無人，房內搬出，空空落落，不覺吃一大驚，纔想起前日彷彿聽見寶釵要搬出去，只因這兩日功課忙，就混忘了。這時看見如此，纔知道果然搬出，怔了半天，因轉念一想：『不如還是和襲人麝兒再與黛玉相伴。只這兩三個人，只怕還是同死同歸……』想畢，仍往瀟湘館去。

第三十六 夏金桂

卻說賈赦已將迎春許與孫家。這孫家乃是大同府人氏，祖上係軍官出身，乃當日寧榮府中之門生，算來亦係至交。如今孫家只有一人在京，現襲指揮之職。此人名喚孫紹祖，生得相貌魁梧，體格健壯，弓馬嫻熟，應酬權變，年紀未滿三十，且又家資饒富，現在兵部候缺題陞。因未曾娶妻，賈赦見是世交子姪，且人品家當都相稱合，遂擇爲東牀嬌婿，亦曾回明賈母。賈母心中卻不大分願意，但想兒女之事自有天意，況且他親父主張，何必出頭多事？因此只說『知道了』三字，餘不多及。賈政又深惡孫家，雖是世交，不過是他祖父當日希慕寧榮之勢，有不能了結之事，挽拜在門下的，並非詩禮名族之裔。因此倒勸諫過兩次，無奈賈赦不聽，也只得罷了。

寶玉卻未曾會過這孫紹祖一面的，次日只得過去，聊以塞責，只聽見那娶親的日子甚近，不過今年就要過門的，又見邢夫人等回了賈母，將迎春接出大觀園去，越發掃興，每每癡癡呆呆的，不知作何消遣。又聽說要陪四個丫頭過去，更又跌足道：『從今後，這世上又少了五個清淨人了！』因此天天到紫菱洲一帶地方徘徊瞻顧，見其軒窗寂寞，屏帳翛然，不過只有幾個該班上夜的老嫗，再看那岸上的蓼花葦葉，也都覺搖搖落落，似有追憶故人之態，迥非素常逞妍鬪色可比，所以情不自禁，乃信口吟成一歌曰：

『池塘一夜秋風冷，吹散菱荷紅玉影。蓼花菱葉不勝悲，重露繁霜壓纖梗。不聞永晝敲棋聲，燕泥點點污棋枰。古人惜別憐朋友，況我今當手足情！』

寶玉方纔吟罷，忽聞背後有人笑道：『你又發什麼獸呢？』寶玉回頭忙看是誰，原來是香菱。寶玉忙轉身，笑

問道：『我的姐姐，你這會子跑到這裏來做什麼？許多日子也不進來逛逛。』香菱拍手，笑嘻嘻的說道：『我何曾不要來！如今你哥哥回來了，那裏比先時自由自在的了！纔剛我們太太使人來找你鳳姐姐去，竟沒有找着，說往園子裏來了。我聽見這個話，我就討了這個差進來找他。遇見他的丫頭，說在稻香村呢。如今我往稻香村去，誰知又遇見了你！我還要問你：襲人姐姐這幾日可好？怎麼忽然把個晴雯姐姐也沒了？到底是什麼病？二姑娘搬出去的好快！你瞧瞧，這地方一時間就空落落的了！』

寶玉只有一味答應，又讓他同到怡紅院去喫茶。香菱道：『此刻竟不能等找着璉二奶奶，說完了正經話再來。』寶玉道：『什麼正經話，這般忙？』香菱道：『爲你哥哥娶嫂子的話，所以要緊。』寶玉道：『正是說的是那一家的好？只聽見吵嚷了這半年，今兒又說張家的好，明兒又要李家的，後兒又議論王家的好。這些人家的女兒，他也不知造了什麼罪，叫人家好端端的議論。』香菱道：『如今定了，可以不用拉扯別人家了。』寶玉問道：『定了誰家的？』香菱道：『因你哥哥上次出門時，順路到了個親戚家去。這門親原是老親，且又和我們是同姓，在戶部掛名行商，也是數一數二的大門戶。前日說起來時，你們兩府都也知道的。合京城裏，上至王侯，下至買賣人，都稱他家是桂花夏家。』寶玉忙笑道：『如何又稱爲桂花夏家？』香菱道：『本姓夏，非常的富貴。其餘田地不用說，單有幾十頃地種着桂花。凡這長安，那城裏城外桂花局，俱是他家的。連宮裏一應陳設盆景，亦是他家貢奉。』因此纔有這個混號。如今太爺也沒了，只有老奶奶帶着一個親生的姑娘過活，也並沒有哥兒弟兄。可惜他竟一門盡絕了後。』寶玉忙道：『俗們也別管他絕後不絕後，只是這姑娘可好？你們大爺怎麼就中意了？』香菱笑道：『一則是天緣，二來是一情人眼裏出西施。』當年時又通家來往，從小兒都在一處頑過。敍親是姑舅兄妹，又沒嫌疑。雖離了這幾年，前兒一到他家，夏奶奶又是沒兒子的，一見了你哥哥出落的這麼，又是哭，又是笑，竟比見了兒子的還勝。又令他兄妹相見，誰知這姑娘出落的花朵似的了，在家裏也讀書寫字，所

以你哥哥當時就一心看準了，連當舖裏老夥計們一羣人，遭擾了人家三四日，他們還留多住幾天，好不容易苦辭纔放回家。你哥哥一進門，就咕咕唧唧求我們太太去求親。我們太太原是見過的，又且門當戶對，也依了。和這裏姨太太鳳姑娘商議了，打發人去一說就成了。只是娶的日子太急，所以我們忙亂的很。我也巴不得早些娶過來，又添了一個做詩的人了。」寶玉冷笑道：「雖如此說，但只我倒替你担心慮後呢！」香菱道：「這是什麼話？我倒不懂了。」寶玉笑道：「言有什麼不懂的？只怕再有個人來，薛大哥就不肯疼你了。」香菱聽了，不覺紅了臉，正色道：「這是怎麼說！素日俗們都是斷抬斷敬，今日忽然提起這些事來，怪不得人人都說你是個親近不得的人！」一面說，一面轉身走了。

寶玉見他這樣，便悵然如有所失，跌跌的站了半日，只得沒精打彩，還入怡紅院來。一夜不曾安睡，種種不寧。次日便懶進飲食，身體發熱。也因近日抄檢大觀園，逐司棋，別迎春，悲晴雯等，羞辱驚恐悲悽所致，兼以風寒外感，遂致成疾，臥牀不起。賈母聽得如此，天天親來看視。王夫人心中自悔，不合因晴雯過於逼責了他，心中雖如此，臉上卻不露出，只吩咐衆奶娘等好生伏侍看守。一日兩次，帶進醫生來診脈下藥。一月之後，方纔漸漸的痊愈。好生保養過百日，方許動葷腥油麵，方可出門行走。這百日內，院門前皆不許到，只在屋裏頑笑。四五十天後，就把他拘的火星亂迸，那裏忍耐的住。雖百般設法，無奈賈母王夫人執意不從，也只得罷了。因此和些丫嬛們無所不至，恣意耍笑。又聽得薛蟠那裏擺酒唱戲，熱鬧非常，已娶親入門，聞得這夏家小姐十分俊俏，也略通文翰。寶玉恨不得就過去一見纔好。再過些時，又聞得迎春出了閣，寶玉思及當時姊妹，耳鬢廝磨，從今一別，縱得相逢，必不得似先前這等親熱了。眼前又不能去一望，真令人悽惶不盡，少不得潛心忍耐。暫同這些丫嬛們廝鬧釋悶，幸免賈政責備逼迫讀書之難。這百日內，只不曾拆毀了怡紅院，和這些丫頭們無法無天，凡世上所無之事，都頑耍出來，如今且不消細說。

原來這夏家小姐今年方十七歲，生得亦頗有姿色，亦頗識得幾個字；若論心裏的邱壑涇渭，頗步熙鳳的後塵。只吃虧了一件：從小時，父親去世的早，又無同胞兄弟，寡母獨守此女，嬌養溺愛，不啻珍寶。凡女兒一舉一動，他母親皆百依百順；因此未免釀成個盜跖的情性——自己尊若菩薩，他人穢如糞土，外具花柳之姿，內秉風雷之性。在家裏和丫嬛們使性賭氣，輕罵重打的；今兒出了閣，自爲要作當家的奶奶，比不得做女兒時，腴腆溫柔，須要拿出威風來，纔鈐壓得住人。況且見薛蟠氣質剛硬，舉止驕奢，若不趁熱竈一氣炮製，將來必不能自豎旗幟矣；又見有香菱這等一個才貌俱全的愛妾在室，越發添了『宋太祖滅南唐』之意。因他家多桂花，他小名就叫做金桂。他在家時，不許人口中帶出『金桂』二字來。凡人有不留心，誤道一字者，他便定要苦打重罰纔罷。他因想『桂花』二字是禁止不住的，須得另換一名。想桂花曾有廣寒嫦娥之說，便將『桂花』改爲『嫦娥花』；又寓自己身分。如今薛蟠本是個憐新棄舊的人，且是有酒膽無飯力的。如今得了這一個妻子，正在新鮮興頭上，凡事未免儘讓他些。那夏金桂見是這般形景，便也試着一步緊似一步。一月之中，二人氣概都還相平；至兩月之後，便覺薛蟠的氣概漸次的低矮了下去。

一日薛蟠的酒後，不知要行何事，先和金桂商議。金桂執意不從，薛蟠便忍不住，便發了幾句話，賭氣自行了。金桂便哭的如醉人一般，茶湯不進，妝起病來。請醫療治，醫生又說：『氣血相逆，當進寬胸順氣之劑。』薛姨媽恨得罵了薛蟠一頓，說：『如今娶了親，眼前抱兒子了，還是這麼胡鬧！人家鳳凰似的好容易養了一個女兒，比花朵兒還輕巧，原看的你是個人物，纔給你做媳婦！你不說收了心，安分守己，一心一計，和和氣氣，過日子，還是這麼胡鬧，喝了黃湯，折磨人家！這會子花錢喫藥白操心！』

一夕話，說的薛蟠後悔不迭，反來安慰金桂。金桂見婆婆如此說，越發得了意，更妝出些張致來，不理薛蟠。薛蟠沒了主意，惟有自歎而已。好容易十天半月之後，纔漸漸的哄轉過金桂的心來。自此便加一倍小心，氣概不

免又矮了半截下來。

那金桂見丈夫旗纛漸倒，婆婆良善，也就漸漸的持戈試馬。先時不過挾制薛蟠，後來倚嬌作媚，將及薛姨媽後，將至寶釵寶釵久察其不軌之心，每每隨機應變，暗以言語彈壓其志。金桂知其不可犯，便欲尋隙苦於無隙可乘，倒只好曲意俯就。

一日金桂無事，因和香菱閒談，問香菱家鄉父母。香菱皆答忘記。金桂便不悅，說有意欺瞞了他。因問：「香菱二字是誰起的？」香菱便答道：「姑娘起的。」金桂冷笑道：「人人都說姑娘通，只這一個名字就不通！」香菱忙笑道：「奶奶若說姑娘不通，奶奶沒合姑娘講究過。說起來，他的學問，連僭們姨老爺常時還誇的呢！」

金桂聽了，將脖項一扭，嘴唇一撇，鼻孔裏哧哧兩聲，冷笑道：「菱角花開，誰見香來？若是菱角香了，正經那些香花放在那裏？可是不通之極！」香菱道：「不獨菱花香，就連荷葉、蓮蓬，都是有一股清香的；但他原不是花香可比。若靜日靜夜，或清早半夜，細領略了去，那一股清香，比是花都好聞呢。就連菱角、雞頭、葦葉、蘆根，得了風露，那一股清香，也是令人心神爽快的。」金桂道：「依你說，這蘭花、桂花，倒香的不好了？」香菱說到熱鬧頭上，忘了忌諱，便接口道：「蘭花、桂花的香，又非別的香可比。」

一句未完，金桂的丫環——名喚寶蟾的——忙指着香菱的臉，說道：「你可要死！你怎麼叫起姑娘的名字來？」香菱猛省了，反不好意思，忙陪笑說：「一時順了嘴，奶奶別計較。」金桂笑道：「這有什麼，你也太小心了。但只是我想這個「香」字到底不妥，意思要換一個字，不知你服不服？」香菱笑道：「奶奶說那裏話。此刻連我一身一體，俱是奶奶的，何得換一個名字？反問我服不服？叫我如何當得起？奶奶說那一個字好，就用那一個。」金桂冷笑道：「你雖說得是，只怕姑娘多心！」香菱笑道：「奶奶原來不知。當日買了我時，原是老太太使喚的，故此姑娘起了這個名字。後來伏侍了爺，就與姑娘無涉了。如今又有了奶奶，越發不與姑娘相干。且姑娘又是

極明白的人，如何惱得這些呢？」金桂道：「既這樣說，香字竟不如「秋」字妥當。菱角菱花皆盛於秋，豈不比香字有來歷些？」香菱笑道：「就依奶奶這樣罷了。」自此後遂改了「秋」字。寶釵亦不在意。

只因薛蟠天性是「得隴望蜀」的，如今娶了金桂，又見金桂的丫頭寶蟾有三分姿色，舉止輕浮可愛，便時常要茶要水的，故意撩逗他。寶蟾雖亦解事，只是怕金桂不敢造次，且看金桂的眼色。金桂亦覺察其意，想着「正要擺佈香菱，無處尋隙，如今他既看上寶蟾，我且捨出寶蟾與他，他一定就和香菱疎遠了。我再乘他疎遠之時，擺佈了香菱，那時寶蟾原是我的人，也就好處了。」打定了主意，俟機而發。

這日，薛蟠晚間微醺，又命寶蟾倒茶來喫。薛蟠接碗時，故意捏他的手。寶蟾又喬妝躲閃，連忙縮手，兩下失誤，豁瑯一聲，茶碗落地，潑了一身一地的茶。薛蟠不好意思，佯說寶蟾不好生拿着。寶蟾說：「姑爺不好生接。」金桂冷笑道：「兩個人的腔調兒都設使的了！別打諒誰是傻子！」薛蟠低頭微笑不語。寶蟾紅了臉出去。一時，安歇之時，金桂便故意的攆薛蟠別處去睡，省的得了饑癆似的。薛蟠只是笑。金桂道：「要做什麼和我說，別偷偷摸摸的，不中用。」薛蟠聽了，仗着酒蓋臉，就勢跪在被上，拉着金桂，笑道：「好姐姐！你若把寶蟾賞了我，你要怎樣就怎樣。你要活人腦子，也弄來給你！」金桂笑道：「這話好不通。你愛誰，說明了，就收在房裏，省的別人看着不雅。我可要什麼呢？」

薛蟠得了這話，喜的稱謝不盡。

彼時金桂已暗和寶蟾說明，今夜令薛蟠在寶蟾房中去成親，命秋菱過來陪自己安睡。先是秋菱不肯。金桂說他嫌腌臢了，再必是圖安逸，怕夜裏伏侍勞動，又罵說：「你沒見世面的主子，見一個愛一個，把我的丫頭霸佔了去，又不叫你來，到底是什麼主意！想必是逼死我就罷了！」

薛蟠聽了這話，又怕鬧黃了寶蟾之事，忙又趕來罵秋菱：「不識抬舉！再不去就要打了！」秋菱無奈，只得抱

了鋪蓋來。金桂命他在地下鋪着睡，秋菱只得依命。剛睡下，便叫倒茶；一時又要搥腿。如是者，一夜七八次，總不使其安逸穩臥片時。

那薛蟠得了寶蟾，如獲珍寶，一概都置之不顧，恨得金桂暗暗的發恨道：『且叫你樂幾天，等我慢慢的擺弄了他，那時可別怨我！』一面隱忍，一面設計擺弄秋菱。半月光景，忽又妝起病來，只說心痛難忍，四肢不能轉動，療治不效。衆人都說是秋菱氣的。

鬧了兩天，忽又從金桂枕頭內抖出個紙人來，上面寫着金桂的年庚八字，有五根針釘在心窩，並肋肢骨縫等處；於是衆人當作新聞，先報與薛姨媽。薛姨媽先忙手忙脚的，薛蟠自然更亂起來，立刻要拷打衆人。金桂道：『何必冤枉衆人？大約是寶蟾的鎮魔法兒。』薛蟠道：『他這些時並沒多空兒在你房裏，何苦賴好人？』金桂冷笑道：『除了他還有誰？莫不是我自己害自己不成？雖有別人如何敢進我的房呢？』薛蟠道：『秋菱如今是天天跟着你，他自然知道，先拷問他就知道了。』金桂冷笑道：『拷問誰？誰肯認依我說，竟妝個不知道，大家丟開手罷了。橫豎治死我也沒什麼要緊，樂得再娶好的。若據良心上說，左不過是你們三個多嫌我！』一面說着，一面痛哭起來。

薛蟠更被這些話激怒，順手抓起一根門閂來，一徑搶步，找着秋菱，不容分說，便劈頭劈臉，渾身打起來；一口只咬定是秋菱所施。秋菱叫屈。薛姨媽跑來禁喝道：『不問明白就打起人來了！這丫頭伏侍這幾年，那一時不小心！他豈肯如今做這沒良心的事！你且問個清渾皂白，再動粗鹵。』

金桂聽見他婆婆如此說，怕薛蟠心軟意活了，便潑聲浪氣大哭起來，說：『這半個多月，把我的寶蟾霸佔了去，不容進我的房，惟有秋菱跟着我睡，我要拷問寶蟾，你又護在頭裏！你這會子又賭氣打他去治死我，再揀富貴的標致的娶來，就是了！何苦做出這些把戲來！』薛蟠聽了這些話，越發着了急。

薛姨媽聽見金桂句句挾制着兒子，百般惡賴的樣子，十分可恨；無奈兒子偏不硬氣，已是被他挾制軟慣了。如今又勾搭上了頭，被他說霸佔了去，自己還要佔溫柔讓夫之禮。這魔法究竟不知誰做的。正是俗語說的好：『清官難斷家務事。』此時正是『公婆難斷房幃的事了。』因無法只得賭氣喝薛蟠說：『不爭氣的孽障！狗也比你體面些！誰知你三不知的，把陪房丫頭也摸索上了，叫老婆說霸佔了丫頭！什麼臉出去見人！也不知誰使的法子！也不問清就打人！我知道你是個得新棄舊的東西。白辜負了當日的心！他既不好，你也不該打。我即刻叫人牙子來賣了他，你就心淨了。』氣着又命：『秋菱收拾了東西跟我來。』一面叫人：『去快叫個人牙子來，多少賣幾兩銀子，拔去肉中刺，眼中釘，大家過太平日子。』

薛蟠見母親動了氣，早已低了頭。金桂聽了這話，便隔着窗子往外哭道：『你老人家只管賣人，不必說着一個，拉着一個的！我們很是那喫醋拈酸容不得下人的不成？怎麼拔去肉中刺，眼中釘？是誰的釘？誰的刺？但凡多嫌着他，也不肯把我的丫頭也收在房裏了。』薛姨媽聽說，氣得身戰氣咽道：『這是誰家的規矩？婆婆在這裏說話，媳婦隔着窗子拌嘴，虧你是舊人家的女兒，滿嘴裏大呼小喊，說的是什麼！』薛蟠急得跺腳說：『罷呀，罷呀！看人家聽見笑話！』

金桂意謂一不做，二不休，越發喊起來了，說：『我不怕人笑話！你的小老婆治我，害我，我倒怕人笑話了！再不留下他，賣了我，誰還不知道薛家有錢，行動拿錢壓人。——又有好親戚挾制着別人，你不趁早施爲，還等什麼？嫌我不好，誰叫你們瞎了眼，三求四告的跑了我們家做什麼去了！』一面哭喊，一面自己拍打。薛蟠急得說：『又不好，勸又不好，打又不好，央告又不好，只是出入嚶聲歎氣，抱怨說：『運氣不好！』』

當下薛姨媽被寶釵勸進去了，只命人來賣香菱。寶釵笑道：『俗們家只知買人，並不知賣人之說。媽媽可是氣糊塗了？倘或叫人聽見，豈不笑話？哥哥嫂子嫌他不好，留着，我使喚，我正也沒人呢。』薛姨媽道：『留下他還』

是惹氣，不如打發了他乾淨。」寶釵笑道：「他跟着我也是一樣，橫豎不叫他到前頭去；從此斷絕了他那裏，也和賣了的一樣。」

香菱早已跑到薛姨媽跟前，痛哭哀求，不願出去，情願跟姑娘。薛姨媽只得罷了。自此以後，香菱果跟隨寶釵去了，把前面路徑竟自斷絕。雖然如此，終不免對月傷悲，挑燈自歎。雖然在薛蟠房中幾年，皆因血分中有病，是以並無胎孕。今復加以氣怒傷肝，內外折挫不堪，竟釀成乾血之症，日漸羸瘦，飲食懶進，請醫服藥不效。

那時金桂又吵鬧了數次。薛蟠有時仗着酒膽，挺撞過兩次。持棍欲打，那金桂便遞身就打。這裏持刀欲殺時，便伸着脖項。薛蟠也實不能下手，只得亂了一陣罷了。如今已成習慣，自然反使金桂越長威風，又漸次辱噴寶蟾。

寶蟾比不得香菱，正是個烈火乾柴；既和薛蟠情投意合，便把金桂放在腦後。近見金桂又作踐他，他便不肯低服半點。先是一沖一撞的拌嘴；後來金桂氣急，甚至於罵，再至於打。他雖不敢還手，便也撒潑打滾，尋死覓活。晝則刀剪，夜則繩索，無所不鬧。

薛蟠一身難以兩顧，惟徘徊觀望；十分鬧得無法，便出門躲着。金桂不發作性氣，有時喜歡，便糾聚人來鬪牌擲骰行樂；又生平最喜啃骨頭，每日務要殺雞鴨，將肉賞人喫，只單是油炸的焦骨頭下酒，喫得不耐煩，便肆行侮罵，說：「有別的忘八粉頭樂的，我爲什麼不樂！」薛家母女總不去理他，惟暗裏落淚。薛蟠亦無別法，惟悔恨不該娶這「攪家精」，都是一時沒了主意。於是寧榮二府之人，上上下下，無有不知，無有不歎者。

此時寶玉已過了百日出門行走，亦曾過來見過金桂，舉止形容也不怪厲，一般是鮮花嫩柳，與衆姊妹不差上下，焉得這等情性，可爲奇事。因此心中納悶。這日與王夫人請安去，又正遇見迎春奶娘來家請安，說起孫紹祖甚屬不端，「姑娘惟有背地裏淌眼淚，只要接了家來散蕩兩日。」王夫人因說：「我正要這兩日接他去，只

是七事八事的，都不遂心；所以就忘了。前日寶玉去了，回來也曾說過的。明日是個好日子，就接他去。』

正說時，賈母打發人來找寶玉，說：『明兒一早往天齊廟還願去。』寶玉如今巴不得各處去逛逛，聽見如此，喜的一夜不會合眼。次日一早，梳洗穿戴已畢，隨了兩三個老嫗，坐車出西城門外天齊廟燒香還願。這廟裏已於昨日預備停妥的。寶玉天性怯懦，不敢近猙獰神鬼之像，是以忙忙的焚過紙馬錢糧，便退至道院歇息。一時喫飯畢，衆嫗和李貴等圍隨寶玉到各處頑耍了一回。寶玉困倦，復回至淨室安歇。衆嫗生恐他睡着了，便請了當家的老王道士來陪他說話兒。這老道士專在江湖上賣藥，弄些海上方治病射利，廟外現掛着招牌，丸散膏藥，色色俱備；亦常在寧榮二府走動慣熟，都給他起了個混號，喚他做王一貼。言他膏藥靈驗，一貼病除。

當下王一貼進來，寶玉正歪在炕上，看見王一貼進來，便笑道：『來的好，我聽見說你極會說笑話兒的，說一個給我們大家聽聽。』王一貼笑道：『正是呢。哥兒別睡，仔細肚子裏麵筋作怪。』說着，滿屋裏的都笑了。寶玉也笑着起身整衣。王一貼命徒弟們快沏好茶來。焙茗道：『我們爺不喫你的茶，坐在這屋裏還嫌膏藥氣息呢。』王一貼笑道：『不當家花拉的膏藥，從不拿進屋裏來的。知道二爺今日必來，三五日頭裏就拿香薰了。』寶玉道：『可是呢？天天只聽見說你的膏藥好，到底治什麼病？』王一貼道：『若問我的膏藥，說來話長，其中底細，一言難盡。共藥一百二十味，君臣相濟，溫涼兼用。內則調元補氣，養榮衛，開胃口，寧神定魄，去寒去暑，化食化痰；外則和血脈，舒筋絡，去死生新，去風散毒。其效如神，貼過便知。』寶玉道：『我不信，一張膏藥就治這些病？我且問你，倒有一種病，也貼得好麼？』王一貼道：『百病千災無不立效。若不效，二爺只管揪鬍子打我這老臉，拆我這廟，何如？只說出病源來。』寶玉道：『你猜若猜得着，便貼得好了。』王一貼聽了，尋思一會，笑道：『這倒難猜。二爺明說了罷。』寶玉道：『我問你，可有貼女人妬病的方子？沒有？』王一貼聽了，拍手笑道：『這可罷了！不但說』

沒有方子，就是聽也沒有聽見過！寶玉笑道：『這樣還算不得什麼。』王一貼又忙說道：『這貼妬的膏藥，倒沒經過。有一種湯藥，或者可醫，只是慢些兒，不能立刻見效的。』寶玉道：『什麼湯？怎麼喫法？』王一貼道：『這叫做「療妬湯」。用極好的秋梨一個，二錢冰糖，一錢陳皮，水三碗，梨熟爲度，每日清晨喫這一個梨，喫來喫去就好了。』寶玉道：『這也不值什麼，只怕未必見效。』王一貼道：『一劑不效，喫十劑；今日不效，明日再喫；今年不效，明年再喫。橫豎這三味藥，都是潤肺開胃，不傷人的。甜絲絲的，又止咳嗽，又好喫。喫過一百歲，人橫豎是要死的，死了還妬什麼？那時就見效了！』

說着，寶玉焙茗都大笑不止，罵：『油嘴的牛頭！』王一貼道：『不過是閒着解午盹罷了，有什麼關係？說笑了，你們就值錢。告訴你們說，連膏藥也是假的，我有真藥，我還喫了做神仙呢，有真的跑到這裏來混！』

正說着，吉時已到，請寶玉出去奠酒，焚化錢糧，散福。功課完畢，寶玉方進城回家。

那時迎春已來家好半日，孫家婆娘媳婦等人已待晚飯，打發回家去了。迎春方哭啼啼，在王夫人房中訴委屈，說：『孫紹祖一味好色，好賭，酗酒，家中所有的媳婦丫頭，將及淫遍，略勸過兩三次，便罵我是醋汁子老婆，擰出來的；又說老爺會收着五千銀子，不該使了他的。如今他來要了兩三次，不得，便指着我的臉說道：「你別和我充夫人娘子！你老子使了我五千銀子，把你準折賣給我的，好不好，打你一頓，擰到下房裏睡去！當日有你的，老爺在時，希冀上我們的富貴，趕着相與的論理，我和你父親是一輩；如今壓着我的頭，晚了一輩，不該做了這門親，倒沒的叫！人看着趕勢利似的。」』一行說，一行哭的嗚嗚咽咽，連王夫人並衆姊妹無不落淚。王夫人只得用言解勸，說：『已是遇見不曉事的人，可怎麼樣呢？想當日你叔叔也曾勸過大老爺，不叫做這門親的，大老爺執意不聽，一心情願，到底做不好了。我的兒，這也是你的命！』迎春哭道：『我不信我的命，就這麼苦，從小兒沒有娘，幸而過嬌娘這邊來，過了幾年心淨日子，如今偏又是這麼個結果！』

王夫人一面勸一面問他隨意要在那裏安歇。迎春道：『乍乍的離了姊妹們，只是眠思夢想；二則還惦記着我的屋子，還得在園裏住個三五天，死也甘心了！不知下次來還得住不得住了呢！』王夫人忙勸道：『快休亂說。年輕的夫妻們，鬪牙鬪齒，也是泛泛人的常事，何必說這些喪氣話？』仍命人忙忙的收拾紫菱洲房屋，命姊妹們陪伴着解釋。又吩咐寶玉：『不許在老太太跟前走漏一些風聲。倘或老太太知道了這些事，都是你說的！』寶玉唯唯的聽命。

迎春是夕仍在舊館安歇。衆姊妹丫嬛等更加親熱異常。一連住了三日，纔往邢夫人那邊去。先辭過賈母及王夫人，然後與衆姊妹分別，各皆悲傷不捨。還是王夫人薛姨媽等安慰勸釋，方止住了。過那邊去，又在邢夫人處住了兩日，就有孫家的人來接去。迎春雖不願去，無奈孫紹祖之惡，勉強忍情作辭去了。邢夫人本不在意，也不問其夫妻和睦，家務煩難，只面情塞責而已。

第三十七 林黛玉的心病

且說寶玉奉父命再入家塾以後，怡紅院中甚覺清淨閒暇，襲人倒可做些活計，拿着針線要繡個檳榔包兒，想這如今寶玉有了功課，丫頭們可也沒有飢荒了，早要如此，晴雯何至弄到沒有結果？忽又想到自己終身本不是寶玉的正配，原是偏房。寶玉的爲人，卻還拿得住；只怕娶了一個利害的，自己便是尤二姐香菱的後身。素來看着賈母王夫人光景，及鳳姐兒往往露出話來，自然是黛玉無疑了。那黛玉就是個多心人——想到此際，臉紅心熱，拿着針不知戳到那裏去了，便把活計放下，走到黛玉處去探探他的口氣。

黛玉正在那裏看書，見是襲人，欠身讓坐。襲人也連忙迎上來，問：「姑娘這幾天身子可大好了？」黛玉道：「那裏能夠，不過略硬朗些。你在家裏做什麼呢？」襲人道：「如今寶二爺上了學，屋裏一點事兒沒有，因此來瞧瞧姑娘，說說話兒。」

說着，紫鵲拿茶來。襲人忙站起來道：「妹妹坐着罷。」因又笑道：「我前兒聽見秋紋說，妹妹背地裏說我們什麼來着？」紫鵲也笑道：「姐姐信他的話。我說寶二爺上了學，寶姑娘又隔斷了，連香菱也不過來，自然是悶的。」襲人道：「你還提香菱呢！這纔苦呢！撞着這位「太歲奶奶」，難爲他怎麼過！」把手伸着兩個指頭道：「說起來，比他還利害！連外頭的臉面都不顧了！」黛玉接着道：「他也殼受了！尤二姑娘怎麼死了？」襲人道：「可不是？想來都是一個人，不過名分裏頭差些，何苦這樣毒？外面名聲也不好聽。」

黛玉從不聞襲人背地裏說人，今聽此話有因，心裏一動，便說道：「這也難說。但凡家庭之事，「不是東風壓

了西風，就是西風壓了東風。」襲人道：「做了旁邊人，心裏先怯，那裏倒敢欺負人呢？」

說着，只見一個婆子在院裏問道：「這裏是林姑娘的屋子麼？那位姐姐在這裏呢？」雪雁出來一看，模糊認的是薛姨媽那邊的人，便問道：「作什麼？」婆子道：「我們姑娘打發來給這裏林姑娘送東西的。」雪雁道：「略等等兒。」雪雁進來回了黛玉，黛玉便叫領他進來。

那婆子進來請了安，且不說送什麼，只是覷着眼瞧黛玉，看的黛玉臉上倒不好意思起來，因問道：「寶姑娘叫你來送什麼？」婆子方笑着回道：「我們姑娘叫給姑娘送了一瓶兒蜜餞荔枝來。」回頭又瞧見襲人，便問道：「這位姑娘，不是寶二爺屋裏的花姑娘麼？」襲人笑道：「媽媽怎麼認的我？」婆子笑道：「我們只在太太屋裏看屋子，不大跟太太姑娘出門，所以姑娘們都不大認得，姑娘們碰着到我們那邊去，我們都模糊記得。」說着，將一個瓶兒遞給雪雁，又回頭看看黛玉，因笑着向襲人道：「怨不得我們太太說這林姑娘和你們寶二爺是一對兒，原來真是天仙似的！」

襲人見他說話造次，連忙岔道：「媽媽，你乏了，坐坐喫茶罷。」那婆子笑嘻嘻的道：「我們那裏忙呢，都張羅琴姑娘的事呢。姑娘還有兩瓶荔枝，叫給寶二爺送去。」說着，顛顛巍巍告辭出去。

黛玉雖惱這婆子方纔冒撞，但因是寶釵使來的，也不好怎麼樣，等他出了屋門，纔說一聲道：「給你們姑娘道費心。」那老婆子還只管嘴裏咕咕噥噥的說：「這樣好模樣兒，除了寶玉，什麼人擎受的起！」黛玉只妝沒聽見。襲人笑道：「怎麼人到了老來，就是混說白道的，叫人聽着又生氣，又好笑！」

一時，雪雁拿過瓶子來給黛玉看，黛玉道：「我懶待喫，拿了擱起去罷。」又說了一回話，襲人纔去了。

一時晚妝將卸，黛玉進了套間，猛抬頭看見了荔枝瓶，不禁想起日間老婆子的一番混話，甚是刺心。當此黃昏人靜，千愁萬緒，堆上心來，想起自己身子不牢，年紀又大了，看寶玉的光景，心裏雖沒別人，但是老太太舅母

又不見有半點意思，深恨父母在時，何不早定了這頭婚姻。又轉念一想道：『倘若父母在時，別處定了婚姻，怎能設似寶玉這般人材心地？不如此時尚有可圖。』心內一上一下，輾轉纏綿，竟像轆轤一般，歎了一回氣，弔了幾點淚，無情無緒，和衣倒下。

不知不覺，只見小丫頭走來說道：『外面雨村賈老爺請姑娘。』黛玉道：『我雖跟他讀過書，卻不比男學生，要見我做什麼？況且他和舅舅往來，從未提起，我也不必見的。』因叫小丫頭回覆：『身上有病，不能出來，與我請安道謝就是了。』小丫頭道：『只怕要與姑娘道喜，南京還有人來接。』

說着，又見鳳姐同邢夫人王夫人寶釵等都來笑道：『我們一來道喜，二來送行。』黛玉慌道：『你們說什麼話？』鳳姐道：『你還妝什麼？你難道不知道林姑爺升了湖北的糧道，娶了一位繼母，十分合心合意。如今想着你摺在這裏，不成事體，因託了賈雨村作媒，將你許了你繼母的什麼親戚，還說是續絃，所以着人到這裏來接你回去。大約一到家中就要過去的，都是你繼母作主，怕的是道兒上沒有照應，還叫你璉二哥哥送去。』說得黛玉一身冷汗。

黛玉又恍惚父親果在那裏做官的樣子，心上急着，硬說道：『沒有的事，都是鳳姐姐混鬧。』只見邢夫人向王夫人使個眼色兒：『他還不信呢，偕們走罷。』黛玉含着淚道：『二位舅母坐坐去。』衆人不言語，都冷笑而去。

黛玉此時心中乾急，又說不出來，哽哽咽咽，恍惚又像和賈母在一處的似的，心中想道：『此事惟求老太太，或還有救。』於是兩腿跪下去，抱着賈母的腿，說道：『老太太救我，我南邊是死也不去的，況且有了繼母，又不是我的親娘，我是情願跟着老太太一塊兒的。』但見賈母呆着臉兒，笑道：『這個不干我的事。』黛玉哭道：『老太太，這是什麼事呢！』老太太道：『續絃也好，倒多得一副妝奩。』黛玉哭道：『我在老太太跟前，決不使這裏』

分外的閒錢，只求老太太救我！』賈母道：『不中用了。做了女人總是要出嫁的。你孩子家不知道。在此地終非了局。』黛玉道：『我在這裏情願自己做個奴婢過活，自做自喫，也是願意；只求老太太作主。』見賈母總不言語，黛玉又抱着賈母哭道：『老太太！你向來最是慈悲的，又最疼我的，到了緊急的時候兒，怎麼全不管你別說我是你的外孫女兒，是隔了一層了，我的娘是你的親生女兒，看我分上也該護庇些。』說着，撞在懷裏痛哭。聽見賈母道：『鴛鴦，你來送姑娘出去歇歇，我倒被他鬧乏了。』

黛玉情知不是路了，求之無用，不如尋個自盡，站起來往外就走，深痛自己沒有親娘，便是外祖母與舅母姊妹們，平時何等待的好，可見都是假的；又一想：『今日怎麼獨不見寶玉？或見他一面，看他還有法兒。』便見寶玉站在面前，笑嘻嘻的說：『妹妹大喜呀！』

黛玉聽了這一句話，越發急了，也顧不得什麼了，把寶玉緊緊拉住，說：『好寶玉！我今日纔知道你是個無情無義的人了！』寶玉道：『我怎麼無情無義？你既有了人家兒，偕們各自幹各自的了。』黛玉越聽越氣，越沒了主意，只得拉着寶玉哭道：『好哥哥！你叫我跟了誰去？』寶玉道：『你要不去，就在這裏住着，你原是許了我的，所以你纔到我們這裏來。我待你是怎麼樣的，你也想想。』

黛玉恍惚又像果曾許過寶玉的，心內忽又轉悲作喜，問寶玉道：『我是死活打定主意的了，你到底叫我去不去？』寶玉道：『我說叫你住下，你不信我的話，你就瞧瞧我的心。』說着，就拿着一把小刀子往胸口上一劃，只見鮮血直流，黛玉嚇得魂飛魄散，忙用手握着寶玉的心窩，哭道：『你怎麼做出這個事來！你先來殺了我罷！』寶玉道：『不怕！我拿我的心給你瞧。』還把手在劃開的地方兒亂抓，黛玉又顫又哭，又怕人撞破，抱住寶玉痛哭。寶玉道：『不好了！我的心沒有了！活不得了！』說着，眼睛往上一翻，咕咚就倒了。

黛玉拚命放聲大哭，只聽見紫鵲叫道：『姑娘！姑娘！怎麼魘住了？快醒醒兒，脫了衣服睡罷！』黛玉一翻身，卻

原來是一場惡夢，喉間猶是哽咽，心上還是亂跳，枕頭上已經溼透，肩背身心，但覺冰冷，想了一回，『父母死的久了，和寶玉尙未放定，這是從那裏說起……』又想夢中光景無倚無靠，再真把寶玉死了，那可怎麼樣好？一時痛定思痛，神魂俱亂，又哭了一回，遍身微微的出了一點兒汗，扎掙起來，把外罩大襖脫了，叫紫鵲蓋好了被窩，又躺下去，翻來覆去，那裏睡得着；只聽得外面淅淅颯颯，又像風聲，又像雨聲，又停了一會子，又聽得遠遠的吹呼聲兒，卻是紫鵲已在那裏睡着，鼻息出入之聲，自己扎掙着爬起來，圍着被坐了一會，覺得窗縫裏透進一縷涼風來，吹得寒毛直豎，便又躺下。正要朦朧睡去，聽得竹枝上不知有多少鴉雀兒的聲兒，啾啾唧唧，叫個不住，那窗上的紙，隔着屨子，漸漸的透進清光來。

黛玉此時已醒得雙眸炯炯，一會兒咳嗽起來，連紫鵲都咳嗽醒了。紫鵲道：『姑娘，你還沒睡着麼？又咳嗽起來了。想是着了風了。這會兒窗戶紙發青了，也待好亮起來了。歇歇兒罷，養養神，別儘着想長想短的了。』黛玉道：『我何嘗不要睡！只是睡不着，你睡你的罷。』說了，又嗽起來。

紫鵲見黛玉這般光景，心中也自傷感，睡不着了，聽見黛玉又嗽，連忙起來，捧着痰盒。這時天已亮了，黛玉道：『你不睡了麼？』紫鵲笑道：『天都亮了，還睡什麼呢？』黛玉道：『既這樣，你就把痰盒兒換了罷。』

紫鵲答應着，忙出來換了一個痰盒兒，將手裏的這個盒兒放在桌上，開了套間門出來，仍舊帶上門，放下撒花軟簾，出來叫醒雪雁，開了屋門去倒那盒子時，只見滿盒子痰，痰中有些血星，嚇了紫鵲一跳，不覺失聲道：『噯呀！這還了得！』黛玉裏面接着問：『是什麼？』紫鵲自知失言，連忙改說道：『手裏一滑，幾乎攪了痰盒子。』黛玉道：『不是盒子裏的痰有了什麼？』紫鵲道：『沒有什麼。』說着這句話時，心中一酸，那眼淚直流下來，聲兒早已岔了。

黛玉因爲喉間有些甜腥，早自疑惑；方纔聽見紫鵲在外邊詫異，這會子又聽見紫鵲說話，聲音帶着悲慘的

光景，心中覺了八九分，便叫紫鵲：『進來罷，外頭看冷着。』紫鵲答應了一聲，這一聲更比頭裏悽慘，竟是鼻中酸楚之音。黛玉聽了，冷了半截，看紫鵲推門進來時，尚拿絹子拭眼。黛玉道：『大清早起，好好的爲什麼哭？』紫鵲勉強笑道：『誰哭來？這早起起來，眼睛裏有些不舒服。姑娘今夜大概比往常醒的時候更早罷？我見了咳嗽了半夜。』黛玉道：『可不是？越要睡，越睡不着！』

紫鵲道：『姑娘身上不大好，依我說，還得自己開解着些。身子是根本，俗語說的：「留得青山在，依舊有柴燒。」況這裏自老太太起，那個不疼姑娘？只這一句話，又勾起黛玉的夢來，覺得心裏一撞，眼中一黑，神色俱變。紫鵲連忙端着痰盒，雪雁搥着脊梁，半日纔吐出一口痰來，痰中一縷紫血，簌簌亂跳。紫鵲雪雁臉都嚇黃了。兩個旁邊守着，黛玉便昏昏躺下。紫鵲看着不好，連忙努嘴叫雪雁叫人去。

雪雁纔出屋門，只見翠縷翠墨兩個人笑嘻嘻的走來。翠縷便道：『林姑娘怎麼這早晚還不出門？我們姑娘和三姑娘都在四姑娘屋裏講究四姑娘畫的那張園子景兒呢。』雪雁連忙擺手兒，翠縷翠墨二人倒都嚇了一跳，說：『這是什麼原故？』雪雁將方纔的事一一告訴他二人，二人都吐了吐舌頭兒，說：『這可不是頑的！你們怎麼不告訴老太太去？這還了得！你們怎麼這麼糊塗！』雪雁道：『我這裏纔要去，你們就來了。』

正說着，只聽紫鵲叫道：『誰在外頭說話？姑娘問呢。』三個人連忙一齊進來。翠縷翠墨見黛玉蓋着被，躺在牀上，見了他二人，便說道：『誰告訴你們了，你們這樣大驚小怪的？』翠墨道：『我們姑娘和雲姑娘纔都在四姑娘屋裏講究四姑娘畫的那張園子圖兒，叫我們來請姑娘，不知道姑娘身上又欠安了。』黛玉道：『也不是什麼大病，不過覺得身子略軟些，躺躺兒就起來了。你們回去告訴三姑娘和雲姑娘，飯後若無事，倒是請他們到這裏坐坐罷。寶二爺沒到你們那邊去？』二人答道：『沒有。』翠墨又道：『寶二爺這兩天上學了，老爺天天要查功課，那裏還能像從前那麼亂跑呢？』黛玉聽了，默然不言。二人又略站了一回，都悄悄的退出來了。

且說探春湘雲正在惜春那邊評論惜春近日所畫的『大觀園圖』說：『這個多一點，那個少一點，這個太疏，那個太密。』大家又議着題詩，着人去請黛玉商議。

正說着，忽見翠縷翠墨二人回來，神色匆忙。湘雲便先問道：『林姑娘怎麼不來？』翠縷道：『林姑娘昨日夜裏又犯了病了，咳嗽了一夜。我們聽見雪雁說吐了一盒子痰血。』

探春聽了，詫異道：『這話真麼？』翠縷道：『怎麼不真！』翠墨道：『我們剛纔進去去瞧了瞧，顏色不成顏色，說話兒的氣力兒都微了。』湘雲道：『不好的這麼着，怎麼還能說話呢？』探春道：『怎麼你這麼糊塗，不能說話，不是已經……』說到這裏卻咽住了。惜春道：『林姐姐那樣一個聰明人，我看他總有些瞧不破，一點半點兒都要認起真來，天下事那裏有多少真的呢！』探春道：『既這麼着，偕們都過去看看，倘若病的利害，偕們也過去告訴大嫂子，回老太太傳大夫進來瞧瞧，也得個主意。』湘雲道：『正是這樣。』惜春道：『姐姐們先去，我回來再過去。』

於是探春湘雲扶了小丫頭，都到瀟湘館來。進入房中，黛玉見他二人，不免又傷起心來。因又轉念，想起夢中『連老太太尚且如此，何況他們？況且我不請他們，他們還不來呢！』心裏雖是如此，臉上卻礙不過去，只得勉強令紫鵲扶起，口中讓坐。

探春湘雲都坐在牀沿上，一頭一個，看了黛玉這般光景，也自傷感。探春便道：『姐姐怎麼身上又不舒服了？』黛玉道：『也沒什麼要緊，只是身子軟得很。』紫鵲在黛玉身後，偷偷的用手指那痰盒兒。湘雲到底年輕，性情又兼直爽，伸手便把痰盒拿起來看，不看則已，看了嚇的驚疑不止，說：『這是姐姐吐的？這還了得！』

初時黛玉昏昏沈沈，吐了也沒細看；此時見湘雲這麼說，回頭看時，自己早已灰了一半。探春見湘雲冒失，連忙解說道：『這不過是肺火上炎，帶出一半點來，也是常事。偏是雲丫頭不拘什麼就這樣蝎蝎螫螫的！』湘雲

紅了臉，自悔失言。

探春見黛玉精神短少，似有煩惱之意，連忙起身說道：『姐姐靜靜的養養神罷。我們回來再瞧你。』黛玉道：『累你二位惦着。』探春又囑咐紫鵲：『好生留神伏侍姑娘。』紫鵲答應着。探春纔要走，只聽外面一個人嚷道：『你這不成人的小蹄子！你是個什麼東西，來這園子裏頭混攪！』黛玉聽了，大叫一聲道：『這裏住不得了！』一手指着窗外，兩眼反插上去。

原來黛玉住在大觀園中，雖靠着賈母疼愛，然在別人身上凡事終是寸步留心。聽見窗外老婆子這樣罵着，在別人呢，一句是貼不上的；竟像專罵着自己的。自思一個千金小姐，只因沒了爹娘，寄人籬下，於今又不知何人指使這老婆子來這般辱罵，那裏委屈得來！因此，肝腸崩裂，哭的過去了。紫鵲只是哭叫：『姑娘怎麼樣了！快醒來罷！』探春也叫了一回。半晌，黛玉回過這口氣，還說不出話來，那隻手仍向窗外指着。

探春會意，開門出去，看見老婆子手中拿着拐棍，趕着一個不乾不淨的毛丫頭道：『我是爲照管這園中的花果樹木，來到這裏，你作什麼來了？等我家去，打你一個知道！』這丫頭扭着頭，把一個指頭探在嘴裏，撇着老婆子笑。探春罵道：『你們這些人，如今越發沒了王法了！這裏是你罵人的地方兒嗎？』老婆子見是探春，連忙陪着笑臉兒，說道：『剛纔是我的外孫女兒看見我來了，他就跟了來。我怕他鬧，所以纔吆喝他回去，那裏敢在這裏罵人呢。』探春道：『不用多說了，快給我都出去。這裏林姑娘身上不大好，還不快去麼！』老婆子答應了幾個『是』，說着一扭身去了；那丫頭也就跑了。

探春回來，看見湘雲拉着黛玉的手，只管哭，紫鵲一手抱着黛玉，一手給黛玉揉胸口，黛玉的眼睛方漸漸的轉過來了。探春笑道：『想是聽見老婆子的話，你疑了心了麼？』黛玉只搖搖頭兒。探春道：『他是罵他外孫女兒。我剛纔也聽見了。這種東西說話，再沒有一點道理的。他們懂得什麼避諱！』

黛玉聽了，嘆了口氣，拉着探春的手道：『姐兒……』叫了一聲，又不言語了。探春又道：『你別心煩。我來看你，是姊妹們應該的。你又少人伏侍。只要你安心肯喫藥，心上把喜歡事兒想想，能殼一天一天的硬朗起來，大家依舊結社做詩，豈不好呢？』湘雲道：『可是三姐姐說的那麼着不樂？』黛玉哽咽道：『你們只顧要我喜歡，可憐我那裏趕得上這日子！只怕不能夠了！』探春道：『你這話說的太過了。誰沒個病兒災兒的那裏就想到這裏來了。你好生歇歇兒罷。我們到老太太那邊回來再看你。你要什麼東西，只管叫紫鵲告訴我。』黛玉流淚道：『好妹妹！你到老太太那裏，只說我請安，身上略有點不好，不是什麼大病，也不用老太太煩心的。』探春答應道：『我知道，你只管養着罷。』說着，纔同湘雲出去了。

這裏紫鵲扶着黛玉躺在牀上，地下諸事自有雪雁照料，自己只守着旁邊；看着黛玉，又是心酸，又不敢哭泣。那黛玉閉着眼，躺了半晌，那裏睡得着，覺得園裏頭平日只見寂寞，如今躺在牀上，偏聽得風聲蟲鳴聲鳥語聲，人走的脚步聲，又像遠遠的孩子們啼哭聲，一陣一陣的聒噪的煩躁起來；因叫紫鵲放下帳子來。雪雁捧了一碗燕窩湯，遞給紫鵲。紫鵲隔着帳子，輕輕問道：『姑娘喝一口湯罷？』黛玉微微應了一聲。紫鵲復將湯遞給雪雁，自己上來，攙扶黛玉坐起，然後接過湯來，攔在唇邊試了一試，一手摟着黛玉肩臂，一手端着湯送到唇邊。黛玉微微睜眼，喝了兩三口，便搖搖頭兒不喝了。紫鵲仍將碗遞給雪雁，輕輕扶黛玉睡下。

靜了一時，略覺安頓，只聽窗外悄悄問道：『紫鵲妹妹在家麼？』雪雁連忙出來，見是襲人，因悄悄說道：『姐姐屋裏坐着。』襲人也便悄悄問道：『姑娘怎麼着？』一面走，一面雪雁告訴夜間及方纔之事。襲人聽了這話，也嚇怔了；因說道：『怪道剛纔翠縷到我們那邊說你們姑娘病了，嚇的寶二爺連忙打發我來看看是怎麼樣。』正說着，只見紫鵲從裏間掀起簾子，望外看見襲人，招手兒叫他。襲人輕輕走過來問道：『姑娘睡着了嗎？』紫鵲點點頭兒，問道：『姐姐纔聽見說了？』襲人也點點頭兒，蹙着眉道：『終久怎麼樣好呢！那一位昨夜也把

我嚇了個半死兒！

紫鵲忙問：『怎麼了？』襲人道：『昨日晚上睡覺，還是好好兒的。誰知半夜裏一疊連聲的嚷起心疼來，嘴裏胡說白道，只說好像刀子割了去的是的。直鬧到打亮梆子以後纔好些了。你說嚇人不嚇人？今日不能上學，還要請大夫來喫藥呢！』

正說着，只聽黛玉在帳子裏又咳嗽起來，紫鵲連忙過來捧痰盒兒接痰。黛玉微微睜眼問道：『你合誰說話呢？』紫鵲道：『襲人姐姐來瞧姑娘來了。』說着，襲人已走到牀前。黛玉命紫鵲扶起，一手指着牀邊，讓襲人坐下。襲人側身坐了，連忙陪着笑勸道：『姑娘倒還是躺着罷。』黛玉道：『不妨，你們快別這樣大驚小怪的。剛纔是說誰半夜裏心疼起來？』襲人道：『是寶二爺偶然魘住了，不是認真怎麼樣。』

黛玉會意，知道是襲人怕自己又懸心的原故，又感激，又傷心。因趁勢問道：『既是魘住了，不聽見他還說什麼？』襲人道：『也沒說什麼。』黛玉點點頭兒，遲了半日，歎了一聲，纔說道：『你們別告訴寶二爺說我不好看。』就攔了他的工夫，又叫老爺生氣。襲人答應了，又勸道：『姑娘，還是躺躺歇歇罷。』黛玉點頭，命紫鵲扶着歪下。襲人未免坐在旁邊，又寬慰了幾句，然後告辭，回到怡紅院，只說黛玉身上略覺不受用，也沒什麼大病。寶玉纔放了心。

且說探春湘雲出了瀟湘館，一路往賈母這邊來。探春因囑咐湘雲道：『妹妹回來見了老太太，別像剛纔那樣冒冒失失的了。』湘雲點頭笑道：『知道了。我頭裏是叫他嚇的忘了神了。』

說着，已到賈母那邊，探春因提起黛玉的病來。賈母聽了，自是心煩。因說道：『偏是這兩個主兒多病多災的。林丫頭一來二去的大了，他這個身子也要緊。我看那孩子太是個心細。』

衆人也不敢答言。賈母便向鴛鴦道：『你告訴他們，明兒大夫來瞧了寶玉，叫他再到林姑娘那屋裏去。』鴛

鴛鴦答應着出來，告訴了婆子們。婆子們自去傳話。這裏探春湘雲就跟着賈母喫了晚飯，然後同回園中去不提。到了次日，大夫來了，瞧了寶玉，不過說飲食不調，着了點兒風邪，沒大要緊，疏散疏散就好了。

這裏王夫人鳳姐等，一面遣人拿了方子回賈母，一面使人到瀟湘館，告訴說：『大夫就過來。』紫鵲答應了，連忙給黛玉蓋好被窩，放下帳子，雪雁趕着收拾房裏的東西。

一時，賈璉陪着大夫進來了，便說道：『這位老爺是常來的，姑娘們不用迴避。』老婆子打起簾子，賈璉讓着進入房中坐下。賈璉道：『紫鵲姐姐，你先把姑娘的病勢向王老爺說說。』王大夫道：『且慢說，等我診了脈，聽我說了，看是對不對；若有不合的地方，姑娘們再告訴我。』紫鵲便向帳中扶出黛玉的一隻手來，攔在『迎手』上。紫鵲又把鐲子連袖子輕輕的擡起，不叫壓住了脈息。

那王大夫診了好一會兒，又換那隻手也診了，便同賈璉出來，到外間屋裏坐下，說道：『六脈皆弦，因平日鬱結所致。』

說着，紫鵲也出來，站在裏間門口。那王大夫便向紫鵲道：『這病時常應得頭暈，減飲食，多夢；每到五更，必醒個幾次；即日間聽見不干自己的事，也必要動氣，且多疑多懼。不知者疑爲性情乖誕，其實因肝陰虧損，心氣衰耗，都是這個病在那裏作怪。——不知是否？』

紫鵲點點頭兒，向賈璉道：『說的很是。』王太醫道：『既這樣就是了。』說畢，起身同賈璉往外書房去開了方子。

大夫去後，賈璉一面叫人抓藥，一面回到房中，告訴鳳姐黛玉的病原與大夫用的藥。述了一遍，只見周瑞家的走來，回了幾件沒要緊的事。賈璉聽到一半，便說道：『你回二奶奶罷，我還有事呢。』說着就走了。周瑞家的回完了這件事，又說道：『我方纔到林姑娘那邊，看他那個病，竟是不好呢？臉上一點血色也沒有，

摸了摸，身上只剩了一把骨頭；問問他，也沒有話說，只是淌眼淚。回來紫鵲告訴我，說：「姑娘現在病着，要什麼，自己又不肯要，我打算要問二奶奶那裏支用一兩個月的月錢。如今喫藥，雖是公中的，零用也得幾個錢。」我答應了他，替他來回奶奶。」

鳳姐低了半日頭，說道：「竟這麼着罷！我送他幾兩銀子使罷。也不用告訴林姑娘。這月錢卻是不好支的。一個人開了例，要是都支起來，那如何使得呢？你不記得趙姨娘和三姑娘拌嘴了？也無非爲的是月錢。況且近來你也知道，出去的多，進來的少，總繞不過灣兒來。不知道的，還說我打算的不好。更有那一種嚼舌根的，說我搬運到娘家去了！周嫂子你倒是那裏經手的人，這個自然還知道些。」

周瑞家的道：「真正委屈死人！這樣大門頭兒，除了奶奶這樣心計兒當家罷了。別說是女人當不來，就是三頭六臂的男人，還撐不住呢。還說這些個混帳話！」說着，又笑了一聲道：「奶奶還沒聽見呢！外頭的人還更糊塗呢！前兒周瑞回家來，說起外頭的人，打諒着偕們府裏不知怎麼樣有錢呢！也有說：「賈府裏的銀庫幾間，金庫幾間，使的傢伙都是金子鑲了，玉石嵌了的。」也有說：「姑娘做了王妃，自然皇上家的東西分了一半子給娘家。前兒貴妃娘娘省親回來，我們還親見他帶了幾車金銀回來，所以家裏收拾擺設的水晶宮似的那日，在廟裏還願，花了幾萬銀子，只算是『牛身上拔了一根毛』罷咧！」有人還說：「他門前的獅子，只怕還是玉石的呢！園子裏還有金麒麟，叫人偷了一個去，如今剩下一個了。家裏的奶奶姑娘不用說，就是屋裏使喚的姑娘們，也是一點兒不動的，喝酒下棋，彈琴畫畫，橫豎有人伏侍呢。單管穿羅罩紗，喫的帶的，都是人家不認得的。那些哥兒姐兒們，更不用說了，要天上的月亮，也有人去拿下來給他頑。」還有歌兒呢，說是一寧國府，榮國府，金銀財寶如糞土，喫不窮，穿不窮，算來……」說到這裏，猛然咽住。原來那時歌兒說道：「算來總是一場空。」這周瑞家的說溜了嘴，說到這裏，忽然想起這話不好，因咽住了。

鳳姐兒聽了，已明白必是句不好的話了，也不便追問，因說道：「那都沒要緊，只是這『金麒麟』的話從何而來？」周瑞家的笑道：「就是那廟裏的老道士送給寶二爺的小金麒麟兒，後來丟了幾天，虧了史姑娘檢着，還了他外頭，就造出這個謠言來了。奶奶說這些人可笑不可笑？」鳳姐道：「這些話倒不是可笑，倒是可怕的。他們一日難似一日，外面還是這麼講究，俗語兒說的，一人怕出名豬怕壯。」況且又是個虛名兒，終久還不知怎麼樣呢？」周瑞家的道：「奶奶慮的也是，只是滿城裏茶坊酒鋪兒以及各衙門兒都是這樣說，況且不是一年了。那裏握的住衆人的嘴？」鳳姐點點頭兒，因叫平兒稱了幾兩銀子，遞給周瑞家的道：「你先拿去交給紫鵲，只說我給他添補買東西的。若要官中的，只管要去，別提這月錢的話，他也是個伶透人，自然明白我的話。我得了空兒，就去瞧姑娘去。」周瑞家的接了銀子，答應着自去了。

第三十八 寶玉提親

且說寶玉病了幾天，也就好了，照常上學。這天從學裏回來，見過賈政，又到賈母處請安。剛進得門來，便聽見王夫人鳳姐探春等笑語之聲。丫嬛們見寶玉來了，連忙打起簾子，悄悄告訴道：『姨太太在這裏呢。』寶玉趕忙進來給薛姨媽請安，過來纔給賈母請了晚安。寶玉因問衆人道：『寶姐姐在那裏坐着呢？』薛姨媽笑道：『你寶姐姐沒過來，家裏和香菱作活呢。』

寶玉聽了，心中索然，又不好就走。只見說着話兒，已擺上飯來。自然是賈母薛姨媽上坐，探春等陪坐。薛姨媽道：『寶哥兒呢？』賈母笑着說道：『寶玉跟着我這邊坐罷。』寶玉連忙回道：『頭裏散學時，李貴傳老爺的話，叫喫了飯過去，我趕着要了一碟菜，泡茶喫了一碗飯，就過去了。老太太和姨媽姐姐們用罷。』賈母道：『既這麼着，鳳丫頭就過來跟着我。你太太纔說他今兒喫齋，叫他們自己喫去罷。』王夫人也道：『你跟着老太太，姨太太喫罷，不用等我，我喫齋呢。』於是鳳姐告了坐，丫頭安了杯筯，鳳姐執壺斟了一巡，纔歸坐。

大家喫着酒，賈母便問道：『可是纔姨太太提香菱？我聽見前兒丫頭們說「秋菱」，不知是誰，問起來纔知道是他。怎麼那孩子好好的，又改了名字呢？』薛姨媽滿臉飛紅，歎了口氣道：『老太太再別提起！自從蟠兒娶了這個不知好歹的媳婦，成日家咕咕唧唧，如今鬧的也不成個人家了！我也說過他幾次，他牛心不聽說，我也沒那麼大精神，和他們儘着吵去，只好由他們去！可不是他嫌這丫頭的名兒不好，改的！』賈母道：『名兒什麼要緊的事呢？』薛姨媽道：『說起來，我也怪臊的。其實老太太這邊有什麼不知道的，他那裏是爲這名兒不好，

聽見說，他因為是寶丫頭起的，他纔有心要改。」賈母道：「這又是什麼緣故呢？」

薛姨媽把手絹子不住的擦眼淚，未曾說，又歎了一口氣道：「老太太還不知道呢！這如今媳婦子專和寶丫頭僵氣，前日老太太打發人看我去，我們家裏正鬧呢。」賈母連忙接着問道：「可是前兒聽見姨太太肝氣疼，要打發人看去；後來聽見說好了，所以沒着人去。依我勸姨太太竟把他們別放在心上。再者他們也是新過門的小夫妻，過些時自然就好了。我看寶丫頭性格兒溫厚和平，雖然年輕，比大人還強幾倍。前日那小丫頭子回來說，我們這邊還都讚歎了他一會子，都像寶丫頭那樣心胸兒，脾氣兒，真是百裏挑一的！不是我說句冒失話，那給人家作了媳婦兒，怎麼叫公婆不疼，家裏上上下下的不賓服呢！」

寶丫頭裏已經聽煩了，推故要走，及聽見這話，又坐下默默的往下聽。薛姨媽道：「不中用。他雖好，到底是女孩兒家，養了蟠兒這個糊塗孩子，真真叫我不放心。只怕在外頭喝點子酒，鬧出事來。幸虧老太太這裏的大爺二爺常和他在一塊兒，我還放點兒心。」

說話間，飯已喫完，寶玉先告辭了。

這裏薛姨媽又問了一回黛玉的病。賈母道：「林丫頭那孩子倒罷了，只是心重些，所以身子就不大很結實了。要賭靈性兒，也和寶丫頭不差什麼，要賭寬厚待人裏頭，卻不濟他寶姐姐有耽待，有儘讓了。」薛姨媽又說了兩句閒話兒，便告辭去了。

再說賈政這日叫寶玉去問過一番功課，心裏卻也喜歡，走向外面和那些門客閒談，提到寶玉的學業來，便有新近到來，最善下棋的一個王爾調，名作梅的，說道：「據我們看來，寶二爺的學問已是大進了。」賈政道：「那有進益，不過略懂得些罷咧。」學問一兩個字，早得很呢！詹光道：「這是老世翁過謙的話。不但王大兄這般說，就是我們看寶二爺必定要高發的。」賈政笑道：「這也是諸位過愛的意思。」

那王爾調又道：『晚生還有一句話，不揣冒昧，合老世翁商議。』賈政道：『什麼事？』王爾調陪笑道：『也是晚生的相與，做過南韶道的張大老爺家，有一位小姐，說是生的德容功貌俱全，此時尙未受聘。他又沒有兒子，家資巨萬，但是富貴雙全的人家，女婿又要出衆，纔肯作親。晚生來了兩個月，瞧着寶二爺的人品學業，都是必要大成的。老世翁這樣門楣，還有何說？若晚生過去，包管一說就成。』賈政道：『寶玉說親，卻也是年紀了，并且老太太常說起，但只張大老爺素來尙未深悉。』詹光道：『王兄所提張家，晚生卻也知道，況合大老爺那邊是舊親，老世翁一問便知。』賈政想了一回道：『大老爺那邊，不曾聽得這門親戚。』詹光道：『老世翁原來不知，這張府上原和邢舅太爺那邊有親的。』

賈政聽了，方知是邢夫人的親戚，坐了一回進來了，便向王夫人說知，要他轉問邢夫人去。

次日邢夫人過賈母這邊來請安，王夫人便提起張家的事，一面回賈母，一面問邢夫人。邢夫人道：『張家雖係老親，但近年來久已不通音信，不知他家的姑娘是怎麼樣的。倒是前日孫親家太太打發老婆子來問安，卻說起張家的事，說他家有個姑娘，託孫親家那邊有對勁的提一提。聽見說，只這一個女孩兒，十分嬌養，也識得幾個字，見不得大陣仗兒，常在屋裏不出來的。張大老爺又說：只有這一個女孩兒，不肯嫁出去，怕人家公婆嚴，姑娘受不得委屈，必要女婿過門，贅在他家，給他料理些家事。』

賈母聽到這裏，不等說完，便道：『這斷使不得。我們寶玉，別人伏侍他還不彀呢，倒給人家當家去！』邢夫人道：『正是老太太這個話。』賈母因向王夫人道：『你回來告訴你老爺，就說我的話：這張家的親事是作不得的。』

王夫人答應了。鳳姐在旁笑道：『不是我當着老祖宗太太們跟前說句大膽的話，現放着天配的姻緣，何用別處去找？』賈母笑問道：『在那裏？』鳳姐道：『一個「寶玉」，一個「金鎖」，老太太怎麼忘了？』賈母笑了。

一笑，因說：『昨日你姑媽在這裏，你爲什麼不提？』鳳姐道：『老祖宗和太太們在前頭，那裏有我們小孩子家說話的地方兒。況且姨媽過來瞧老祖宗，怎麼提這些個？這也得太太們過去求親纔是。』賈母笑了，邢王二夫人也都笑了。賈母因道：『是我背晦了！』

正說着，人回：『大夫來看巧姐的病。』就把寶玉提親的話擱下了。

過了一日是北靜王的生辰，寶玉隨父去祝壽。那北靜王見了寶玉，問了一回讀書作文諸事，甚加愛惜，又賞了茶。因說道：『昨兒巡撫吳大人來陛見，說起令尊翁前任學政時，秉公辦事，凡屬生童，俱心服之至。他陛見時，萬歲爺也曾問過，他也十分保舉，可知是令尊翁的喜兆。』寶玉連忙站起，聽畢這一段話，纔回啓道：『此是王爺的恩典，吳大人的盛情。』

正說着，小太監進來回道：『外面諸位大人老爺都在前殿謝王爺賞宴。』說着，呈上謝宴並請午安的片子來。北靜王略看了看，仍遞給小太監，笑了一笑，說道：『知道了，勞動他們。』那小太監又回道：『這賈寶玉，王爺單賞的飯預備了。』北靜王便命那太監帶了寶玉到一所極小巧精緻的院裏，派人陪着喫了飯，又過來謝了恩。北靜王又說了些好話兒，忽然笑說道：『我前次見你那塊玉，倒有趣兒，回來說了個式樣，叫他們也作了一塊來。今日你來得正好，就給你帶回去頑罷。』因命小太監取來，親手遞給寶玉。寶玉接過來，捧着又謝了，然後退出。北靜王又命兩個小太監跟出來，纔同着賈赦等回來了。賈赦見過賈母，便各自回去。

這裏賈政帶着他三人請過了賈母的安，又說了些府裏遇見什麼人。寶玉又回了賈政，吳大人陛見保舉的話。賈政道：『這吳大人本來偕們相好，也是我輩中人，還倒是有骨氣的。』又說了幾句閒話兒，賈母便叫：『歇着去罷。』賈政退出，珍珠寶玉都跟到門口。賈政道：『你們都回去陪老太太坐着去罷。』說着，便回房去。剛坐了一坐，只見一個小丫頭回道：『外面林之孝請老爺回話。』說着，遞上個紅單帖來，寫着吳巡撫的名字。賈政

的錢，他拿了去；他輸了錢，就不肯拿出來。——這也罷了，他倒把我的錢都搶了去了！」寶玉笑道：「幾個錢，什麼要緊！傻東西不許鬧了！」說的兩個人都咕嘟着嘴，坐着去了。這裏襲人打發寶玉睡下。

襲人聽了寶玉方纔的話，也明知是給寶玉提親的事，因恐寶玉每有癡想，這一提起，不知又招出他多少歇話來，所以故作不知，自己心上，卻也是頭一件關切的事，夜間躺着，想了個主意，不如去見見紫鵲，看他有什麼動靜，自然就知道了。次日一早起來，打發寶玉上了學，自己梳洗了，便慢慢的去到瀟湘館來，只見紫鵲正在那裏掐花兒呢。見襲人進來，便笑嘻嘻的道：「姐姐屋裏坐着。」襲人道：「坐着妹妹掐花兒呢嗎？姑娘呢？」紫鵲道：「姑娘纔梳洗完了，等着溫藥呢。」

紫鵲一面說着，一面同襲人進來。見了黛玉正在那裏拿着一本書看，襲人陪着笑道：「姑娘怨不得勞神，起來就看書。我們寶二爺念書，若能像姑娘這樣，豈不好了呢！」黛玉笑着把書放下，雪雁已拿着個小茶盤裏托着一鍾藥，一鍾水，小丫頭在後面捧着痰盒漱盂進來。

原來襲人來時，要探探口氣，坐了一回，無處入話，又想着黛玉最是心多，探不成消息，再惹着他，倒是不好；又坐了坐，搭越着辭了出來了。將到怡紅院門口，只見兩個人在那裏站着呢，襲人不便往前走。那一個早看見了，連忙跑過來。襲人一看，却是鋤藥。因問：「你作什麼？」鋤藥道：「剛纔芸二爺來了，拿了個帖兒，說給俗們寶二爺瞧的，在這裏候信。」襲人道：「寶二爺天天上學，你難道不知道還候什麼信呢？」鋤藥笑道：「我告訴他了，他叫告訴姑娘，聽姑娘的信呢。」

襲人正要說話，只見那一個也慢慢的蹭過來了；細看時，就是賈芸，溜溜湫湫往這邊來了。襲人見是賈芸，連忙向鋤藥道：「你告訴說知道了，回來給寶二爺瞧罷。」那賈芸原要過來和襲人說話，無非親近之意，又不敢造次，只得慢慢踱來，相離不遠，不想襲人說出這話，自己也不好再往前走，只好站住這裏。襲人已掉背臉往回

裏去了。賈芸只得快快而回，同鋤藥出去了。

晚間，寶玉回房，襲人便回道：『今日廊下小芸二爺來了。』寶玉道：『作什麼？』襲人道：『他還有個帖兒呢。』寶玉道：『在那裏？拿來我看看。』麝月便走去在裏間屋裏書櫃子上頭拿了來。寶玉接過看時，上面皮兒上寫着『叔父大人安稟。』寶玉道：『這孩子怎麼又不認我作父親了？』襲人道：『怎麼？』寶玉道：『前年他送我白海棠時，稱我作父親大人，今日這帖子封皮上寫着叔父，可不是又不認了麼？』襲人道：『他也不害臊，你也不害臊！他那麼大了，倒認你這麼大兒的作父親，可不是他不害臊，你正經連個……』剛說到這裏，臉一紅，微微的一笑。寶玉也覺得了，便道：『這倒難講，俗語說：「和尚無兒，孝子多着呢。」只是我看着他這伶俐得人心，兒纔這麼着，他不願意，我還不希罕呢！』說着，一面拆那帖兒。襲人也笑道：『那小芸二爺也有些鬼鬼頭頭的，什麼時候又要看人，什麼時候又躲躲藏藏的，可知也是個心術不正的貨！』

寶玉只顧拆開看那字兒，也不理會襲人這些話。襲人見他看那字兒，皺一回眉，又笑一笑兒，又搖搖頭兒，後來光景竟不大耐煩起來。襲人等他看完了，問道：『是什麼事情？』寶玉也不答言，把那帖子已經撕作幾斷。襲人見這般光景，也不便再問，便問寶玉喫了飯還看書不看。寶玉道：『可笑芸兒這孩子竟這樣的混帳！』襲人見他所答非所問，便微微的笑着問道：『到底是什麼事？』寶玉道：『問他作什麼！俗們喫飯罷，喫了飯歇着罷。心裏鬧的怪煩的。』說着，叫小丫頭子點了一個火兒來，把那撕的帖兒燒了。

一時，小丫頭們擺上飯來，寶玉只是怔怔的坐着。襲人連哄帶催，催着喫了一口兒飯，便攔下了，仍是悶悶的歪在牀上；一時間，忽然吊下淚來。

此時襲人麝月都摸不着頭腦。麝月道：『好好兒的，這又是爲什麼？都是什麼芸兒雨兒的！不知什麼事，弄了這麼個浪帖子來，惹的這麼傻了的似的，哭一會子笑一會子，要天長日久，鬧起這悶葫蘆來，可叫人怎麼受

呢！』說着，竟傷起心來。襲人旁邊由不得要笑，便勸道：『好妹妹，你也別惱人了。他一個人就穀受了，你又這麼着。他那帖子上的事，難道與你相干？』麝月道：『你混說起來了。知道他帖兒上寫的是什麼混帳話？你混往人身上扯。要那麼說，他帖兒上只怕倒與你相干呢！』

襲人還未答言，只聽寶玉在牀上撲哧的一聲笑了，爬起來，抖了抖衣裳，說：『我們睡覺罷，別鬧了。明日我還起早念書呢。』說着，便躺下睡了。

次日，寶玉起來梳洗了，便往家塾裏去；走出院門，忽然想起，叫焙茗略等，急忙轉身回來，叫：『麝月姐姐呢？』麝月答應着出來問道：『怎麼又回來了？』寶玉道：『今日芸兒要來了，告訴他別在這裏鬧。再鬧，我就回老太太和老爺去了。』

麝月答應了。寶玉纔轉身去了。剛往外走着，只見賈芸慌慌張張往裏來。看見寶玉，連忙請安，說：『叔叔大喜了！』那寶玉估量着是昨日那件事，便說道：『你也太冒失了！不管人心裏有事沒事，只管來攬。』賈芸陪笑道：『叔叔不信，只管瞧去。人都來了，在偕們大門口呢。』寶玉越發急了，說：『這是那裏的話。』

正說着，只聽外邊一片聲嚷起來。賈芸道：『叔叔聽這不是？』寶玉越發心裏狐疑起來。只聽一個人嚷道：『你們這些人好沒規矩！這是什麼地方，你們在這裏混嚷！』那人答道：『誰叫老爺陞了官呢？怎麼不叫我們來吵喜呢？別人家盼着吵還不能呢！』

寶玉聽了，纔知道是賈政陞了郎中了，人來報喜的，心中自是甚喜。連忙要走時，賈芸趕着說道：『叔叔樂不樂？叔叔的親事要再成了，不用說是兩層喜了！』寶玉紅了臉，啐了一口，道：『呸！沒趣兒的東西，還不快走呢！』賈芸把臉紅了，道：『這有什麼的？我看你老人家就不……』寶玉沈着臉道：『就不什麼！』賈芸未及說完，也不敢言語了。

寶玉連忙來到家塾中，只見代儒笑着說道：『我剛纔聽見你老爺陞了，你今日還來了麼？』寶玉陪笑道：『過來見了太爺，好到老爺那邊去。』代儒道：『今日不必來了，放你一天假罷。可不許回園子裏頑去，你年紀不小了，雖不能辦事，也當跟着你大哥他們學學纔是。』

寶玉答應着回來，剛走到二門口，只見李貴走來迎着，旁邊站住，笑道：『二爺來了麼？』才纔要到學裏請去。寶玉笑道：『誰說的？』李貴道：『老太太纔打發人到院裏去找二爺，那邊的姑娘們說，二爺學裏去了。剛纔老太太打發人出來，叫奴才去給二爺告幾天假，聽說還要唱戲賀喜呢。二爺就來了。』

說着，寶玉自己進來，進了二門，只見滿院裏丫頭老婆都是笑容滿面，見他來了，笑道：『二爺這早晚纔來，還不快進去給老太太道喜去呢！』

寶玉笑着進了房門，只見黛玉挨着賈母左邊坐着呢；右邊是湘雲，地下邢王二夫人探春惜春李紈鳳姐李紋李綺邢岫煙，一千姊妹都在屋裏，只見寶釵寶琴迎春三人。

寶玉此時喜的無話可說，忙給賈母道了喜，又給邢王二夫人道喜，一一見了衆姐妹，便向黛玉笑道：『妹妹身體可大好了？』黛玉也微笑道：『大好了。聽見說二哥哥身上也欠安，好了麼？』寶玉道：『可不是我那日夜裏，忽然心裏疼起來，這幾天剛好些，就上學去了，也沒能過去看妹妹。』

黛玉不等他說完，早扭過頭和探春說話去了。鳳姐在地下站着笑道：『你兩個那裏像天天在一塊兒的！倒像是客，有這麼些套話！可是人說的，「相敬如賓」了。』說的大家都一笑。黛玉滿臉飛紅，又不好說，又不好不說，遲了一會兒，纔說道：『你懂得什麼！』衆人越發笑了。

鳳姐一時回過味來，才知道自己出言冒失，正要拿話岔時，只見寶玉忽然向黛玉道：『林妹妹，你瞧芸兒這種冒失鬼……』說了這一句，方想起來，便不言語了。招的大家又都笑起來，說：『這從那裏說起？』黛玉也摸

不着頭腦，也跟的訕訕的笑。寶玉無可搭趣，因又說道：『可是剛纔我聽見有人要送戲，說是幾兒？』大家都瞅着他笑。鳳姐兒道：『你往外頭聽見，你來告訴我們。你這會子問誰呢？』寶玉得便說道：『我外頭再去問問去。』賈母道：『別跑到外頭去。頭一件看報喜的笑話；第二件，他老子今日大喜回來碰見你，又該生氣了。』寶玉答應了個是，纔出來了。

這裏賈母因問鳳姐：『誰說送戲的話？』鳳姐道：『說是二舅舅那邊說後兒日子好，送一班新出的小戲兒給老太太老爺太太賀喜。』因又笑着說道：『不但日子好，還是好日子呢！後日還是……』卻瞅着黛玉笑。黛玉也微笑。王夫人因道：『可是呢，後日還是外甥女兒的好生日呢。』賈母想了一想，也笑道：『可見我如今老了，什麼事都糊塗了！虧了有我這鳳丫頭，是我個「給事中」！既這麼着很好，他舅舅家給他們賀喜，你舅舅家就給你做生日，豈不好呢？』說的大家都笑起來，說道：『老祖宗說句話兒都是上篇上論的，怎麼怨得有這麼大福氣呢！』

第三十九 薛家的人命官司

轉眼過了兩日，已是慶賀之期。這日一早，王子騰和親戚家已送過一班戲來，就在賈母正廳前搭起行臺；外頭爺門都穿着公服陪侍。親戚來賀的約有十餘桌酒。裏面爲着是新戲，又見賈母高興，便將琉璃戲屏隔在後廈裏面也擺下酒席。上首薛姨媽一桌是王夫人寶琴陪着；對面老太太一桌是邢夫人岫煙陪着；下面尙空兩桌，賈母叫他們快來。

一會兒只見鳳姐領着衆丫頭，都簇擁着黛玉來了。那黛玉略換了幾件新鮮衣服，打扮得宛如嫦娥下界，含羞帶笑的出來見了衆人。湘雲李紋李綺都讓他上首坐。黛玉只是不肯。賈母笑道：『今日你坐了罷。』薛姨媽站起來問道：『今日林姑娘也有喜事麼？』賈母笑道：『是他的生日。』薛姨媽道：『咳！我倒忘了！』走過來說道：『恕我健忘！回來叫寶琴過來拜姐姐的壽。』黛玉笑說：『不敢。』大家坐了。

那黛玉留神一看，獨不見寶釵，便問道：『寶姐姐可好麼？爲什麼不過來？』薛姨媽道：『他原該來的，只因無人看家，所以不來。』黛玉紅着臉，微笑道：『姨媽那裏又添了大嫂子，怎麼倒用寶姐姐看起家來？大約是他怕人多熱鬧，懶待來罷。我倒怪想他的。』薛姨媽笑道：『難得你惦记他，他也常想你們姐兒們。過一天，我叫他來大家敘敘。』

說着丫頭們下來斟酒上菜，外面已開戲了。出場自然是一兩齣吉慶戲文。及至第三齣，只見金童玉女，旗旛寶幢，引着一個霓裳羽衣的小旦，頭上披着一條黑帕，唱了幾句兒進去了。衆皆不知。聽見外面人說：『這是新

打的蕊珠記裏的「冥昇」。小旦扮的是嫦娥。前因墮落人寰，幾乎給人爲配；幸虧觀音點化，他就未嫁而逝。此時昇引月宮，不聽見曲裏頭唱的「人間只道風情好，那知道秋月春花容易拋，幾乎不把廣寒宮忘卻了。」第四齣是「喫糠」，第五齣是「達摩帶着徒弟渡江回去」。正扮出些海市蜃樓，好不熱鬧。

衆人正在高興時，忽見薛家的人滿頭汗闖進來，向薛蝌說道：「二爺快回去！一並裏頭回明太太，也請回去！家裏有要緊事！」薛蝌道：「什麼事？」家人道：「家去說罷！」薛蝌也不及告辭，就走了。薛姨媽見裏頭丫頭傳進話去，更駭得面如土色，卽忙起身，帶着寶琴別了一聲，卽刻上車回去了，弄得內外愕然。賈母道：「我們這裏打發人跟過去聽聽，到底是什麼事，大家都關切的。」衆人答應了個是。

不說賈府依舊唱戲，單說薛姨媽回去，只見有兩個衙役站在二門口，幾個當舖裏夥計陪着，說：「太太回來，自有道理。」

正說着，薛姨媽已進來了。那衙役們見跟從着許多男婦簇擁着一位老太太，便知是薛蟠之母，看見這個勢派，也不敢怎麼，只得垂手侍立，讓薛姨媽進去了。

那薛姨媽走到廳房後面，早聽見有人大哭，卻是金桂。薛姨媽趕忙走來，只見寶釵迎出來，滿面淚痕，見了薛姨媽，便道：「媽媽聽見了，先別着急，辦事要緊！」

薛姨媽同寶釵進了屋子，因爲頭裏進門時，已經走着聽見家人說了，嚇的戰戰兢兢的了，一面哭着，因問：「到底是合誰……？」只見家人回道：「太太此時且不必問那些底細，憑他是誰，打死了總是要償命的，且商量怎麼辦纔好。」薛姨媽哭着出來道：「還有什麼商議？」家人道：「依小的們的主見，今夜打點銀兩，同着二爺趕去，和大爺見了面，就在那裏訪一個有斟酌的刀筆先生，許他些銀子，先把死罪撕擄開，回來再求賈府去。上司衙門說情，還有外面的衙役，太太先拿出幾兩銀子來打發了他們，我們好趕着辦事。」薛姨媽道：「你們

找着那家子，許他發送銀子，再給他些養濟銀子。原告不追，事情就緩了。」寶釵在簾內說道：「媽媽使不得。這些事越給錢越鬧的兇，倒是剛纔小廝說的話是。」薛姨媽又哭道：「我也不要命了！趕到那裏見他一面同他死在一處就完了！」

寶釵急的一面勸，一面在簾子裏叫人：「快同二爺辦去罷。」丫頭們攙進薛姨媽來，薛蝌纔往外走。寶釵道：「有什麼信，打發人即刻寄了來，你們只管在外頭照料。」薛蝌答應着去了，這寶釵方勸薛姨媽。那裏金桂趁空兒抓住香菱，又和他嚷道：「平常你們只管誇他們家裏打死了人，一點事也沒有，就進京來了的！如今攬掇的真打死人了！平日裏只講有錢，有勢，有好親戚，這時候我看着也是嚇的慌手慌脚的了！大爺明兒有個好歹兒不能回來時，你們各自幹你們的去了，撂下我一個人受罪！」說着又大哭起來。

這裏薛姨媽聽見越發氣的發昏，寶釵急的沒法。正鬧着，只見賈府中王夫人早打發大丫頭過來打聽來了。寶釵雖心知自己是賈府的人了，一則尚未提明，二則事急之時，只得向那大丫頭道：「此時事情頭尾尚未明白，就只聽見說我哥哥在外頭打死了人，被縣裏拿了去了，也不知怎麼定罪呢。剛纔二爺纔去打聽去了。半日得了準信，趕着就給那邊太太送信去。你先回去道謝太太，惦記着底下我們還有多少仰仗那邊爺們的地方呢。」那丫頭答應着去了。

薛姨媽和寶釵在家抓摸不着。過了兩日，只見小廝回來，拿了一封書，交給小丫頭拿進來。寶釵拆開看時，書內寫着：

「大哥人命是誤傷，不是故殺。今早用蠟出名，補了一張呈紙進去，尙未批出。大哥前頭口供甚是不好。待此紙批准後，再錄一堂，能設翻供得好，便可得生了。快向當舖內再取銀五百兩來使用，千萬莫遲！并請太太放心。餘事問小廝。」

寶釵看了，一一念給薛姨媽聽了。薛姨媽拭着眼淚，說道：『這麼看起來，竟是死活不定了！』寶釵道：『媽媽先別傷心，等着叫進小廝來問明了再說。』一面打發小丫頭把小廝叫進來。薛姨媽便問小廝道：『你聽見你大爺說，到底是怎麼就把人打死了呢？』小廝道：『小的也沒聽真切。那一日，大爺告訴二爺說……』說着，回頭看了一看，見無人，纔說道：『大爺說自從家裏鬧的忒利害，大爺也沒心腸了，所以要到南邊置貨去。這日想着約一個人同行；這人在偕們這城南二百多地住，大爺找他去了。遇見在先和大爺好的那個蔣玉函帶着些小戲子進城，大爺同他在個鋪子裏喫飯喝酒。因為這當槽兒的儘着拿眼瞞蔣玉函，大爺就有了氣了。後來蔣玉函走了，第二天，大爺就請找的那個人喝酒，酒後想起頭一天的事來，叫那當槽兒的換酒，那當槽兒的來遲了，大爺就罵起來了。那個人不依，大爺就拿起酒碗照他打去。誰知那個人也是個潑皮，便把頭伸過來叫大爺打。大爺拿碗就砸他的腦袋，一下子就冒了血了，躺在地下，頭裏還罵，後頭就不言語了。』薛姨媽道：『怎麼也沒人勸勸嗎？』那小廝道：『這個沒聽見。大爺說小的不敢妄言。』薛姨媽道：『你先去歇歇罷。』小廝答應出來。

這裏薛姨媽自來見王夫人，托王夫人轉求賈政。賈政問了前後，也只好含糊應了；只說等薛蝌遞了呈子，看他本縣怎麼批了，再作道理。

這裏薛姨媽又在當舖裏兌了銀子，叫小廝趕着去了。三日後果有回信。薛姨媽接着了，即叫小丫頭告訴寶釵，連忙過來看了，只見書上寫道：

『帶去銀兩做了衙門上下使費。哥哥在監，也不大喫苦，請太太放心。獨是這裏的人很刁，屍親見證都不依，連哥哥請的那個朋友也幫着他們。我與李祥兩個俱係生地生人，幸找着一個好先生，許他銀子，纔討個主意，說是須得拉扯着同哥哥喝酒的吳良，弄人保出他來，許他銀兩，叫他撕擄他。』

若不依，便說張三是他打死，明推在異鄉人身上；他喫不住，就好辦了。我依着他，果然吳良出來。現在買囑屍親見證，又做了一張呈子，前日遞的，今日批來，請看呈底便知。」

因又念呈底道：

「具呈人某。呈爲兄遭飛禍，代伸冤抑事。竊生胞兄薛蟠，本籍南京，寄寓西京。於某年月日，備本往南貿易。去未數日，家奴送信回家，說遭人命，生即奔憲治，知兄誤傷張姓。及至囹圄，據兄泣告，實與張姓素不相認，並無仇隙。偶因換酒口角，生兄將酒潑地，恰值張三低頭拾物，一時失手，酒碗誤碰顛門身死。蒙恩拘訊，兄懼受刑，承認鬥毆致死。仰蒙憲天仁慈，知有冤抑，尙未定案。生兄在禁，具案訴辯，有干例禁，生念手足，冒死代呈。伏乞憲慈恩准，提證質訊，開恩莫大。生等舉家仰戴鴻仁，永永無既矣！激切上呈。」批的是：「屍場檢驗，證據確鑿，且並未用刑，爾兄自認鬥殺，供招在案。今爾遠來，並非目睹，何得捏詞妄控，理應治罪。姑念爲兄情切，且恕不准。」

薛姨媽聽到那裏，說道：「這不是救不過來了麼？這怎麼好呢？」寶釵道：「二哥的书還沒看完，後面還有呢。」因又念道：「有要緊的，問來使便知。」薛姨媽便問來人，因說道：「縣裏早知我們的家當充足，須得在京裏謀幹得大情，再送一分大禮，還可以覆審，從輕定案。太太此時必得快辦，再遲了，就怕大爺要受苦了。」薛姨媽聽了，叫小廝自去，即刻又到賈府，與王夫人說明原故，懇求賈政。賈政只肯托人與知縣說情，不肯提及銀物。

薛姨媽恐不中用，求鳳姐與賈璉說了，花上幾千銀子，纔把知縣買通。薛蟠那裏，也便弄通了。然後知縣掛牌坐堂，傳齊了一干鄰保，證見屍親人等，監裏提出薛蟠，刑房書吏俱一一點名。知縣便叫地保對明初供，又叫屍親張王氏並屍叔張二問話。

張王氏哭稟：『小的的男人是張大，南鄉裏住，十八年頭裏死了。大兒子，二兒子，也都死了；光留下這個死的兒子，叫張三，今年二十三歲，還沒有娶女人呢，爲小人家裏窮，沒得養活，在李家店裏做當槽兒的。那一天，晌午，李家店裏打發人來叫俺，說：「你兒子叫人打死了。」——我的青天老爺！小的就嚇死了！跑到那裏，看見我兒子頭破血出的，躺在地下喘氣兒，問他話也說不出來，不多一會兒就死了。小人就要揪住這個小雜種拚命！」衆衙役吆喝一聲，張王氏便磕頭道：『求青天老爺伸冤！小人就只這一個兒子了！』

知縣便叫下去，又叫李家店的人問道：『那張三是在你店內傭工的麼？』那李二回道：『不是傭工，是做當槽兒的。』知縣道：『那日屍場上，你說張三是薛蟠將碗砸死的，你親眼見的麼？』李二說道：『小的在櫃上聽見說客房裏要酒，不多一回，便聽見說：「不好了，打傷了。」小的跑進去，只見張三躺在地下，也不能言語。小的便喊稟地保，一面報他母親去了。他們到底怎樣打的，實在不知道，求太爺問那喝酒的便知道了。』知縣喝道：『初審口供，你是親見的，怎麼如今說沒有見？』李二道：『小的前日嚇昏了亂說。』

衙役又吆喝了一聲，知縣便叫吳良問道：『你是同在一處喝酒的麼？薛蟠怎麼打的，據實供來！』吳良說：『小的那日在家，這個薛大爺叫我喝酒，他嫌酒不好，要換。張三不肯，薛大爺生氣，把酒向他臉上潑去，不曉得怎麼樣就碰在那腦袋上了。這是親眼見的。』知縣道：『胡說！前日屍場上，薛蟠自己認拿碗砸死的，你說你親眼見的，怎麼今日的供不對掌嘴？』衙役答應着要打。吳良求着說：『薛蟠實沒有和張三打架，酒碗失手碰在腦袋上的！求老爺問薛蟠，便是恩典了！』

知縣叫上薛蟠問道：『你與張三到底有什麼仇隙，畢竟是如何死的？實供上來！』薛蟠道：『求大老爺開恩！小的實沒有打他，爲他不肯換酒，故拿酒潑地，不想一時失手，酒碗誤碰他的腦袋上。小的卽忙掩他的血，那裏知道再掩不住，血淌多了，過一回就死了。前日屍場上，怕大老爺要打，所以說是拿碗砸他的，只求大老爺開恩！』

知縣便喝道：『好個糊塗東西！本縣問你怎麼砸他的，你便供說惱他不換酒，纔砸的，今日又供是失手砸的！』知縣假作聲勢，要打要夾。薛蟠一口咬定。知縣叫仵作將前日屍場填寫傷痕，據實報來。仵作稟報說：『前日驗得張三屍身無傷，惟顛門有磁器傷，長一寸七分，深五分，皮開，顛門骨脆，裂破三分，實係磕碰傷。』知縣查對尸格相符，早知書吏改輕，也不駁詰，胡亂便叫畫供。張王氏哭喊道：『青天老爺！前日聽見還有多少傷，怎麼今日都沒有了？』知縣道：『這婦人胡說！現有尸格，你不知道麼？』叫屍叔張二便問道：『你姪兒身死，你知道有幾處傷？』張二忙供道：『腦袋上一傷。』知縣道：『可又來！』叫書吏將屍格給張王氏瞧去，並叫地保屍叔指明與他瞧。現有屍場親押，證見俱供，並未打架，不爲鬪毆，只依誤傷，吩咐畫供，將薛蟠監禁候詳，餘令原保領出退堂。張王氏哭着亂嚷，知縣叫衆衙役攆他出去。張二也勸張王氏道：『實在誤傷，怎麼賴人現在大老爺斷明，別再胡鬧了。』

薛蟠在外打聽明白，心內喜歡，便差人回家送信，等批詳回來，便好打點贖罪。

第四十 黛玉絕食

那時已到十月中旬，寶玉起來，要往學房中去，這日天氣陡寒。只見襲人早已打點出一包衣裳，向寶玉道：『今日天氣很涼，早晚寧可暖些。』說着，把衣裳拿出來，給寶玉挑了一件穿，又包了一件，叫小丫頭拿出交給焙茗，囑咐道：『天氣冷，二爺要換時，好生預備着。』焙茗答應了，抱着氈包，跟着寶玉自去。

寶玉到了學房中，做了自己的功課，忽聽得紙窗呼喇喇一派風聲。代儒道：『天氣又變了！』把風門推開一看，只見西北上一層層的黑雲，漸漸往東南撲上來。焙茗走進來，回寶玉道：『二爺，天氣冷了，再添些衣裳罷。』寶玉點點頭兒，只見焙茗拿進一件衣裳來。寶玉不看則已，看了時，神已癡了。那些小學生都巴着眼瞧，卻原是晴雯所補的那件雀金裘。寶玉道：『怎麼拿這一件來？是誰給你的？』焙茗道：『是裏頭姑娘們包出來的。』寶玉道：『我身上不大冷，且不穿呢，包上罷。』代儒只當寶玉可惜這件衣裳，卻也心裏喜他知道儉省。焙茗道：『二爺穿上罷，着了冷，又是奴才的不是了。』二爺只當疼奴才罷。寶玉無奈，只得穿上，呆呆的對着書坐着。代儒也只當他看書，不甚理會。

晚間放學時，寶玉便往代儒前託病告假一天。代儒本來上年紀的人，也不過伴着幾個孩子解悶兒，時常也入病九痛的，樂得去一個少操一日心。況且明知賈政事忙，賈母溺愛，便點點頭兒。

寶玉一徑回來，見過賈母王夫人，也是這麼說，自然沒有不信的。略坐一坐，便回園中去了。見了襲人等，也不似往日有說有笑的，便和衣躺在炕上。襲人道：『晚飯預備下了，這會兒喫，還是等一等兒？』寶玉道：『我不喫。』

了，心裏不舒服。你們喫去罷。」襲人道：「那麼着，你也該把這件衣裳換下來了。那個東西那裏禁得住揉搓？」寶玉道：「不用換。」襲人道：「倒也不但是嬌嫩物兒。你瞧瞧那上頭的針線，也不該這麼糟蹋他呀。」

寶玉聽了這話，正碰在他心坎兒上，歎了一口氣道：「那麼着，你就收起來給我包好了！我也總不穿他了！」說着，站起來脫下。襲人纔過來接時，寶玉已經自己疊起。襲人道：「二爺怎麼今日這樣勤謹起來了？」寶玉也不答言，疊好了，便問：「包這個的包袱呢？」麝月連忙遞過來，讓他自己包好，回頭和襲人擠着眼兒笑。寶玉也不理會，自己坐着，無精打彩，猛聽架上鐘響，自己低頭看了看表針，已指到酉初二刻了。

一時，小丫頭點上燈來。襲人道：「你不喫飯，喝半碗熱粥兒罷。別淨餓着，看仔細餓上虛火來，那又是我們的累贅了。」寶玉搖搖頭兒說：「這不大餓，強喫了倒不受用。」襲人道：「既這麼着，就索性早些歇着罷。」於是襲人麝月鋪設好了，寶玉也就歇下，翻來覆去，只睡不着，將及黎明，反朦朧睡去，不一頓飯時，早又醒了。

此時襲人麝月也都起來。襲人道：「昨夜聽着你翻騰到五更天，我也不敢問你，後來我就睡着了，不知到底你睡着了沒有？」寶玉道：「也睡了一睡，不知怎麼就醒了。」襲人道：「你沒有什麼不受用？」寶玉道：「沒有，只是心上發煩。」襲人道：「今日學房裏去不去？」寶玉道：「我昨兒已經告了一天假了，今兒我要想園裏逛一天，散散心，只是怕冷。你叫他們收拾一間屋子，備了一爐香，擱下紙墨筆硯，你們只管幹你們的，我自己靜坐半天纔好，別叫他們來攪我。」麝月接着道：「二爺要靜靜兒的用工夫，誰敢來攪？」襲人道：「這麼着很好，也省得着了涼，自己坐坐，心神也不攪。」因又問：「你既懶待喫飯，今日喫什麼，早說好傳給廚房裏去。」寶玉道：「還是隨便罷，不必鬧的大驚小怪的。倒是要幾個菓子擱在那屋裏，借點菓子香。」襲人道：「那個屋裏好別的都不大乾淨，只有晴雯起先住的那一間，因一向無人，還乾淨，就是清冷些。」寶玉道：「不妨，把火盆挪過去就是了。」襲人答應了。

正說着，只見一個小丫頭端了一個茶盤兒，一個碗，一雙牙筋，遞給麝月道：『這是剛纔花姑娘要的，廚房裏老婆子送了來了。』麝月接了一看，卻是一碗燕窩湯，便問襲人道：『這是姐姐要的麼？』襲人笑道：『昨夜二爺沒喫飯，又翻騰了一夜，想來今兒早起心裏必是發空的，所以我告訴小丫頭們，叫廚房裏做了這個來的。』襲人一面叫小丫頭放桌兒，麝月打發寶玉喝了，漱了口，只見秋紋走來說道：『那屋裏已經收拾妥了，但等着一時炭勁過了，二爺再進去罷。』寶玉點頭，只是一腔心事，懶意說話。

一時，小丫頭來請說：『筆硯都安放妥當了。』寶玉道：『知道了。』又一個小丫頭回道：『早飯得了，二爺在那裏喫？』寶玉道：『就拿了來罷，不必累贅了。』小丫頭答應了自去，一時端上飯來，寶玉笑了一笑，向麝月襲人道：『我心裏悶得很，自己喫只怕又喫不下去，不如你們兩個同我一塊兒喫，或者喫的香甜，我也多喫些。』麝月笑道：『這是二爺的高興，我們可不敢。』襲人道：『其實也使得，我們一處喝酒，也不止今日，只是偶然替你解悶兒，還使得，若認真這樣，還有什麼規矩體統呢！』

說着，三人坐下，寶玉在上首，襲人麝月兩個打橫陪着，喫了飯，小丫頭端上漱口茶來，兩個看着撒了下去。寶玉因端着茶，默默如有所思，又坐了一坐，便問道：『那屋裏收拾妥了麼？』麝月道：『頭裏就回過了，這會子又問。』

寶玉略坐了一坐，便過這間屋子來，親自點了一枝香，擺上些菓品，便叫人出去，關上門。外面襲人等都靜悄無聲，寶玉拿了一幅泥金角花的粉紅箋出來，口中祝了幾句，便提起筆來寫道：『怡紅主人焚付晴姐知之，酌茗清香，庶幾來饗。』其詞云：

『隨身伴，

獨自意綢繆。

誰料風波平地起，
頓教軀命卽時休，

孰與話輕柔！

東逝水，

無復向西流！

想像更無懷夢草，

添衣還見翠雲裘，

脈脈使人愁！

寫畢，就在香上點個火，焚化了，靜靜兒等着；直待一枝香點盡了，纔開門出來。襲人道：『怎麼出來了？想來又悶的慌了。』寶玉笑了一笑，假說道：『我原是心裏煩，纔找個清靜地方兒坐坐。這會子好了，還要外頭走走去呢。』說着，一逕出來，到了瀟湘館裏，在院裏問道：『林妹妹在家裏呢麼？』紫鵲接應道：『是誰？』掀簾看時，笑道：『原來是寶二爺，姑娘在屋裏呢。請二爺到屋裏坐着。』寶玉同着紫鵲走進來，黛玉卻在裏間呢，說道：『紫鵲，請二爺屋裏坐罷。』

寶玉走到裏間門口，看見新寫的一副紫墨色泥金雲龍箋的小對，上寫着：『綠窗明月在，青史古人空。』寶玉看見，笑了一笑，走入門去，笑問道：『妹妹做什麼呢？』黛玉站起來，迎了兩步，笑着讓道：『請坐。我在這裏寫經，只剩得兩行了。等寫完了，再說話兒。』因叫雪雁倒茶。寶玉道：『你別動，只管寫。』說着，一面看見中間掛着一幅單條，上面畫着一個嫦娥，帶着一個侍者；又一個女仙，也有一個侍者，捧着一個長長兒的衣囊似的；二人身旁邊略有些雲護，別無點綴，全做李龍眠白描筆意，上有『鬪寒圖』三字，用八分書寫着。寶玉道：『妹妹，這

幅關寒圖可是新掛上的？」黛玉道：「可不是；昨日他們收拾屋子，我想起來，拿出來叫他們掛上的。」寶玉道：「是什麼出處？」黛玉笑道：「眼前熟的很的，還要問人！」寶玉笑道：「我一時想不起，妹妹告訴我罷。」黛玉道：「豈不聞『青女素娥俱耐冷，月中霜裏鬪嬋娟』？」寶玉道：「是啊！這個實在新奇雅致，卻好此時拿出來掛！」說着，又東瞧瞧，西走走，雪雁沏了茶來，寶玉喫着。

又等了一會子，黛玉經纔寫完，站起來道：「簡慢了。」寶玉笑道：「妹妹還是這麼客氣！」但見黛玉身上穿着月白繡花小毛皮襖，加上銀鼠坎肩，頭上挽着隨常雲髻，簪上一枝赤金扁簪，別無花朵，腰下繫着楊妃色繡花錦裙。

寶玉因問道：「妹妹這兩日彈琴來着沒有？」黛玉道：「兩日沒彈了；因為寫字已經覺得手冷，那裏還去彈琴。」寶玉道：「不彈也罷了；我想琴雖是清高之品，卻不是好東西，從沒有彈琴裏彈出富貴壽考來的，只有彈出憂思怨亂來的。再者彈琴也得心裏記譜，未免費心。依我說，妹妹身子又單弱，不操這心也罷了。」

黛玉抿着嘴兒笑。寶玉指着壁上道：「這張琴可就是麼？怎麼這麼短？」黛玉笑道：「這張琴不是短，因我小時學撫的時候，別的琴都敲不着，因此特地做起來的。雖不是焦尾枯桐，這鶴仙鳳尾，還配得齊整；龍池雁足，高下還相宜。你看這斷紋，不是牛旄似的麼？所以音韻也還清越。」寶玉道：「妹妹這幾天來做詩沒有？」黛玉道：「自結社以後，沒大做。」寶玉笑道：「你別瞞我。我聽見你吟的什麼『不可憫，素心何如天上月』，你擱在琴裏，覺得音響分外的響亮，有的沒的？」黛玉道：「你怎麼聽見了？」寶玉道：「我那一天從蓼風軒來聽見的，又恐怕打斷你的清韻，所以靜聽了一會就走了。我正要問你：前路是平韻，到末了兒忽轉了仄韻，是個什麼意思？」黛玉道：「這是人心自然之音，做到那裏就到那裏，原沒有一定的。」寶玉道：「原來如此。可惜我不知音，枉聽了一會子。」黛玉道：「古來知音人能有幾個？」

寶玉聽了，又覺得出言冒失了；又怕寒了黛玉的心，坐了一坐，心裏像有許多話，卻再無可講的。黛玉因方纔的話也是衝口而出，此時回想，覺得太冷淡些，也就無話。寶玉越發打量黛玉設疑，遂訕訕的站起來說道：『妹妹坐着罷，我還要到三妹妹那裏瞧瞧去呢。』黛玉道：『你若見了三妹妹，替我問候一聲罷。』寶玉答應着，便出來了。

黛玉送至屋門口，自己回來，悶悶的坐着，心裏想道：『寶玉近來說話，半吐半吞，忽冷忽熱，也不知他是什麼意思……』

正想着，紫鵲走來道：『姑娘經不寫了？我把筆硯都收好了。』黛玉道：『不寫了，收去罷。』說着，自己走到裏間屋裏牀上歪着，慢慢的細想。紫鵲進來問道：『姑娘喝碗茶罷。』黛玉道：『不喫呢。我略歪歪罷。你們自己去罷。』

紫鵲答應着出來，只見雪雁一個人在那裏發歎。紫鵲走到他跟前問道：『你這會子也有了什麼心事了麼？』雪雁只顧發歎，倒被他嚇了一跳，因說道：『你別嚷，今日我聽見了一句話，我告訴你聽，奇不奇？——你可別言語。』說着，往屋裏努嘴兒，因自己先行點着頭兒，叫紫鵲同他出來，到門外平臺底下，悄悄兒的道：『姐姐，你聽見了麼？寶玉定了親了。』

紫鵲聽見，嚇了一跳，說道：『這是那裏來的話？只怕不真罷。』雪雁道：『怎麼不真！別人大概都知道，就只僭們沒聽見。』紫鵲道：『你在那裏聽來的？』雪雁道：『我聽見侍書說的是個什麼知府家，家資也好，人才也好。』

紫鵲正聽時，只聽見黛玉咳嗽了一聲，似乎起來的光景。紫鵲恐怕他出來聽見，便拉了雪雁搖搖手兒，往裏望望，不見動靜，纔又悄悄兒的問道：『他到底怎麼說來着？』雪雁道：『前兒不是叫我到三姑娘那裏去道謝嗎？三姑娘不在屋裏，只有侍書在那裏。大家坐着，無意中說起寶二爺淘氣來，他說：『寶二爺怎麼好，只會頑兒，』

全不像大人的樣子，已經說親了，還是這麼獸頭獸腦！我問他定了沒有，他說是定了，是個什麼王大爺做媒的，那王大爺是東府裏的親戚，所以也不用打聽，一說就成了。」

紫鵲側着頭想了一想，『這句話奇！』又問道：『怎麼家裏沒有人說起？』雪雁道：『侍書也說的是老太太的意思，若一說起，恐怕寶玉野了心，所以都不提起。侍書告訴了我，又叮嚀千萬不可露風說出來，知道是我多嘴。』——把手往裏一指，『所以他面前也不提。今日是你問起，我不犯瞞你。』

正說到這裏，只聽鸚鵡叫喚，學着說：『姑娘回來了！快倒茶來！』倒把紫鵲雪雁嚇了一跳。回頭並不見有人，便罵了鸚鵡一聲，走進屋內，只見黛玉喘吁吁的剛坐在椅子上。紫鵲搭趣着問茶問水，黛玉問道：『你們兩個那裏去了？再叫不出一個人來。』說着，便走到炕邊，將身子一歪，仍舊倒在炕上，往裏躺下，叫把帳兒撩下。紫鵲雪雁答應出去，他兩個心裏疑惑方纔的話，只怕被他聽了去了，只好大家不提。

誰知黛玉一腔心事，又竊聽了紫鵲雪雁的話，雖不很明白，已聽得了七八分，如同將身摺在大海裏一般。思前想後，竟應了前日夢中之讖，千愁萬恨，堆上心來。左右打算，不如早些死了，免得眼見了意外的事情。那時反倒無趣，又想到自己沒了爹娘的苦，自今以後，把身子一天一天的糟蹋起來，一年半載，少不得身登清淨。打定了主意，被也不蓋，衣也不添，竟是合眼裝睡。——紫鵲和雪雁來伺候幾次，不見動靜，又不好叫喚。——晚飯都不喫，點燈以後，紫鵲掀開帳子，見已睡着了，被窩都蹬在腳後，怕他着了涼，輕輕兒拿來蓋上。黛玉也不動彈，待他出去，仍然褪下。

那紫鵲只管問雪雁：『今兒的話到底是真的是假的？』雪雁道：『怎麼不真！』紫鵲道：『侍書怎麼知道的？』雪雁道：『是小紅那裏聽來的。』紫鵲道：『頭裏俗們說話，只怕姑娘聽見了，你看剛纔的神情，大有原故。今日以後，俗們倒別提這件事了。』說着，兩個人也收拾要睡。紫鵲進來看時，只見黛玉被窩又蹬下來，復又給他輕

輕蓋上，一宿晚景不提。

次日黛玉清早起來，也不叫人，獨自一個，呆呆的坐着。紫鵲醒來，看見黛玉已起，便驚問道：『姑娘怎麼這樣早？』黛玉道：『可不是睡得早，所以醒得早。』紫鵲連忙起來，叫醒雪雁，伺候梳洗。那黛玉對着鏡子，只管默默的自看看了一回，那淚珠兒斷斷連連，早已溼透了羅帕。

紫鵲在旁也不敢勸，只怕倒把閒話勾引舊恨來。遲了好一會，黛玉纔隨便梳洗了，那眼中淚漬終是不乾，又自坐了一會，叫紫鵲道：『你把藏香點上。』紫鵲道：『姑娘，你睡也沒睡得幾時，如何點香不是要寫經？』黛玉點點頭兒。紫鵲道：『姑娘今日醒得太早，這會子又寫經，只怕太勞神了罷。』黛玉道：『不怕早完了早好！況且我也並不是爲經，倒借着寫字解解悶兒。以後你們見了我的字跡，就算見了我的面兒了。』說着，那淚直流下來。紫鵲聽了這話，不但不能再勸，連自己也掌不住滴下淚來。

原來黛玉立定主意，自此以後，有意糟蹋身子，茶飯無心，每日漸減下來。寶玉下學時，也常抽空問候，只是黛玉雖有萬千言語，自知年紀已大，又不便似小時可以柔情挑逗，所以滿腔心事，只是說不出來。寶玉欲將實言安慰，又恐黛玉生嗔，反添病症。兩個人見了面，只得用浮言勸慰，真真是『親極反疎』了。

那黛玉雖有賈母王夫人等憐惜，不過請醫調治，只說黛玉常病，那裏知他的心病。紫鵲等雖知其意，也不敢說。從此一天一天的減。到半月之後，腸胃日薄，一日果然粥都不能喫了。黛玉日間聽見的話，都似寶玉娶親的話，看見怡紅院中的人，無論上下，也像寶玉娶親的光景。薛姨媽來看，不見寶釵，越發起疑心。索性不要人來看，望也不肯喫藥，只要速死。睡夢之中，常聽見有人叫寶二奶奶的。一片疑心，竟成蛇影。一日竟是絕粒，粥也不喝，懨懨一息，垂斃待盡。

黛玉自立意自戕之後，漸漸不支，一日竟至絕粒。從前十幾天內，賈母等輪流看望，他有時還說幾句話，這兩

日索性不大言語。心裏雖有時昏暈，卻也有時清楚。賈母等見他這病不似無因而起，也將紫鵲、雪雁盤問過兩次。兩個那裏敢說，便是紫鵲欲向侍書打聽消息，又怕越鬧越真，黛玉更死得快了，所以見了侍書，毫不提起。那雪雁是他傳話弄出這樣原故來，此事恨不得長出百十個嘴來說我沒說，自然更不敢提起。到了這一天，黛玉絕粒之日，紫鵲料無指望了，守着哭了會子，因出來偷向雪雁道：『你進屋裏來，好好兒的守着他，我去回老太太。』老太太和二奶奶去。今日這個光景大非往常可比了。雪雁答應，紫鵲自去。

這裏雪雁正在屋裏伴着黛玉，見他昏昏沉沉，小孩子家那裏見過這個樣兒，只打諒如此便是死的光景了，心中又痛又怕，恨不得紫鵲一時回來纔好。正怕着，只聽窗外脚步走響，雪雁知是紫鵲回來，纔放下心了；連忙站起來，掀着裏間簾子等他。只見外面簾子響處，進來了一個人，卻是侍書。那侍書是探春打發來看黛玉的，見雪雁在那裏掀着簾子，便問道：『姑娘怎麼樣？』雪雁點點頭兒，叫他進來。侍書跟進來，見紫鵲不在屋裏，瞧了瞧黛玉，只剩得殘喘微延，嚇的驚疑不止。因問：『紫鵲姐姐呢？』雪雁道：『告訴上屋裏去了。』

那雪雁此時只打諒黛玉心中一無所知了，又見紫鵲不在面前，因悄悄的拉了侍書的手，問道：『你前日告訴我說的，什麼王大爺給這裏寶二爺說了親，是真話麼？』侍書道：『怎麼不真！』雪雁道：『多早晚放定的？』侍書道：『那裏就放定了呢？那一天我告訴你時，是我聽見小紅說的。後來我到二奶奶那邊去，二奶奶正和平姐姐說呢，道那都是門客們借着這個事討老爺的喜歡，往後好拉攏的意思。別說大太太說不好，就是大太太願意說那姑娘好，那大太太眼裏看的出什麼人來？再者老太太心裏早有了人了，就在偕們園子裏的，大太太那裏摸的着底呢？老太太不過因老爺的話不得不問問罷咧。又聽見二奶奶說寶玉的事，老太太總是要親上作親的，憑誰來說親，橫豎不中用。』

雪雁聽到這裏，也忘了神了；因說道：『這是怎麼說？白白的送了我們這一位的命了！』侍書道：『這是從那裏說起？』雪雁道：『你還不知道呢！前日都是我和紫鵲姐姐說來着。這一位聽見了，就弄到這步田地了！』侍書道：『你悄悄兒的說罷，看仔細他聽見了。』雪雁道：『人事都不醒了，瞧瞧罷，左不過在這兩三天了！』正說着，只見紫鵲掀簾進來說：『這還了得！你們有什麼話還不出去說，還在這裏說！索性逼死他就完了！』侍書道：『我不信有這樣奇事！』紫鵲道：『好姐姐，不是我說，你又該惱了！你懂得什麼呢？懂得也不傳這些舌了！』

這裏三個人正說着，只聽黛玉忽然又嗽了一聲，紫鵲連忙跑到炕沿前站着；侍書雪雁也都不言語了。紫鵲彎着腰，在黛玉身後輕輕問道：『姑娘，喝口水罷？』黛玉微微答應了一聲。雪雁連忙倒了半鍾滾白水，紫鵲接了托着，侍書也走近前來。紫鵲和他搖頭兒不叫他說話，侍書只得咽住了。站了一回，黛玉又嗽了一聲。紫鵲趁勢問道：『姑娘，喝水呀！』黛玉又微微應了一聲，那頭似有欲抬之意，那裏抬得起！紫鵲爬上炕去，爬在黛玉旁邊，端着水，試了冷熱，送到唇邊，扶了黛玉的頭，就到碗邊喝了一口。紫鵲纔要拿時，黛玉意思還要喝一口，紫鵲便托着那碗不動。黛玉又喝了一口，搖搖頭兒不喝了；喘了一口氣，仍舊躺下半日，微微睜眼，說道：『剛纔說話不是侍書麼？』紫鵲答應道：『是。』侍書尚未出去，因連忙過來問候。黛玉睜眼看了，點點頭兒，又歇了一歇，說道：『回去問你姑娘好罷。』侍書見這番光景，只當黛玉嫌煩，只得悄悄的退出去了。

原來那黛玉雖則病勢沉重，心裏卻還明白。起先侍書雪雁說話時，他也模糊聽見了一半句，卻只作不知，也因實無精神答理；及聽了雪雁侍書的話，纔明白過前頭的事情，原是議而未成的。又兼侍書說是鳳姐說的老太太的主意，親上作親，又是園中住着的，非自己而誰？因此一想，陰極陽生，心神頓覺清爽許多，所以纔喝了兩口水，又要想問侍書的話，恰好賈母王夫人李執鳳姐聽見紫鵲之言，都趕着來看。黛玉心中疑團已破，自然不

似先前尋死之意了；雖身體軟弱，精神短少，卻也勉強答應一兩句了。

鳳姐因叫過紫鵲，問道：「姑娘也不至這樣。這是怎麼說，你這樣嚇人！」紫鵲道：「實在頭裏看着不好，纔敢去告訴的。回來見姑娘竟好了許多，也就怪了。」賈母笑道：「你也別怪他。他懂得什麼？看見不好就言語，這倒是他明白的地方。小孩子家不嘴懶脚嫩就好。」說了一回，賈母等料着無妨，也就去了。

黛玉的病從此又漸減退。雪雁紫鵲背地裏都念佛。雪雁向紫鵲說道：「虧他好了！只是病的奇怪，好的也奇怪！」紫鵲道：「病的倒不怪，就只好得奇怪。想來寶玉和姑娘必是姻緣。人家說的「好事多磨」，又說道是「姻緣棒打不回頭」。這麼看起來，人心天意，他們兩個竟是天配的了！再者，你想那一年我說了林姑娘要回南去，把寶玉沒急死了，鬧得家翻宅亂；如今一句話又把這一個弄的死去活來，可不說的「三生石上五百年前結下的」麼？」

說着，兩個悄悄的抿着嘴笑了一回。雪雁又道：「幸虧好了！僭們明兒再別說了，就是寶玉娶了別的人家兒的姑娘，我親見他在那裏結親，我也再不露一句話了！」紫鵲笑道：「這就是了！」

不但紫鵲和雪雁在私下裏講究，就是衆人也都知道黛玉的病也病的奇怪，好也好的奇怪，三三兩兩，唧唧噥噥，議論着。不多幾時，連鳳姐兒也知道了；邢王二夫人也有些疑惑，倒是賈母略猜着了八九。

那時正值邢王二夫人鳳姐等在賈母房中說閒話。說起黛玉的病來，賈母道：「我正要告訴你們。寶玉和林丫頭是從小兒在一處的，我只說小孩子們怕什麼？以後時常聽得林丫頭忽然病，忽然好，都爲有了些知覺了，所以我想他們若儘着攔在一塊兒，畢竟不成體統。你們怎麼說？」王夫人聽了，便呆了一呆，只得答應道：「林姑娘是個有心計兒的，至於寶玉獸頭獸腦，不避嫌疑是有的。看起外面，卻還都是個小孩兒形像。此時若忽然或把那一個分出園外，不是倒露了什麼痕跡了麼？古來說的「男大須婚，女大須嫁」。老太太想，倒是趕着把他

們的事辦辦也罷了。」

賈母聽了，皺了一皺眉，說道：「林丫頭的乖僻，雖也是他的好處，我的心裏不把林丫頭配他，也是爲這點子；況且林丫頭這樣虛弱，恐不是有壽的。只有寶丫頭最妥。」王夫人道：「不但老太太這麼想，我們也是這麼想。但林姑娘也得給他說了人家兒纔好，不然女孩兒家長大了，那個沒有心事？倘或真與寶玉有些私心，若知道寶玉定下寶丫頭，那倒不成事了。」賈母道：「自然先給寶玉娶了親，然後給林丫頭說人家，再沒有先是外人後是自己的；況且林丫頭年紀到底比寶玉小兩歲，依你們這麼說，倒是寶玉定親的話，不許叫他知道倒罷了。」鳳姐便吩咐衆丫頭們道：「你們聽見了寶二爺定親的話，不許混吵嚷；若有多嘴的，隄防着他的皮！」賈母又向鳳姐道：「鳳哥兒，你如今自從身上不大好，也不大管園裏的事了。我告訴你，須得經點兒心。不但這個，就像前年那些人喝酒耍錢，都不是事。你還精細些，少不得多分點心兒，嚴緊嚴緊他們纔好。況且我看他們也就還服你些。」鳳姐答應了，娘兒們又說了一回話，方各自散了。

第四十一 寶蟾送酒

話說薛蟠官司未了，薛蝌在家候詳，終日只是悶悶不樂；一日正在書齋閒坐發悶，只見寶蟾推進門來，拿着一個盒子，笑嘻嘻放在桌上，薛蝌站起來讓坐。寶蟾笑着向薛蝌道：「這是四碟菓子，一小壺兒酒。大奶奶叫給二爺送來的。」薛蝌陪笑道：「大奶奶費心！但是叫小丫頭們送來就完了，怎麼又勞動姐姐呢？」寶蟾道：「好說。自家人二爺何必說這些套話？再者我們大爺這件事，着實叫二爺操心；大奶奶久已要親自弄點什麼兒謝二爺，又怕別人多心。二爺是知道的，俗們家裏都是言合意不合。送點子東西沒要緊，倒沒的惹人七嘴八舌的講究。所以今兒些微的弄了一兩樣菓子，一壺酒，叫我親自悄悄兒的送來。」說着，又笑瞅了薛蝌一眼，道：「明兒二爺再別說這些話，叫人聽着怪不好意思的。我們不過也是底下的人，伏侍的着大爺，就伏侍的着二爺，這有何妨呢？」

薛蝌一則秉性忠厚，二則到底年輕，只是向來不見金桂和寶蟾如此相待，心中想到剛纔寶蟾說爲薛蟠之事，也是情理；因說道：「菓子留下罷；這個酒兒，姐姐只管拿回去。我向來的酒上實在很有限，擠住了，偶然喝一鍾，平白無事，是不能喝的。難道大奶奶和姐姐還不知道麼？」寶蟾道：「別的我作得主，獨這一件事，我可不敢應。大奶奶的脾氣兒，二爺是知道的。我拿回去，不說二爺不喝，倒要說我不盡心了。」

薛蝌沒法，只得留下寶蟾方纔要走，又到門口往外看看，回過頭來向着薛蝌一笑，又用手指着裏面說道：「他還只怕要來親自給你道乏呢。」薛蝌不知何意，反倒訕訕的起來，因說道：「姐姐替我謝大奶奶罷。天氣

寒，看涼着。再者：自己叔嫂也不必拘這些個禮。」寶蟾不答，笑着走了。

薛蝌始而以為金桂為薛蟠之事，或者真是不過意，備此酒菓給自己道乏，也是有的；及見了寶蟾這種鬼鬼祟祟不尷不尬的光景，也覺有幾分，卻自己回心一想：「他到底是嫂子的名分，那裏就有別的講究了呢？……或者是寶蟾不老成，自己不好意思怎麼着，卻指着金桂的名兒也未可知，然而到底是哥哥的屋裏人，也不好……」忽又一轉念：「那金桂素性為人毫無閨閣理法，況且有時高興打扮的妖調非常，自以為美，又怎麼不是懷着壞心呢？……不然就是他和琴妹妹也有了什麼不對的地方兒，所以設下這個毒法兒，要把我拉在渾水裏，弄一個不清不白的名兒，也未可知……」想到這裏，索性倒怕起來了。薛蝌正在狐疑，忽聽窗外一笑，嚇了一跳，心中想道：「不是寶蟾，定是金桂，只不理他們，看他們有什麼法兒！」聽了半日，卻又寂然無聲，自己也不敢喫那酒菓，掩上房門。剛要脫衣時，只聽見窗紙上微微一響。

薛蝌此時被寶蟾鬼混了一陣，心中七上八下，竟不知如何是好；聽見窗紙微響，細看時又無動靜，自己反倒疑心起來，掩了懷，坐在燈前呆呆的細想；又把那菓子拿了一塊，翻來覆去的細看；猛回頭，看見窗上的紙溼了一塊，走過來覷着眼看時，冷不防外面往裏一吹，把薛蝌嚇了一大跳。聽得吱吱的笑聲，薛蝌連忙把燈吹滅了，屏息而臥。只聽外面一個人說道：「二爺為什麼不喝酒吃菓子就睡了？」這句話仍是寶蟾的話音，薛蝌只不作聲妝睡。又隔了兩句話時，聽得外面似有恨聲道：「天下那裏有這樣沒造化的人！」

薛蝌聽了似是寶蟾，又似是金桂的語音，這纔知道他們原來是這一番意思，翻來覆去，直到五更後纔睡着了。剛到天明，早有人來扣門。薛蝌忙問：「是誰？」外面也不答應。薛蝌只得起來，開了門看時，卻是寶蟾，攜着頭髮，掩着懷，穿了件片金邊琵琶襟小緊身，上面繫一條松花綠半新的汗巾，下面並未穿裙，正露着石榴紅灑花夾褲，一雙新繡紅鞋。原來寶蟾尚未梳洗，恐怕人見，趕早來取傢伙。

薛蝌見他這樣打扮，便走進來，心中又是一動；只得陪笑問道：『怎麼這麼早就起來了？』寶蟾把臉紅着，並不答言，只管把菓子折在一個碟子裏，端着就走。薛蝌見他這般，知是昨晚的原故，心裏想道：『這也罷了！倒是他們惱了！索性死了心，也省了來纏。』於是把心放下，叫人舀水洗臉，自己打算在家裏靜坐兩天，一則養養神，二則出去怕人找他。

原來和薛蟠好的那些人，因見薛家無人，只有薛蝌辦事，年紀又輕，便生出許多覬覦之心。也有想插在裏頭做跑腿兒的，也有能做狀子，認得一兩個書辦，要給他上下打點的，甚至有叫他在內趁錢的，也有造作謠言，恐嚇的種種不一。薛蝌見了這些人，遠遠的躲避，又不敢面辭，恐怕激出意外之變，只好藏在家中聽候轉詳。

且說金桂昨夜打發寶蟾送了些酒菓去探探薛蝌的消息。寶蟾回來，將薛蝌的光景一一的說了。金桂見事有些不大投機，便怕白鬧一場，反被寶蟾瞧不起，要把兩三句話遮飾，改過口來，又摺不開這個人，心裏倒沒了主意，只是怔怔的坐着。

那知寶蟾也想薛蟠難以回家，正要尋個路頭兒，因怕金桂拿他，所以不敢透漏，今見金桂所爲，先已開了端了，他便樂得借風使船，先弄薛蝌到手，不怕金桂不依，所以用言挑撥。見薛蝌似非無情，又不甚兜攬，一時也不敢造次。後來見薛蝌吹燈自睡，大覺掃興，回來告訴金桂，看金桂有甚方法兒，再作道理。及見金桂怔怔的，似乎無技可施，他也只得陪金桂收拾睡了。夜裏那裏睡的着，翻來覆去，想出一個法子來，不如明兒一早起來，先去取了傢伙，卻自己換上一兩件顏色嬌嫩的衣服，也不梳洗，越顯出一番慵妝媚態來，只看薛蝌的神情，自己反倒妝出惱意，索性不理他。那薛蝌若有悔心，自然移船就岸，不愁不先到手，是這個主意。及至見了薛蝌，仍是昨晚光景，並無邪僻，自己只得以假爲真，端了碟子回來，卻故意留下酒壺，以爲再來搭轉之地。

只見金桂問道：『你拿東西去，有人碰見麼？』寶蟾道：『沒有。』金桂道：『二爺也沒問你什麼？』寶蟾道：『也

沒有。」

金桂因一夜不曾睡，也想不出個法子來，只得回想道：「若作此事，別人可瞞，寶蟾如何能瞞？不如分惠於他，他自然沒的說了。況我又不能自去，少不得要他作腳，索性和他商量個穩便主意。」因帶笑說道：「你看二爺到底是個怎麼樣的個人？」寶蟾道：「倒像是個糊塗人。」

金桂聽了，笑道：「你怎麼糟踢起爺們來了？」寶蟾也笑道：「他辜負奶奶的心，我就說得他！」金桂道：「他怎麼辜負我的心？你倒得說說。」寶蟾道：「奶奶給他好東西喫，他倒不喫；這不是辜負奶奶的心麼？」說着，卻把眼溜着金桂一笑。金桂道：「你別胡想！我給他送東西，爲大爺的事不辭勞苦，我所以敬他，又怕人說瞎話，所以問你。你這些話和我說，我不懂是什麼意思。」寶蟾笑道：「奶奶別多心。我是跟奶奶的，還有兩個心麼？但是事情要密些，尙或聲張起來，不是頑的。」

金桂也覺得臉飛紅了，因說道：「你這個丫頭就不是個好貨！想來你心裏看上了，卻拿我作筏子，是不是呢？」寶蟾道：「只是奶奶那麼想罷咧！我倒是替奶奶難受。奶奶要真瞧二爺好，我倒有個主意。奶奶想，「那個耗子不偷油呢？」他也不過怕事情不密，大家鬧出亂子來不好看。依我想，奶奶且別性急，時常在他身上，不周不備的去處張羅張羅。他是個小叔子，又沒娶媳婦兒，奶奶就多盡點心兒，和他貼個好兒，別人也說不出什麼來。過幾天，他感奶奶的情，他自然要謝候奶奶。那時奶奶再備點東西兒，在偕們屋裏，我幫着奶奶灌醉了他，還怕他跑了嗎？他要不應，偕們索性鬧起來，就說他調戲奶奶。他害怕，自然得順着偕們的手兒。他再不應，他也不是人，偕們也不至白丟了臉。奶奶想怎麼樣？」

金桂聽了這話，兩顴早已紅暈了，笑罵道：「小蹄子！你倒像偷過多少漢子似的！怪不得大爺在家時，離不開你！」寶蟾把嘴一撇，笑說道：「罷呀！人家倒替奶奶拉繯，奶奶倒和我們說這個話咧！」從此，金桂一心籠絡薛

蟬，倒無心混鬧了，家中也少覺安靜。

當日寶蟾自去取了酒壺，仍是穩穩重重，一臉的正氣。薛蟬偷眼看了，反倒後悔，疑心或者是自己錯想了他們，也未可知。果然如此，倒辜負了他這一番美意。保不住日後倒要和自己也鬧起來，豈非自惹的呢？過了兩天，甚覺安靜。薛蟬遇見寶蟾，寶蟾便低頭走了，連眼皮兒也不抬。遇見金桂，金桂卻一盆火兒的趕着。薛蟬見這般光景，反倒過意不去。

且說寶釵母女覺得金桂幾天安靜，待人忽然親熱起來，一家子都爲罕事。薛姨媽十分歡喜，想到『必是薛蟬娶這媳婦時，沖犯了什麼，纔敗壞了這幾年。目今鬧出這樣事來，虧得家裏有錢，賈府出力，方纔有了指望。媳婦忽然安靜起來，或者是蟬兒轉過運氣來，也未可知。』於是自己心裏倒以爲希有之奇。這日飯後，扶了同貴過來，到金桂房裏瞧瞧。走到院中，只聽一個男人和金桂說話。同貴知機，便說道：『大奶奶，老太太過來了。』說着，已到門口，只見一個人影兒在房門後一躲。薛姨媽一嚇，倒退了出來。金桂道：『太太請裏頭坐，沒有外人。他就是我的過繼兄弟，本住在屯裏，不慣見人。因沒有見過太太，今兒纔來，還沒去請太太的安。』薛姨媽道：『既是舅爺，不妨見見。』

金桂叫兄弟出來，見了薛姨媽，作了個揖，問了好。薛姨媽也問了好，坐下釵起話來。薛姨媽道：『舅爺上京幾時了？』那夏三道：『前月我媽沒有人管家，把我過繼來的。前日纔進京，今日來瞧姐姐。』薛姨媽看那人不尷尬，於是略坐坐兒，便起身道：『舅爺坐着罷。』回頭向金桂道：『舅爺頭上沒下的來，留在偕們這裏喫了飯再去罷。』金桂答應着，薛姨媽自去了。

金桂見婆婆去了，便向夏三道：『你坐着罷。今日可是過了明路的了，省了我們二爺查考。我今日還要叫你買些東西，只別叫別人看見。』夏三道：『這個交給我，就完了。你要什麼，只要有錢，我就買的來了。』金桂道：『且

別說嘴，等你買上了當，我可不收。」

說着，二人又嘲謔了一回，然後金桂陪夏三喫了晚飯，又告訴他買的東西，又囑咐一回，夏三自去。從此夏三往來不絕，雖有個年老的門上人，知是舅爺，也不常回。

一日薛蟠有信寄回，薛姨媽打開叫寶釵看時，上寫：

「男在縣裏也不受苦，母親放心。但昨日縣裏書辦說，府裏已經准詳，想是我們的情到了。豈知府裏詳上去，道裏反駁下來了！虧得縣裏主文相公好，即刻做了回文頂上去了，那道裏卻把知縣申飭。現在道裏要親提，若一上去，又要喫苦，必是道裏沒有託到。母親見字，快快託人求道爺去還叫兄弟快來，不然就要解道。銀子短不得！火速！火速！」

薛姨媽聽了，又哭了一場。寶釵和薛蝌一面勸慰，一面說道：「事不宜遲！」薛姨媽沒法，只得叫薛蝌到那裏去照料，命人即忙收拾行李，兌了銀子，同着當舖中一個夥計，連夜起程。那時手忙腳亂，雖有下人辦理，寶釵怕他們想不到，親來幫着收拾，直鬧至四更纔歇。到底富家女子嬌養慣了的，心上又急，又勞苦了一夜，到了次日，就發起燒來，湯水都喫不下去。鶯兒忙回了薛姨媽。

薛姨媽急來看時，只見寶釵滿面通紅，身如燔灼，話都不說。薛姨媽慌了手脚，便哭得死去活來。寶琴扶着勸解。秋菱見了，也淚如泉湧，只管在旁哭叫。寶釵不能說話，連手也不能搖動，眼乾鼻塞，叫人請醫調治，漸漸蘇醒回來。薛姨媽等大家略略放心。早驚動榮寧兩府的人，先是鳳姐打發人送十香返魂丹來，隨後王夫人又送至寶丹來，賈母邢王二夫人以及尤氏等都打發丫頭來問候，卻都不叫寶玉知道。一連治了七八天，終不見效，還是他自己想起『冷香丸』，喫了三丸，纔得病好。後來寶玉也知道了，因病好了，沒有瞧去。那時薛蝌又有信回來，薛姨媽看了，怕寶釵耽憂，也不叫他知道自己來求王夫人，並述了一會子寶釵的病。

薛姨媽去後，王夫人又求賈政。賈政道：『此事上頭可託，底下難託，必須打點纔好。』王夫人又提起寶釵的事來，因說道：『這孩子也苦了，既是我家的人了，也該早些娶了過來纔是，別叫他糟蹋壞了身子。』賈政道：『我也是這麼想，但是他家忙亂，況且如今到了冬底，已經年近歲逼，無不各自要料理些家務。今冬且放了定，明春再過禮。過了老太太的生日，就定日子娶。你把這番話先告訴薛姨太太。』

王夫人答應了。到了次日，王夫人將賈政的話向薛姨媽說了，薛姨媽想着也是。到了飯後，王夫人陪着來到賈母房中，大家讓了坐。賈母道：『姨太太纔過來？』薛姨媽道：『還是昨兒過來的，因為晚了，沒得過來給老太太請安。』王夫人便把賈政昨夜所說的話向賈母述了一遍，賈母甚喜。

說着，寶玉進來了，賈母便問道：『喫了飯了沒有？』寶玉道：『纔打學房裏回來，喫了要往學房裏去，先見見老太太，又聽見說姨媽來了，過來給姨媽請安。』因問：『寶姐姐大好了？』薛姨媽笑道：『好了。』原來方纔大家正說着，見寶玉進來，都掩住了。寶玉坐了坐，見薛姨媽神情不似從前親熱——雖是此刻沒有心情，也不犯大家都不言語——滿腹猜疑，自往學中去了。

第四十二 失玉

再說怡紅院裏的海棠本來萎了幾棵，也沒人去澆灌他。一日寶玉走去瞧，見枝頭上好像有了蓓朵兒是的。人都不信，沒有理他。忽然第二天就開的很好的海棠花，衆人詫異，都爭着去看。連老太太都開動了來瞧花兒。

這時黛玉也聽見了，知道老太太來，便更了衣，略自照了一照鏡子，掠了一掠鬢髮，便扶着紫鵲到怡紅院來，已見老太太坐在寶玉常臥的榻上。黛玉便說道：『請老太太安。』退後便見了邢王二夫人回來，與李紈探春惜春邢岫煙彼此問了好。只有鳳姐因病未來。

大家說笑了一回，講究這花開得古怪。賈母道：『這花兒應在三月裏開的，如今雖是十一月，因節氣遲，還算十月，應着小陽春的天氣，因為和暖開花也是有的。』王夫人道：『老太太見的多，說得是，也不爲奇。』邢夫人道：『我聽見這花已經萎了一年，怎麼這回不應時候兒開了？必有個原故。』李紈笑道：『老太太和太太說的都是據我的糊塗想頭，必是寶玉有喜事來了，此花先來報信。』探春雖不言語，心裏想道：『必非好兆。大凡順者昌，逆者亡。草木知運，不時而發，必是妖孽。』但只不好說出來。獨有黛玉聽說是喜事，心裏觸動，便高興說道：『當初田家有荆樹一棵，弟兄三個因分了家，那荆樹便枯了；後來感動了他弟兄們，仍舊歸在一處，那荆樹也就榮了。可知草木也隨人的。如今二哥哥認真念書，舅舅喜歡，那棵樹也就發了。』

賈母王夫人聽了喜歡，便說：『林姑娘比方得有理，很有意思。』

正說着，賈赦、賈政、賈環、賈蘭都進來看花。賈赦便說：『據我的主意，把他砍去。必是花妖作怪。』賈政道：『見怪不怪，其怪自敗。不用砍他，隨他去就是了。』

賈母聽見，便說：『誰在這裏混說？人家有喜事好處，什麼怪不怪的？若有好事，你們享去；若是不好，我一個人當去！你們不許混說！』賈政聽了，不敢言語，赳赳的同賈赦等走了出來。

那賈母高興，叫人傳話到廚房裏，快快預備酒席，大家賞花。

寶玉看見賈母喜歡，更是興頭，因想起：『晴雯死的那年，海棠死的；今日海棠復榮，我們院內這些人，自然都好，但是晴雯不能像花的死而復生了……』頓覺轉喜爲悲，忽又想起前日巧姐提鳳姐要把五兒補入，『或此花爲他而開，也未可知……』卻又轉悲爲喜，依舊說笑。

賈母還坐了半天，然後扶了珍珠回去了。王夫人等跟着過來。只見平兒笑嘻嘻的迎上來，說：『我們奶奶知道老太太在這裏賞花，自己不得來，叫奴才來伏侍老太太，太太們還有兩疋紅送給寶二爺，包裹這花，當作賀禮。』

襲人過來接了，呈與賈母看。賈母笑道：『偏是鳳丫頭行出點事兒來，叫人看着又體面，又新鮮，很有趣兒！』襲人笑着向平兒道：『回去替寶二爺給二奶奶道謝，要有喜，大家喜。』

賈母聽了，笑道：『噯呀！我還忘了呢！鳳丫頭雖病着，還是他想的到，送的也巧！』一面說着，衆人就隨着去了。平兒私與襲人道：『奶奶道，這花開的怪，叫你鉸塊紅綢子掛掛，便應在喜事上去了。以後也不必只管當作奇事混說。』襲人點頭答應，送了平兒出去。

且說那日寶玉本來穿着一襲圓的皮襖在家歇息，因見花開，只管出來看一回，賞一回，歎一回，愛一回的心，中無數悲喜離合，都弄到這株花上去了；忽然聽說賈母要來，便去換了一件狐腋箭袖，罩一件元狐腿外褂，出

來迎接賈母。匆匆穿換，未將『通靈寶玉』掛上。及至後來賈母去了，仍舊換衣，襲人見寶玉脖子上沒有掛着，便問：『那塊玉呢？』寶玉道：『剛纔忙亂換衣，摘下來放在炕桌上，我沒有帶。』襲人回看桌上，並沒有玉，便向各處找尋，蹤影全無，嚇得襲人滿身冷汗。寶玉道：『不用着急，少不得在屋裏的。問他們就知道了。』

襲人當作麝月等藏起，嚇他頑，便向麝月等笑着說道：『小蹄子們頑呢，到底有個頑法。把這件東西藏在那裏了？別真弄丟了，那可就大家活不成了！』麝月等都正色道：『這是那裏的話？頑是頑，笑是笑，這個事非同兒戲，你可別混說！你自己昏了心，想想罷，想想攔在那裏了。這會子又混賴人了！』

襲人見他這般光景，不像是頑話，便着急道：『皇天菩薩！小祖宗！你到底摺在那裏了？』寶玉道：『我記的明兒放在炕桌上的，你們到底找啊！』

襲人麝月等也不敢叫人知道，大家偷偷兒的各處搜尋，鬧了大半天，毫無影響，甚至翻箱倒籠，實在沒處去找，便疑到方纔這些人進來，不知誰檢了去了。襲人說道：『進來的，誰不知道這玉是性命是的东西呢？誰敢檢了去？你們好歹先別聲張，快到各處問去。若有姐妹們檢着和我們頑呢，你們給他磕個頭，要了來；要是小丫頭們偷了去，問出來，也不回上頭，不論做些什麼送他換了來，都使得。還可不是小事，真要丟了這個，比丟了寶二爺的還利害呢！』

麝月秋紋剛要往外走，襲人又趕出來囑咐道：『頭裏在這裏喫飯的，倒別先問去。找不成，再惹出些風波來，更不好了。』麝月等依言，分頭各處追問，人人不曉，個個驚疑。二人連忙回來，俱目瞪口呆，面面相窺。寶玉也嚇怔了。襲人急的只是乾哭，找是沒處找，回又不敢回。怡紅院裏的人嚇的一個個像木雕泥塑一般。

大家正在發獸，只見各處知道的都來了。探春叫把園門關上，先叫個老婆子帶着兩個丫頭，再往各處去尋。

去；一面又叫告訴衆人：『若誰找出來，重重的賞他。』大家頭宗要脫干係，二宗聽見重賞，不顧命的混找了一遍；甚至於茅廁裏都找到了。誰知那塊玉竟像繡花針兒一般，找了一天，總無影響。

李紈急了，說：『這件事不是頑的！我要說句無禮的話了！』衆人道：『什麼話？』李紈道：『事情到了這裏，也顧不得了。現在園裏除了寶玉都是女人，要求各位姐姐妹妹姑娘都要叫跟來的丫頭脫了衣服，大家搜一搜。若沒有，再叫丫頭們去搜那些老婆子並粗使的丫頭，不知使得使不得？』大家說道：『這話也說的有理，現在人多手亂，魚龍混雜，倒是這麼着，他們也洗洗清。』

探春獨不言語。那些丫頭們也都願意洗淨自己。先是平兒起。平兒說道：『打我先搜起。』於是各人自己解懷。李紈一氣兒混搜。探春噴着李紈道：『大嫂子，你也學那起不成材料的樣子了！那個人既偷了去，還肯藏在身上？況且這件東西，在家裏是寶，到了外頭，不知道的是廢物，偷他做什麼？我想來必是有人使促狹。』

衆人聽說，又見環兒不在這裏，昨兒是他滿屋裏亂跑，都疑到他身上，只是不肯說出來。探春又道：『使促狹的只有環兒。你們叫個人去悄悄的叫了他來，背地裏哄着他，叫他拿出來，然後嚇着他，叫他別聲張，就完了。』

大家點頭。李紈便向平兒道：『這件事還得你去纔弄的明白。』平兒答應，就趕着去了。不多時，同着賈環來了。衆人假意裝出沒事的樣子，叫人沏了茶，擱在裏間屋裏。衆人故意搭趲走開，原叫平兒哄他。平兒便笑着向賈環道：『你二哥哥的玉丟了，你瞧見了沒有？』賈環便急的紫漲了臉，瞪着眼，說道：『人家丟了東西，你怎麼又叫我來查問，疑我我是犯過案的賊麼？』平兒見這樣子，倒不敢再問，便又陪笑道：『不是這麼說。怕三爺要拿了去嚇他們，所以白問問瞧見了沒有，好叫他們找。』賈環道：『他的玉在他身上，看見不看見該問他怎麼問我呢？你們都捧着，他得了什麼不問我，丟了東西就來問我！』說着，起身就走。衆人不好攔他。

這裏寶玉倒急了，說道：『都是這勞什子鬧事，我也不要他了！你們也不用鬧了！環兒一去，必是嚷的滿院裏

都知道，這可不是鬧事了麼？」襲人等急的又哭道：「小祖宗兒！你看這玉丟了沒要緊；要是上頭知道了，我們這些人就要粉身碎骨了！」說着，便嚎啕大哭起來。

衆人更加着急，明知此事掩飾不來，只得要商議定了話，回來好回賈母諸人。寶玉道：「你們竟也不用商量，硬說我砸了就完了。」平兒道：「我的爺！好輕巧話兒！上頭要問爲什麼砸的呢？他們也是個死啊！倘或要起砸破的渣兒來，那又怎麼樣呢？」寶玉道：「不然，就說我出門丟了。」衆人一想：「這句話倒還混的過去，但只這兩天又沒上學，又沒往別處去。」寶玉道：「怎麼沒有？大前兒還到臨安伯府裏聽戲去了呢，就說那日丟的就完了。」探春道：「那也不妥，既是前兒丟的，爲什麼當日不來回？」

衆人正在胡思亂想要裝點撒謊，只聽見趙姨娘的聲兒，哭着喊着走來說：「你們丟了東西，自己不找，怎麼叫人背地裏拷問環兒？我把環兒帶了來，索性交給你們這一起湊上水的，該殺該剮，隨你們罷！」說着，將環兒一推，說：「你是個賊，快快的招罷！」氣的環兒也哭喊起來。

李執正要勸解，丫頭來說：「太太來了。」襲人等此時無地可容，寶玉等趕忙出來迎接。趙姨娘暫且也不敢作聲，跟了出來。王夫人見衆人都有驚惶之色，纔信方纔聽見的話，便道：「那塊玉真丟了麼？」衆人都不敢作聲。王夫人走進屋裏坐下，便叫襲人慌的襲人連忙跪下，含淚稟。王夫人道：「你起來，快快叫人細細的找去，一忙亂倒不好了。」襲人哽咽難言。

寶玉恐襲人直告訴出來，便說道：「太太，這事不與襲人相干；是我前日到臨安伯府裏聽戲在路丟了。」王夫人道：「爲什麼那日不找呢？」寶玉道：「我怕他們知道，沒有告訴他們。我叫焙茗等在外頭各處找過的。」王夫人道：「胡說！如今脫換衣服，不是襲人他們伏侍的麼？大凡哥兒出門回來，手巾荷包短了還要查個明白，何況這塊玉不見了，難道不問麼？」寶玉無言可答。

趙姨娘聽見，便得意了，忙接口道：『外頭丟了東西，也賴環兒。』話未說完，被王夫人喝道：『這裏說這個，你且說那些沒要緊的話！』趙姨娘便也不敢言語了。還是李紈探春從實的告訴了王夫人一遍。王夫人也急的眼中落淚，索性要回明了賈母，去問邢夫人那邊來的這些人去。

鳳姐病中，也聽見寶玉失玉，知道王夫人過來，料躲不住，便扶了豐兒來到園裏。正值王夫人起身要走，鳳姐嬌怯怯的說：『請太太安。』寶玉等過來問了鳳姐好。王夫人因說道：『你也聽見了麼？這可不是奇事嗎？剛纔眼錯不見就丟了，再找不着。你去想想，打從老太太那邊的丫頭起至你們平兒，誰的手不穩？誰的心促狹？我要回了老太太，認真的查出來纔好。不然是斷了寶玉的命根子了！』

鳳姐回道：『俗們家人多手雜，自古說的「知人知面不知心」，那裏保得住誰是好的？但只一吵嚷，已經都知道了。偷玉的人，要叫太太查出來，明知是死無葬身之地，他着了急，反要毀壞了滅口，那時可怎麼處呢？據我的糊塗想頭，只說寶玉本不愛他，撻丟了，也沒有什麼要緊；只要大家嚴密些，別叫老太太老爺知道。這麼說了，暗暗的派人去各處察訪，哄騙出來，那時玉也可得罪名也可定。不知太太心裏怎麼樣？』

王夫人遲了半日，纔說道：『你這話雖也有理，但只是老爺跟前怎麼瞞的過呢？』便叫環兒來說道：『你二哥哥的玉丟了，白問了你一句，怎麼你就亂嚷？要是嚷破了，人家把那個毀壞了，我看你活得活不得。』賈環嚇得哭道：『我再不敢嚷了！』

趙姨娘聽了，那裏還敢言語。王夫人便吩咐衆人道：『想來自然有沒找到的地方兒。好端端的在家裏的，還怕他飛到那裏去不成？只是不許聲張。限襲人三天內給我找出來。要是三天找不着，只怕也瞞不住，大家那就不用過安靜日子了！』說着，便叫鳳姐兒跟到邢夫人那邊商議，躡緝不提。

這裏李紈等紛紛議論，便傳喚看園子的一千人來，叫把園門鎖上，快傳林之孝家的來，悄悄兒的告訴了他；

叫他：『吩咐前後門上：三天之內，不論男女下人，從裏頭可以走動；要走出去時，一概不許放出。只說裏頭丟了東西，等這件東西有了着落，然後放人出來。』

林之孝家的答應了，是因說：『前兒奴才家裏也丟了一件不要緊的東西，林之孝必要明白，上街去找了一個測字的，那人叫做什麼劉鐵嘴，測了一個字，說的很明白，回來按着一找就找着了。』襲人聽見，便央及林家的道：『好林奶奶！出去快求林大爺替我們問問去！』

那林之孝家的答應着出去了。邢岫煙道：『若說那外頭測字打卦的，是不中用的。我在南邊聞妙玉能扶乩，何不煩他問一問？況且我聽見說這塊玉原有仙機，想來問的出來。』衆人都詫異道：『僧們常見的，從沒有聽他說起。』麝月便忙問岫煙道：『想來別人求他是不肯的，好姑娘，我給姑娘磕個頭，求姑娘就去若問出來了，我一輩子總不忘你的恩。』說着，趕忙就要磕下頭去。岫煙連忙攔住，黛玉等也都慫恿着岫煙速往權翠庵去。一面林之孝家的進來說道：『姑娘們大喜！林之孝測了字，回來說：這玉是丟不了的，將來橫豎有人送還來的。』衆人聽了，也都半信半疑。惟有襲人麝月喜歡的了不得。探春便問：『測的是什麼字？』林之孝家的道：『他的話多，奴才也學不上來。記得是拈了個賞人東西的「賞」字。那劉鐵嘴也不問，便說：「丟了東西不是？」李執道：『這就算好。』林之孝家的道：『他還說：「賞」字上頭一個「小」字，底下一個「口」字，這件東西，很可能嘴裏放得，必是個珠子寶石。』衆人聽了，誇讚道：『真是神仙！往下怎麼說？』林之孝家的道：『他說：「底下『貝』字拆開，不成一個『見』字，可不是不見了？」——因上頭拆了「當」字，叫快到當舖裏找去。——「賞」字加一「人」字，可不是「償」字？只要找着當舖，就有人有了人，便贖了來，可不是償還了嗎？」衆人道：『既這麼着，就先往左近找起。橫豎幾個當舖都找遍了，少不得就有了。』僧們有了東西，再問人就容易了。』李執道：『只要東西，那怕不問人都使得。』林嫂子，你就把測字的話快告訴了二奶奶，回了太太，先叫太太放心，就

叫二奶奶快派人查去。」林家的答應了便走。

衆人略安了一點兒神，呆呆的等岫煙回來。正呆等時，只見跟寶玉的焙茗在門外招手兒，叫小丫頭子快出來。那小丫頭趕忙的出去了。焙茗便說道：「你快進去告訴我們二爺和裏頭太太奶奶姑娘們！天大的喜事！」那小丫頭子道：「你快說罷！怎麼這麼累贅？」焙茗笑着拍手道：「我告訴姑娘，姑娘進去回了，偕們兩個人都得賞錢呢！你打量是什麼事情？」寶二爺的那塊玉呀，我得了準信兒來了！」那小丫頭急忙回來告訴寶玉。衆人聽了，都推着寶玉出去問他。衆人在廊下聽着。寶玉也覺放心，便走到門口，問道：「你那裏得了快拿來？」焙茗道：「拿是拿不來的，還得託人做保去呢。」寶玉道：「你快說是怎麼得的，我好叫人取去。」焙茗道：「我在外頭，知道林爺爺去測字，我就跟了去。我聽見說在當舖裏找，我沒等他說完，便跑到幾個當舖裏去找，比給他們瞧。有一家便說有，我說：『給我罷。』那鋪子裏要票子，我說：『當多少錢？』他說：『三百錢的也有，五百錢的也有。前兒有一個人拿這麼一塊玉，當了三百錢去；今兒又有人也拿一塊玉，當了五百錢去。』」

寶玉不等說完，便道：「你快拿三百五百錢去取了來，我們挑着看是不是。」裏頭襲人便啐道：「二爺不用理他！我小時候兒聽見我哥哥常說，有些人賣那些小玉兒，沒錢用，便去當，想來是家家當舖裏有的。」

衆人正在聽得詫異，被襲人一說，想了一想，倒大家笑起來，說：「快叫二爺進來罷，不用理那糊塗東西了！他說的那些玉，想來不是正經東西！」

寶玉正笑着，只見岫煙來了。原來岫煙走到櫳翠庵，見了妙玉，不及閒話，便求妙玉扶乩。妙玉冷笑幾聲，說道：「我與姑娘來往，爲的是姑娘不是勢利場中的人。今日怎麼聽了那裏的謠言，過來纏我？況且我並不曉得什麼，叫『扶乩』說着，將要不理。」

岫煙懊悔此來，知他脾氣是這麼着的，只得陪着笑，將襲人等性命關係的話說了一遍；見妙玉略有活動，便

起身拜了幾拜。妙玉歎道：『何必爲人作嫁！但是我進京以來，素無人知；今日你來破例，恐將來纏繞不休！』岫煙道：『我也一時不忍，知你必是慈悲的，便是將來他人求你，願不願在你，誰敢相強？』

妙玉笑了一笑，叫道：『婆焚香，在箱子裏找出沙盤，亂架書了符，命岫煙行禮祝告畢，起來同妙玉扶着。』不多時，只見那仙乩疾書道：

『噫！來無跡，去無蹤，青埂峯下倚古松。欲追尋，山萬重，入我門來一笑逢！』

書畢，停了乩。岫煙便問：『請的是何仙？』妙玉道：『請的是拐仙。』岫煙錄了出來，請教妙玉識。妙玉道：『這個可不能，連我也不懂，你快拿去，他們的聰明人多着呢。』岫煙只得回來，進入院中，各人都問：『怎麼樣了？』

岫煙不及細說，便將所錄乩語遞與李紈、衆姊妹及寶玉爭看，都解的是：『一時要找是找不着的；然而丟是丟不了的，不知幾時不找便出來了。但是青埂峯不知在那裏？』李紈道：『這是仙機隱語，僧們家裏那裏跑出青埂峯來，必是誰怕查出，摺在有松樹的山子石底下也未可定。獨是「入我門來」這句，到底是入誰的門呢？』黛玉道：『不知請的是誰？』岫煙道：『拐仙。』探春道：『若是仙家的門，便難入了！』

襲人心裏着忙，便捕風捉影的混找，沒一塊石底下不找到，只是沒有回到院中。寶玉也不問有無，只管傻笑。麝月着急道：『小祖宗！你到底是那裏丟的？說明了，我們就是受罪，也在明處啊！』寶玉笑道：『我說外頭丟的，你們又不依。你如今問我，我知道麼？』李紈探春道：『今兒從早起鬧起，已到三更來的天了。你瞧林妹妹已經掌不住，各自去了。我們也該歇歇兒了，明兒再鬧罷。』說着，大家散去。寶玉即便睡下，可憐襲人等哭一回，想一回，一夜那能睡着。

且說黛玉先自回去，想起金玉的舊話來，反自歡喜，心裏也道：『和尚道士的話真個信不得。果真「金玉」

有緣，寶玉如何能把這玉丟了呢？或者因我之事，拆散他們的金玉也未可知……」想了半天，更覺安心，把這一天的勞乏竟不理會，重新倒看起書來。紫鵲倒覺身倦，連催黛玉睡下。黛玉雖躺下，又想到海棠花上說：「這塊玉原是胎裏帶來的，非比尋常之物，來去自有關係，若是這花主好事呢，不該失了這玉呀。看來此花開的不祥，莫非他有不吉之事……」不覺又傷起心來。又轉想到喜事上頭，此花又似應開，此玉又似應失，如此一悲一喜，直想到五更方睡着。

次日，王夫人等早派人到當舖裏去查問。鳳姐暗中設法找尋，一連鬧了幾天，總無下落。還喜賈母賈政未知。襲人等每日提心弔膽。寶玉也好幾天不上學，只是怔怔的不言不語，沒心沒緒的。王夫人只知他因失玉而起，也不大着意。

那日正在納悶，忽見賈璉進來請安，嘻嘻的笑道：「今日聽得雨村打發人來告訴，偕們二老爺說：舅太爺陞了內閣大學士，奉旨來京，已定於明年正月二十日宣麻，有三百里的文書去了。想舅太爺晝夜趲行，半個多月就要到了。姪兒特來回太太知道。」

王夫人聽說，便歡喜非常。正想娘家人少，薛姨媽家又衰敗了，兄弟又在外任，照應不着，今日忽聽兄弟拜相回京，王家榮耀，將來寶玉都有倚靠，便把失玉的心又略放開些了。天天專望兄弟來京。

忽一天，賈政進來，滿臉淚痕，喘吁吁的說道：「你快去稟知老太太，即刻進宮，不用多人的，是你伏侍進去。因娘娘忽得暴病，現在太監在外立等，他說太醫院已經奏明痰厥，不能醫治。」王夫人聽說，便大哭起來。賈政道：「這不是哭的時候，快快去請老太太，說得寬緩些，不要嚇壞了老人家。」

賈政說着，出來吩咐家人伺候。王夫人收了淚，去請賈母，只說元妃有病，進去請安。賈母念佛道：「怎麼又病了？前番嚇的我了不得，後來又打聽錯了。這回情願再錯了也罷。」王夫人一面回答，一面催鴛鴦等開箱取衣。

飾穿戴起來。王夫人趕着回到自己房中，也穿戴好了，過來伺候。一時出廳上轎，進宮不提。

且說元春自選了鳳藻宮後，聖眷隆重，身體發福，未免舉動費力；每日起居勞乏，時發痰疾；因前日侍宴回宮，偶沾寒氣，勾起舊病。不料此回甚屬利害，竟至痰氣壅塞，四肢厥冷。一面奏明，即召太醫調治；豈知湯藥不進，連用通關之劑，並不見效。內官憂慮，奏請預辦後事，所以傳旨命賈氏椒房進見。

賈母王夫人遵旨進宮，見元妃痰塞口涎，不能言語。見了賈母，只有悲泣之狀，卻沒眼淚。賈母進前請安，奏些寬慰的話。

少時，賈政等職名遞進，宮嬪傳奏，元妃目不能顧，漸漸臉色改變。內官太監即要奏聞，恐派各妃看視，椒房姻戚未便久羈，請在外宮伺候。賈母王夫人怎忍便離，無奈國家制度，只得下來，又不敢啼哭，惟有心內悲感。朝門內官員有信。

不多時，只見太監出來，立傳欽天監，賈母便知不好，尚未敢動。稍刻，小太監傳諭出來，說：『賈娘娘薨逝。』是年甲寅年十二月十八日立春。元妃薨日是十二月十九日，已交卯年寅月，存年三十一歲。賈母含悲起身，只得出宮上轎回家。賈政等亦已得信，一路悲戚到家中。邢夫人李紈鳳姐寶玉等出廳分東西迎着賈母，請了安，並賈政王夫人請安，大家哭泣不提。

次日早起，凡有品級的，按貴妃喪禮進內請安哭臨。賈政又是工部，雖按照儀注辦理，未免堂上又要周旋，他些同事又要請教他，所以兩頭更忙，非比從前太后與周妃的喪事了。

但元妃並無所出，惟諡曰『賢淑貴妃』。此時賈府中男女，天天進宮，忙的了不得。幸喜鳳姐兒近日身子好些，還得出來照應家事，又要預備王子騰進京，接風賀喜。鳳姐胞兄王仁，知道叔叔入了內閣，仍帶家眷來京。鳳姐心裏喜歡，便有些心病，有這些娘家的人來，也便撻開，所以身子倒覺比先好了些。王夫人看見鳳姐照舊辦

事，又把擔子卸了一半；又眼見兄弟來京，諸事放心，倒覺安靜些。

獨有寶玉原是無職之人，又不念書，代儒學裏知他家裏有事，也不來管他；賈政正忙，自然沒有空兒查他。想來寶玉趁此機會，竟可與姊妹們天天暢樂，不料他自失了玉後，終日懶怠走動，說話也糊塗了。並賈母等出門回來，有人叫他去請安，便去；沒人叫他，他也不動。襲人等懷着鬼胎，又不敢去招惹他，恐他生氣。每天茶飯，端到他面前，便喫，不來也不要。

襲人看這光景，不像是有氣，竟像是有病的。襲人偷着空兒到瀟湘館告訴紫鵲，說是：『二爺這麼着，求姑娘給他開導開導。』

紫鵲雖即告訴黛玉，只因黛玉想着親事上頭，一定是自己了；如今見了他，反覺不好意思。——若是他來呢，原是小時在一處的，也難不理他；若說我去找他，斷斷使不得。——所以黛玉不肯過來。

襲人又背地裏去告訴探春。那知探春心裏明明知道海棠開得異怪，『寶玉』失的更奇，接連着元妃姐姐薨逝，諒家道不祥，日日愁悶，那有心腸去勸寶玉。況兄妹們男女有別，只好過來一兩次，寶玉又終是懶懶的，所以也不大常來。

寶釵也知失玉。因薛姨媽那日應了寶玉的親事，回去便告訴了寶釵。薛姨媽還說：『雖是你姨媽說了，我也沒有應准，說等你哥哥回來再定。你願意不願意？』寶釵反正色的對母親道：『媽媽這話說錯了，女孩兒家的事情是父母作主的。如今我父親沒了，媽媽應該作主的，再不然問哥哥，怎麼問起我來？』所以薛姨媽更愛惜他，說他雖是從小嬌養慣的，卻也生來的貞靜，因此在他面前反不提寶玉了。

寶釵自從聽此一說，把『寶玉』兩字自然更不提起了；如今雖然聽見失了玉，心裏也甚驚疑，倒不好問，只得聽旁人說去，竟像不與自己相干的。只有薛姨媽打發丫頭過來了好幾次問信，因他自己的兒子薛蟠的事

焦心，只等哥哥進京，便好爲他出脫罪名；又知元妃已薨，雖然賈府忙亂，卻得鳳姐好了，出來理家，所以也不大過這邊來。這裏只苦了襲人，在寶玉跟前低聲下氣的伏侍勸慰，寶玉竟是不懂，襲人只有暗暗的着急而已。過了幾日，元妃停靈寢廟，賈母等送殯去了幾天。豈知寶玉一日獸似一日，也不發燒，也不疼痛，只是喫不像喫，睡不像睡，甚至說話都無頭緒。那襲人麝月等一發慌了，回過鳳姐幾次。鳳姐不時過來，起先道是找不着玉生氣；如今看他失魂落魄的樣子，只有日日請醫調治，煎藥喫了好幾劑，只有添病的，沒有減病的。及至問他那裏不舒服，寶玉也不說出來。

直至元妃事畢，賈母惦記寶玉，親自到園看視，王夫人也隨過來，襲人等忙叫寶玉接出去請安。寶玉雖說是病，每日原起來行動，今日叫他接賈母去，他依然仍是請安，惟是襲人在旁扶着指教。賈母見了，便道：『我的兒！我打諒你怎麼病着，故此過來瞧瞧你！你依舊的模樣兒，我的心放了好些！』

王夫人也自然是寬心的。但寶玉並不回答，只管嘻嘻的笑。賈母等進屋坐下，問他的話，襲人教一句，他說一句；大不似往常，直是一個傻子是的。賈母愈看愈疑，便說：『我纔進來看時，不見有什麼病；如今細細一瞧，這病果然不輕，竟是神魂失散的樣子！到底因什麼起的呢？』

王夫人知事難瞞，又瞧瞧襲人那可憐的樣子，只得便依着寶玉先前的話，將那往臨安伯府裏去聽戲時丟了這塊玉的話悄悄的告訴了一遍，心裏也徬徨的很，生恐賈母着急，並說：『現在着人在四下裏找尋，求籤問卦，都說在當舖裏找，少不得找着的。』

賈母聽了，急得站起來，眼淚直流，說道：『這件玉，如何是丟得的！你們忒不懂事了！難道老爺也是撻開手的不成？』王夫人知賈母生氣，叫襲人等跪下，自己斂容低首回說：『媳婦恐老太太着急，老爺生氣，都沒敢回。』賈母咳道：『這是寶玉的命根子，因丟了，所以他這麼失魂喪魄的，還了得！這玉是滿城裏都知道的，誰檢了去，

肯叫你們找出來麼？叫人快快請老爺，我與他說！

那時嚇得王夫人襲人等俱哀告道：『老太太這一生氣，回來老爺更了不得了。現在寶玉病着，交給我們儘命的找來就是了。』賈母道：『你們怕老爺生氣有我呢！』便叫麝月傳人去請。

不一時，傳話進來，說：『老爺謝客去了。』賈母道：『不用他也使得；你們便說我說的話，暫且也不用責罰下人。我便叫璉兒來，寫出賞格，懸在前日經過的地方，便說：『有人檢得送來者，情願送銀一萬兩；如有知人檢得，送信找得者，送銀五千兩。』如真有了，不可吝惜銀子。這麼一找，少不得就找出來了。若是靠着俗們家幾個人找，就找一輩子也不能得！』

王夫人也不敢直言。賈母傳話，告訴賈璉，叫他速辦去了。賈母便叫人：『將寶玉動用之物都搬到我那裏去。只派襲人秋紋跟過來，餘者仍留園內看屋子。』

寶玉聽了，總不言語，只是傻笑。賈母便攜了寶玉起身，——襲人等攙扶出園，——回到自己房中，叫王夫人坐下，着人收拾裏間屋內安置，便對王夫人道：『你知道我的意思麼？我爲的是園裏人少，怡紅院的花樹忽萎忽開，有些奇怪。前頭裏仗着那塊玉能除邪祟，如今玉丟了，只怕邪氣易侵，所以我帶過他來，一塊兒住着。這幾天也不用叫他出去。大夫來，就在這裏瞧。』

王夫人聽說，便接口道：『老太太想的自然是。如今寶玉同着老太太住了，老太太的福氣大，不論什麼都壓住了。』賈母道：『什麼福氣，不過我屋裏乾淨些，經卷也多，都可以念念定定心神。你問寶玉好不好？』

那寶玉見問，只是笑。襲人叫他說好，寶玉也就說好。王夫人見了這般光景，未免落淚，在賈母這裏不敢出聲。賈母知王夫人着急，便說道：『你回去罷，這裏有我調停他。晚上老爺回來，告訴他不必來見我，不許言語就是了。』王夫人去後，賈母叫鴛鴦找些安神定魄的藥，按方喫了不提。

且說賈政當晚回家，在車內聽見道兒上人說道：『人要發財，也容易的很！』那個問道：『怎麼見得？』這個人又道：『今日聽見榮府裏丟了什麼哥兒的玉了，貼着招帖兒，上頭寫着玉的大小式樣顏色，說有人檢了送去，就給一萬兩銀子，送信的還給五千呢！』

賈政雖未聽得如此真切，心內詫異，急忙趕回，便叫門上的人問起那事來。門上的人稟道：『奴才頭裏也不知道，今兒晌午，璉二爺傳出老太太的話，叫人去貼帖兒纔知道的。』賈政便歎氣道：『家道該衰，偏生養這麼一個孽障！纔養他的時候，滿街的謠言，隔了十幾年，略好了些，這會子又大張曉諭的找玉，成何道理！』說着忙走進裏頭去問王夫人。王夫人便一五一十的告訴。賈政知是老太太的主意，又不敢違拗，只抱怨王夫人幾句，又走出來，叫瞞着老太太，背地裏揭了這個帖兒下來。豈知早有那些遊手好閒的人，揭了去了！

過了些時，竟有人到榮府門上，口稱送玉來的。家人們聽見喜歡的了不得，便說：『拿來，我給你回去。』那人便從懷內掏出賞格來，指給門上的人瞧說：『這不是你們府上的帖子？寫明送玉來的，給銀一萬兩。二太爺，你們這會子瞧我窮，回來我得了銀子，就是財主了，別這麼待理不理的！』門上人聽他的話頭兒硬，便說道：『你到底略給我瞧瞧，我好給你回。』那人初倒不肯；後來聽人說得有理，便掏出那玉，托在掌中一揚，說：『這是不？』衆家人原是在外服役，只知有玉，也不常見；今日纔看見這玉的模樣兒了，急忙跑到裏頭搶頭報的是的。那日，賈政赦出門，只有賈璉在家。衆人回明，賈璉還問真不真。門上人口稱：『親眼見過，只是不給奴才要見主子，一手交銀，一手交玉。』賈璉卻也喜歡，忙去稟知王夫人，即便回明賈母，把個襲人樂的合掌念佛。賈母並不改口，一疊連聲：『快叫璉兒請那人到書房裏坐着，將玉取來一看，即便給銀。』賈璉依言，請那人進來，當客待他，用好言道謝：『要借這玉送到裏頭，本人見了，謝銀分釐不短。』

那人只得將一個紅綢子包兒送過去。賈璉打開一看，可不是那一塊晶瑩美玉嗎？賈璉素昔原不理論，今日

倒要看看；看了半日，上面的字也彷彿認得出來，什麼『除邪祟』等字。賈璉看了，喜之不勝，便叫家人伺候忙忙的送與賈母王夫人認去。

這會子驚動了合家的人都等着爭看。鳳姐見賈璉進來，便劈手奪去；不敢先看，送到賈母手裏。賈璉笑道：『你這麼一點兒事，還不叫我獻功呢！』賈母打開看時，只見那玉比先前昏暗了好些，一面用手擦摸，鴛鴦拿上眼鏡兒來戴着一瞧，說：『奇怪！這塊玉倒是的，怎麼把頭裏的寶色都沒了呢？』

王夫人看了一會子，也認不出，便叫鳳姐過來看。鳳姐看了道：『像倒像，只是顏色不大對；不如叫寶兄弟自己一看，就知道了。』襲人在旁，也看着未必是那一塊，只是盼得的心盛，也不敢說出不像來。

鳳姐於是從賈母手中接過來，同着襲人拿來給寶玉瞧。這時寶玉正睡着纔醒。鳳姐告訴道：『你的玉有了。』寶玉睡眼朦朧，接在手裏也沒瞧，便往地下一擲，道：『你們又來哄我了！』說着，只是冷笑。鳳姐連忙拾起來道：『這也奇了，怎麼你沒瞧就知道呢？』寶玉也不答言，只管笑。王夫人也進屋裏來了，見他這樣，便道：『這不用說了。他那玉原是胎裏帶來的一宗古怪東西，自然他有道理；想來這個必是人家見了帖兒照樣兒做的。』

大家此時恍然大悟。賈璉在外間屋裏聽見這個話，便說道：『既不是快拿來給我問問他去！人家這樣事，他還敢來鬼混！』賈母喝住道：『璉兒，拿了去給他，叫他去罷。那也是窮極了的人，沒法兒了，所以見我們家有這樣事，他就想着賺幾個錢，也是有的。如今白白的花了錢，弄了這個東西，又叫僭們認出來了。依着我，倒別難爲他，把這塊玉還他，說不是我們的，賞給他幾兩銀子；外頭的人知道了，纔肯有信兒就送來呢。要是難爲了這一個，人就有真的，人家也不敢拿了來了。』

賈璉答應出去。那人還等着呢，半日不見人來，正在那裏心裏發虛，只見賈璉氣忿忿走出來了，便連忙站起來迎着。剛要說話，只見賈璉冷笑道：『好大膽！我把你這個混帳東西！這裏是什麼地方兒，你敢來掉鬼！』回頭

便問：『小廝們呢？』外頭轟雷一般，幾個小廝齊聲答應。賈璉道：『取繩子去，捆起他來，等老爺回來，回明了，把他送到衙門裏去。』衆小廝又一齊答應：『預備着呢。』嘴裏雖如此，卻不動身。

那人先自嚇得手足無措，見這般勢派，知道難逃公道，只得跪下給賈璉磕頭，口口聲聲只叫：『老太爺別生氣！是我一時窮極無奈，纔想出這個沒臉的營生來。那玉是我借錢做的，我也不敢要了，只得孝敬府裏的哥兒頑罷。』說畢，又連連磕頭。賈璉啐道：『你這個不知死活的東西！這府裏希罕你的那，扔不了的浪東西。』

正鬧着，只見賴大進來，陪着笑，向賈璉道：『二爺別生氣了。靠他算個什麼東西！饒了他，叫他滾出去罷。』賈璉道：『實在可惡。』賴大向賈璉作好作歹，衆人在外頭都說道：『糊塗狗攬的，還不給爺和賴大爺磕頭呢！』

快的滾罷，還等窩心脚呢！』那人趕忙磕了兩個頭，抱頭鼠竄而去。從此街上鬧動了。『賈寶玉弄出「假寶玉」來了。』

第四十三 鳳姐的把戲

到了正月十七日，王夫人正盼王子騰來京，只見鳳姐進來回說：『今日二爺在外聽得有人傳說：我們家大老爺趕着進京，離城只二百多里地，在路上沒了。太太聽見了沒有？』王夫人喫驚道：『我沒有聽見！老爺昨晚也沒有說起！到底在那裏聽見的？』鳳姐道：『說是在樞密張老爺家聽見的。』王夫人怔了半天，那眼淚早流下來了，因拭淚說道：『回來再叫璉兒索性打聽明白了來告訴我！』鳳姐答應去了。

王夫人不免暗裏落淚，悲女哭弟，又爲寶玉耽憂。如此連三接二，都是不隨意的事，那裏攔得住，便有些心口疼痛起來。又加賈璉打聽明白了，來說道：『舅太爺是趕路勞乏，偶然感冒風寒，到了十里屯地方，延醫調治，無奈這個地方沒有名醫，誤用了藥，一劑就死了；但不知家眷可到了那裏沒有？』

王夫人聽了，一陣心酸，便心口疼得坐不住，叫彩雲等扶了上炕，還扎掙着叫賈璉去回了賈政：『卽速收拾行裝，迎到那裏，幫着料理完畢，卽刻回來告訴我們，好叫你媳婦兒放心！』賈璉不敢違拗，只得辭了賈政，起身。賈政早已知道，心裏很不受用；又知寶玉失玉以後，神志昏憤，醫藥無效；又值王夫人心疼，那年正值京察工部將賈政保列一等；二月，吏部帶領引見，皇上念賈政勤儉謹慎，卽放了江西糧道。卽日謝恩，已奏明起程日期。雖有衆親朋賀喜，賈政也無心應酬，只念家中人口不寧，又不敢耽延在家。

正在無計可施，只聽見賈母那邊叫請老爺，賈政卽忙進去，看見王夫人帶着病也在那裏，便向賈母請了安。賈母叫他坐下，便說：『你不日就要赴任，我有多少話與你說，不知你聽不聽！』說着，掉下淚來。賈政忙站起來，

說道：『老太太有話，只管吩咐，兒子怎敢不遵命呢！』

賈母咽哽着說道：『我今年八十一歲的人了，你又要做外任去；偏有你大哥在家，你又不能告親老！你這一去，我所疼的只有寶玉，偏偏的又病得糊塗，還不知道怎麼樣呢！我昨日叫賴陞媳婦出去，叫人給寶玉算算命，這先生算得好靈，說要娶了金命的人幫扶他，必要沖沖喜纔好，不然只怕保不住。我知道你不信那些話，所以叫你來商量。你的媳婦也在這裏，你們兩個也商量商量，還是要寶玉好呢？還是隨他去呢？』

賈政陪笑說道：『老太太當初疼兒子這麼疼的，難道做兒子的就不疼自己的兒子不成麼？只爲寶玉不進，所以時常恨他，也不過是「恨鐵不成鋼」的意思。老太太既要給他成家，這也是該當的，豈有逆着老太太不疼他的理？如今寶玉病着，兒子也是不放心。因老太太不叫他見我，所以兒子也不敢言語。我到底瞧瞧寶玉是個什麼病。』

王夫人見賈政說着也有些眼圈兒紅，知道心裏是疼的，便叫襲人扶了寶玉來。寶玉見了他父親，襲人叫他請安，他便請了個安。賈政見他臉面很瘦，目光無神，大有瘋傻之狀，便叫人扶了進去，便想到：『自己也是望六的人了，如今又放外任，不知道幾年回來。倘或這孩子果然不好，一則年老無嗣，雖說有孫子，到底隔了一層；二則老太太最疼的是寶玉，若有差錯，可不是我的罪名更重了？』

『瞧瞧王夫人一包眼淚，又想到他身上，復站起來說：『老太太這麼大年紀，想法兒疼孫子，做兒子的還敢違拗？老太太主意該怎麼便怎麼就是了。但只姨太太那邊，不知說明白了沒有？』

王夫人便道：『姨太太是早應了的；只爲蟠兒的事沒有結案，所以這些時總沒提起。』賈政又道：『這就是第一層的難處。他哥哥在監裏，妹子怎麼出嫁？況且貴妃的事雖不禁婚嫁，寶玉應照已出嫁的姐姐，有九個月的功服，此時也難娶親。再者，我的起身日期已經奏明，不敢耽擱，這幾天怎麼辦呢？』

賈母想了一想：『說的果然是不錯。若是等這幾件事過去，他父親又走了。倘或這病一天重似一天，怎麼好？』只可越些禮辦了纔好。』想定主意，便說道：『你若給他辦呢？我自然有個道理，包管都礙不着。姨太太那邊，我和你媳婦親自過去求他。蟠兒那裏，我央蝌兒去告訴他，說是要救寶玉的命，諸事將就，自然應的。若說服裏娶親，當真使不得。況且寶玉病着，也不可叫他成親，不過是沖沖喜。我們兩家願意，孩子們又有一「金玉」的道理，婚是不用合的了。』即挑了好日子，接着偕們家分兒過了禮，趕着挑個娶親日子，一概鼓樂不用，倒按宮裏的樣子，用十二對提燈，一乘八人轎子抬了來，照南邊規矩拜了堂，一樣坐牀撒帳。可不是算娶了親了麼？寶丫頭心地明白，是不用慮的。內中又有襲人，也還是個妥妥當當的孩子。再有個明白人常勸他更好。他又和寶丫頭合的來。再者，姨太太曾說寶丫頭的一金鎖，也有個和尚說過，只等有玉的便是婚姻。焉知寶丫頭過來，不「因一金鎖」倒招出他那塊玉來，也定不得。從此，一天好似一天，豈不是大家的造化？這會子只要立刻收拾屋子，鋪排起來。這屋子是要你派的。一概親友不請，也不排筵席。待寶玉好了，過了功服，然後再擺席請人。這麼着，都趕的上。你也看見了他們小兩口兒的事，也好放心着去。』

賈政聽了，原不願意，只是賈母做主，不敢違命，勉強陪笑說道：『老太太想得極是，也很妥當。只是要吩咐家下衆人，不許吵嚷得裏外皆知。這要耽不是的。姨太太那邊，只怕不肯。若是果真應了，也只好按着老太太的主意辦去。』賈母道：『姨太太那裏有我呢？你去罷。』

賈政答應出來，心中好不自在。因赴任事多，部裏領憑，親友們薦人，種種應酬不絕，竟把寶玉的事聽憑賈母交與王夫人鳳姐兒了。惟將榮禧堂後身王夫人內屋旁邊一大跨所二十餘間房屋，指與寶玉，餘者一概不管。賈母定了主意，叫人告訴他去。賈政只說很好。

且說寶玉見過賈政，襲人扶回裏間炕上。因賈政在外，無人敢與寶玉說話，寶玉便昏昏沈沈的睡去。賈母與

賈政所說的話，寶玉一句也沒有聽見。襲人等卻靜靜兒的聽得明白，頭裏雖也聽得些風聲，到底影響，只不見寶釵過來，卻也有些信真。今日聽了這些話，心裏方纔水落歸漕，倒也喜懽。心裏想道：『果然上頭的眼力不錯！這纔配的是我也造化！若他來了，我可以卸了好些擔子。但是這一位的心裏只有一個林姑娘，幸虧他沒有聽見，若知道了，又不知要鬧到什麼分兒了……』

襲人想到這裏，轉喜爲悲，心想：『這件事怎麼好？老太太那裏知道他們心裏的事？初時高興，說給他知道，原想要他病好；若是他還像頭裏的心，初見林姑娘，便要摔玉砸玉。況且那年夏天在園裏，把我當作林姑娘，說了好些私心話；後來因爲紫鵲說了句頑話兒，便哭得死去活來。若是如今和他說要娶寶姑娘，竟把林姑娘撻開，除非是他人事不知，還可倘或明白些，只怕不但不能沖喜，竟是催命了！我再不把話說明，那不是一害三個人了麼？』

襲人想定主意，待等賈政出去，叫秋紋照看着寶玉，便從裏間出來，走到王夫人身旁，悄悄的請了王夫人到賈母後身屋裏去說話。賈母只道是寶玉有話，也不理會，還在那裏打算怎麼過禮，怎麼娶親。

那襲人同了王夫人到了後間，便跪下哭了。王夫人不知何意，把手拉着他說：『好端端的，這是怎麼說？有什麼委屈，起來說。』襲人道：『這話奴才是不該說的；這會子因爲沒有法兒了。』王夫人道：『你慢慢的說。』襲人道：『寶玉的親事，老太太已定了寶姑娘了，自然是極好的一件事；只是奴才想着，太太看去，寶玉和寶姑娘好，還是和林姑娘好呢？』王夫人道：『他兩個因從小兒在一處，所以寶玉和林姑娘又好些。』襲人道：『不是好些。』便將寶玉素與黛玉這些光景一一的說了，還說：『這些事都是太太親眼見的，獨是夏天的話，我從沒敢和別人說。』

王夫人拉着襲人道：『我看外面兒已瞧出幾分來了；你今兒一說，更加是了。但是剛纔老爺說的話，想必都

聽見了，你看他的神情兒怎麼樣？」襲人道：「如今寶玉若有人和他說話他就笑，沒人和他說話他就睡。所以頭裏的話卻倒沒聽見。」王夫人道：「倒是這件事叫人怎麼樣呢？」襲人道：「奴才說是說了，還得太太告訴我太太想個萬全的主意纔好。」王夫人便道：「既這麼着，你去幹你的。這時候滿屋子的人暫且不用提起。等我瞅空兒回明老太太，再作道理。」說着，仍到賈母跟前。

賈母正在那裏和鳳姐兒商議，見王夫人進來，便問道：「襲人丫頭說什麼，這麼鬼鬼祟祟的？」王夫人趁問，便將寶玉的心事細細回明賈母。

賈母聽了，半日沒言語。王夫人和鳳姐也都不再說了。只見賈母歎道：「別的事都好說，林丫頭倒沒有什麼；若寶玉真是這樣，這可叫人作了難了！」只見鳳姐想了一想，因說道：「難倒不難，只是我想了個主意，不知姑媽肯不肯？」王夫人道：「你有主意，只管說給老太太聽，大家娘兒們商量着辦罷了。」鳳姐道：「依我想，這件事只有一個「掉包兒」的法子。」賈母道：「怎麼「掉包兒」？」鳳姐道：「如今不管寶兄弟明白不明白，大家吵嚷起來，說是老爺做主，將林姑娘配了他了，瞧他的神情兒怎麼樣。要是他全不管，這個包兒也就不用了。若是他有些喜歡的意思，這事卻要大費周折呢！」王夫人道：「就算他喜歡，你怎麼樣辦法呢？」

鳳姐走到王夫人耳邊，如此這般的說了一遍。王夫人點了幾點頭兒，笑了一笑，說道：「也罷了。」賈母便問道：「你們娘兒兩個搗鬼，到底告訴我是怎麼着呀？」鳳姐恐賈母不懂，露洩機關，便也向耳邊輕輕告訴了一遍。賈母果真一時不懂。鳳姐笑着又說了幾句。賈母笑道：「這麼着也好，可就只忒苦了寶丫頭了。倘或吵嚷出來，林丫頭又怎麼樣呢？」鳳姐道：「這個話原只說給寶玉聽，外頭一概不許提起，有誰知道呢？」

正說間，丫頭傳進話來說：「璉二爺回來了。」王夫人恐賈母問及，使個眼色與鳳姐。鳳姐便出來迎着賈璉，努了個嘴兒，同到王夫人屋裏等着去了。

一會兒，王夫人進來，已見鳳姐哭的兩眼通紅。賈璉請了安，將到十里屯料理王子騰的喪事的話說了一遍，便說：『有恩旨賞了內閣的職銜，諡了文勤公，命本家扶柩回籍，着沿途地方官員照料。昨日起身，連家眷回南去了。舅太太叫我回來請安問好。說如今想不到不能進京，有多少話不能說。聽見我大舅子要進京，若是路上遇見了，便叫他來到偕們這裏細細的說。』

王夫人聽畢，其悲痛自不必言。鳳姐勸慰了一番，說：『請太太略歇一歇，晚上來，再商量寶玉的事罷。』說畢，同了賈璉回到自己房中，告訴了賈璉，一面叫他派人收拾新房。

一日，黛玉早飯後，帶着紫鵲到賈母這邊來，一則請安，二則也爲自己散散悶。出了瀟湘館，走了幾步，忽然想起忘了手絹子來，因叫紫鵲回去取來，自己卻慢慢的走着等他。剛走到沁芳橋那邊山石背後——當日同寶玉葬花之處——忽聽一個人嗚嗚咽咽在那裏哭。黛玉煞住腳聽時，又聽不出是誰的聲音，也聽不出哭的叨叨的是些什麼話，心裏甚是疑惑，便慢慢的走去。及到了跟前，卻見一個濃眉大眼的丫頭在那裏哭呢。

黛玉未見他時，還只疑府裏這些大丫頭有什麼說不出的心事，所以來這裏發洩發洩；及至見了這個丫頭，卻又好笑，因想到：『這種蠢貨，有什麼情種！自然是那屋裏作粗活的丫頭，受了大女孩子的氣了。』細瞧了一瞧，卻不認得。

那丫頭見黛玉來了，便也不敢再哭，站起來拭眼淚。黛玉問道：『你好好的爲什麼在這裏傷心？』那丫頭聽了這話，又流淚道：『林姑娘你評評這個理！他們說話，我又不知道；我就說錯了一句話，我姐姐也不犯就打我呀！』

黛玉聽了，不懂他說的是什麼，因笑問道：『你姐姐是那一個？』那丫頭道：『就是珍珠姐姐。』黛玉聽了，纔知他是賈母屋裏的，因又問：『你叫什麼？』那丫頭道：『我叫傻大姐兒。』黛玉笑了一笑，又問：『你姐姐爲什

麼打你你說錯了什麼話了？』那丫頭道：『爲什麼呢？就是爲我們寶二爺娶寶姑娘的事情！』黛玉聽了這句話，如同一個疾雷，心頭亂跳，略定了定神，便叫這丫頭：『你跟了我這裏來。』那丫頭跟着黛玉到那畸角兒上葬桃花的去處。那裏背靜，黛玉因問道：『寶二爺娶寶姑娘，他爲什麼打你呢？』傻大姐道：『我們老太太和太太二奶奶商量的，因爲我們老爺要起身，說就趕着往姨太太商量，把寶姑娘娶過來罷。頭一宗，給寶二爺沖什麼喜；第二宗……』說到這裏，又瞅着黛玉笑了一笑，纔說道：『趕着辦了，還要給林姑娘說婆家呢。』

黛玉已經聽呆了。這丫頭只管說道：『我又不知道他們怎麼商量的，不叫人吵嚷，怕寶姑娘聽見害臊。我白和寶二爺屋裏的襲人姐姐說了一句：『俗們明兒更熱鬧了，又是寶姑娘，又是寶二奶奶，這可怎麼叫呢？』林姑娘，你說我這話害着珍珠姐姐什麼了？』他走過來就打我一個嘴巴，說我混說，不遵上頭的話，要攆我出去！』我知道上頭爲什麼不叫言語呢？你們又沒告訴我，就打我！』說着，又哭起來。

那黛玉此時心裏竟是油兒，醬兒，糖兒，醋兒，倒在一處的一般——甜，苦，酸，鹹——竟說不上什麼味兒來了；停了一會兒，顫巍巍的說道：『你別混說了，你再混說，叫人聽見，又要打你了。你去罷。』說着自己轉身要回瀟湘館去。那身子竟有千百斤重的，兩隻腳卻像踏着棉花一般，早已軟了；只得一步一步慢慢的走將來。走了半天，還沒到沁芳橋畔，原來脚下軟了，走的慢，且又迷迷癡癡，信着腳兒從那邊繞過來，更添了兩箭地的路。這時刚到沁芳橋畔，卻又不知不覺的順着堤往回裏走起來。

紫鵲取了絹子來，不見黛玉。正在那裏看時，只見黛玉顏色雪白，身子恍恍蕩蕩的，眼睛也直直的，在那裏東轉西轉；又見一個丫頭往前頭走了，離的遠，也看不出是那一個來。心中驚疑不定，只得趕過來，輕輕的問道：『姑娘，怎麼又回去？是要往那裏去？』黛玉也只模糊聽見，隨口應道：『我問問寶玉去。』紫鵲聽了，摸不着頭。

腦，只得攙着他到賈母這邊來。

黛玉走到賈母門口，心裏似覺明晰；回頭看見紫鵲攙着自己，便站住了，問道：『你作什麼來的？』紫鵲陪笑道：『我找了絹子來了。頭裏見姑娘在橋那邊呢，我趕着過去問姑娘，姑娘沒理會。』黛玉笑道：『我打量你來瞧寶二爺來了呢；不然，怎麼往這裏走呢？』

紫鵲見他心裏迷惑，便知黛玉必是聽見那丫頭的什麼話來，惟有點頭微笑而已；只是心裏怕他見了寶玉，那一個已經是瘋瘋傻傻，這一個又這樣恍恍惚惚，一時說出些不大體統的話來，那時如何是好？心裏雖如此想，卻也不敢違拗，只得攙他進去。

那黛玉卻又奇怪：這時不是先前那樣軟了；也不用紫鵲打簾子，自己掀起簾子進來，卻是寂然無聲；因賈母在屋裏歇中覺，丫頭們也有脫滑兒頑去的，也有打盹的，也有在那裏伺候老太太的，倒是襲人聽見簾子響，從屋裏出來一看，見是黛玉，便讓道：『姑娘屋裏坐罷。』黛玉笑着道：『寶二爺在家麼？』

襲人不知底裏，剛要答言，只見紫鵲在黛玉身後和他努嘴兒，指着黛玉，又搖搖手兒。襲人不解何意，也不敢言語。黛玉卻也不理會，自己走進房來，看見寶玉在那裏坐着，也不起身讓坐，只瞅着嘻嘻的傻笑。黛玉自己坐下，卻也瞅着寶玉笑，兩個人也不問好，也不說話，也無推讓，只管對着臉傻笑起來。

襲人看見這番光景，心裏大不得主意，只是沒法兒，忽然聽着黛玉說道：『寶玉，你爲什麼病了？』寶玉笑道：『我爲林姑娘病了。』襲人紫鵲兩個嚇得面目改色，連忙用言語來岔。兩個卻又不答言，仍舊傻笑起來。襲人見了這樣，知道黛玉此時心中迷惑和寶玉一樣，因悄悄和紫鵲說道：『姑娘纔好了，我叫秋紋妹妹同着你攙回

姑娘，歇歇去罷。』因回頭向秋紋道：『你和紫鵲姐姐送林姑娘去罷。你可別混說話。』秋紋笑着，也不言語，便來同着紫鵲攙起黛玉，那黛玉也就站起來，瞅着寶玉只管笑，只管點頭兒。紫鵲又催

道：『姑娘，回家去歇歇罷。』黛玉道：『可不是，我這就是回去的時候兒了！』說着，便回身笑着出來了，仍舊不用丫頭們攙扶，自己卻走得比往常飛快。紫鵲秋紋後面趕忙跟着走。

黛玉出了賈母院門，只管一直走去。紫鵲連忙攙住，叫道：『姑娘，往這麼來。』黛玉仍是笑着，隨了往瀟湘館來。離門口不遠，紫鵲道：『阿彌陀佛，可到了家了！』只這一句話沒說完，只見黛玉身子往前一栽，哇的一聲，一口血直吐出來，幾乎暈倒。虧了紫鵲還同着秋紋兩個人攙扶着黛玉到屋裏來。那時秋紋去後，紫鵲雪雁守着，見他漸漸甦醒過來，問紫鵲道：『你們守着哭什麼？』紫鵲見他說話明白，倒放了心了，因說：『姑娘剛纔打老太太那邊回來，身上覺着大不好，嚇的我們沒了主意，所以哭了。』黛玉笑道：『我那裏就能殺死呢！』這一句話沒完，又喘成一處。

原來黛玉因今日聽得寶玉寶釵的事情，這本是他數年的心病，一時急怒，所以迷惑了本性；及至回來吐了這一口血，心中卻漸漸的明白過來，把頭裏的事一字也不記得。這會子見紫鵲哭了，方模糊想起傻大姐的話來；此時反不傷心，惟求速死，以完此債。

這裏紫鵲雪雁只得守着，想要告訴人去，怕又像上回招的鳳姐說他們失驚打怪。

那知秋紋回去，神色慌張，正值賈母睡起中覺來，看見這般光景，便問：『怎麼了？』秋紋嚇的連忙把剛纔的事回了一遍。賈母大驚，說：『這還了得！』連忙着人叫了王夫人鳳姐過來，告訴了他婆媳兩個。鳳姐道：『我都囑咐了，這是什麼人走了風了呢？這不更是一件難事了嗎！』賈母道：『且別管那些，先瞧瞧去是怎麼樣了。』說着，便起身帶着王夫人鳳姐等過來看視。見黛玉顏色如雪，並無一點血色，神氣昏沈，氣息微細，半日又咳嗽了一陣，丫頭遞了痰盂，吐出都是痰中帶血的，大家都慌了。只見黛玉微微睜眼，看見賈母在他旁邊，便喘吁吁的說道：『老太太！你白疼了我了！』

賈母一聞此言，十分難受，便道：『好孩子，你養着罷！不怕的！』黛玉微微一笑，把眼又閉上了。外面丫頭進來，回鳳姐道：『大夫來了。』於是大家略避。王大夫同着賈璉進來，診了脈，說道：『尚不妨事。這是鬱氣傷肝，肝不藏血，所以神氣不定。如今要用斂陰止血的藥，方可望好。』王大夫說完，同着賈璉出去開方取藥去了。

賈母看黛玉神氣不好，便出來告訴鳳姐等道：『我看這孩子的病，不是我咒他，只怕難好！你們也該替他預備預備，沖一沖，或者好了，豈不是大家省心？就是怎麼樣，也不至臨時忙亂。』俗們家裏這兩天正有事呢。鳳姐兒答應了。

賈母又問了紫鵲一回，到底不知是那個說的。賈母心裏只是納悶，因說：『孩子們從小兒在一處兒頑，好些是有的；如今大了，懂的人事，就該要分別些纔是。做女孩兒的本分，我纔心裏疼他。若是他心裏有別的思想，成了什麼人了呢！我可是白疼了他了！你們說了，我到有些不放心。』因回到房中，又叫襲人來問。襲人仍將前日回王夫人的話，并方纔黛玉的光景述了一遍。

賈母道：『我方纔看他卻還不至糊塗。這個理，我就不明白了。俗們這種人家，別的事自然沒有的，這心病也是斷斷有不得的！林丫頭若不是這個病呢，我憑着花多少錢都使得；就是這個病，不但治不好，我也沒心腸了！』鳳姐道：『林妹妹的事，老太太倒不必張羅，橫豎有他二哥哥天天同着大夫瞧，倒是姑媽那邊的事要緊。今兒早起，聽見說房子不差什麼，就妥當了。竟是老太太到姑媽那邊去，我也跟了去商量商量。就只一件：姑媽家裏有寶妹妹在那裏，難以說話，不如索性請姑媽晚上過來，俗們一夜都說結了，就好辦了。』賈母王夫人都道：『你說的是。今兒晚了，明兒飯後，俗們娘兒們就過去。』

次日鳳姐喫了早飯過來，便要試試寶玉，走進屋裏說道：『寶兄弟大喜，老爺已擇了吉日，要給你娶親了！你喜歡不喜歡？』寶玉聽了，只管瞅着鳳姐笑，微微的點點頭兒。鳳姐笑道：『給你娶林妹妹過來，好不好？』寶玉

薛姨媽心裏也願意，只慮着寶釵委屈，說道：『也使得；只是大家還要從長計較計較纔好。』王夫人便按着鳳姐的話和薛姨媽說，只說：『姨太太這會子家裏沒人，不如把妝奩一概蠲免，明日就打發蝌兒告訴蟠兒，一面這裏過門，一面給他變法兒，撕擄官事。』并不提寶玉的心事。又說：『姨太太既作了親，娶過來，早好一天，大家早放一天心。』

正說着，只見賈母差鴛鴦過來候信。薛姨媽雖恐寶釵委屈，然也沒法兒；又見這般光景，只得滿口應承。鴛鴦回去，回了賈母，賈母也甚喜歡，又叫鴛鴦過來求薛姨媽和寶釵說明原故，不叫他受委屈。薛姨媽也答應了，便議定鳳姐夫婦作媒人。大家散了，王夫人姊妹不免又敍了半夜的話兒。

次日，薛姨媽回家，將這邊的話細細的告訴了寶釵，還說：『我已經應承了。』寶釵始則低頭不語，後來便自垂淚。薛姨媽用好言勸慰，解釋了好些話。寶釵自回房內，寶琴隨去解悶。薛姨媽又告訴了薛蝌，叫他：『明日起身，一則打聽審詳的事；一則告訴你哥哥一個信兒，你即便回來。』

薛蝌去了四日，便回來回覆薛姨媽道：『哥哥的事，上司已經准了，誤殺，一過堂就要題本了；叫僭們預備贖罪的銀子。妹妹的事，說「媽媽做主很好的，趕着辦，又省了好些銀子，叫媽媽不用等我，該怎麼着就怎麼辦罷。」』

薛姨媽聽了，一則薛蟠可以回家，二則完了寶釵的事，心裏安頓了好些，便是看着寶釵心裏好像不願意似的，『雖是這樣，他是女兒家，素來也孝順守禮的人，知我應了，他也沒得說的。』便叫薛蝌：『辦泥金庚帖填上八字，即叫人送到璉二爺那邊去，還問了過禮的日子來，你好預備。本來僭們不驚動親友，哥哥的朋友是你說的，都是混帳人，親戚呢，就是賈王兩家，如今賈家是男家，王家無人在京裏，史姑娘放定的事，他家沒有來請僭們，僭們也不用通知，倒是把張德輝請了來，託他照料些，他上幾歲年紀的人，到底懂事。』薛蝌領命，叫人送帖。

過去。

次日，賈璉過來見了薛姨媽，請了安，便說：『明日就是上好的日子。今日過來回姨太太，就是明日過禮罷。只求姨太太不要挑飭就是了。』說着，捧過通書來。薛姨媽也謙遜了幾句，點頭應允。賈璉趕着回去，回明賈政。賈政便道：『你回老太太說，既不叫親友們知道，諸事寧可簡便些。若是東西上，請老太太瞧了就是了，不必告訴我。』賈璉答應，進內將話回明賈母。

這裏王夫人叫了鳳姐，命人將過禮的物件都送與賈母過目，并叫襲人告訴寶玉。那寶玉又嘻嘻的笑着道：『這裏送到園裏，回來園裏又送到這裏，僧們的人送，僧們的人收，何苦來呢？』賈母王夫人聽了，都喜歡道：『說他糊塗，他今日怎麼這麼明白呢？』鴛鴦等忍不住好笑，只得上來一件一件的點明給賈母瞧。說：『這是金項圈。這是金珠首飾，共八十件。這是妝蟒四十疋。這是各色綢緞一百二十疋。這是四季的衣服，共一百二十件。外面也沒有預備羊酒，這是折羊酒的銀子。』

賈母看見，都說好，輕輕的與鳳姐說道：『你去告訴姨太太，說不是虛禮，求姨太太等蟠兒出來，慢慢的叫人給他妹妹做來就是了。那好日子的被褥，還是僧們這裏代辦了罷。』鳳姐答應出來，叫賈璉先過去，又叫周瑞、旺兒等吩咐他們：『不必走大門，只從園裏從前開的便門內送去。我也就過去。這門離瀟湘館還遠，倘別處的人見了，囑咐他們不用在瀟湘館裏提起。』衆人答應着，送禮而去。寶玉認以爲真心裏大樂，精神便覺的好些。只是語言總有些瘋傻。那過禮的回來都不提名說姓，因此，上下人等雖都知道，只因鳳姐吩咐都不敢走漏風聲。

第四十四 黛玉之死

且說黛玉雖然服藥，這病日重一日。紫鵲等在旁苦勸，說道：『事情到了這個分兒，不得不說了。姑娘的心事，我們也都知道。至於意外之事，是再沒有的。姑娘不信，只拿寶玉的身子說起：這樣大病，怎麼做得親呢？姑娘別聽瞎話，自己安心保重纔好。』黛玉微笑一笑，也不答言，又咳嗽數聲，吐出好些血來。紫鵲等看去，只有一息奄奄；明知勸不過來，惟有守着流淚。天天三四趟去告訴賈母，鴛鴦測度賈母近日比前疼黛玉的心，差了些，所以不常去回。況賈母這幾日的心都在寶釵寶玉身上，不見黛玉的信兒，也不大提起，只請太醫調治罷了。

黛玉向來病着，自賈母起直到姊妹們的下人，常來問候；今見賈府中上下人等都不過來，連一個問的人都沒有，睜開眼，只有紫鵲一人，自料萬無生理，因扎掙着向紫鵲說道：『妹妹！你是我最知心的，雖是老太太派你伏侍我這幾年，我拿你就當作我的親妹妹……』說到這裏，氣又接不上來。紫鵲聽了，一陣心酸，早哭得說不出話來。遲了半日，黛玉又一面喘，一面說道：『紫鵲妹妹！我躺着不受用，你扶起我來，靠着坐坐纔好。』紫鵲道：『姑娘的身上不大好，起來又要抖擻着了。』

黛玉聽了，閉上眼，不言語了；一時又要起來。紫鵲沒法，只得同雪雁把他扶起，兩邊用軟枕靠住，自己卻倚在旁邊。黛玉那裏坐得住，下身自覺硌的疼，很命的掌着，叫過雪雁來道：『我的詩本子……』說着，又喘。

雪雁料是要他前日所理的詩稿，因找來送到黛玉跟前。黛玉點點頭兒，又抬眼看那箱子。雪雁不解，只是發怔。黛玉氣的兩眼直瞪，又咳嗽起來，又吐了一口血。雪雁連忙回身取了水來，黛玉漱了，吐在盂內。紫鵲用絹子

給他拭了嘴，黛玉便拿那絹子指着箱子，又喘成一處，說不上來，閉了眼。紫鵲道：『姑娘歪歪兒罷。』黛玉又搖搖頭兒。

紫鵲料是要絹子，便叫雪雁開箱，拿出一塊白綾絹子來。黛玉瞧了，擗在一邊，使勁說道：『有字的！』紫鵲這纔明白過來，要那塊題詩的舊帕，只得叫雪雁拿出來，遞給黛玉。紫鵲勸道：『姑娘歇歇兒罷，何苦又勞神？等好了再瞧罷。』只見黛玉接到手裏，也不瞧，扎掙着伸出那隻手來，狠命的撕那絹子，卻是只有打顫的分兒，那裏撕得動。紫鵲早已知他是恨寶玉，卻也不敢說破，只說：『姑娘，何苦自己又生氣！』

黛玉微微的點頭，便掖在袖裏，便叫點燈。雪雁答應，連忙點上燈來。黛玉瞧瞧，又閉上眼坐着，喘了一會子，又道：『籠上火盆。』紫鵲打諒他冷，因說道：『姑娘躺下多蓋一件罷。那炭氣只怕耽不住。』黛玉又搖頭兒。雪雁只得籠上，擗在地下火盆架上。黛玉點頭，意思叫挪到炕上來。雪雁只得端上來，出去拿那張火盆炕桌。

那黛玉卻又把身子欠起，紫鵲只得兩隻手來扶着他。黛玉這纔將方纔的絹子拿在手中，瞅着那火，點點頭兒，往上一擗。紫鵲嚇了一跳，欲要搶時，兩隻手卻不敢動。雪雁又出去拿火盆桌子。此時那絹子已經燒着了。紫鵲勸道：『姑娘，這是怎麼說呢！』

黛玉只作不聞，回手又把那詩稿拿起來，瞧了瞧，又擗下了。紫鵲怕他也要燒，連忙將身倚住黛玉，騰出手來拿時，黛玉又早拾起，擗在火上。此時紫鵲卻殼不着，乾急。雪雁正拿進桌子來，看見黛玉一擗，不知何物，趕忙搶時，那紙沾火就着，如何能殼少待，早已烘烘的着了。雪雁也顧不得燒手，從火裏抓起來，擗在地下亂蹣，卻已燒得所餘無幾了。

那黛玉把眼一閉，往後一仰，幾乎不會把紫鵲壓倒。紫鵲連忙叫雪雁上來，將黛玉扶着放倒，心裏突突的亂跳，欲要叫人時，天又晚了；欲不叫人時，自己同着雪雁和鸚哥等幾個小丫頭，又怕一時有什麼原故，好容易熬

了一夜。到了次日早起，覺黛玉又緩過一點兒來。飯後，忽然又嗽又吐，又緊起來。

紫鵲看着不好了，連忙將雪雁等都叫進來看守，自己卻來回賈母。那知到了賈母上房，靜悄悄的，只有兩三個老媽媽和幾個做粗活的丫頭在那裏看屋子呢。紫鵲因問道：『老太太呢？』那些人都說：『不知道。』

紫鵲聽這話詫異，遂到寶玉屋裏去看，竟也無人。遂問屋裏的丫頭，也說不知。紫鵲已知八九，『但這些人怎麼竟這樣狠毒冷淡……』又想到黛玉這幾天竟連一個人問的也沒有，越想越悲，索性激起一腔悶氣來，一扭身，便出來了。自己想了一想：『今日倒要看看寶玉是何形狀！看他見了我怎麼樣過的去！那一年我說了一句謊話，他就急病了，今日竟公然做出這件事來！可知天下男子之心，真真是冰寒雪冷，令人切齒的……』

一面走，一面想，早已來到怡紅院。只見院門虛掩，裏面卻又寂靜的很。紫鵲忽然想到：『他要娶親，自然是有新屋子的；但不知他這新房子在何處？』

正在那裏徘徊瞻顧，看見墨雨飛跑，紫鵲便叫住他。墨雨過來笑嘻嘻的道：『姐姐到這裏做什麼？』紫鵲道：『我聽見寶二爺娶親，我要來看看熱鬧兒，誰知不在這裏。也不知是幾兒。』墨雨悄悄的道：『我這話，只告訴姐姐，你可別告訴雪雁。他們上頭吩咐了，連你們都不叫知道呢。就是今日夜裏娶，那裏是在這裏，老爺派連二爺另收拾了房子了。』說着，又問：『姐姐有什麼事麼？』紫鵲道：『沒什麼事，你去罷。』墨雨仍舊飛跑去。紫鵲自己發了一回獸，忽然想起黛玉來，這時候還不知是死是活，因兩淚汪汪，咬着牙發狠道：『寶玉！我看他明兒死了，你算是躲的過，不見了你過了，你那如心如意的事兒，拿什麼臉來見我！』一面哭，一面走，嗚嗚咽咽的，自回去了。還未到瀟湘館，只見兩個小丫頭在門裏往外探頭探腦的。一眼看見紫鵲，那一個便嚷道：『那不是紫鵲姐姐來了嗎？』紫鵲知道不好了，連忙擺手兒不叫嚷，趕忙進來看時，只見黛玉肝火上炎，兩額紅赤，紫鵲覺得不妥，叫了黛玉的奶媽王奶奶來一看，他便大哭起來。

這紫鵲因王奶媽有些年紀，可以仗個膽兒；誰知竟是個沒主意的人，反倒把紫鵲弄的心裏七上八下。忽然想起一個人來，便命小丫頭急忙去請。你道是誰？原來紫鵲想起李宮裁是個孀居，今日寶玉結親，他自然迴避；況且園中諸事，向係李紈料理，所以打發人去請他。

李紈正在那裏給賈蘭改詩，冒冒失失的見一個丫頭進來回說：『大奶奶！只怕林姑娘不好了！那裏都哭呢！』李紈聽了，嚇了一大跳，也不及問了，連忙站起身來便走。素雲碧月跟着，一頭走着，一頭落淚，想着：『姊妹們在一處一場，更兼他那容貌才情，真是寡二少雙，惟有青女素娥可以彷彿一二，竟這樣小小的年紀就作了一北邙鄉女！』偏偏鳳姐想出一條「偷梁換柱」之計，自己也不好過瀟湘館來，竟未能少盡姊妹之情，真真可憐可歎！一頭想着，已走到瀟湘館的門口。裏面卻又寂然無聲，李紈倒着起忙來：『想來必是已死，都哭過了，那衣衾妝裹未知妥當了沒有？』』連忙三步兩步走進屋子來。裏間門口一個小丫頭已經看見，便說：『大奶奶來了！』紫鵲忙往外走，和李紈走了個對面。李紈忙問：『怎麼樣？』紫鵲欲說話時，惟有喉中哽咽的分兒，卻一字說不出，那眼淚一似斷線珍珠一般，祇將一隻手回過去指着黛玉。

李紈看了紫鵲這般光景，更覺心酸，也不再問，連忙走過來看時，那黛玉已不能言。李紈輕輕叫了兩聲，黛玉卻還微微的開眼，似有知識之狀，但只眼皮嘴唇微有動意，口內尚有出入之息，卻要一句話，一點淚，也沒有了。李紈回身，見紫鵲不在跟前，便問雪雁。雪雁道：『他在外頭屋裏呢。』

李紈連忙出來，只見紫鵲在外間空牀上躺着，顏色青黃，閉了眼，只管流淚；那鼻涕眼淚把一個砌花錦邊的褥子已濕了碗大的一片。李紈連忙喚他，那紫鵲纔慢慢的睜開眼，欠起身來。

李紈道：『傻丫頭！這是什麼時候，且只顧哭你的林姑娘的衣衾，還不拿出來給他換上，還等多早晚呢！難道他個女孩兒家，你還叫他赤身露體，精着來，光着去嗎？』

紫鵲聽了這句話，一發止不往痛哭起來。李紈一面也哭，一面着急，一面拭淚，一面拍着紫鵲的肩膀說：『好孩子！你把我的心都哭亂了！快着收拾他的東西罷！再遲一會子就了不得了！』

正鬧着，外邊一個人慌慌張張跑進來，倒把李紈嚇了一跳。看時，卻是平兒跑進來，看見這樣，只是跌磕磕的發怔。李紈道：『你這會子不在那邊，做什麼來了？』

說着，林之孝家的也進來了。平兒道：『奶奶不放心，叫來瞧瞧。既有大奶奶在這裏，我們奶奶就只顧那一頭兒了。』李紈點點頭兒。平兒道：『我也見見林姑娘。』說着，一面往裏走，一面早已流下淚來。

這裏李紈因和林之孝家的道：『你來的正好，快出去瞧瞧去，告訴管事的預備林姑娘的後事。妥當了，叫他來回我，不用到那邊去。』林之孝家的答應了，還站着。李紈道：『還有什麼話呢？』林之孝家的道：『剛纔二奶奶和老太太商量了，那邊用紫鵲姑娘使喚使喚呢。』

李紈還未答言，只見紫鵲道：『林奶奶，你先請罷！等着人死了，我們自然是出去的，那裏用這麼……』說到這裏，卻又不好說了，因又改說道：『況且我們在這裏守着病人，身上也不潔淨。林姑娘還有氣兒呢，不時的叫我。』

李紈在旁邊解說道：『當真的，林姑娘和這丫頭也是前世的緣法兒！倒是雪雁是他南邊帶來的，他倒不理會；惟有紫鵲，我看他兩個一時也離不開。』

林之孝家的頭裏聽了紫鵲的話，未免不受用，被李紈這一番話，卻也沒有說的了，又見紫鵲哭的淚人一般，只好瞅着他微微的笑，說道：『紫鵲姑娘這些閒話倒不要緊，只是你卻說得，我可怎麼回老太太呢？——況且這話是告訴得二奶奶的嗎？』

正說着，平兒擦着眼淚出來道：『告訴二奶奶什麼事？』林之孝家的將方纔的話說了一遍。平兒低了一回。

頭說：『這麼着罷，就叫雪姑娘去罷。』李紈道：『他使得嗎？』平兒走到李紈耳邊說了幾句，李紈點點頭兒道：『既是這麼着，就叫雪雁過去也是一樣的。』

林子孝家的因問平兒道：『雪姑娘使得嗎？』平兒道：『使得；都是一樣。』林家的道：『那麼着，姑娘就快叫雪姑娘跟了我去。我先回了老太太和二奶奶。——這可是大奶奶和姑娘的主意，回來姑娘再各自回二奶奶去。』李紈道：『是了；你這麼大年紀，連這麼點子事還不耽呢！』林家的笑道：『不是不耽頭一宗，這件事，老太太和二奶奶辦事，我們都不能很明白；再者，又有大奶奶和平姑娘呢。』

說着，平兒已叫了雪雁出來。原來雪雁因這幾日黛玉嫌他小孩子家懂得什麼，便也把心冷淡了；況且聽是老太太和二奶奶叫，也不敢不去，連忙收拾了頭。平兒叫他換了新鮮衣服，跟着林家的去了。隨後平兒又和李紈說了幾句話，李紈又囑咐平兒打那麼催着林家的叫他男人快辦了來。

到了晚間，黛玉卻又緩過來了，微微睜開眼，似有要水要湯的光景。此時雪雁已去，只有紫鵲和李紈在旁。紫鵲便端了一盞桂元湯和的梨汁，用小銀匙灌了兩三匙。黛玉閉着眼，靜養了一會子，覺得心裏似明似暗的。此時李紈見黛玉略緩，明知是『迴光返照』的光景，卻料着還有一半耐頭，自己回到稻香村料理了一回事。

這裏黛玉睜開眼一看，只有紫鵲和奶媽並幾個小丫頭在那裏，便一手攥了紫鵲的手，使着勁說道：『我是不中用的人了！你伏侍我幾年，我原指望偕們兩個總在一處，不想我……』說着，又喘了一會子，閉了眼歇着。紫鵲見他攥着不肯鬆手，自己也不敢挪動，看他的光景，比早半天好些，只當還可以回轉，聽了這話，又寒了半截。

半天，黛玉又說道：『妹妹！我這裏並沒親人！我的身子是乾淨的，你好歹叫他們送我回去……』說到這裏，

又閉了眼不言語了；那手卻漸漸緊了，喘成一處，只是出氣大，入氣小，已經促疾的很了。紫鵲慌了，連忙叫人請李執，可巧探春來了。紫鵲見了，忙悄悄的說道：『三姑娘瞧瞧林姑娘罷！』說着，淚如雨下。探春過來，摸了摸黛玉的手，已經涼了，連目光也都散了。

探春紫鵲正哭着，叫人端水來給黛玉擦洗。李執趕忙進來了。三個人纔見了，不及說話。剛擦着，猛聽黛玉直聲叫道：『寶玉寶玉你好……』說到『好』字，便渾身冷汗，不作聲了。紫鵲等急忙扶住，那汗愈出，身子便漸漸的冷了。

第四十五 薛寶釵出閨成大禮

當時黛玉氣絕，正是寶玉寶釵結婚這時辰。

這時寶玉雖因失玉昏憤，但只聽見娶了黛玉爲妻，真乃是從古至今，天上人間第一件暢心滿意的事了，那身子頓覺健旺起來——祇不過不似從前那般靈透，所以鳳姐的妙計，百發百中——巴不得就見黛玉，盼到今日完姻，真樂得手舞足蹈，雖有幾句傻話，卻與病時光景大相懸絕了。

這裏寶玉便叫襲人快快給他妝新，坐在王夫人屋裏，看見鳳姐尤氏忙忙碌碌，再盼不到吉時，只管問襲人道：『林妹妹打園裏來，爲什麼這麼費事，還不來？』襲人忍着笑道：『等好時辰呢。』又聽見鳳姐和王夫人說道：『雖然有服，外頭不用鼓樂，偕們家的規矩要拜堂的，冷清清的使不的。我傳了家裏學過音樂管過戲的那些女人來吹打着熱鬧些。』王夫人點頭說：『使得。』

一時大轎從大門進來，家裏細樂迎出去，十二對宮燈排着進來，倒也新鮮雅致。僮相請了新人出轎，寶玉見喜娘披着紅扶着，新人蒙着蓋頭，下首扶新人的，你道是誰原來就是雪雁。寶玉看見雪雁，猶想：『因何紫鵲不來，倒是他呢？』又想到：『是了，雪雁原是他南邊家裏帶來的，紫鵲是我們家的，自然不必帶來。』因此見了雪雁，竟如見了黛玉的一般歡喜。僮相喝禮拜了天地，請出賈母受了四拜，後請賈政夫婦等登堂行禮畢，送入洞房，還有坐帳等事，俱是按本府舊例，不必細說。賈政原爲賈母作主，不敢違拗——不信沖喜之說，那知今日寶玉居然像個好人，賈政見了，倒也歡喜。

那新人坐了帳，就要揭蓋頭的。鳳姐早已防備，請了賈母王夫人等進去照應。寶玉此時到底有些傻氣，便走到新人跟前說道：『妹妹，身上好了好些天不見了，蓋着這勞什子做什麼？』欲待要揭去，反把賈母急出一身冷汗來。寶玉又轉念一想道：『林妹妹是愛生氣的，不可造次了……』又歇了一歇，仍是按捺不住，只得上前揭了蓋頭。喜娘接去，雪雁走開，鶯兒上來伺候。寶玉睜眼一看，好像是寶釵，心中不信，自己一手持燈，一手擦眼一看，可不是寶釵麼？只見他盛妝豔服，豐肩軟體，鬢低鬟，眼潤息微，論雅淡，似荷粉露垂；看嬌羞，真是杏花煙潤了。

寶玉發了一回怔，又見鶯兒立在旁邊，不見了雪雁。此時心無主意，自己反以為是夢中了，呆呆的只管站着。衆人接過燈去，扶着坐下，兩眼直視，半語全無。賈母恐他病發，親自過來招呼着。鳳姐尤氏請了寶釵進入裏間坐下。寶釵此時自然是低頭不語。

寶玉定了一回神，見賈母王夫人坐在那邊，便輕輕的叫襲人道：『我是在那裏呢？這不是做夢麼？』襲人道：『你今日好日子，什麼夢不夢的混說！老爺可在外頭呢？』寶玉悄悄的拿手指着道：『坐在那裏的這一位美人兒是誰？』襲人握了自己的嘴，笑的說不出話來。半日纔說道：『那是新娶的二奶奶。』衆人都回過頭去，忍不住的笑。寶玉又道：『好糊塗！你說「二奶奶」到底是誰？』襲人道：『寶姑娘。』寶玉道：『林姑娘呢？』襲人道：『老爺作主娶的是寶姑娘，怎麼混說起林姑娘來？』寶玉道：『我纔剛看見林姑娘了麼？還有雪雁呢？怎麼說沒有？——你們這都是做什麼頑呢？』鳳姐便走上來，輕輕的說道：『寶姑娘在屋裏坐着呢，別混說回來得罪了他，老太太不依的。』

寶玉聽了，這會子糊塗的更利害了；本來原有昏憤的病，加以今夜神出鬼沒，更叫他不得主意，便也不顧別的，口口聲聲只要找林妹妹去。賈母等上前安慰，無奈他只是不懂，又有寶釵在內，又不好明說知寶玉舊病復

發；也不講明，只得滿屋裏點起安息香來，定住他的神魂，扶他睡下。衆人鴉雀無聞，停了片時，寶玉便昏沉睡去。賈母等纔得略略放心，只好坐以待旦，叫鳳姐去請寶釵安歇。寶釵置若罔聞，也便和衣在內暫歇。賈政在外未知內裏原由，只就方纔見的光景想來，心下倒放寬了。恰是明日就是起程的吉日，略歇了一歇，衆人賀喜送行。賈母見寶玉睡着，也回房去暫歇。

次早，賈政辭了宗祠，過來拜別賈母，稟稱：『不孝遠離，惟願老太太順時頤養。兒子一到任所，即修稟請安，不必掛念。寶玉的事，已經依了老太太完結，只求老太太訓誨。』賈母恐賈政在路不放心，並不將寶玉復病的話說起，只說：『我有一句話，寶玉昨夜完姻，並不是同房，今日你起身，必該叫他遠送纔是。但他因病沖喜，如今纔好些，又是昨日一天勞乏出來，恐怕着了風，故此問你。你叫他送呢？我即刻去叫他。你若疼他，就叫人帶了他來。你見見，叫他給你磕個頭就算了。』賈政道：『叫他送什麼？只要他從此以後認真念書，比送我還喜歡呢。』賈母聽了，又放了一條心，便叫賈政坐着，叫鴛鴦去如此如此……『帶了寶玉，叫襲人跟着來。』

鴛鴦去了不多一會，果然寶玉來了，仍是叫他行禮，他便行禮。只可喜此時寶玉見了父親，神志略斂些，片時清楚，也沒什麼大差。賈政吩咐了幾句，寶玉答應了。賈政叫人扶他回去了，自己回到王夫人房中，又切實的叫王夫人管教兒子，『斷不可如前驕縱。明年鄉試，務必叫他下場。』王夫人一一的聽了，也沒提起別的，即忙命人攙扶着寶釵過來，行了新婦送行之禮，也不出房。其餘內眷俱送至二門而回。賈珍等也受了一番訓飭。大家舉酒送行，一班子弟及晚輩親友直送至十里長亭而別。

寶玉見了賈政，回至房中，更覺頭昏腦悶，懶待動彈，連飯也沒喫，便昏沉睡去。仍舊延醫診治，服藥不效，索性連人也認不明白了。大家扶着他坐起來，還是像個好人。一連鬧了幾天。那日恰是『回九』之期，說是若不過去，薛姨媽臉上過不去。若說去呢，寶玉這般光景，賈母明知是爲黛玉而起，欲要告訴明白，又恐氣急生變。寶釵

是新媳婦，又難勸慰，必得姨媽過來纔好。若不回九，姨媽嗔怪，便與王夫人鳳姐商議道：『我看寶玉竟是魂不守舍，起動是不怕的。用兩乘小轎，叫人扶着，從園裏過去，應了回九的吉期，以後請姨媽過來安慰寶釵，偕們一心一計的調治寶玉，可不兩全？』

王夫人答應了，即刻預備。幸虧寶釵是新媳婦，寶玉是個瘋傻的，由人掇弄過去了。寶釵也明知其事，心裏只怨母親辦得糊塗，事已至此，不肯多言。獨有薛姨媽看見寶玉這般光景，心裏懊悔，只得草草完事。回家寶玉越加沉重，次日連起坐都不能了。日重一日，甚至湯水不進。薛姨媽等忙了手脚，各處遍請名醫，皆不識病源。只有城外破寺中住着個窮醫，姓畢，別號知庵的，診得病源是悲喜激射，冷暖失調，飲食失時，憂忿滯中，正氣壅閉，此內傷外感之症。於是度量用藥。至晚服了，二更後果然省些人事，便要喝水。賈母王夫人等纔放了心，請了薛姨媽帶了寶釵，都到賈母那裏暫且歇息。

寶玉片時清楚，自料難保，見諸人散後，房中只有襲人，因喚襲人至跟前，拉着手哭道：『我問你寶姐姐怎麼來的？我記得老爺給我娶了林妹妹過來，怎麼叫寶姐姐趕出去了？他爲什麼霸佔住在這裏？我要說呢，又恐怕得罪了他。你們聽見林妹妹哭的怎麼樣了？』襲人不敢明說，只得說道：『林姑娘病着呢。』寶玉又道：『我瞧瞧他去。』說着要起來，那知連日飲食不進，身子豈能動轉，便哭道：『我要死了！我有一句心裏的話，只求你回明老太太，橫豎林妹妹也是要死的！我如今也不能保，兩處兩個病人都要死的！死了越發難張羅，不如騰一處空房子，趁早把我和林妹妹兩個抬在那裏活着也好，一處醫治伏侍，死了也好，一處停放，你依我這話，不枉了幾年的情分。』

襲人聽了那些話，又急又笑又痛。寶釵恰好同了鶯兒過來，也聽見了，便說道：『你放着病不保養，何苦說這些不吉利的話呢？老太太纔安慰了些，你又生出事來。老太太一生疼你一個，如今八十多歲的人了，雖不圖你

的封誥，將來你成了人，老太太也看着樂一天，也不枉了老人家的苦心。太太更是不必說了，一生的心血精神，撫養了你這一個兒子，若是半途死了，太太將來怎麼樣呢？我雖是薄命，也不至於此。——據此三件看來，你就該要死，那天也不容你死的，所以你是不能死的。只管安穩着養個四五天後，風邪散了，太和正氣一足，自然這些邪病都沒有了。』

寶玉聽了，竟是無言可答；半晌，方纔嘻嘻的笑道：『你是好些時不和我說話了，這會子說這些大道理的話，給誰聽？』

寶釵聽了這話，便又說道：『實告訴你說罷，那兩日你不知人事的時候，林妹妹已經亡故了。』寶玉忽然坐起，大聲詫異道：『果真死了嗎？』寶釵道：『果真死了，豈有紅口白舌咒人死的呢！老太太知道你姐妹和睦，你聽見他死了，自然你也要死，所以不肯告訴你。』

寶玉聽了，不禁放聲大哭，倒在牀上。

起初寶釵早知黛玉已死，因賈母等不許衆人告訴寶玉知道，恐添病難治，自己卻深知寶玉之病實因黛玉而起，失玉次之，故趁勢說明，使其一痛決絕，神魂歸一，庶可療治。賈母王夫人等不知寶釵的用意，深怪他造次，後來見寶玉醒了過來，方纔放心，立刻到外書房請了畢大夫進來診視。

那大夫進來診了脈，便道：『奇怪！這回脈氣沈靜，神安鬱散，明日進調理的藥，就可以望好了。』說着出去，衆人各自安心散去。

過了半晌，寶玉一口氣回過來，便立刻要往瀟湘館。賈母等只得叫人抬了竹椅子過來，扶寶玉坐上；賈母王夫人即便先行，到了瀟湘館內，一見黛玉靈柩，賈母已哭得淚乾氣絕，鳳姐等再三勸住。王夫人也哭了一場，李紈便請賈母王夫人在裏間歇着，猶自落淚。

寶玉一到，想起未病之先，常到這裏，今日屋在人亡，不禁嚎啕大哭；想起從前何等親密，今日死別，怎不更加傷感。衆人原恐寶玉病後過哀，都來解勸。寶玉已經哭得死去活來，大家攙扶歇息。其餘隨來的，如寶釵俱極痛哭。獨是寶玉必要叫紫鵲來見，問明姑娘臨死有何話說。紫鵲本來深恨寶玉，見如此，心裏已回過來些。又有賈母、王夫人都在這裏，不敢灑落寶玉，便將林姑娘怎麼復病，怎麼燒燬帕子，焚化詩稿，並將臨死說的話一一的都告訴了。寶玉又哭得氣噎喉乾，探春趁便又將黛玉臨終囑咐帶柩回南的話也說了一遍。賈母、王夫人又哭起來。多虧鳳姐能言勸慰，略略止些，便請賈母等回去。寶玉那裏肯捨，無奈賈母逼着，只得勉強回房。賈母有了年紀的人，打從寶玉病起，日夜不寧，今又大痛一陣，已覺頭暈身熱，雖是不放心，惦着寶玉，卻也扎掙不住，回到自己房中睡下。王夫人更加心痛難禁，也便回去，派了彩雲幫着襲人照應，並說：『寶玉若再悲感，速來告訴我們。』

寶釵知是寶玉一時必不能捨，也不相勸，只用諷刺的話說他。寶玉倒恐寶釵多心，也便飲泣收心，歇了一夜，倒也安穩。明日一早，衆人都來瞧他，但覺氣虛身弱，心病倒覺去了幾分，於是加意調養，漸漸的好起來。賈母幸不成病，惟是王夫人心痛未痊。那日薛姨媽過來探望，看見寶玉精神略好，也就放心，暫且住下。

第四十六 夏金桂毒計自焚身

且說薛姨媽爲着薛蟠這件人命官司，各衙門內不知花了多少銀錢，纔定了誤殺具題。原打量將當舖折變給人備銀贖罪，不想刑部駁審，又託人花了好些錢，總不中用，依舊定了個死罪，監着守候秋天大審。

薛姨媽又氣又疼，日夜啼哭。寶釵雖時常過來勸解，說是：「哥哥本來沒造化，承受了祖父這些家業，就該安安頓頓的守着過日子。在南邊已經鬧的不像樣，便是香菱那件事情，就了不得。因爲仗着親戚們的勢力，花了一些銀錢，這算白打死了一個公子。哥哥就該改過，做起正經人來，也該奉養母親，纔是不想進了京，仍是這樣。媽媽爲他，不知受了多少氣，哭掉了多少眼淚。給他娶了親，原想大家安安逸逸的過日子，不想命該如此，偏偏娶的嫂子又是一個不安靜的，所以哥哥躲出門去。真正俗語說的，「冤家路兒狹」，不多幾天，就鬧出人命來了！媽媽和二哥哥也算不得不盡心的了，花了銀錢不算，自己還求三拜四的謀幹。無奈命裏應該，也算自作自受。大凡養兒女是爲着老來有靠，便是小戶人家，還要掙一碗飯，養活母親。那裏有將現成的鬧光了，反害的老人家哭的死去活來的？不是我說哥哥的這樣行爲，不是兒子，竟是個冤家對頭。媽媽再不明白，明哭到夜，夜哭到明，又受嫂子的氣。我呢，又不能常在這裏勸解。我看見媽媽這樣，那裏放得下心！他雖說是傻，也不肯叫我回去。前兒老爺打發人回來說，看見京報，嚇的了不得，所以纔叫人來打點的。我想哥哥鬧了事，擔心的人也不少。幸虧我還是在跟前的一樣，若是離鄉調遠，聽見了這個信，只怕我想媽媽也就想殺了我。求媽媽暫且養養神，趁哥哥的活口現在，問問各處的帳目。人家該借們的，借們該人家的，亦該請個舊夥計來算一算，看看還有幾個

錢沒有。』

薛姨媽哭着說道：『這幾天爲鬧你哥哥的事，你來了，不是你勸我，就是我告訴你衙門的事。你還不知道京裏官商的名字已經退了，兩處當舖已經給了人家，銀子早拿來使完了。還有一個當舖管事的逃了，虧空了好幾千兩銀子，也夾在裏頭打官司。你二哥哥天天在外頭要帳，料着京裏的帳已經去了幾萬銀子，只好拿南邊公分裏銀子和住房折變纜殼。前兩天還聽見一個荒信，說是南邊的公分當舖也因爲折了本兒收了。要是這麼着，你娘的命可就活不成了！』說着，又大哭起來。

寶釵也哭着勸道：『銀錢的事，媽媽操心也不中用，還有二哥哥給我們料理。單可恨這些夥計們，見僭們勢頭兒敗了，各自奔各自的去也罷了，我還聽見說幫着人家來擠我們的訛頭！可見我哥哥活了這麼大，交的人總不過是些個酒肉弟兄，急難中是一個沒有的。媽媽要是疼我，聽我的話，有年紀的人自己保重些。媽媽這一輩子想來還不致挨凍受餓。家裏這點子衣裳傢伙，只好任憑嫂子去，那是沒法兒的了。所有的家人老婆們，瞧他們也沒心在這裏了，該去的叫他們去。只可憐香菱苦了一輩子，只好跟着媽媽。實在短什麼，我要是有的，還可以拿些個來，料我們那個也沒有不依的。就是襲姑娘也是心術正道的。他聽見僭們家的事，他倒提起媽媽來就哭我們那一個，還打諒沒事的，所以不大着急。要聽見了，也是要嚇個半死兒的。』

薛姨媽不等說完，便說：『好姑娘！你可別告訴他。他爲一個林姑娘，幾乎沒要了命。如今纔好了些。要是他急出個原故來，不但你添一層煩惱，我越發沒了依靠了。』寶釵道：『我也是這麼想，所以總沒告訴他。』

正說着，只聽見金桂跑來外間屋裏哭喊道：『我的命是不要的了，男人呢，已經是有沒有活的分兒了！僭們如今索性鬧一鬧，大夥兒到法場上去拚一拚！』說着，便將頭往隔斷板上亂撞撞的，披頭散髮，氣的薛姨媽白瞪着兩隻眼，一句話也說不出來。還虧了寶釵嫂子長，嫂子短，好一句，歹一句的勸他。金桂道：『姑奶奶！如今你是

比不得頭裏的了！你兩口兒好好的過日子，我是個單身人兒，要臉做什麼！

說着，就要跑到街上回娘家去，虧了人還多，拉住了，又勸了半天方住，把個寶琴嚇的再不敢見他。若是薛蝌在家，他便抹粉施脂，描眉畫鬢，奇情異致的打扮收拾起來，不時打從薛蝌住房前過，或故意咳嗽一聲，明知薛蝌在屋裏，特問房裏是誰；有時遇見薛蝌，他便妖妖調調，嬌癡癡的問寒問暖，忽喜忽嗔。丫頭們看見，都連忙躲開，他自己也不覺得，只是一心一意要弄的薛蝌感情時，好行寶蟾之計。

那薛蝌卻只躲着，有時遇見，也不敢不周旋，他倒是怕他撒潑放刁的意思，更加金桂一則爲色迷心，越瞧越愛，越想越幻，那裏還看的出薛蝌的真假來。只有一宗，他見薛蝌有什麼東西，都是託香菱收着，衣服縫洗，也是香菱兩個人偶然說話，他來了，急忙散開，益發動了一個『醋』字，欲待發作薛蝌，卻是捨不得，只得將一腔隱恨都攔在香菱身上，卻又恐怕鬧了香菱，得罪了薛蝌，倒弄的隱忍不發。

一日，寶蟾走來，笑嘻嘻的向金桂道：『奶奶，看見了二爺沒有？』金桂道：『沒有。』寶蟾笑道：『我說二爺的那種假正經，是信不得的。』俗們前兒送了酒去，他說不會喝，剛纔我見他到太太那屋裏去，臉上紅撲撲兒的一臉酒氣。奶奶不信，回來只在俗們院子門口兒等他，他打那邊過來，奶奶叫住他問問，看他說什麼。』

金桂聽了，一心的惱意，便道：『他那裏就出來了呢！他既無情義，問他作什麼！』寶蟾道：『奶奶又迂了，他好說，俗們也好說，他不好說，俗們再另打主意。』

金桂聽着有理，因叫寶蟾瞧着他，看他出去了。寶蟾答應着出來，金桂卻去打開鏡奩，又照了一照，把嘴唇兒又抹了一抹，然後拿一條灑花絹子，纔要出來，又像忘了什麼的，心裏倒不知怎麼是好了。只聽寶蟾外面說道：『二爺今日高興啊！那裏喝了酒來了？』

金桂聽了，明知是叫他出來的意思，連忙掀起簾子出來，只見薛蝌和寶蟾說道：『今日是張大爺的好日子，

所以被他們強不過，喫了半鍾。到這時候臉還發燒呢。」一句話沒說完，金桂早接口道：「自然人家外人的酒比僧們自己家裏的酒是有趣兒的。」薛蝌被他拿話一激，臉越紅了，連忙走過來陪笑道：「嫂子說那裏的話。」寶蟾見他二人交談，便躲到屋裏去了。

這金桂初時原要假意發作薛蝌兩句；無奈一見他兩頰微紅，雙眸帶澀，別有一種謹愿可憐之意，早把自己那驕悍之氣，感化到『爪哇國』去了；因笑說道：「這麼說你的酒是硬強着纔肯喝的呢？」薛蝌道：「我那裏喝得來。」金桂道：「不喝也好，強如像你哥哥喝出亂子來，明兒娶了你們奶奶兒，像我這樣守活寡受孤單呢！」說到這裏，兩個眼已經乜斜了，兩腮上也覺紅暈了。

薛蝌見這話越發邪僻了，打算着要走。金桂也看出來了，那裏容得早已走過來一把拉住。薛蝌急了道：「嫂子放尊重些！」說着，渾身亂顫。金桂索性老着臉道：「你只管進來，我和你說一句要緊的話！」

正鬧着，忽聽背後一個人叫道：「奶奶！香菱來了！」把金桂嚇了一跳。回頭瞧時，卻是寶蟾掀着簾子看他的光景，一抬頭，見香菱從那邊來了，趕忙知會金桂。金桂這一驚不小，手已鬆了。薛蝌得便脫身跑了。

那香菱正走着，原不理會，忽聽寶蟾一嚷，纔瞧見金桂在那裏拉着薛蝌往裏死拽。香菱卻嚇的心頭亂跳，自己連忙轉身回去。

這裏金桂早已連嚇帶氣，跌跌的瞅着薛蝌去了，怔了半天，恨了一聲，自己掃興歸房；從此把香菱恨入骨髓。那香菱本是要到寶琴那裏，剛走出腰門，看見這般嚇回去了。

是日寶釵在賈母屋裏，聽得王夫人告訴老太太說鎮海總制周大人家要聘探春一事。賈母說道：「既是同鄉的人，很好；只是聽見說那孩子到過我們家裏，怎麼你老爺沒有提起？」王夫人道：「連我們也不知道。」賈母道：「好便好，但只道兒太遠。雖然老爺在那裏，倘或將來老爺調任，可不是我們孩子太單了嗎？」王夫人道：

「兩家都是做官的，也是拿不定。或者那邊還調進來；即不然，終有個葉落歸根。況且老爺既在那裏做官，上司已經說了，好意不給麼？想來老爺的主意定了；只是不敢做主，故遣人來回老太太的。」賈母道：「你們願意更好；但是三丫頭這一去了，不知三年兩年，那邊可能回家。若再遲了，恐怕我趕不上再見他一面了！」說着，掉下淚來。

王夫人道：「孩子們大了，少不得總要給人家的。就是本鄉本土的人，除非不做官，還使得；要是做官的，誰保的住總在一處？只要孩子們有造化就好。譬如迎姑娘倒配的近呢；偏時常聽見他和女婿打鬧，甚至於不給飯喫。就是我們送了東西去，他也摸不着。近來聽見益發不好了，也不放他回來。兩口子拌起來，就說僭們使了他家的銀錢。可憐這孩子，總不得個出頭的日子！前兒我惦記他，打發人去瞧他，迎丫頭藏在耳房裏，不肯出來。老婆們必要進去，看見我們姑娘這樣冷天，還穿着幾件舊衣裳，他一包眼淚的告訴老婆們說：『回去別說我這麼苦，這也是我命裏所招，也不用送什麼衣裳東西來；不但摸不着，反要添一頓打。』是我告訴的。」老太太想想，這倒是近處眼見的，若不好，更難受。倒虧了老太太也不理會他，大老爺也不出個頭。如今迎姑娘實在比我們三等使喚的丫頭還不及！我想探丫頭雖不是我養的，老爺既看見過女婿，定然是好纔許的。只請老太太示下，擇個好日子，多派幾個人，送到他老爺任上，該怎麼着，老爺也不肯將就。」

賈母道：「有他老子作主，你就料理妥當，揀個長行的日子送去，也就定了一件事。」王夫人答應着是。

寶釵聽的明白，也不敢則聲，只是心裏叫苦：「我們家的姑娘們，就算他是個尖兒，如今又要遠嫁，眼看着這裏的人一天少似一天了！」見王夫人起身告辭出去，他也送出來了；一逕回到自己房中，並不與寶玉說，知見襲人獨自一個做活，便將聽見的話說了。襲人也很不受用。

卻說趙姨娘聽見探春這事，反喜歡起來，心裏說道：「我這個丫頭，在家忒瞧不起我！我何從還是個娘，比他

的丫頭還不濟！況且湊上水，護着別人。他擋在頭裏，連環兒也不得出頭。如今老爺接了去，我倒乾淨！想要他孝敬我，不能彀了；只願意他像迎丫頭是的，我也稱稱願。一面想着，一面跑到探春那邊，與他道喜說：『姑娘，你是要高飛的人了。到了姑爺那邊，自然比家裏還好，想來你也是願意的。就是養了你一場，並沒有借你的光兒。就是我有七分不好，也有三分的好，也別說一去了。把我攔在腦杓子後頭。』探春聽着毫無道理，只低頭作活，一句也不言語。趙姨娘見他，不理氣忿忿的自己去了。

這裏探春又氣，又笑，又傷心，也不過自己掉淚而已。坐了一回，悶悶的走到寶玉這邊來。寶玉因問道：『三妹妹，我聽見林妹妹死的時候，你在那裏來着？我還聽見說林妹妹死的時候，遠遠的有音樂之聲，或者他是有來歷的，也未可知。』探春笑道：『那是你心裏想着罷了，但只是那夜卻怪，不像人家鼓樂的聲兒，你的話或者也是。』

寶玉聽了，更以為實；又想起那年唱戲做的嫦娥，飄飄豔豔，何等風致！過了一回，探春去了，因必要紫鵲過來，立刻回了賈母去叫他。無奈紫鵲心裏不願意，雖經賈母王夫人派了過來，自己沒法，只是在寶玉跟前，不是噁聲，就是歎氣的。寶玉背地裏拉着他，低聲下氣，要問黛玉的話，紫鵲從沒好話回答。寶釵倒背地裏誇他有忠心，並不嗔怪他。

那雪雁雖是寶玉娶親這夜出過力的，寶釵見他心地不甚明白，便回了賈母王夫人，將他配了一個小廝，各自過活去了。王奶媽養着他，將來好送黛玉的靈柩回南。鸚哥等小丫頭仍伏侍老太太。

寶玉本想念黛玉，因此及彼，又想跟黛玉的人已經雲散，更加納悶。悶到無可如何，忽又想黛玉死的這樣清楚，必是離凡返仙去了，反又歡喜。忽然聽見襲人和寶釵那裏講究探春出嫁之事，寶玉聽了，啊呀的一聲，哭倒在炕上。嚇得寶釵襲人都來扶起，說：『怎麼了？』寶玉早哭的說不出來，定了一會子神，說道：『這日子過不得。』

了！我姊妹們都一個一個的散了！林妹妹是成了仙去了！大姐姐呢，已經死了；這也罷了，沒天天在一塊！二姐姐碰着了一個混帳不堪的東西！三妹妹又要遠嫁，總不得見的了！史妹妹又不知要到那裏去！薛妹妹是有了人家兒的！這些姐姐妹妹，難道一個都不留在家裏，單留我做什麼！

襲人忙又拿話解勸。寶釵擺着手說：『你不用勸他，等我問他。』因問着寶玉道：『據你的心裏，要這些姊妹都在家裏陪到你老了，都不爲終身的事嗎？要說別人，或者還有別的想法；你自己的姐姐妹妹，不用說，沒有遠嫁的，就是有老爺作主，你有什麼法兒？打量天下就是你一個人愛姐姐妹妹呢？要是都像你，就連我也不能陪着你了。大凡人念書，原爲的是明理，怎麼你越念越糊塗了呢？這麼說起來，我和襲姑娘各自一邊兒去，讓你把姐姐妹妹們都邀了來守着你。』

寶玉聽了，兩隻手拉住寶釵，襲人道：『我也知道；爲什麼散的這麼早呢？等我化了灰的時候再散也不遲！』襲人掩着他的嘴道：『又胡說了！纔這兩天身上好些，二奶奶纔喫些飯，你要是又鬧翻了，我也不管了！』

寶玉聽他兩個人說話都有道理，只是心上不知道怎麼着纔好，只得說道：『我卻明白，但只是心裏鬧得慌。』寶釵也不理他，暗叫襲人快把定心丸給他喫了，慢慢的開導他。襲人便欲告訴探春說，臨行不必來辭。寶釵道：『這怕什麼？等消停幾日，他心裏明白了，還要叫他們多說句話兒呢。況且三姑娘是極明白的人，不像那些假惺惺的人，少不得有一番箴諫，他以後就不是這樣了。』

正說着，賈母那邊打發過鴛鴦來說：知道寶玉舊病又發，叫襲人勸說安慰，叫他不用胡思亂想。襲人等應了。鴛鴦坐了一會子去了。

那賈母又想起探春遠行，雖不全備妝奩，其一應動用之物，俱該預備；便把鳳姐叫來，將老爺的主意告訴了一遍，叫他料理去。鳳姐答應。

再說先前衆姊妹們都住在大觀園中；後來賈妃薨後，也不修葺。到了寶玉娶親，林黛玉一死，史湘雲回去，寶琴在家住着，園中人少；況且天氣寒冷，李紈姊妹探春惜春等俱挪回舊所，到了花朝月夕，依舊相約玩耍。如今探春一去，寶玉病後不出屋門，益發沒有高興的人了；所以園中寂寞，只有幾家看園的人住着。

那日，尤氏過來送探春起身，因天晚省得套車，便從前年在園裏開通寧府的那個便門裏走過去了，覺得淒涼滿目，臺榭依然，女牆一帶都種作園地一般，心中悵然，如有所失。因到家中，便有些身上發熱，扎掙一兩天，竟躺倒了。日間的發燒猶可，夜裏身熱異常，便譫語綿綿。賈珍連忙請了大夫看視，說感冒起的，如今纏經入了足陽明胃經，所以譫語不清，如有所見，有了大穢，即可身安。

尤氏服了兩劑，並不稍減，更加發起狂來。賈珍着急，便叫賈蓉來打聽。『外頭有好醫生，再請幾位來瞧瞧。』賈蓉回道：『前兒這個大夫是最興時的了；只怕我母親的病不是藥治得好的。』賈珍道：『胡說不喫藥，難道由他去罷。』賈蓉道：『不是說不治，爲的是前日母親往西府去，回來是穿着園子裏走過來的。一到了家，就身上發燒，別是撞客着了罷。外頭有個毛半仙，是南方人，卦起的很靈，不如請他來占算占算。看有信兒呢，就依着他；要是不中用，再請別的好大夫來。』

賈珍聽了，即刻叫人請來，坐在書房內，喝了茶，便說：『府上叫我，不知占什麼事？』賈蓉道：『家母有病，請教一卦。』毛半仙道：『既如此，取淨水洗手，設下香案，讓我起出一課來看就是了。』

一時，下人安排定了，他便懷裏掏出卦筒來，走到上頭，恭恭敬敬的作了一個揖，手內搖着卦筒，口裏念道：

『伏以太極兩儀，綱緼交感，圖書出而變化不窮，神聖作而誠求必應。茲有信官賈某，爲因母病，虔請伏羲文王

周公孔子——四大聖人——鑒臨在上，誠感則靈，有凶報凶，有吉報吉。先請內象三爻。』說着，將筒內的錢倒

在盤內，說：『有靈的，頭一爻就是交。』拿起來，又搖了一搖，倒出來，說是單。第三爻又是交。檢起錢來，嘴裏說是

「內爻已示，更請外象三爻，完成一卦。」起出來，是單拆單。

那毛半仙收了卦筒和銅錢，便坐下問道：「請坐，請坐，讓我來細細的看看。這個卦乃是「未濟」之卦。世爻是第三爻，午火兄弟劫財，悔氣是一定該有的。如今尊駕爲母問病，用神是初爻，真是父母爻動出官鬼來。五爻上又有一層官鬼，我看令堂太夫人的病是不輕的。還好，還好，如今子亥之水休囚，寅木動而生火。世爻上動出一個子孫來，倒是尅鬼的。況且日月生身，再隔兩日子水官鬼落空，交到戌日就好了。但是父母爻上變鬼，恐怕令尊大人也有些關礙，就是本身世爻比劫過重。到了水旺土衰的日子，也不好。」說完了，更擻着鬍子坐着。賈蓉起先聽他搗鬼，心裏忍不住要笑，聽他講的卦理明白，又說生怕父親也不好，便說道：「卦是極高明的，但不知我母親到底是什麼病？」毛半仙道：「據這卦上世爻午火變水相尅，必是寒火凝結，若要斷的清，撲著也不大明白，除非用「大六壬」纔斷的准。」賈蓉道：「先生都高明的麼？」毛半仙道：「知道些。」

賈蓉便要請教，報了一個時辰。毛先生便畫了盤子，將神將排定，算去是戌上白虎。這課叫做「魄化課」。大凡白虎乃是凶將，乘旺象氣受制，便不能爲害；如今乘着死神死煞，及時令囚死，則爲餓虎，定是傷人，就如魄神受驚消散，故名「魄化」。這課象說是人身喪魄，憂患相仍，病多死喪，認有憂驚。按象有日暮虎臨，必定是傍晚得病的象。內說：「凡占此課，必定舊宅有伏虎作怪，或有形響。」如今尊駕爲大人而占，正合着虎在陽憂男，在陰憂女。此課十分凶險呢！」

賈蓉沒有聽完，嚇得面上失色道：「先生說的很是，但與那卦又不大相合，到底有妨礙麼？」毛半仙道：「你不用慌，待我慢慢的再看。」低着頭又咕噥了一會子，便說：「好了！有救星了！算出已上有貴神救解，謂之「魄化魂歸」。先憂後喜，是不妨事的，只要小心些就是了。」

賈蓉奉上卦金，送了出去，回稟賈珍，說是母親的病是在舊宅傍晚得的，爲撞着什麼伏屍白虎。賈珍道：「你

說你母親前日從園裏走回來的，可不是那裏撞着的。你還記得你二嬸娘到園裏去，回來就病了？他雖沒有見什麼，後來那些丫頭老婆們都說是山子上一個毛烘烘的東西，眼睛有燈籠大，還會說話，他把二奶奶趕回來，了嚇出一場病來。」賈蓉道：「怎麼不記得，我還聽見寶二叔家的焙茗說，晴雯做了園裏芙蓉花的神了，林姑娘死了，半空裏有音樂，必定他也是管什麼花兒了。想這許多妖怪在園裏，還了得！頭裏人多，陽氣重，常來常往，不打緊，如今冷落的時候，母親打那裏走，不知踹了什麼花兒呢？不然，就是撞着那一個，那卦也還是准的。」賈珍道：「到底說有妨礙沒有呢？」賈蓉道：「據他說，到了戌日就好了。只願早兩天好，或除兩天纔好。」賈珍道：「這又是什麼意思？」賈蓉道：「那先生若是這樣准，生怕老爺也有些不自在。」

正說着，裏頭喊說：「奶奶要坐起，到那邊園裏去，丫頭們都按捺不住。」賈珍等進去安慰，只聞尤氏嘴裏亂說：「穿紅的來叫我，穿綠的來趕我！」地下這些人又怕又好笑。賈珍便命人買些紙錢，送到園裏燒化。果然那夜出了汗，便安靜些；到了戌日，也就漸漸的好起來。

由是，一人傳十，十人傳百，都說大觀園中有了妖怪，嚇得那些看園的人也不修花補樹，灌溉菓蔬。起先晚上不敢行走，以致鳥獸逼人；近來甚至日間也是約伴持械而行。

過了些時，果然賈珍也病，竟不請醫調治，輕則到園化紙許願，重則詳星拜斗。賈珍方好，賈蓉等相繼而病。如此，接連數月，鬧的兩府俱怕。從此，風聲鶴唳，草木皆妖；園中出息一概全蠲，各房月例重新添起，反弄的榮府中更加拮据。

那些看園的沒有了想頭，個個要離此處，每每造言生事，便將花妖樹怪編派起來，各要搬出。將園門封固，再無人敢到園中，以致崇樓高閣，瓊館瑤臺，皆為禽獸所棲。

卻說晴雯的表兄吳貴正住在園門口。他媳婦自從晴雯死後，聽見說作了花神，每日晚間便不敢出門。這一

日，吳貴出門買東西，回來晚了。那媳婦子本有些感冒着了，日間喫錯了藥，晚上吳貴到家，已死在炕上。外面的人因那媳婦子不大妥當，便說妖怪爬過牆來吸了精去死的。

於是老太太着急的了不得，另派了好些人將寶玉的住房圍住，巡邏打更。這些小丫頭們還說有看見紅臉的，有看見很俊的女人的，吵嚷不休，嚇的寶玉天天害怕。虧得寶釵有把持，聽見丫頭們混說，便嚇唬着要打，所以那些謠言略好些。無奈各房的人都是疑人疑鬼的不安靜，也添了人坐更，於是更加了好些食用。

獨有賈赦不大很信說：『好好兒的園子，那裏有什麼鬼怪！』挑了個風清日暖的日子，帶了好幾個家人，手內持着器械，到園中看動靜。衆人勸他不依。到了園中，果然陰氣逼人。賈赦還扎掙前走，跟的人都探頭縮腦的。內中有個年輕的家人，心內已經害怕，只聽唿的一聲，回過頭來，只見五色燦爛的一件東西跳過去了，嚇的噯喲一聲，腿子發軟，就栽倒了。

賈赦回身查問，那小子喘吁吁的回道：『親眼看見一個黃臉紅鬍子綠衣裳一個妖精走到樹林子後頭山窟窿裏去了！』賈赦聽了，便也有些膽怯，問道：『你們都看見麼？』有幾個『推順水船兒』的回說：『怎麼沒瞧見？因老爺在頭裏，不敢驚動罷了。』奴才們還掌得住。』說得賈赦害怕，也不敢再走，急急的回來，吩咐小子們不用提及，只說看遍了，沒有什麼東西。心裏實也相信，要到真人府裏請法官驅邪。

豈知那些家人無事還要生事，今見賈赦怕了，不但不瞞着，反添些穿鑿，說得人人吐舌。賈赦沒法，只得請道士到園作法驅邪逐妖。擇吉日，先在省親正殿上鋪排起壇場來，供上三清聖像，傍設二十八宿並馬趙溫周四大將，下排三十六天將圖像，香花燈燭設滿一堂，鐘鼓法器排列兩邊，壇上插着五方旗號，道紀司派定四十九位道衆的執事，淨了一天的壇。三位法官行香取水畢，然後擂起法鼓，法師們俱戴上七星冠，披上九宮八卦的法衣，踏着登雲履，手執牙笏，便拜表請聖，又念了一天的消災驅邪接福的洞元經，以後便出牒召將，榜上大書。

『太乙混元上清三境靈寶符錄演教大法師行文勅令本境諸神到壇聽用。』

那日，兩府上下爺們仗着法師擒妖，都到園中觀看，都說：『好大法令！呼神遣將的鬧起來，不管有多少妖怪也嚇跑了！』大家都擠到壇前，只見小道士們將旗旛舉起，按定五方站住，伺候法師號令。三位法師——一位手提寶劍，拿着法水；一位捧着七星皂旗；一位舉着桃木打妖鞭——立在壇前。只聽法器一停，上頭令牌三下，口中念起咒來，那五方旗便團團散布。法師下壇，叫本家領着到各處樓閣殿亭，房廊屋舍，山崖水畔，灑了法水；將劍指畫了一回回來，連擊令牌，將七星旗祭起，衆道士將旗旛一聚，接下打妖鞭，望空打了三下。本家衆人都道：『拿住妖怪，爭着要看。』及到跟前，並不見有什麼形響。只見法師叫衆道士拿取瓶罐，將妖收下，加上封條。法師硃筆書符收起，令人帶回本觀塔下鎮住，一面撤壇謝將。賈赦恭敬叩謝了法師。

賈蓉等小弟兄背地都笑個不住，說：『這樣的大排場，我打量拿着妖怪，給我們瞧瞧，到底是些什麼東西！那裏知道是這樣搜羅，究竟妖怪拿去了沒有？』

賈珍聽見，罵道：『糊塗東西！妖怪原是聚則成形，散則成氣。如今多少神將在這裏，還敢現形麼？無非把妖氣收了，便不作祟，就是法力了！』

衆人將信將疑，且等不見響動，再說。那些下人只知妖怪被擒，疑心去了，便不大驚小怪，往後果然沒人提起了。賈珍等病愈復原，都道法師神力。獨有一個小廝笑說道：『頭裏那些響動，我也不知道，就是跟着大老爺進園這一日，明明是箇大公野鷄飛過去了。拴兒嚇離了眼，說的活像！我們都替他圓了個謊，大老爺就認真起來，倒瞧了個很熱鬧的壇場！』衆人雖然聽見，那裏肯信，究無人敢住。

一日，賈赦無事，正想要叫幾個家下人搬住園中看守，惟恐夜晚藏匿奸人，方欲傳出話去，只見賈璉進來，請了安，回說：『今日到大舅家去，聽見一個荒信，說是二叔被節度使參進來，爲的是失察屬員，重徵糧米，請旨革』

職的事。』

賈赦聽了，喫驚道：『只怕是謠言罷！前兒你二叔帶書子來，說探春於某日到了任所，擇了某日吉時，送了妹子到了海疆，路上風恬浪靜，合家不必掛念。還說節度認親，倒設席賀喜。那裏有做了親戚倒提參起來的？且不必言語，快到吏部打聽明白，就來回我。』

賈璉即刻出去，不到半日，回來便說：『纔到吏部打聽，果然二叔被參。題本上去，虧得皇上的恩典，沒有交部，便下旨意，說是一失察屬員重徵糧米，苛虐百姓，本應革職。姑念初膺外任，不諳吏治，被屬員蒙蔽，着降三級，加恩仍以工部員外上行走，並令即日回京。』這信是准的。正在吏部說話的時候，來了一個江西引見的知縣，說起我們二叔是很感激的，但說是個好上司，只是用人不當，那些家人在外招搖撞騙，欺凌屬員，已經把好好名聲都弄壞了。節度大人早已知道，也說我們二叔是個好人，不知怎麼樣，這回又參了。想是忒鬧得不好，恐將來弄出大禍，所以借了一件失察的事情參的，倒是避重就輕的意思，也未可知……』

賈赦未聽說完，便叫賈璉：『先去告訴你嬪子知道，且不必告訴老太太就是了。』

賈璉到了王夫人那邊，一一的說了。次日到了部裏，打點停妥，回來又到王夫人那邊，將打點吏部之事告知王夫人。王夫人便道：『打聽准了麼？果然這樣，老爺也願意，合家也放心。那外任何嘗是做得的？不是這樣回來，只怕叫那些混賬東西把老爺的性命都坑了呢！』

賈璉道：『太太怎麼知道？』王夫人道：『自從你二叔放了外任，並沒有一個錢拿回來，把家裏的倒掬摸了好些去了。你瞧那些跟老爺去的人，他男人在外頭不多幾時，那些小老婆子們都金頭銀面的妝扮起來了，可不是在外頭瞞着老爺弄錢？你叔叔就由着他們鬧去，要弄出事來，不但自己的官做不成，只怕連祖上的官也要抹掉了呢！』

賈璉道：『太太說得很是方纔我聽見，嚇的了不得，直等打聽明白纔放心。也願意老爺做個京官，安安逸逸的做幾年，纔保得住一輩子的聲名，就是老太太知道了，倒也是放心的。只要太太說的寬緩些。』王夫人道：『我知道，你到底再去打聽打聽。』

賈璉答應了，纔要出來，只見薛姨媽家的老婆子慌慌張張的走來，到王夫人裏間屋內，也沒說請安，便道：『我們太太叫我來告訴這裏的姨太太說：我們家了不得了，又鬧出事來了。』王夫人聽了，便問：『鬧出什麼事來？』那婆子又說：『了不得了，不得了。』王夫人哼道：『糊塗東西，有緊要事，你到底說呀。』婆子便說：『我們家二爺不在家，一個男人也沒有，這件事情出來，怎麼辦？要求太太打發幾位爺們去料理料理。』

王夫人聽着不懂，便着急道：『到底要爺們去幹什麼？』婆子道：『我們大奶奶死了。』王夫人聽了，啐道：『呸，那行子女人死就死了罷咧，也值的大驚小怪的。』婆子道：『不是好好兒死的，是混鬧死的，快求太太打發人去辦辦。』說着，就要走。王夫人又生氣，又好笑，說：『這老婆子好混賬，璉哥兒倒不如你去瞧瞧，別理那糊塗東西。』那婆子沒聽見打發人去，只聽見說：『別理他。』他便賭氣跑回去了。

這裏薛姨媽正在着急，再不見來，好不容易那婆子來了，便問：『姨太太打發誰來？』婆子歎說道：『人再別有急難事，什麼好親好眷，看來也不中用。姨太太不但不肯照應我們，倒罵我糊塗。』

薛姨媽聽了，又氣又急道：『姨太太不管你姑奶奶怎麼說來着？』婆子道：『姨太太既不管，我們家的姑奶奶自然更不管了，沒有去告訴。』薛姨媽啐道：『姨太太是外人，姑娘是我養的，怎麼不管？』婆子一時省悟道：『是啊，這麼着我還去。』

正說着，只見賈璉來了，給薛姨媽請了安，道了惱，回說：『我嬪子知道弟婦死了，問老婆子，再說不明，着急的很，打發我來問個明白，還叫我在這裏料理，該怎麼樣，姨太太只管說了辦去。』

薛姨媽本來氣的乾哭，聽見賈璉的話，便趕忙說：「倒叫二爺費心。我說姨太太是待我最好的，都是這老貨說不清，幾乎誤了事！請二爺坐下，等我慢慢的告訴你。」便說：「不爲別的事，爲的是媳婦不是好死的。」

賈璉道：「想是爲兄弟犯事，怨命死的？」薛姨媽道：「若這樣倒好了！前幾個月頭裏，他天天赤腳蓬頭的瘋鬧。後來聽見你兄弟問了死罪，他雖哭了一場，以後倒擦脂抹粉的起來。我要說他，又要吵個了不得，我總不理他。有一天，不知爲什麼來要香菱去作伴兒。我說：『你放着寶蟾要香菱做什麼？況且香菱是你不愛的，何苦惹氣呢？』他必不依。我沒法兒，只得叫香菱到他屋裏去。可憐香菱不敢違我的話，帶着病就去了。」

「誰知道他待香菱很好，我倒歡喜。你大妹妹知道了，說：『只怕不是好心罷。』我也不理會。頭幾天香菱病着，他倒親手去做湯給他喝。誰知香菱沒福，剛端到跟前，他自己燙了手，連碗都砸了。我只說必要遷怒在香菱身上，他倒沒生氣，自己還拿笤帚掃了，拿水潑淨了地，仍舊兩個人很好。昨兒晚上，又叫寶蟾去做了兩碗湯來，自己說和香菱一塊兒喝。隔了一會子，聽見他屋裏鬧起來，寶蟾急的亂嚷，以後香菱也嚷着，扶着牆出來叫人。我忙着看去，只見媳婦鼻子眼睛裏都流出血來，在地下亂滾，兩隻手在心口裏亂抓，兩隻腳亂蹬，把我就嚇死了。問他也說不出來，鬧了一會子就死了。」

「我瞧那個光景兒，是服了毒的。寶蟾就哭着來揪香菱，說他拿藥藥死奶奶了。我看香菱也不是這麼樣的人。再者，他病的起還起不來，怎麼能藥人呢？無奈寶蟾一口咬定，我的二爺這叫我怎麼辦！只得硬着心腸，叫老婆子們把香菱細了，交給寶蟾，便把房門反扣了。我和你二妹妹守了一夜，等府裏的門開了，纔告訴去的。二爺！你是明白人，這件事怎麼好？」

賈璉道：「夏家知道了沒有？」薛姨媽道：「也得撕擄明白了，纔好報啊！」賈璉道：「據我看起來，必要經官纔了的下來。我們自然疑在寶蟾身上——別人卻說寶蟾爲什麼藥死他們姑娘呢？若說在香菱身上，倒還裝

得上。』

正說着，只見榮府女人們進來說：『我們二奶奶來了。』賈璉雖是大伯子，因從小兒見的，也不迴避。寶釵進來見了母親，又見了賈璉，便往裏間屋裏和寶琴坐下。薛姨媽進來也將前事告訴了一遍。寶釵便說：『若把香菱細了，可不是我們也說是香菱藥死的了麼？』薛姨媽說：『這湯是寶釵做的，就該細起寶釵來問他呀。』一面就該打發人報夏家去，一面報官纔是。』

薛姨媽聽見有理，便問賈璉。賈璉道：『二妹子說的很是。報官還得我去託了刑部裏的人，相驗問口供的時候，方有照應。只是要細寶釵放香菱，倒怕難些。』薛姨媽道：『並不是我要細香菱，我恐怕香菱病中受冤着急，一時尋死，又添了一條人命，纔細了交給寶釵，也是個主意。』賈璉道：『雖是這麼說，我們倒幫了寶釵了。若要放都放，要細都細，他們三個人是一處的。只要叫人安慰香菱就是了。』

薛姨媽便叫人開門進去。寶釵就派了帶來的幾個女人幫着細寶釵。只見香菱已哭的死去活來。寶釵反得意洋洋，以後見人要細他，便亂嚷起來。那禁得榮府的人吆喝着，也就細了；竟開着門，好叫人看着。這裏報夏家的人已經去了。

那夏家先前不住在京裏，因近年消索，又惦記女孩兒，新近搬進京來；父親已沒，只有母親；又過繼了一個混賬兒子，把家業都花完了，不時的常到薛家。那金桂原是個水性人兒，那裏守得住空房，況兼天天心裏想念薛蝌，便有些飢不擇食的光景。無奈他這個乾兄弟又是個蠢貨，雖也有些知覺，祇是尙未入港，所以金桂時常回去，也幫貼他些銀錢。這些時正盼金桂回家，只見薛家的人來，心裏想着：『又拿什麼東西來了！』

『不料說這裏的姑娘服毒死了，他就氣的亂嚷亂叫。金桂的母親聽見了，更哭喊起來，說：『好端端的女孩兒在他家，爲什麼服了毒呢！』哭着喊着，帶了兒子，也等不得僱車，便要走來。』

那夏家本是買賣人家，如今沒了錢，那顧什麼臉面；兒子頭裏走，他就跟了個跛老婆子出了門，在街上哭哭啼啼的僱了一輛車，一直跑到薛家進門，也不搭話，就兒一聲肉一聲的鬧起。那時賈璉到刑部去託人家裏，只有薛姨媽寶釵寶琴，何曾見過這陣仗兒，都嚇的不敢則聲。要和他講理，他也不聽；只說：『我女孩兒在你家，得過什麼好處！兩口子朝打暮罵，鬧了幾時，還不容他兩口子在一處！你們商量着把我女婿弄在監裏，永不見面！你們娘兒們仗着好親戚受用也罷了，還嫌他礙眼，叫人藥死他，倒說是服毒——他爲什麼服毒？』說着，直奔薛姨媽來。薛姨媽只得退後，說：『親家太太且瞧瞧你女孩兒，問問寶釵，再說歪話還不遲呢！』

寶釵寶琴因外面有夏家的兒子，難以出來攔護，只在裏邊着急。恰好王夫人打發周瑞家的照看，一進門來，見一個老婆子指着薛姨媽的臉哭罵。周瑞家的知道必是金桂的母親，便走上來說：『這位是親家太太麼？大奶奶自己服毒死的，與我們姨太太什麼相干？也不犯這麼糟場呀！』

那金桂的母親問：『你是誰？』薛姨媽見有了人，膽子略壯了些，便說：『這就是我們親戚賈府裏的。』金桂的母親便道：『誰不知道你們有仗腰子的親戚，纔能設叫姑爺坐在監裏！如今我的女孩兒倒白死了不成！』說着，便拉薛姨媽說：『你到底把我女兒怎麼弄殺了！給我瞧瞧！』周瑞家的一面勸說：『只管瞧去，不用拉拉扯扯。』把手只一推，夏家的兒子便跑進來不依道：『你仗着府裏的勢頭兒來打我母親麼！』說着，便將椅子打去，卻沒有打着。

裏頭跟寶釵的人聽見外頭鬧起來，趕着來瞧，恐怕周瑞家的喫虧，齊打夥兒上去，半勸半喝。那夏家的母子，索性撒起潑來說：『知道你們榮府的勢頭兒！我們家的姑娘已經死了，如今也都不不要命了！』說着，仍奔薛姨媽拚命。地下的人雖多，那裏擋得住。自古說的：『一人拚命，萬夫莫當。』

正鬧到危急之際，賈璉帶了七八個家人進來，見是如此，便叫人先把夏家的兒子拉出去，便說：『你們不許

鬧，有話好好兒的說。快將家裏收拾收拾，刑部裏頭的老爺們就來相驗了。」

金桂的母親正在撒潑，只見來了一位老爺，幾個在頭裏吆喝，那些人都垂手侍立。金桂的母親見這個光景，也不知是賈府何人，又見他兒子已被衆人揪住，又聽見說刑部來驗，他心裏原想看見女兒的屍首，先鬧個稀爛，再去喊冤，不承望這裏先報了官，也便軟了些。

薛姨媽已嚇糊塗了，還是周瑞家的回說：「他們來了也沒有去瞧瞧他們姑娘，便作踐起姨太太來了。我們爲好勸他，那裏跑進一個野男人在奶奶們裏頭混撒村混打，這可不是沒有王法了！」賈璉道：「這會子不用和他講理。等回來打着問他說：男人有男人的地方兒，裏頭都是些姑娘奶奶們，況且有他母親還瞧不見他們姑娘麼？他跑進來不是要打搶來了麼？」家人們做好做歹壓伏住了。

周瑞家的仗着人多，便道：「夏太太！你不懂事！既來了，該問個青紅皂白！你們姑娘是自己服毒死了；不然，就是寶蟾藥死他主子了；怎麼不問明白，又不看屍首就想訛人來了呢？我們就肯叫一個媳婦兒白死了不成？現在把寶蟾細着，因爲你們姑娘必要點病兒，所以叫香菱陪着他，也在一個屋裏住，故此兩個人都看守在那裏。原等你們來眼看着刑部相驗，問出道理來纔是啊！」

金桂的母親此時勢孤，也只得跟着周瑞家的到他女孩兒屋裏，只見滿臉黑血，直挺挺的躺在炕上，便叫哭起來。寶蟾見是他家的人來，便哭喊說：「我們姑娘好意待香菱，叫他在一塊兒住，他倒抽空兒藥死我們姑娘！」那時薛家上下人等俱在，便齊聲吆喝道：「胡說！昨日奶奶喝了湯纔藥死的，這湯可不是你做的？」寶蟾道：「湯是我做的！端了來，我有事走了。不知香菱起來放了些什麼在裏頭藥死的。」金桂的母親沒聽完，就奔香菱，衆人攔住。薛姨媽便道：「這樣子是砒霜藥的，家裏決無此物。不管香菱寶蟾，終有替他買的回來刑部少不得問出來，纔賴不去。如今把媳婦權放平正好，等官來相驗。」

衆婆子上來抬放，寶釵道：『都是男人進來，你們將女人動用的東西檢點，檢點。』只見炕褥底下有一個揉成團的紙包兒。金桂的母親瞧見，便拾起打開看時，並沒有什麼，便擦開了。寶蟾看見道：『可不是有了憑據了！這個紙包兒我認得：頭幾天耗子鬧得慌，奶奶家去找舅爺要的，拿回來攔在首飾匣內，必是香菱看見了，拿來藥死奶奶的。若不信，他們看見首飾匣裏有沒有了。』

金桂的母親便依着寶蟾的話，取出匣子來，只有幾枝銀簪子。薛姨媽便說：『怎麼好些首飾都沒有了？』寶釵叫人打開箱櫃，俱是空的，便道：『嫂子這些東西被誰拿去？這可要問寶蟾。』

金桂的母親心裏也虛了好些，見薛姨媽查問寶蟾，便說：『姑娘的東西，他那裏知道？』周瑞家的道：『親家太太別這麼說麼？我知道寶姑娘是天天跟着大奶奶的，怎麼說不知道？』

寶蟾見問得緊，又不好胡賴，只得說道：『奶奶自己每每帶回家去，我管得麼？』衆人便說：『好個親家太太！哄着拿姑娘的東西，哄完了，叫他尋死，來訛我們好罷咧！回來相驗，就是這麼說。』寶釵叫人到外頭告訴璉二爺說：『別放了夏家的人。』

裏頭金桂的母親忙了手脚，便罵寶蟾道：『小蹄子別嚼舌頭了！姑娘幾時拿東西到我家去？』寶蟾道：『如今東西是小，給姑娘償命是大。』寶琴道：『有了東西就有償命的人了！快請璉二哥哥問准了夏家的兒子買砒霜的話，回來好回刑部裏的話。』

金桂的母親着了急道：『這寶蟾必是撞見鬼了，混說起來！我們姑娘何嘗買過砒霜？要這麼說，必是寶蟾藥死了的。』寶蟾急的亂嚷說：『別人賴我也罷了，怎麼你們也賴起我來呢！你們不是常和姑娘說叫他別受委屈，鬧得他們家破人亡，那時將東西捲包兒一走，再配一個好姑爺，這個話是有的沒有？』

金桂的母親還未及答言，周瑞家的便接口說道：『這是你們家的人說的，還賴什麼呢？』金桂的母親恨的

咬牙切齒的罵寶蟾，說：『我待他不錯呀！爲什麼你倒拿話來葬送我呢！回來見了官，我就說是你藥死姑娘的！』寶蟾氣的瞪着眼說：『請太太放了香菱罷，不犯着白害別人。我見官自有我的話。』

寶釵聽出這個話頭兒來了，便叫人反倒放開了寶蟾，說：『你原是個爽快人，何苦白冤在裏頭？你有話，索性說了，大家明白，豈不完了事了呢？』寶蟾也怕見官受苦，便說：『我們奶奶天天抱怨說：『我這樣人，爲什麼碰着這個瞎眼的娘，不配給二爺，偏給了這麼個混帳糊塗行子？要是能殼和二爺過一天，死了也是願意的。』說到那裏，便恨香菱。我起初不理會，後來看見和香菱好了，我只道是香菱怎麼哄轉了，不承望昨兒的湯不是好意！』金桂的母親接說道：『越發胡說了！若是要藥香菱，爲什麼倒藥了自己呢？』

寶釵便問道：『香菱昨日你喫湯來着沒有？』香菱道：『頭幾天我病的抬不起頭來，奶奶叫我喝湯，我不敢說不喝。剛要扎掙起來，那碗湯已經洒了，倒叫奶奶收拾了個難，我心裏很過不去。昨兒聽見叫我喝湯，我喝不下去，沒有法兒，正要喝的時候兒，偏又頭暈起來。見寶蟾姐姐端了去，我正喜歡。剛合上眼，奶奶自己喝着湯，叫我嚐嚐，我便勉強也喝了兩口。』

寶蟾不待說完便道：『是了我老實說罷。昨兒奶奶叫我做兩碗湯，說是和香菱同喝。我氣不過，心裏想着：香菱那裏配我做湯給他喝呢？我故意的一碗裏頭多抓了一把鹽，記了暗記兒，原想給香菱喝的。剛端進來，奶奶卻攔着我，叫外頭叫小子們僱車，說今日回家去。我出去說了回來，見鹽多的這碗湯在奶奶跟前呢。我恐怕奶奶喝着鹹，又要罵我。正沒法的時候，奶奶往後頭走動，我眼錯不見，就把香菱這碗湯換過來了。也是合該如此：奶奶回來就拿了湯去，到香菱牀邊喝着說：『你到底嚐嚐。』那香菱也不覺鹹，兩個人都喝完了。我正笑香菱沒嘴道兒，那裏知道這死鬼奶奶要藥香菱，必定趁我不在，將砒霜撒上了。——也不知道我換碗。——這可就是一天理昭彰，自害自身了。』於是衆人往前後一想，真正一絲不錯，便將香菱也放了，扶着他仍舊睡在牀

上。

不說香菱得放，且說金桂的母親心虛事實，還想辯賴。薛姨媽等你言我語，反要他兒子償還金桂之命。正在吵嚷，賈璉在外嚷說：『不用多說了，快收拾停當。刑部的老爺就到了！』此時惟有夏家母子着忙，想來總要喫虧的，不得已反求薛姨媽道：『千不是，萬不是，總是我死的女孩兒不長進。這也是他自作自受。要是刑部相驗，到底府上臉面不好，看求親家太太息了這件事罷！』寶釵道：『那可使得不得？已經報了，怎麼能息呢？』周瑞家的等人大家做好做歹的勸說：『若要息事，除非夏親家太太自己出去攔驗，我們不提長短罷了。』賈璉在外也將他兒子嚇住。他情願迎到刑部具結攔驗。衆人依允，薛姨媽命人買棺成殮不提。

第四十七抄家

話說賈政奉旨題參回京後，這日正在府中設宴請客，忽見賴大急忙走上榮禧堂來，回賈政道：『有錦衣府堂官趙老爺帶領好幾位司官說來拜望，奴才要取職名來回，趙老爺說：「我們至好，不用的。」一面就下了車，走進來了。請老爺同爺們快接去。」賈政聽了，心想：『和老趙並無來往，怎麼也來？現在有客，留他不便，不留又不好。』正自思想，賈璉說：『叔叔快去罷，再想一回，人都進來了。』

正說着，只見二門上家人又報進來，說：『趙老爺已進二門了。』賈政等搶步接去。只見趙堂官滿臉笑容，並不說什麼，一逕走上廳來，後面跟着五六位司官，也有認得的，也有不認得的，但是總不答話。賈政等心裏不得主意，只得跟着上來讓坐。衆親友也有認得趙堂官的，見他仰着臉，不大理人，只拉着賈政的手，笑着說了幾句寒溫的話。衆人看見來頭不好，也有躲進裏間屋裏的，也有垂手侍立的。

賈政正要帶笑敘話，只見家人慌張報道：『西平王爺到了。』賈政慌忙去接，已見王爺進來。趙堂官搶上去請了安，便說：『王爺已到，隨來的老爺們就該帶領府役把守前後門。』衆官應了出去。

賈政等知事不好，連忙跪接。西平郡王用兩手扶起，笑嘻嘻的說道：『無事，不敢輕造，有奉旨交辦事件，要赦老接旨。如今滿堂中筵席未散，想有親友在此未便，且請衆位府上親友各散，獨留本宅的人聽候。』趙堂官回說：『王爺雖是恩典，但東邊的事，這位王爺辦事認真，想是早已封門。』

衆人知是兩府干係，恨不能脫身。只見王爺笑道：『衆位只管就請，叫人來給我送出去，告訴錦衣府的官員。』

說：這都是親友，不必盤查，快快放出。」那些親友聽見，就一溜煙如飛的出去了。獨有賈赦賈政一千人嚇得面如土色，滿身發顫。

不多一會，只見進來無數番役，各門把守，本宅上下人等一步不能亂走。趙堂官便轉過一付臉來，回王爺道：「請爺宣旨意，就好動手。」這些番役都撩衣奮臂，專等旨意。西平王慢慢的說道：「小王奉旨，帶領錦衣府趙全來查看賈赦家產。」

賈赦等聽見，俱俯伏在地。王爺便站在上頭說：「有旨意，賈赦交通外官，依勢凌弱，辜負朕恩，有忝祖德，着革去世職。欽此。」趙堂官一疊聲叫拿下賈赦，其餘皆看守。

維時賈赦賈政賈璉賈珍賈蓉賈蕙賈芝賈蘭俱在，惟寶玉假說有病，在賈母那邊打混。賈環本來不大見人的，所以就將現在幾人看住。趙堂官即叫他的家人傳齊司員，帶同番役，分頭按房查抄登賬。這一言不打緊，嚇得賈政上下人等面面相看，喜得番役家人摩拳擦掌，就要往各處動手。

西平王道：「聞得赦老與政老同房各爨的，理應遵旨查看賈赦的家資，其餘且按房封鎖；我們覆旨去，再候定奪。」趙堂官站起來說：「回王爺：賈赦賈政並未分家，聞得他姪兒賈璉現在承總管家，不能不盡行查抄。」

西平王聽了，也不言語。趙堂官便說：「賈赦賈璉兩處須得奴才帶領去查抄纔好。」西平王便說：「不必忙。先傳信後宅，且叫內眷迴避，再查不遲。」

一言未了，老趙家奴番役已經拉着本宅家人領路，分頭查抄去了。王爺喝命：「不許囉唆，待本爵自行查看。」說着，便慢慢的站起來吩咐說：「跟我的人一個不許動，都給我站在這裏候着，回來一齊瞧着登數。」

正說着，只見錦衣司官跪稟說：「在內查去御用衣裙並多少禁用之物，不敢擅動，回來請示王爺。」一會子，又有一起人來攔住西平王回說：「東跨所抄出兩箱子房地契，又一箱借票，都是違例取利的。」老趙便說：「好

個重利盤剝！很該全抄！請王爺就此坐下，奴才去全抄來，再候定奪罷。」

說着，只見王府長史來稟說：「守門軍傳進來說：『主上特派北靜王到這裏宣旨，請爺接去。』」趙堂官聽了，心想：「我好晦氣，碰着這個酸王！如今那位來了，我就好施威了！」一面想着，也迎出來，只見北靜王已到大廳，就向外站着說：「有旨意，錦衣府趙全聽宣。」說：「奉旨着錦衣官惟提賈赦質審，餘交西平王遵旨查辦。欽此。」西平王領了旨意，甚實喜歡，便與北靜王坐下，着趙堂官提取賈赦回衙。

裏頭那些查抄的人，聽得北靜王到，俱一齊出來，及聞趙堂官走了，大家沒趣，只得侍立聽候。北靜王便揀選兩個誠實司官，並十來個老年番役，餘者一概逐出。西平王便說：「我正和老趙生氣，幸得王爺到來降旨，不然，這裏很喫大虧。」北靜王說：「我在朝內聽見王爺奉旨查抄賈宅，我甚放心，諒這裏不致荼毒，不料老趙這麼混帳，但不知現在政老及寶玉在那裏，裏面不知鬧到怎麼樣了？」衆人回稟：「賈政等在下房看守着，裏面已抄的亂騰騰了。」北靜王便吩咐司員：「快將賈政帶來問話。」

衆人領命帶了上來，賈政跪下，不免含淚乞恩。北靜王便起身拉着說：「政老放心。」便將旨意說了。賈政感激涕零，望北又謝了恩，仍上來聽候。王爺道：「政老方纔老趙在這裏的時候，番役呈稟有禁用之物，並重利欠票，我們也難掩過。這禁用之物，原備辦貴妃用的，我們聲明也無礙，獨是借券想個什麼法兒纔好？如今政老且帶司員實在將赦老家產呈出，也就完事，切不可再有隱匿，自干罪戾。」賈政答應道：「犯官再不敢。但犯官祖父遺產並未分過，惟各人所住的房屋有的東西便爲己有。」兩王便說：「這也無妨，惟將赦老那邊所有的交出就是了。」又吩咐司員等依命行去，不許胡亂混動。司員領命去了。

且說賈母那邊女眷也擺家宴。王夫人正在那邊說：「寶玉不到外頭，看你老子生氣。」鳳姐帶病哼唧唧的說：「我看寶玉也不是怕人，他見前頭陪客的人也不少了，所以在這裏照應也是有的。倘或老爺想起裏頭

少個人在那裏照應，太太便把寶兄弟獻出去，可不是好？」賈母笑道：「鳳丫頭病到這個分兒，這張嘴還是那麼尖巧！」

正說到高興，只聽見邢夫人那邊的人一疊聲的嚷進來說：「老太太！太太！不好了！不好了！多多的穿靴戴帽的強……強盜來了！翻箱倒籠的來拿東西！」賈母等聽着發噤，又見平兒披頭散髮，拉着巧姐，哭哭啼啼的來說：「不好了！我正和姐兒喫飯，只見來旺被人拴着進來說：『姑娘快快傳進去請太太們迴避！外頭王爺就進來抄家了！』我聽了幾乎嚇死！正要進房拿要緊的東西，被一夥子人渾推渾趕出來了！這裏該穿該帶的快快的收拾罷！」

邢王二夫人聽得，俱魂飛天外，不知怎樣纔好。獨見鳳姐先前圓睜兩眼聽着；後來一仰身，便栽倒地下。賈母沒有聽完，便嚇得涕淚交流，連話也說不出來。

那時一屋子人，拉這個，扯那個，鬧得翻天覆地。又聽見一疊聲嚷說：「叫裏面女眷們迴避！王爺進來了！」寶釵寶玉等正在沒法，只見地下這些丫頭婆子亂拉亂扯的時候，賈璉喘吁吁的跑進來說：「好了！好了！幸虧王爺救了我們了！」

衆人正要問他，賈璉見鳳姐死在地下，哭着亂叫；又見老太太嚇壞了，也回不過氣來，更是着急。還虧了平兒將鳳姐叫醒，令人扶着；老太太也甦醒了，又哭的氣短神昏，躺在炕上；李紈再三寬慰，然後賈璉定神，將兩王恩典說明，惟恐賈母邢夫人知道賈赦被拿，又要嚇死，且暫不敢明說，只得出來照料自己屋內。一進屋門，只見箱開櫃破，物件搶得半空。此時急的兩眼直豎，淌淚發噤，聽見外頭叫，只得出來。見賈政同司員登記物件，一人報說：

「栴檀壽佛一尊。栴檀觀音像一尊。佛座一件。栴檀念珠二串。金佛一堂。鍍金鏡光九件。玉佛三尊。玉

壽星八仙一堂。枷楠金玉如意各二柄。古磁餅鑪十七件。古玩軟片共十四箱。玉缸一口。小玉缸二件。玉碗二對。玻璃大屏二架。炕屏二架。玻璃盤四件。玉盤四件。瑪瑙盤二件。淡金盤四件。金碗六對。金搶碗八個。金匙四十把。銀大碗銀盤各六十個。三鑲金牙筋四把。鍍金執壺十二把。折盃三對。茶托二件。銀碟銀盃一百六十件。黑狐皮十八張。貂皮五十六張。黃白狐皮各四十四張。猓獺皮十二張。雲狐篋子二十五件。海龍三十六張。海豹三張。虎皮六張。蘇葉皮三張。獺子皮二十八張。絳色羊皮四十張。黑羊皮六十三張。香鼠篋子二十件。豆鼠皮二十四方。天鵝絨四卷。灰鼠二百六十三張。倭緞三十二度。洋呢三十度。襪襪三十三度。姑絨四十度。綢緞一百三十卷。紗綾一百八十卷。線縐三十二卷。羽緞羽紗各二十二卷。氈氈三十卷。妝襟緞十八卷。各色布三十捆。皮衣一百三十二件。綿夾單紗絹衣三百四十件。帶頭兒九付。銅錫等物五百餘件。鐘表十八件。朝珠九掛。珍珠十三掛。赤金首飾一百二十三件。珠寶俱全。上用黃緞迎手靠背三分。宮妝衣裙八套。脂玉圈帶二條。黃緞十二卷。潮銀七千兩。淡金一百五十二兩。錢七千五百串。

一切動用傢伙及榮國賜第一一開列。房地契紙，家人文書，亦俱封裹。

賈璉在旁竊聽，不見報他的東西，心裏正在疑惑，只聞二王問道：『所抄家資，內有借券，實係盤剝，究竟是誰行的？』政老據實纔好。『賈政聽了，跪在地下磕頭說：『實在犯官不理家務，這些事全不知道，問犯官姪兒賈璉纔知。』賈璉連忙走上，跪下稟說：『這一箱文書既在奴才屋內抄出來的，敢說不知道麼？只求王爺開恩，奴才叔叔並不知道的。』兩王道：『你父已經獲罪，只可併案辦理。你今認了，也是正理。如此，叫人將賈璉看守，餘俱散收宅內。政老，你須小心候旨，我們進內覆旨去了。這裏有官役看守。』說着，上轎出門。賈政等就在二門跪送。北靜王把手一伸，說：『請放心。』覺得臉上大有不忍之色。

此時賈政魂魄方定，猶是發怔。賈蘭便說：『請爺爺到裏頭先瞧瞧老太太去呢。』賈政聽了，疾忙起身進內。只見各門上婦女亂糟糟的，都不知要怎樣。賈政無心查問，一直到了賈母房中，只見人人淚痕滿面。王夫人寶玉等圍着賈母，寂靜無言，各各掉淚。惟有邢夫人哭作一團。因見賈政進來，都說：『好了，好了！』便告訴老太太說：『老爺仍舊好好的進來了，請老太太安心罷。』賈母奄奄一息的，微開雙目，說：『我的兒，不想還見的着你！』一聲未了，便嚎啕的哭起來。於是滿屋裏的人俱哭個不住。

賈政恐哭壞老母，即收淚說：『老太太放心罷。本來事情原不小，蒙主上天恩，兩位王爺的恩典，萬般軫恤。就是大老爺暫時拘質，等問明白了，主上還有恩典，如今家裏一些也不動了。』賈母見賈赦不在，又傷心起來，賈政再三安慰方止。

衆人俱不敢走散，獨邢夫人回至自己那邊，見門全封鎖了，丫頭老婆也鎖在幾間屋裏。無處可走，便放聲大哭起來，只得往鳳姐那邊去，見二門傍邊也上了封條，惟有屋門開着，裏頭嗚咽不絕。邢夫人進去，見鳳姐面如紙灰，合眼躺着，平兒在旁暗哭。邢夫人打諒鳳姐死了，又哭起來。平兒迎上來說：『太太先別哭，奶奶纔抬回來，像是死了的，歇息了一會子，甦過來，哭了幾聲，這會子略安了安神兒。太太也請定定神兒罷。但不知老太太怎麼樣了？』

邢夫人也不答言，仍走到賈母那邊，見眼前俱是賈政的人，自己夫子被拘，媳婦病危，女兒受苦，現在身無所歸，那裏止得住悲痛。衆人勸慰，李紈等令人收拾房屋，請邢夫人暫住。王夫人撥人服侍。

賈政在外，心驚肉跳，拈鬚搓手的等候旨意。聽見外面看守軍人亂嚷道：『你到底是那一邊的？』既碰在我們這裏，就記在這裏冊上，拴着他交給裏頭錦衣府的爺們。』賈政出外看時，見是焦大，便說：『怎麼跑到這裏來？』焦大見問，便號天蹀地的哭道：『我天天勸這些不長進的爺們，倒拿我當作冤家，爺還不知道焦大跟着太爺』

受的苦嗎！今兒弄到這個田地，珍大爺蓉哥兒都叫什麼王爺拿了去了！裏頭女主兒們都被什麼府裏衙役搶的披頭散髮，圈在一處空房裏，那些不成材料的狗男女都像豬狗似的攔起來了！所有的都抄出來攔着木器釘的破爛磁器打的粉碎，他們還要把我拴起來！我活了八九十歲，只有跟着太爺捆人的，那裏有倒叫人捆起來的！我說我是西府裏的，就跑出來，那些人不依，押到這裏，不想這裏也是這麼着！我如今也不要命了，和那些人拚了罷！說着，撞頭。衆衙役見他年老，又是兩王吩咐，不敢發狠，便說：『你老人家安靜些兒罷。這是奉旨的事，你先歇歇聽信兒。』

賈政聽着，雖不理他，但是心裏刀攪一般，便道：『完了！完了！不料我們一敗塗地如此！』正在着急聽候內信，只見薛蝌氣噓噓的跑進來說：『好容易進來了！姨父在那裏呢？』賈政道：『來的好！外頭怎麼放進來的？』薛蝌道：『我再三央及，又許他們錢，所以我纔能彀出入的。』賈政便將抄去之事告訴了他，就煩他打聽打聽說：『別的親友，在火頭兒上也不便送信，是你就好通信了。』薛蝌道：『這裏的事，我倒想不到。那邊東府的事，我已聽見說了。』賈政道：『究竟犯什麼事？』薛蝌道：『今兒爲我哥哥打聽決罪的事，在衙門裏聽見有兩位御史，風聞是珍大哥引誘世家子弟賭博，這一款還輕，還有一大款強占良民之妻爲妾，因其不從，凌逼致死。那御史恐怕不准，還將僧們家的鮑二拿去，又還拉出一個姓張的來，只怕連都察院都有不是，爲的是姓張的起先告過。』

賈政尙未聽完，便蹣脚道：『了不得！罷了！罷了！』歎了一口氣，撲簌簌的掉下淚來。

薛蝌寬慰了幾句，即便又出去打聽，隔了半日，仍舊進來說：『事情不好，我在刑科裏打聽，倒沒有聽見兩王覆旨的信，只聽說李御史今早參奏平安州奉承京官，迎合上司，虐害百姓，好幾大款。』賈政慌道：『那管他人的事！到底打聽我們的怎麼樣。』薛蝌道：『說是平安州就有我們。那參的京官就是大老爺說的是包攬詞訟，

所以火上澆油。就是同朝這些官府，俱藏躲不迭，誰肯送信？即如纒散的這些親友們，有各自回家去了的，也有遠遠兒的歇下打聽的。可恨那些貴本家都在路上說：「祖宗擗下的功業，弄出事來了，不知道飛到那個頭上去呢，大家也好施爲施爲！」

賈政沒有聽完，復又頓足道：「都是我們大老爺忒糊塗！東府也忒不成事體！如今老太太和璉兒媳婦是死是活，還不知道呢！你再打聽去，我到老太太那邊瞧瞧！若有信，能彀早一步纔好！」

正說着，聽見裏頭亂嚷出來，說：「老太太不好了！」急的賈政即忙進去。

原來賈母驚嚇氣逆，王夫人鴛鴦等喚醒回來，即用疎氣安神的丸藥服了，漸漸的好些，只是傷心落淚。賈政在旁勸慰，總說是：「兒子們不肖，招了禍來，累老太太受驚。若老太太寬慰些，兒子們尙可在外料理；若是老太太有什麼不自在，兒子們的罪孽更重了！」賈母道：「我活了八十多歲，自作女孩兒，起到你父親手裏，都託着祖宗的福，從沒有聽見過這些事。如今到老了，見你們尙或受罪，叫我心裏過的去嗎？倒不如合上眼隨你們去罷了！」說着，又哭。

賈政此時着急異常，又聽外面說：「請老爺，內廷有信。」賈政急忙出來，見是北靜王府長史。一見面便說：「大喜！」賈政謝了，請長史坐下，請問：「王爺有何諭旨？」

那長史道：「我們王爺同西平郡王進內覆奏，將大人懼怕之心，感激天恩之語都代奏過了。主上甚是憫恤，並念及貴妃溘逝未久，不忍加罪。着加恩仍在工部員外上行走。所封家產，惟將賈赦的入官，餘俱給還；並傳旨令盡心供職。惟抄出借券，令我們王爺查核。如有違禁重利的一概照例入官；其在定例生息的同房地文書，盡行給還。賈璉着革去職銜，免罪釋放。」

賈政聽畢，即起身叩謝天恩，又拜謝王爺恩典：「先請長史大人代爲稟謝，明晨到闕謝恩，並到府裏磕頭。」

那長史去了。

少停傳出旨來，承辦官遵旨一一查清，入官者入官，給還者給還，將賈璉放出；所有賈赦名下男婦人等造冊入官。可憐賈璉屋內東西，除將按例放出的文書發給外，其餘雖未盡入官的，早被查抄的人盡行搶去，所存者只有傢伙物件。

賈璉始則懼罪，後蒙釋放，已是大幸；及想起歷年積聚的東西，並鳳姐的體己，不下五七萬金，一朝而盡，怎得不疼；且他父親現禁在錦衣府，鳳姐病在垂危，一時悲痛，又見賈政含淚叫他，問道：「我因官事在身，不大理家，故叫你們夫婦總理家事，你父親所爲固難諫勸，那重利盤剝，究竟是誰幹的？況且非僭們這樣人家所爲，如今入了官，在銀錢呢，是不打緊的；這聲名出去，還了得嗎！」

賈璉跪下說道：「姪兒辦家事，並不敢存一點私心，所有出入的帳目，自有賴大、吳新、登戴良等登記，老爺只管叫他們來查問。現在這幾年，庫內的銀子出多入少，雖沒貼補在內，已在各處做了好些空頭，求老爺問太太就知道了。這些放出去的帳，連姪兒也不知道那裏的銀子，要問周瑞、旺兒纔知道。」

賈政道：「據你說來，連你自己屋裏的事還不知道，那些家中上下的事更不知道了！我這會子也不查問你。現今你是無事的人，你父親的事和你珍大哥的事還不快去打聽打聽嗎！」賈璉一心委屈，含着眼淚，答應了出去。

賈政連連歎氣，想道：「我祖父勤勞王事，立下功勳，得了兩個世職，如今兩房犯事，都革去了！我瞧這些子姪沒一個長進的！老天哪！老天哪！我賈家何至一敗如此！我雖蒙聖恩格外垂慈，給還家產，那兩處食用，自應歸併一處，叫我一人那裏支撐的住。方纔璉兒所說，更加詫異，說不但庫上無銀，而且尙有虧空。這幾年竟是虛名在外，只恨我自己爲什麼糊塗若此！倘或我珠兒在世，尙有膀臂，寶玉雖大，更是無用之物。」想到那裏，不覺淚滿

衣襟。又想：『老太太若大年紀，兒子們並沒奉養一日，反累他老人家嚇得死去活來，種種罪孽，叫我委之何人！』正在獨自悲切，只見家人稟報：『各親友進來看候。』賈政一一道謝說起：『家門不幸，是我不能管教子姪，所以至此。』有的說：『我久知令兄赦大老爺行事不妥，那邊珍爺更加驕縱。若說因官事錯誤，得個不是於心無愧。如今自己鬧出的，倒帶累了二老爺。』有的說：『人家鬧的也多，也沒見御史參奏。不是珍老大得罪朋友，何至如此！』有的說：『也不怪御史，我們聽見說是府上的家人同幾個泥腿在外頭哄嚷出來的。御史恐參奏不實，所以誣了這裏的人去，纔說出來的。我想府上待下人最寬的，爲什麼還有這事？』有的說：『大凡奴才們是一個養活不得的。今兒在這裏都是好親友，我纔敢說就是尊駕在外任，我保得你是不愛錢的。那外頭的風聲也不好，都是奴才們鬧的，你該隄防些。如今雖說沒有動你的家，倘或再遇着主上疑心起來，好些不便呢。』

賈政聽說，心下着忙道：『衆位聽見我的風聲怎樣？』衆人道：『我們雖沒聽見實據，只聽得外頭人說你在糧道任上，怎麼叫門上家人要錢。』賈政聽了，便說道：『我這是對天可表的，從不敢起這個念頭。只是奴才們在外頭招搖撞騙，鬧出事來，我就耽不起。』衆人道：『如今怕也無益，只好將現在的管家們都嚴嚴的查一查，若有抗主的奴才，查出來嚴嚴的辦一辦也罷了。』

賈政聽了點頭，便見門上的進來回說：『孫姑爺打發人來說，自己有事不能來，着人來瞧瞧。說大老爺該他一項銀子，要在二老爺身上還的。』賈政心內憂悶，只說：『知道了。』衆人都冷笑道：『人說令親孫紹祖混帳，果然有的。如今丈人抄了家，不但不來瞧看幫補，倒趕忙的來要銀子，真真不在理上。』賈政道：『如今且不必說他。那頭親事原是家兄配錯了的。我的姪女兒的罪已經受殼了，如今又找上我來了。』

正說着，只見薛蝌進來說道：『我打聽錦衣府趙堂官必要照御史參的辦，只怕大老爺和珍大爺喫不住。』衆人都道：『二老爺還是得你出去求求王爺，怎麼挽回挽回纔好，不然這兩家子就完了。』賈政答應致謝，衆

人都散。

那時天已點燈時候，賈政進去請賈母的安，見賈母略略好些，回到自己房中，埋怨賈璉夫婦，不知好歹，如今鬧出放帳的事情，大家不好，心裏很不受用，只是鳳姐現在病重，況他所有的什物盡被抄搶，心內自然難受，一時也未便說他，暫且隱忍不言，一夜無話。次早賈政進內謝恩，並到北靜王府西平王府兩處叩謝，求二位王爺照應他哥哥姪兒。二王應許，賈政又在同寅相好處託情。

且說賈璉打聽得父兄之事不很妥，無法可施，只得回到家中。平兒守着鳳姐哭泣，秋桐在耳房裏抱怨鳳姐。賈璉走到旁邊，見鳳姐奄奄一息，就有多少怨言，一時也說不出來。平兒哭道：『如今已經這樣東西去了，不能復來。奶奶這樣，還得再請個大夫瞧瞧纔好啊。』賈璉啐道：『呸！我的性命還不保，我還管他呢！』

鳳姐聽見，睜眼一瞧，雖不言語，那眼淚直流，看見賈璉出去了，便和平兒道：『你別不達時務了！到了這個田地，你還顧我做什麼？我巴不得今兒就死纔好！只要你能殼眼裏有我，我死後，你扶養大了巧姐兒，我在陰司裏也感激你的情！』

平兒聽了，越發抽抽搭搭的哭起來了。鳳姐道：『你也不糊塗。他們雖沒有來說，必是抱怨我的。雖說事是外頭鬧起，我不放帳，也沒我的事；如今枉費心計，掙了一輩子的強，偏偏兒的落在人後頭了；我還恍惚聽見珍大爺的事，說是強佔良民妻子爲妾，不從逼死，有個姓張的在裏頭，你想想還有誰呢？要是這件事審出來，偕們二爺是脫不了的，我那時候兒可怎麼見人呢？我要立刻就死，又耽不起吞金服毒的！你還要請大夫，這不是你疼我，反倒害了我了麼？』平兒愈聽愈慘，想來實在難處，恐鳳姐自尋短見，只得緊緊守着。

幸賈母不知底細，因近日身子好些，又見賈政無事，寶玉寶釵在旁，天天不離左右，略覺放心。素來最疼鳳姐，便叫鴛鴦：『將我的體己東西拿些給鳳丫頭，再拿些銀錢交給平兒，好好的伏侍好了鳳丫頭，我再慢慢的分』

派。』又命王夫人照看邢夫人。此時寧國府第入官，所有財產房地等項，並家奴等俱已造冊收盡。

這裏賈母命人將車接了尤氏婆媳過來。可憐赫赫寧府，只剩得他們婆媳兩個，並佩鳳偕鸞二人，連一個下人沒有。賈母指出房子一所居住，就在惜春所住的間壁；又派了婆子四人，丫頭兩個伏侍。一應飯食起居在大廚房內分送。衣裙什物又是賈母送去。零星需用亦在帳房內開銷，俱照榮府每人月例之數。

那賈赦賈珍賈蓉在錦衣府使用，帳房內實在無項可支。如今鳳姐兒一無所有，賈璉外頭債務滿身，賈政不知家務，只說已經託人自有照應。賈璉無計可施，想到那親戚裏頭，薛姨媽家已敗，王子騰已死，餘者親戚雖有，俱是不能照應的，只得暗暗差人下屯，將地畝暫賣數千金，作為監中使費。賈璉如此一行，那些家奴見主家勢敗，也便趁此弄鬼，並將東莊租稅，也就指名借用些。此是後話，暫且不提。

且說賈母見祖宗世職革去，現在子孫在監質審，邢夫人尤氏等日夜啼哭，鳳姐病在垂危，雖有寶玉寶釵在側，只可解勸，不能分憂。所以日夜不寧，思前想後，眼淚不乾。一日傍晚，叫寶玉回去，自己掙扎坐起，叫鴛鴦等各處佛堂上香，又命自己院內焚起斗香，用拐拄着出到院中。琥珀知是老太太拜佛，鋪下大紅猩猩氈拜墊。

賈母上香跪下，磕了好些頭，念了一回佛，含淚祝告天地道：『皇天菩薩在上，我賈門史氏，虔誠禱告，求菩薩慈悲。我賈門數世以來，不敢行兇，竊道我幫夫助子，雖不能為善，也不敢作惡。必是後輩兒孫驕奢淫佚，暴殄天物，以致闔府抄檢。現在兒孫監禁，自然凶多吉少，皆由我一人罪孽，不教兒孫，所以至此。我今叩求皇天保佑，在監的逢凶化吉，有病的早早安身。縱有闔家罪孽，情願一人承當，求饒恕兒孫。若皇天憐念我虔誠，早早賜我一死，寬免兒孫之罪。』默默說到此處，不禁傷心，嗚嗚咽咽的哭泣起來。

鴛鴦珍珠一面解勸，一面扶進房去，只見王夫人帶了寶玉寶釵過來請晚安。見賈母悲傷，三人也大哭起來。寶釵更有一層苦楚，想哥哥也在外監，將來要處決，不知可能減等。公婆雖然無事，眼見家業蕭條，寶玉依然瘋

傻，毫無志氣；想到後來終身，更比賈母王夫人哭的悲痛。寶玉見寶釵如此，他也有一番悲戚。想着老太太年老，不得安心，老爺太太見此光景，不免悲傷。衆姐妹風流雲散，一日少似一日。追思園中吟詩起社，何等熱鬧。自林妹妹一死，我鬱悶到今，又有寶姐姐伴着，不便時常哭泣。況他又憂兄思母，日夜難得笑容。今日看他悲哀欲絕，心裏更加不忍，竟嚎啕大哭起來。鴛鴦彩雲鶯兒襲人，看着也各有所思，便都抽抽搭搭的。餘者丫頭們看的傷心，不覺也都哭了。竟無人勸，滿屋中哭聲驚天動地。將外頭上夜婆子嚇慌，急報於賈政知道。

那賈政正在書房納悶，聽見賈母的人來報，心中着忙，飛奔進內，遠遠聽得哭聲甚衆，打諒老太太不好，急的魂魄俱喪，疾忙進來，只見坐着悲啼，纔放下心來，便道：『老太太傷心，你們該勸解纔是啊，怎麼打夥兒哭起來了？』衆人這纔急忙止哭，大家對面發怔。賈政上前安慰了老太太，又說了衆人幾句，都心裏想道：『我們原怕老太太悲傷，所以來勸解，怎麼忘情，大家痛哭起來？』

正自不解，只見老婆子帶了史侯家的兩個女人進來，請了賈母的安，又向衆人請安畢，便說道：『我們家的老爺太太姑娘打發我來說，聽見府裏的事，原沒什麼大事，不過一時受驚，恐怕老爺太太煩惱，叫我們過來告訴一聲，說這裏二老爺是不怕的了，我們姑娘本要自己來的，因不多幾日就要出閣，所以不能來了。』

賈母聽了，不便道謝，說：『你回去給我問好。這是我們的家運合該如此。承你們老爺太太惦記着，改日再去道謝。你們姑娘出閣，想來姑爺是不用說的了。他們的家計如何呢？』兩個女人回道：『家計倒不怎麼着，只是姑爺長的很好，爲人又和平。我們見過好幾次，看來和這裏的寶二爺差不多兒，還聽見說文才也好。』

賈母聽了，喜歡道：『這麼着纔好，這是你們姑娘的造化，只是僭們家的規矩還是南方禮兒，所以新姑爺我們都沒見過。我前兒還想起我娘家的人來，最疼的就是你們姑娘，一年三百六十天，在我跟前的日子倒有二百多天。混的這麼大了，我原想給他說個好女婿，又爲他叔叔不在家，我又不便作主。他既有造化，配了個好姑

爺，我也放心。月裏頭出閣，我原想過來喫杯喜酒；不料我們家鬧出這樣事來，我的心就像在熱鍋裏熬的是的，那裏能殼再到你們家去！你回去說我問好，我們這裏的人都請安問好，你替我另告訴你們姑娘，不用把我放在心上。我是八十多歲的人了，就死也算不得沒福了。只願他過了門，兩口兒和和順順的百年到老，我就心安了。」說着，不覺掉下淚來。那女人道：「老太太也不必傷心。姑娘過了門，等回了九少，不得同着姑爺過來請老太太的安。那時老太太見了纔喜歡呢。」賈母點頭。

那女人出去，別人都不理論，只有寶玉聽着發了一回怔，心裏想道：「爲什麼人家養了女孩兒，到大了必要出嫁呢？一出了嫁就改換了一個人，是的。史妹妹這麼個人，又叫他叔叔硬壓着配了人了，他將來見了我，必是也不理我了。我想一個人到了這個沒人理的分兒，還活着做什麼！」想到這裏，又是傷心，見賈母此時纔安，又不敢哭泣，只得悶坐着。

一時，賈政不放心，又進來瞧瞧老太太，見是好些，便出來傳了賴大，叫他將閤府裏管事的家人的「花名冊」子拿來，一齊點了一點。除去賈赦入官的人，尚有三十餘家，共男女二百十二名。賈政叫現在府內當差的男人共四十一名進來，問起歷年居家用度，共有若干進來，該用若干出去。那管總的家人將近年支用簿子呈上。賈政看時，所入不敷所出，又加連年宮裏花用，帳上多有在外浮借的，再查東省地租，近年所交不及祖上一半。如今用度比祖上加了十倍。賈政不看則已，看了急的躁腳道：「這還了得！我打諒璉兒管事，在家自有把持，豈知好幾年頭裏已經「寅年用了卯年」的，還是這樣妝好看，竟把世職俸祿當作不打緊的事，有什麼不敗的呢！我如今要省儉起來，已是遲了！」想到這裏，背着手踱來踱去，竟無方法。

衆人知賈政不知理家，也是白操心，着急便說道：「老爺也不用心焦，這是家家這樣的。若是統總算起來，連王爺家還不殼過的呢，不過是妝着門面，過到那裏是那裏罷咧。如今老爺到底得了主上的恩典，纔有這點子

家產；若是一並入了官，老爺就不過了不成？

賈政噴道：『放屁！你們這班奴才最沒良心的！仗着主子好的時候，兒任意開鎖；到弄光了，走的走，跑的跑，還顧主子的死活嗎！如今你們說是沒有查抄，你們知道嗎？外頭的名聲，連大本兒都保不住了，還攔的住你們在外頭支架子說大話，誑人騙人，到鬧出事來，往主子身上一推就完了！如今大老爺和你珍大爺的事，說是借們家人鮑二吵嚷的，我看這冊子上並沒有什麼鮑二，這是怎麼說？』

衆人回道：『這鮑二是不在檔子上的。先前在寧府冊上，爲二爺見他老實，把他們兩口子叫過來了。後來他女人死了，他又回寧府去。自從老爺衙門裏頭有事，老太太和爺們往陵上去了，珍大爺替理家事，帶過來的，以後也就去了。老爺幾年不管家務事，那裏知道這些事呢？老爺只打諒着冊子上有這個名字，就只有這一個人呢？不知道一個人手底下親戚們也有好幾個，奴才還有奴才呢！』

賈政道：『這還了得！想來一時不能理清，只得喝退衆人，早打了主意在心裏了，且聽賈赦等的官事審的怎樣再定。』

一日正在書房籌算，只見一人飛奔進來，說：『請老爺快進內廷問話。』賈政聽了，心下着忙，只得進去。見了樞密院各位大臣，又見了各位王爺。北靜王道：『今日我們傳你來，有遵旨問你的事。』賈政卽忙跪下。衆大臣便問道：『你哥哥交通外官，恃強凌弱，縱兒聚賭，強佔良民妻女不遂，逼死的事，你都知道麼？』賈政回道：『犯官自從主恩欽點學政，任滿後，查看賑恤，於上年冬底回家，又蒙堂派工程，後又任江西糧道，題參回都，仍在工部行走，日夜不敢怠惰。一應家務，並未留心伺察，實在糊塗，不能管教子姪，這就是辜負聖恩，只求主上重重治罪。』北靜王據說轉奏。

不多時，傳出旨來，北靜王便述道：『主上因御史參奏賈赦交通外官，恃強凌弱，據該御史指出平安州互相

往來，賈赦包攬詞訟，嚴鞠賈赦，據供平安州原係姻親來往，並未干涉官事，該御史亦不能指實。惟有倚勢強索石獸子古扇一款是實的，然係玩物，究非強索良民之物可比。雖石獸子自盡，亦係瘋傻所致，與逼勒致死有間。今從寬將賈赦發往台站効力贖罪。所參賈珍強佔良民妻女爲妾不從，逼死一款，提取都察院原案，看得尤二姐實係張華指腹爲婚，未娶之妻，因伊貧苦自願退婚，尤二姐之母願給賈珍之弟爲妾，並非強佔。再尤三姐自刎掩埋，並未報官一款，查尤三姐原係賈珍妻妹，本意爲伊擇配，因被逼索定禮，衆人揚言穢亂，以致羞忿自盡，並非賈珍逼勒致死。但身係世襲職員，罔知法紀，私埋人命，本應重治，念伊究屬功臣後裔，不忍加罪，亦從寬革去世職，派往海疆効力贖罪。賈蓉年幼無干，省釋。賈政實係在外任多年，居官尙屬勤慎，免治伊治家不正之罪。」

賈政聽了，感激涕零，叩首不及；又叩求王爺代奏下忱。北靜王道：「你該叩謝天恩，更有何奏？」賈政道：「犯官仰蒙聖恩，不加大罪，又蒙將家產給還，實在捫心惶愧，願將祖宗遺受重祿，積餘置產，一並交官。」北靜王道：「主上仁慈待下，明慎用刑，賞罰無差，如今既蒙莫大深恩，給還財產，你又何必多此一奏？」

衆官也說不必。賈政便謝了恩，叩謝了王爺出來，恐賈母不放心，急忙趕回。上下男女人等不知傳進賈政是何吉凶，都在外頭打聽。一見賈政回家，都略略的放心，也不敢問。只見賈政忙忙的走到賈母跟前，將蒙聖恩寬免的事細細告訴了一遍。賈母雖則放心，只是兩個世職革去，賈赦又往台站効力，賈珍又往海疆，不免又悲傷起來。邢夫人尤氏聽見這話，更哭起來。賈政便道：「老太太放心，大哥雖則台站効力，也是爲國家辦事，不致受苦，只要辦得妥當，就可復職。珍兒正是年輕，很該出力。若不是這樣，便是祖父的餘德，亦不能久享。」說了些寬慰的話。

賈母素來本不大喜歡賈赦，那邊東府賈珍究竟隔了一層，只有邢夫人尤氏痛哭不止。邢夫人想着家產一

空，丈夫年老遠出，膝下雖有璉兒，又是素來順他二叔的；如今都靠着二叔，他兩口子自然更順着那邊去了，獨我一人孤苦伶仃，怎麼好！那尤氏本來獨掌寧府的家計，除了賈珍，也算是惟他爲尊，又與賈珍夫妻相和，如今犯事遠出，家財抄盡，依住榮府，雖則老太太疼愛，終是依人門下，又兼帶着佩鳳偕鸞，那蓉兒夫婦也還不能與家立業，又想起二妹妹三妹妹都是璉二爺鬧的，如今他們倒安然無事，依舊夫妻完聚，只剩我們幾個，怎麼度日！想到這裏，痛哭起來。

賈母不忍，便問賈政道：『你大哥和珍兒現已定案，可能回家？蓉兒既沒他的事，也該放出來了。』賈政道：『若在定例呢，大哥是不能回家的。我已託人徇個私情，叫我大哥同着姪兒回家，好置辦行裝，衙門內業已應了。想來蓉兒同着他爺爺父親一起出來，只請老太太放心，兒子辦去。』賈母又道：『我這幾年老的不成人了，總沒有問過家事。如今東府裏是抄了去了，房子入官不用說，你大哥那邊，璉兒那裏，也都抄了。偕們西府裏的銀庫和東省地土，你知道還剩了多少？他兩個起身，也得給他們幾千銀子纔好。』

賈政正是沒法，聽見賈母一問，心裏想着：『若是說明，又恐老太太着急，若不說明，不用說將來，只現在怎樣辦法呢？』想畢，便回道：『若老太太不問，兒子也不敢說。如今老太太既問到這裏，現在璉兒也在這裏，昨日兒子已查了舊庫的銀子，早已虛空，不但用盡，外頭還有虧空。現今大哥這件事，若不花銀託人，雖說主上寬恩，只怕他們爺兒兩個也不大好，就是這項銀子，尙無打算。東省的地畝，早已寅年喫了卯年的租兒了，一時也弄不過來，只好儘所有蒙聖恩沒有動的衣服首飾折變了，給大哥和珍兒作盤費罷了。過日的事，只可再打算。』

賈母聽了，又急得眼淚直淌，說道：『怎麼着！偕們家到了這個田地了麼！我雖沒有經過，我想起我家向日比這裏還強十倍，也是擺了幾年虛架子，沒有出這樣事，已經塌下來了，不消一二年就完了！據你說起來，偕們竟一兩年就不能支了。』賈政道：『若是這兩個世俸不動，外頭還有些挪移，如今無可指稱，誰肯接濟？』——說

着，也淚流滿面。——『想起親戚來，用過我們的，如今都窮了；沒有用過我們的，又不肯照應。昨日兒子也沒有細查，只看了家下的人丁冊子，別說上頭的錢一無所出，那底下的人也養不起許多。』

賈母正在憂慮，只見賈赦賈珍賈蓉一齊進來給賈母請安。賈母看這般光景，一隻手拉着賈赦，一隻手拉着賈珍，便大哭起來。他兩人臉上羞慚，又見賈母哭泣，都跪在地下哭着說道：『兒孫們不長進，將祖上功勳丟了，又累老太太傷心，兒孫們是死無葬身之地的了！』

滿屋中人看這光景，又一齊大哭起來。賈政只得勸解：『倒先要打算他兩個的使用。大約在家只可住得兩日，遲則人家就不依了。』老太太含悲忍淚的說道：『你兩個且各自同你們媳婦們說說話兒去罷！』又吩咐賈政道：『這件事是不能久待的！想來外面挪移，恐不中用。那時誤了欽限，怎麼好？只好我替你們打算罷了。就是家中如此亂糟糟的，也不是常法兒！』一面說着，便叫鴛鴦吩咐去了。

這裏賈赦等出來，又與賈政哭泣了一會，都不免將從前任性過後惱悔，如今分離的話說了一會，各自夫妻們那邊悲傷去了。賈赦年老，倒還撻的下，獨有賈珍與尤氏怎忍分離。賈璉賈蓉兩個也只有拉着父親啼哭。雖說是比軍流減等，究竟生離死別，這也是事到如此，只得大家硬着心腸過去。

卻說賈母叫邢王二夫人同着鴛鴦等開箱倒籠，將做媳婦到如今積攢的東西都拿出來，又叫賈赦賈政賈珍等一一的分派，給賈赦三千兩，說：『這裏現有的銀子你拿二千兩去做你的盤費使用，留一千給太太另用。這三千給珍兒，你只許拿一千去，留下二千給你媳婦收着，仍舊各自過日子。房子還是一處住，飯食各自喫罷。四丫頭將來的親事，還是我的事。只可憐鳳丫頭操了一輩子心，如今弄的精光，也給他三千兩，叫他自己收着，不許叫璉兒用。如今他還病的神昏氣短，叫平兒來拿去。這是你祖父留下來的衣裳，還有我少年穿的衣服首飾，如今我也用不着了。男的呢，叫大老爺珍兒璉兒蓉兒拿去分了。女的呢，叫大太太珍兒媳婦鳳丫頭拿了

分去。這五百兩銀子交給璉兒，明年將林丫頭的棺材送回南去。』分派定了，又叫賈政道：『你說外頭還該着帳呢，這是少不得的，你叫拿這金子變賣償還，這是他們鬧掉了我的，你也是我的兒子，我並不偏向寶玉，已經成了家，我下剩的這些金銀東西，大約還值幾千銀子，這是都給寶玉的了。珠兒媳婦向來孝順我，蘭兒也好，我也分給他們些。——這就是我的事情完了。』

賈政等見母親如此明斷分晰，俱跪下哭着說：『老太太這麼大年紀，兒孫們沒點孝順，承受老祖宗這樣恩典，叫兒孫們更無地自容了！』賈母道：『別瞎說了！要不鬧出這個亂兒來，我還收着呢。只是現在家人太多，只有二老爺當差，留幾個人就設了。你就吩咐管事的，將人叫齊了，分派妥當。各家有人就罷了，譬如那時都抄了，怎麼樣呢？我們裏頭的，也要叫人分派。該配人的配人，賞去的賞去。如今雖說這房子不入官，你到底把這園子交了纔是呢。那些地畝還交璉兒清理，該賣的賣，留的留，再不可支架子，做空頭。我索性說了罷。江南甄家還有幾兩銀子，大太太那裏收着，該叫人就送去罷。倘或再有點事兒出來，可不是他們一躲過了風暴，又遭了雨了麼？』

賈政本是不知當家立計的人，一聽賈母的話，一一領命，心想：『老太太實在真真是理家的人，都是我們這些不長進的鬧壞了！』

賈政見賈母勞乏，求着老太太歇歇養神。賈母又道：『我所剩的東西也有限。等我死了，做結果我的使用。下剩的都給伏侍我的丫頭。』

賈政等聽到這裏，更加傷感，大家跪下：『請老太太寬懷。只願兒子們託老太太的福，過了些時，都邀了恩眷，那時兢兢業業的治起家來，以贖前愆，奉養老太太到一百歲。』賈母道：『但願這樣纔好，我死了也好見祖宗。你們別打諒我是享得富貴受不得貧窮的人哪。不過這幾年看着你們轟轟烈烈，我樂得都不管說說笑笑，養

身子罷了。那知道家運一敗直到這樣！若說外頭好看，裏頭空虛，是我早知道的了；只是「居移氣，養移體」，一時下不了台就是了。如今借此正好收斂，守住這個門頭兒，不然叫人笑話。你還不知，只打諒我知道窮了，就着急的要死。我心裏是想着祖宗莫大的功勳，無一日不指望你們比祖宗還強，能穀守住也罷了，誰知他們爺兒兩個做些什麼勾當！」

賈母正自長篇大論的說，只見豐兒慌慌張張的跑來回王夫人道：「今早我們奶奶聽見外頭的事，哭了一場，如今氣都接不上了，平兒叫我來回太太。」豐兒沒有說完，賈母聽見便問：「到底怎麼樣？」王夫人便代回道：「如今說是不大好。」賈母起身道：「噯！這些冤家，竟要磨死我了！」說着，叫人扶着，要親自看去。賈政急忙攔住，勸道：「老太太傷了好一會子心，又分派了好些事，這會子該歇歇兒了。就是孫子媳婦有什麼事，叫媳婦瞧去就是了，何必老太太親身過去呢？倘或再傷感起來，老太太身上要有一點兒不好，叫做兒子的怎麼處呢？」賈母道：「你們各自出去，等一會子再進來，我還有話說。」賈政不敢多言，只得出來料理兄姪起身的事，又叫賈璉挑人跟去。

這裏賈母纔叫鴛鴦等派人拿了給鳳姐的東西，跟着過來。鳳姐正在氣厥，平兒哭的眼腫腮紅，聽見賈母帶着王夫人等過來，疾忙出來迎接。賈母便問：「這會子怎麼樣了？」平兒恐驚了賈母，便說：「這會子好些兒。」說着，跟了賈母等進來。趕忙先走過去，輕輕的揭開帳子。鳳姐開眼瞧着，只見賈母進來，滿心慚愧，先前原打諒賈母等惱他不疼他了，是死活由他的，不料賈母親自來瞧，心裏一寬，覺那擁塞的氣略鬆動些，便要扎掙坐起。賈母叫平兒按着不用動：「你好些麼？」鳳姐含淚道：「我好些了。只是從小兒過來，老太太，太太，怎麼樣疼我！那知我福氣薄，叫神鬼支使的失魂落魄，不能穀在老太太跟前盡點兒孝心，討個好兒，還這樣把我當人，叫我幫着料理家務，被我鬧的七顛八倒，我還有什麼臉見老太太，太太，太太呢？今日老太太，太太親自過來，我更擔

不起了！恐怕該活三天的，又折了兩天去了！」說着，悲咽。賈母道：「那些事原是外頭鬧起來的，與你什麼相干？就是你的東西被人拿去，這也算不了什麼呀！我帶了好些東西給你，你瞧瞧。」說着，叫人拿上來給他瞧。

鳳姐本是貪得無厭的人，如今被抄淨盡，自然愁苦，又恐人埋怨，正是幾不欲生的時候，今見賈母仍舊疼他，王夫人也不嗔怪，過來安慰他，又想賈璉無事，心下安放好些，便在枕上與賈母磕頭，說道：「請老太太放心，若是我的病託着老太太的福好了，我情願自己當個粗使的丫頭，盡心竭力的伏侍老太太罷！」

賈母聽他說的傷心，不免掉下淚來。寶玉是從來沒有經過這大風浪的，心下只知安樂，不知憂患的人，如今碰來碰去都是哭泣的事，所以他竟比傻子尤甚，見人哭他就哭。

鳳姐看見衆人憂悶，反倒勉強說幾句寬慰賈母的話，求着：「請老太太回去，我略好些，過來磕頭。」說着，將頭仰起。賈母叫平兒：「好生服侍短什麼，到我那裏要去。」說着，帶了王夫人將要回到自己房中，只聽見兩三處哭聲。賈母聽着，實在不忍，便叫王夫人散去，叫寶玉：「去見你大爺大哥，送一送就回來。」自己躺在榻上下淚。幸喜鴛鴦等能用百樣言語勸解，賈母暫且安歇不言。

賈赦等分離悲痛，那些跟去的人，誰是願意的，不免心中抱怨，叫苦連天。正是生離果勝死別，看者比受者更加傷心。好好的，一個榮國府，鬧到人嚎鬼哭。賈政最循規矩，在倫常上也講究的，執手分別後，自己先騎馬趕至城外，舉酒送行，又叮嚀了好些國家軫恤勳臣，力圖報稱的話。賈赦等揮淚分頭而別。

賈政帶了寶玉回家，未及進門，只見門上有好些人在那裏亂嚷，說：「今日旨意，將榮國公世職着賈政承襲。」那些人在那裏要喜錢，門上人和他們分爭，說：「是本來的世職，我們本家襲了，有什麼喜報？」那些人說道：「那世職的榮耀，比任什麼還難得！你們大老爺鬧掉了，想要這個，再不能的了！如今聖上的恩典，比天還大，又賞給二老爺了，這是千載難逢的，怎麼不給喜錢！」

正鬧着，賈政回家，門上回了，雖則喜歡，究竟是哥哥犯事所致，反覺感極涕零，趕着進內，告訴賈母。賈母自然歡喜，拉着說了些勤黽報恩的話。王夫人正恐賈母傷心，過來安慰，聽得世職復還，也是歡喜。獨有邢夫人尤氏，心下悲苦，只好露出來。



第四十八 賈母壽終

且說賈母憂傷成病，日重一日，延醫調治不效，以後又添腹瀉。賈政着急，知病難醫，即命人到衙門告假，日夜同王夫人親侍湯藥。一日，見賈母略進些飲食，心裏稍寬，只見老婆子在門外探頭。王夫人叫彩雲看去，問問是誰。彩雲看了，是陪迎春到孫家去的人，便道：『你來做什麼？』婆子道：『我來了半日，這裏找不着一個姐姐們。我又不敢冒撞，我心裏又急。』彩雲道：『你急什麼？又是姑爺作踐姑娘不成麼？』婆子道：『姑娘不好了！前兒鬧了一場，姑娘哭了一夜，昨日痰堵住了，他們又不請大夫，今日更利害了！』彩雲道：『老太太病着呢，別大驚小怪的。』

王夫人在內已聽見了，恐老太太聽見不受用，忙叫彩雲帶他外頭說去。豈知賈母病中心靜，偏偏聽見，便道：『迎丫頭要死了麼？』王夫人便道：『沒有。婆子們不知輕重，說是這兩日有些病，恐不能就好，到這裏問大夫。』

賈母道：『瞧我的大夫就好，快請了去。』王夫人便叫彩雲叫這婆子去回大太太去。那婆子去了，這裏賈母便悲傷起來，說是：『我三個孫女兒，一個享盡了福，死了三丫頭遠嫁，不得見面迎丫頭，雖苦，或者熬出來，不打諒他年輕兒的，就要死了！留着我這麼大年紀的人，活着做什麼？』王夫人鴛鴦等解勸了好半天。那時寶釵、李氏等不在房中，鳳姐近來有病，王夫人恐賈母生悲添病，便叫人叫了他們來陪着自己，回到房中，叫彩雲來埋怨：『這婆子不懂事，以後我在老太太那裏，你們有事不用來回。』丫頭們依命不言。

豈知那婆子剛到邢夫人那裏，外頭的人已傳進來，說：『二姑奶奶死了。』邢夫人聽了，也便哭了一場。現今他父親不在家中，只得叫賈璉快去瞧看。知賈母病重，衆人都不敢回。可憐一位如花似月之女，結褵年餘，不料被孫家揉搓，以致身亡。又值賈母病篤，衆人不便離開，竟容孫家草草完結！

賈母病勢日增，只想這些孫女兒。一時想起湘雲，便打發人去瞧他。回來的人悄悄的找鴛鴦。因鴛鴦在老太太身旁，王夫人等都在那裏，不便上去。到了後頭，找了琥珀，告訴他道：『老太太想史姑娘，叫我們去打聽。那裏知道史姑娘哭的了不得，說是姑爺得了暴病，大夫都瞧了，說這病只怕不能好。若是變了癆病，還可捱過四五年。所以史姑娘心裏着急。又知道老太太病，只是不能過來請安。還叫我別在老太太跟前提起來。倘或老太太問起來，務必託你們變個法兒回老太太纔好。』

琥珀聽了，咳了一聲，也就不言語了。半日說道：『你去罷。』琥珀也不便回，心裏打算告訴鴛鴦，叫他撒謊去，所以來到賈母牀前。見賈母神色大變，——地下站着一屋子的人，喊喊喳喳的說：『瞧着是不好。』——也不敢言語了。

這裏賈政悄悄的叫賈璉到身旁，向耳邊說了幾句話。賈璉輕輕的答應，出去了，便傳齊了現在家裏的一千人，說：『老太太的事，待好出來了，你們快快分頭派人辦去。頭一件，先請出板來瞧瞧，好掛裹子。快到各處將各人的衣服量了尺寸，都開明了，便叫裁縫去做孝衣。那棚扛執事都講定了。廚房裏還該多派幾個人。』賴大等回道：『二爺，這些事不用爺費心，我們早打算好了。只是這項銀子在那裏領呢？』賈璉道：『這種銀子不用外頭去，老太太自己早留下了。剛纔老爺的主意，只要辦的好，我想外面也要好看。』賴大等答應，派人分頭辦去。賈璉復回到自己房中，便問平兒：『你奶奶今兒怎麼樣？』平兒把嘴往裏一掀，說：『你瞧去。』賈璉進內，見鳳姐正要穿衣，一時動不得，暫且靠在炕桌兒上。賈璉道：『你只怕養不住了。老太太的事，今兒明兒就要出來。』

了，你還脫得過麼？快叫人將屋裏收拾收拾，就該扎掙上去了。若有了事，你我還能回來麼？」鳳姐道：「偕們這裏還有什麼收拾的？不過就是這點子東西，還怕什麼！你先去罷，看老爺叫你，我換件衣裳就來。」

賈璉先回到賈母房裏，向賈政悄悄的回道：「諸事已交派明白了。」賈政點頭，外面又報：「太醫來了。」賈璉接入，又診了一回，大夫出來悄悄的告訴賈璉：「老太太的脈氣不好，防着些。」賈璉會意，與王夫人等說知。王夫人即忙使眼色叫鴛鴦過來，叫他把老太太的裝裹衣服預備出來，鴛鴦自去料理。

賈母睜眼要茶喝，邢夫人便進了一杯參湯。賈母剛用嘴接着喝，便道：「不要這個，倒一鍾茶來我喝！」衆人不敢違拗，即忙送上來。一口喝了，還要，又喝一口，便說：「我要坐起來！」賈政等道：「老太太要什麼，只管說，可以不必坐起來纔好。」賈母道：「我喝了口水，心裏好些兒，略靠着和你們說說話兒。」珍珠等用手輕輕的扶起，看見賈母這會子精神好了些。

賈母坐起說道：「我到你們家已經六十多年了，從年輕的時候到老來，福也享盡了。自你們老爺起，兒子孫子也都算是好的了，就是寶玉呢，我疼了他一場！」說到那裏，拿眼滿地下瞅着。王夫人便推寶玉走到牀前，賈母從被窩裏伸出手來拉着寶玉道：「我的兒，你要爭氣纔好……」

寶玉嘴裏答應，心裏一酸，那眼淚便要流下來，又不敢哭，只得站着聽。賈母說道：「我想再見一個重孫子，我就安心了！我的蘭兒在那裏呢？」李紈也推賈蘭上去。賈母放了寶玉，拉着賈蘭道：「你母親是要孝順的，將來你成了人，也叫你母親風光風光——鳳丫頭呢？」

鳳姐本來站在賈母旁邊，趕忙走到跟前說：「在這裏呢。」賈母道：「我的兒，你是太聰明了，將來修修福罷！我也沒有修什麼，不過心實喫虧，那些喫齋念佛的事，我也不大幹，就是舊年叫人寫了些金剛經送送人，不知送完了沒有？」鳳姐道：「沒有呢。」賈母道：「早該施捨完了纔好。我們大老爺和珍兒是在外頭樂了，最可惡！」

的是史丫頭沒良心，怎麼總不來瞧我！『鴛鴦等明知其故，都不言語。

賈母又瞧了一瞧寶釵，歎了口氣，只見臉上發紅。賈政知是迴光返照，即忙進上參湯。賈母的牙關已經緊了；合了一回眼，又睜着滿屋裏瞧了一瞧。王夫人寶釵上去，輕輕扶着；邢夫人鳳姐等便忙穿衣。地下婆子們已將牀安設停當，鋪了被褥。聽見賈母喉間略一響動，臉變笑容，竟是去了。享年八十三歲。衆婆子疾忙停牀。

於是賈政等在外一邊跪着，邢夫人等在內一邊跪着，一齊舉起哀來。外面家人各樣預備齊全，只聽裏頭信兒一傳出來，從榮府大門起至內宅門，扇扇大開，一色淨白紙糊了。孝棚高起，大門前的牌樓立時豎起，上下人等登時成服。

賈政報了丁憂，禮部奏聞。主上深仁厚澤，念及世代功勳，又係元妃祖母，賞銀一千兩，諭禮部主祭。家人們各處報喪，衆親友雖知賈家勢敗，今見聖恩隆重，都來探喪。擇了吉時成殮，停靈正寢。

賈赦不在家，賈政爲長，寶玉賈環賈蘭是親孫，年紀又小，都應守靈。賈璉雖也是親孫，帶着賈蓉，尙可分派家人辦事。雖請了些男女外親來照應，內裏邢王二夫人李紈鳳姐寶釵等是應靈旁哭泣的。尤氏雖可照應，他自賈珍外出，依住榮府，一向總不上前，且又榮府的事不甚諳練。賈蓉的媳婦更不必說。惜春年小，雖在這裏長的，他於家事全不知道。——所以內裏竟無一人支持。只有鳳姐可以照管裏頭的事，況又賈璉在外作主，裏外他二人倒也相宜。

鳳姐先前仗着自己的才幹，原打諒老太太死了，他大有一番作用。邢王二夫人等本知他曾辦過秦氏的事，必是妥當；於是仍叫鳳姐總理裏頭的事。鳳姐本不應辭，自然應了。心想：『這裏的事本是我管的，那些家人更是我手下的人，太太和珍大嫂子的，人本來難使喚，如今他們都去了。銀項雖沒有對牌，這種銀子卻是現成的。外頭的事又是我們那個辦。雖說我現今身子不好，想來也不致落褒貶，必比寧府裏還得辦些……』心下已

定，且待明日接了三，後日一早分派，便叫周瑞家的傳出話去，將『花名冊』取上來。

鳳姐一一的瞧了，統共男僕只有二十一人，女僕只有十九人，餘者俱是些丫頭，連各房算上，也不過三十多人，難以派差，心裏想道：『這回老太太的事，倒沒有東府裏的人多。』又將莊上的弄出幾個，也不敷差遣。

正在思算，只見一個小丫頭過來說：『鴛鴦姐姐請奶奶。』鳳姐只得過去，只見鴛鴦哭得淚人一般，一把拉着鳳姐兒，說道：『二奶奶請坐，我給二奶奶磕個頭，雖說服中不行禮，這個頭是要磕的。』鴛鴦說着跪下，慌的鳳姐趕忙拉住，說道：『這是什麼禮？有話好好的說。』鴛鴦跪着，鳳姐便拉起來。

鴛鴦說道：『老太太的事，一應內外，都是二爺和二奶奶辦，這種銀子是老太太留下的。老太太這一輩子也沒有糟蹋過什麼銀錢，如今臨了這件大事，必得求二奶奶體體面面的辦一辦纔好。我方纔聽見老爺說什麼「詩云子曰」，我也不懂，又說什麼「喪與其易，寧戚」，我更不明白。我問寶二奶奶，說是老爺的意思，老太太的喪事，只要悲切纔是真孝，不必糜費，圖好看的念頭。我想老太太這樣一個人，怎麼不該體面些？我雖是奴才的丫頭，敢說什麼，只是老太太疼二奶奶和我這一場，臨死了還不叫他風光風光，我想二奶奶是能辦大事的，故此我請二奶奶來，求作個主意。我生是跟老太太的人，老太太死了，我也是跟老太太的，若是瞧不見老太太的事，怎麼辦，將來怎麼見老太太呢？』

鳳姐聽了這話來的古怪，便說：『你放心，要體面是不難的，雖是老爺口說要省，那勢派也錯不得。便拿這項銀子都花在老太太身上，也是該當的。』鴛鴦道：『老太太的遺言說，所有剩下的東西是給我們的，二奶奶倘或用着不穀，只管拿這個去折變補上，就是老爺說什麼，也不好違了老太太的遺言。況且老太太分派的時候，不是老爺在這裏聽見的麼？』鳳姐道：『你素來最明白的，怎麼這會子這樣的着急起來了？』鴛鴦道：『不是我着急，爲的是大太太是不管事的，老爺是怕招搖的。若是二奶奶心裏也是老爺的想頭，——說抄過家的人

家喪事還是這麼好，將來又要抄起來——也就不顧起老太太來，怎麼樣呢？我呢，是個丫頭，好歹礙不着到底。是這裏的聲名！鳳姐道：『我知道了，你只管放心，有我呢。』鴛鴦千恩萬謝的託了鳳姐。

那鳳姐出來，想道：『鴛鴦這東西好古怪，不知打了什麼主意……論理，老太太身上本該體面些，——噯！且別管他，只按着俗們家先前的樣子辦去。』於是叫旺兒家的來，把話傳出去，請二爺進來。

不多時，賈璉進來說道：『怎麼找我？你在裏頭照應着些就是了。橫豎作主是老爺太太們，他說怎麼着，我們就怎麼着。』鳳姐道：『你也說起這個話來了！可不是鴛鴦說的話應驗了麼？』賈璉道：『什麼鴛鴦的話？』鳳姐便將鴛鴦請進去的話述了一遍。賈璉道：『他們的話算什麼！剛纔二老爺叫我去，說：『老太太的事固要認真辦理，但是知道的呢？說是老太太自己不知道的，只說俗們都隱匿起來了，如今很寬裕。老太太的靈這種銀子用不了，誰還要麼？仍舊該用在老太太身上。老太太是在南邊的，雖有墳地，卻沒有陰宅。老太太的靈是要歸到南邊去的。留這銀子在祖墳上蓋起些房屋來，再餘下的，置買幾頃祭田。俗們回去也好，就是不去，便叫那些貧窮族中住着，也好按時按節，早晚上香，時常祭掃祭掃。』你想這些話，可不是正經主意麼？據你的話，難道都花了罷！』

鳳姐道：『銀子發出來了沒有？』賈璉道：『誰見過銀子？我聽見俗們太太聽見了二老爺的話，極力的攛掇。二太太和二老爺說：『這是好主意！叫我怎麼着？現在外頭棚扛上要支幾百銀子，這會子還沒有發出來。我要去，他們都說有先叫外頭辦了，回來再算。你想這些奴才，有錢的早溜了，按着冊子叫去，有說告病的，有說下莊子去了的，剩了幾個走不動的，只有賺錢的能耐，還有賠錢的本事麼？』鳳姐聽了，呆了半天，說道：『這還辦什麼！』

正說着，見來了一個丫頭，說：『太太的話，問二奶奶：今兒第三天了，裏頭還很亂，供了飯，還叫親戚們等着。

嗎？叫了半天，上了菜，短了飯：這是什麼辦事的道理？鳳姐急忙進去，吆喝人來伺候，將就着把早飯打發了。偏那日人來的多，裏頭的人都死眉瞪眼的。鳳姐只得在那裏照料了一會子，又惦记着派人趕着出來，叫了旺兒家的傳齊了家下女人們，一一分派了。衆人都答應着不動。鳳姐道：『什麼時候還不供飯！』衆人道：『傳飯是容易的，只要將裏頭的東西發出來，我們纔好照管去。』鳳姐道：『糊塗東西，派定了你們，少不得有的！』

衆人只得勉強應着。鳳姐即往上房去取發應用之物，要去請示邢王二夫人，見人多難說，看那時候已經日漸平西了，只得找了鴛鴦，說要老太太存的那一分傢伙。鴛鴦道：『你還問我呢！那一年二爺當了，贖了來了麼？』鳳姐道：『不用銀的金的，只要那一分平常使的。』鴛鴦道：『大太太珍大奶奶屋裏使的是那裏來的？』鳳姐一想不差，轉身就走，只得到王夫人那邊，找了玉釧彩雲，纔拿了一分出來，急忙叫彩明登帳，發與衆人收管。鴛鴦見鳳姐這樣慌張，又不好叫他回來，心想：『他頭裏作事，何等爽利周到！如今怎麼掣肘的這個樣兒？我看這兩三天連一點頭腦都沒有，不是老太太白疼了他了嗎？』

那裏知邢夫人一聽賈政的話，正合着將來家計艱難的心，巴不得留一點子作個收局；況且老太太的事原是長房作主，賈赦雖不在家，賈政又是拘泥的人，有件事便說：『請大太太的主意。』邢夫人素知鳳姐手脚大，賈璉的鬧鬼，所以死拿住不放鬆。鴛鴦只道已將這項銀子交了出去了，故見鳳姐掣肘如此，卻疑爲不肯用心，便在賈母靈前嘮嘮叨叨哭個不了。

邢夫人等聽了話中有話，不想到自己不令鳳姐便宜行事，反說：『鳳丫頭果然有些不用心！』王夫人到了晚上，叫了鳳姐過來，說：『偕們家雖說不濟，外頭的體面是要的。這兩三天人來人往，我瞧着那些人都照應不到，想必你沒有吩咐！』還得你替我們操點心兒纔好！

鳳姐聽了，呆了一會，要將銀兩不湊手的話說出來，但只銀錢是外頭管的，王夫人說的是照應不到。鳳姐也

不敢辨，只好不言語。邢夫人在旁說道：『論理，該是我們做媳婦的操心，本不是孫子媳婦的事；但是我們動不得身，所以託你。你是打不得撒手的！』

鳳姐紫漲了臉，正要回說，只聽外頭鼓樂一奏，是燒黃昏紙的時候了，大家舉起哀來，又不得說。鳳姐原想回來再說，王夫人催他出去料理，說道：『這裏有我們呢，你快快兒的去料理，明兒的事罷。』

鳳姐不敢再言，只得含悲忍泣的出來，又叫人傳齊了衆人，又吩咐了一會，說：『大娘孀子們可憐我罷！我上頭捱了好些說，爲的是你們不齊截，叫人笑話，明兒你們豁出些辛苦來罷！』那些人回道：『奶奶辦事，不是今兒個一遭兒了，我們敢違拗嗎？只是這回的事，上頭過於累贅，只說打發這頓飯罷，有在這裏喫的，有要在家裏喫的，請了這位太太，又是那位奶奶不來，諸如此類，那裏能齊全？還求奶奶勸勸那些姑娘們，少挑筋就好了。』

鳳姐道：『頭一層是老太太的丫頭們是難纏的，太太們的也難說話，叫我說誰去呢？』衆人道：『從前奶奶在東府裏還是署事，要打要罵，怎麼那樣鋒利，誰敢不依？如今這些姑娘們都壓不住了。』

鳳姐歎道：『東府裏的事，雖說託辦的，太太雖在那裏，不好意思說什麼，如今是自己的事情，又是公中的人，說得話再者，外頭的銀錢也叫不靈，卽如柵裏要一件東西，傳出去了，總不見拿進來，這叫我什麼法兒呢？』

衆人道：『二爺在外頭，倒怕不應付麼？』

鳳姐道：『還提這個！他也是那裏爲難第一件，銀錢不在他手裏，要一件得回一件，那裏湊手？』衆人道：『老太太這項銀子不在二爺手裏麼？』

鳳姐道：『你們回來問管事的就知道了。』衆人道：『怨不得！我們聽見外頭男人抱怨說：這麼件大事，偕們一點摸不着，當當苦差，叫人怎麼能齊心呢！』

鳳姐道：『如今不用說了，眼面前的事，大家留些神罷。倘或鬧的上頭有了什麼說的，我可和你們不依。』衆

人道：『奶奶要怎麼樣，我們敢抱怨嗎？只是上頭一人一個主意，我們實在難周到。』鳳姐聽了也沒法，只得央及道：『好大娘們！明兒且幫我一天，等我把姑娘們鬧明白了，再說罷了！』衆人聽命而去。

鳳姐一肚子的委屈，愈想愈氣；直到天亮，又得上去。要把各處的人整理整理，又恐邢夫人生氣；要和王夫人說，怎奈邢夫人挑唆。這些丫頭們見邢夫人等不助着鳳姐的威風，更加作踐起他來。幸得平兒替鳳姐排解說，是『二奶奶巴不得要好，只是老爺太太們吩咐了外頭，不許糜費，所以我們二奶奶不能應付到了。』說過幾次，纔得安靜些。

雖說僧經道懺，弔祭供飯，絡繹不絕；終是銀錢吝嗇，誰肯踴躍，不過草草了事。連日王妃誥命也來的不少。鳳姐也不能上去照應，只好在底下張羅，叫了那個，走了這個，發一回急，央及一回，支吾過了一起，又打發一起，別說鴛鴦等看去不像樣，連鳳姐自己心裏也過不去了。

邢夫人雖說是家婦，仗着『悲戚爲孝』四個字，倒也都不理會。王夫人只得跟着邢夫人行事，餘者更不必說了。獨有李紈瞧出鳳姐的苦處，卻不敢替他說話，只自歎道：『俗語說的：『牡丹雖好，全仗綠葉扶持。』太太們不虧了鳳丫頭，那些人還幫着嗎？若是三姑娘在家還好，如今只有他幾個自己的人，瞎張羅，背前面後的也抱怨，說是一個錢摸不着，臉面也不能剩一點兒！老爺是一味的盡孝，庶務上頭不大明白。這樣的一件大事，不撒散幾個錢，就辦的開了麼？可憐鳳丫頭鬧了幾年，不想在老太太的事上，只怕保不住臉了！』於是抽空兒叫了他的人來，吩咐道：『你們別看着人家的樣兒，也糟蹋起璉二奶奶來。別打諒什麼穿孝守靈，就算了大事了。不過混過幾天就是了。看見那些人張羅不開，就插個手兒，也未爲不可。這也是公事，大家都該出力的。』那些素服李紈的人都答應着說：『大奶奶說的很是，我們也不敢那麼着。只聽見鴛鴦姐姐們的口話兒好。』

像怪璉二奶奶的。」

李執道：「就是鴛鴦，我也告訴過他。我說：璉二奶奶並不是在老太太的事上不用心，只是銀子錢都不在他手裏，叫他巧媳婦還作的上沒米的粥來嗎？如今鴛鴦也知道了，所以也不怪他了。只是鴛鴦的樣子竟是不像從前了，這也奇怪。那時候有老太太疼他，倒沒有作過什麼威福；如今老太太死了，沒有了仗腰子的了，我看他倒有些氣質不大好了。我先前替他愁，這會子幸喜大老爺不在家，纔躲過去了；不然他有什麼法兒？」

說着，只見賈蘭走來說：「媽媽睡罷。一天到晚，人來客去的也乏了；歇歇罷。我這幾天總沒有摸摸書本兒。今兒爺爺叫我家裏睡，我喜歡的很，要理個一兩本書纔好。別等脫了孝，再都忘了。」李執道：「好孩子！看書呢，自然是好的；今兒且歇歇罷，等老太太送了殯，再看罷。」賈蘭道：「媽媽要睡，我也就睡在被窩裏頭想想也罷了。」

衆人聽了，都誇道：「好哥兒！怎麼這點年紀，得了空兒就想到書上，不像寶二爺娶了親的人，還是那麼孩子氣！這幾日跟着老爺跪着，瞧他很不受用，巴不得老爺一動身就跑過來找二奶奶，不知唧唧咕咕的說些什麼，甚至弄的二奶奶都不理他了，他又去找琴姑娘。琴姑娘也躲着他，邢姑娘也不很和他說話，倒是僭們本家兒的什麼喜姑娘、四姑娘咧，哥哥長，哥哥短的和他親密。我們看那寶二爺除了和奶奶姑娘們混混，只怕他心裏也沒有別的事，白過費了老太太的心疼了。他這麼大那裏及蘭哥兒一零兒呢！大奶奶你將來是不愁的了。」

李執道：「就好也還小呢，只怕到他大了，僭們家還不知怎麼樣了呢！環哥兒你們瞧着怎麼樣？」衆人道：「那一個更不像樣兒了！兩隻眼睛倒像個活猴兒，是的！東溜溜西看看，雖在那裏嚎喪，見了奶奶姑娘們來了，他在孝幔子裏頭淨偷着眼兒瞧人呢！」

李執道：「他的年紀其實也不小了。前日聽見說，還要給他說親呢；如今又得等着了。噯！還有一件事：僭們家這些人，我看來也是說不清的，且不必說閒話兒，後日送殯，各房的車是怎麼樣了？」衆人道：「璉二奶奶這幾

天鬧的像失魂落魄的樣兒了，也沒見傳出去。昨兒聽見外頭男人們說：二爺派了蓄二爺料理；說是僭們家的車也不穀，趕車的也少，要到親戚家去借去呢。」

李紈笑道：「車也都是借得的麼？」衆人道：「奶奶說笑話兒了，車怎麼借不得？只是那一日所有的親戚都用車，只怕難借，想來還得僱呢。」

李紈道：「底下人的只得僱上頭白車也有僱的麼？」衆人道：「現在大太太，東府裏的大奶奶小蓉奶奶都沒有車了，不僱那裏來的呢？」

李紈聽了，歎息道：「先前見有僭們家裏的太太奶奶們坐了僱的車來，僭們都笑話；如今輪到自己頭上了！你明兒去告訴你們的男人：我們的車馬，早早的預備好了，省了擠。」衆人答應了，出來不提。

且說史湘雲因他女婿病着，賈母死後，只來了一次，屈指算是後日送殯，不能不去；又見他女婿的病已成癆症，暫且不妨，只得坐夜前一日過來，想起賈母素日疼他，又想到自己命苦，剛配了一個才貌雙全的女婿，性情又好，偏偏的得了冤孽症候，不過捱日子罷了；於是更加悲痛，直哭了半夜。鴛鴦等再三勸慰不止。

寶玉瞅着也不勝悲傷，又不好上前去勸，見他淡妝素服，不敷脂粉，更比未出嫁的時候猶勝幾分；回頭又看寶琴等也都是淡素妝飾，丰韻嫣然，獨看到寶釵渾身掛孝，那一種雅致比尋常穿顏色時更自不同，心裏想道：「古人說：千紅萬紫，終讓梅花爲魁；看來不止爲梅花開的早，竟是那一潔白清香。」四字真不可及了！但只這時候若有林妹妹，也是這樣打扮，更不知怎樣的丰韻呢！」想到這裏，不覺的心酸起來，那淚珠兒便一直的滾下來了；趁着賈母的事，不妨放聲大哭。

衆人正勸湘雲，外間忽又添出一個哭的人來。大家只道是想着賈母疼他的好處，所以悲傷，豈知他們兩個人各自有各自的眼淚。這場大哭，招得滿屋的人無不下淚。還是薛姨媽、李嬌娘等勸住。

次日乃坐夜之期，更加熱鬧。鳳姐這日竟支撐不住，也無方法，只得用盡心力，甚至咽喉嚙啞；敷衍過了半日，到了下半天，親友更多了，事情也更繁了，瞻前不能顧後。

正在着急，只見一個小丫頭跑來說：『二奶奶在這裏呢！怪不得大太太說裏頭人多，照應不過來，二奶奶是躲着受用去了！』鳳姐聽了這話，一口氣撞上來，往下一咽，眼淚直流，只覺得眼前一黑，嗓子裏一甜，便噴出鮮紅的血來；身子站不住，就蹲倒在地。幸虧平兒急忙過來扶住，只見鳳姐的血一口一口的吐個不住，便昏暈過去，坐在地下。平兒急來扶住，忙叫了人來攙扶着，慢慢的送到自己房中，將鳳姐輕輕的安放在炕上，立刻叫小紅斟上一杯開水，送到鳳姐唇邊。鳳姐呷了一口，昏迷仍睡。秋桐過來略瞧了一瞧，便走開了；平兒也不叫他。只見豐兒在旁站着，平兒便說：『快去回明二位太太。』於是豐兒將鳳姐吐血不能照應的話回了邢王二夫人。邢夫人打諒鳳姐推病藏躲，因這時女親都在內裏，也不好說別的心裏，卻不全信，只說：『叫他歇着去罷。』衆人也並無言語。自然這晚親友往來不絕，幸得幾個內親照應。

家下人等見鳳姐不在，也有偷閒歇力的，亂亂吵吵，已鬧的七顛八倒，不成事體了。到二更多天，遠客去後，便預備辭靈。孝幕內的女眷大家都哭了一陣。只見鴛鴦已哭的昏暈過去了，大家扶住，捶鬧了一陣，纔醒過來，便說老太太疼了一場，要跟了去的話。衆人都打諒人到悲哭，俱有這些言語，也不理會。及至辭靈的時候，上上下下也有百十餘人，只見鴛鴦衆人因爲忙亂，卻也不會檢點。到琥珀等一千人哭奠之時，纔要找鴛鴦，又恐是他哭乏了，暫在別處歇着，也不言語。

辭靈以後，外頭賈政叫了賈璉問明送殯的事，便商量着派人看家。賈璉回說：『上人裏頭，派了芸兒在家照應，不必送殯；下人裏頭，派了林之孝的一家子照應拆棚等事；但不知裏頭派誰看家？』賈政道：『聽見你母親說是你媳婦病了，不能去，就叫他在家的；你珍大嫂子又說你媳婦病得利害，還叫四丫頭陪着，帶領了幾個丫

頭婆子，照看上屋裏纔好。」

賈璉聽了，心想：「珍大嫂子與四丫頭兩個不合，所以攛掇着不叫他去。若是上頭，就是他照應也是不中用的。我們那一個又病着，也難照應。」想了一回，回賈政道：「老爺且歇歇兒，等進去商量定了再回。」賈政點了點頭，賈璉便進去了。

誰知此時鴛鴦哭了一場，想到「自己跟着老太太一輩子，身子也沒有着落。如今大老爺雖不在家，大太太的這樣行爲，我也瞧不上。老爺是不管事的人，以後便「亂世爲王」起來了。我們這些人不是要叫他們掇弄了麼？誰收在屋子裏，誰配小子，我是受不得這樣折磨的，倒不如死了乾淨！但是一時怎麼樣的個死法呢……」一面想，一面走到老太太的套間屋內，剛跨進門，只見燈光慘淡，隱隱有個女人拿着汗巾子，好似要上吊的樣子。

鴛鴦也不驚怕，心裏想道：「這一個是誰，和我的心事一樣，倒比我走在頭裏了。」便問道：「你是誰？偕們兩個人是一樣的心，要死一塊兒死。」那個人也不答言。鴛鴦走到跟前一看，並不是這屋子的丫頭，仔細一看，覺得冷氣侵人，一時就不見了。鴛鴦呆了一呆，退出在炕沿上坐下，細細一想，道：「哦！是了！這是東府裏的小蓉大奶奶啊！他早死了的了，怎麼到這裏來……必是來叫我來了。他怎麼又上吊呢……」想了一想，道：「是了，必是教給我死的法兒……」

鴛鴦這麼一想，邪侵入骨，便站起來。一面哭，一面開了妝匣，取出那年較的一縷頭髮，揣在懷裏，就在身上解下一條汗巾，按着秦氏方纔比的地方拴上，自己又哭了一回，聽見外頭人客散去，恐有人進來，急忙關上屋門，然後端了一個脚凳，自己站上，把汗巾拴上扣兒，套在咽喉，便把脚凳蹬開，可憐咽喉氣絕，香魂出竅。這裏琥珀辭了靈，聽邢王二夫人分派看家的人，想着去問鴛鴦明日怎樣坐車，便在賈母的那間屋裏找了

一遍，不見，又找到套間裏頭；剛到門口，見門兒掩着；從門縫裏望裏看時，只見燈光半明半滅的，影影綽綽，心裏害怕；又不聽見屋裏有什麼動靜，便走回來說道：『這蹄子跑到那裏去了？』劈頭見了珍珠，說：『你見鴛鴦姐來着沒有？』珍珠道：『我也找他太太們等他說話呢，必在套間裏睡着了罷。』琥珀道：『我瞧了屋裏沒有，那燈也沒人夾蠟花兒，漆黑怪怕的，我沒進去。如今偕們一塊兒進去瞧看有沒有。』

琥珀等進去，正夾蠟花，珍珠說：『誰把腳凳擱在這裏，幾乎絆我一交！』說着，往上一瞧，嚇的噁呀一聲，身子往後一仰，咕咚的栽在琥珀身上。琥珀也看見了，便大嚷起來，只是兩隻脚挪不動。

外頭的人也都聽見了，跑進來一瞧，大家嚷着報與邢王二夫人知道。王夫人寶釵等聽了，都哭着去瞧。邢夫人道：『我不料鴛鴦倒有這樣志氣！快叫人去告訴老爺！』只有寶玉聽見此信，便嚇的雙眼直豎。襲人等慌忙扶着說道：『你要哭就哭，別驚着氣。』寶玉死命的纔哭出來了，心想：『鴛鴦這樣一個人，偏又這樣死法！』又想：『實在天地間的靈氣，獨鍾在這些女子身上！他算得了死所！我們究竟是一件濁物，還是老太太的兒孫，誰能趕得上他！』復又喜歡起來。

那時寶釵聽見寶玉大哭了出來了，及到跟前，見他又笑。襲人等忙說：『不好了！又要瘋了！』寶釵道：『不妨事，他有他的意思。』寶玉聽了，更喜歡寶釵的話，『到底他還知道我的心，別人那裏知道！』

正在胡思亂想，賈政等進來，着實的嗟嘆着說道：『好孩子！不枉老太太疼他一場！』即命賈璉出去，吩咐人連夜買棺盛殮，明日便跟着老太太的殯送出，也停在老太太棺後，全了他的心志。賈璉答應出去，這裏命人將鴛鴦放下，停放裏間屋內。

平兒也知道了，過來同襲人鴛兒等一千人都哭的哀哀欲絕。內中紫鵲也想起自己終身，一無着落，恨不跟了林姑娘去，又全了主僕的恩義，又得了死所，如今空懸在寶玉屋內，雖說寶玉仍是柔情密意，究竟算不得什

麼；於是更哭得哀切。

王夫人即傳了鴛鴦的嫂子進來，叫他看着入殮，遂與邢夫人商量了，在老太太項內賞了他嫂子一百兩銀子；還說等開了將鴛鴦所有的東西俱賞他們。他嫂子磕了頭出去，反喜歡說：『真真的我們姑娘是個有志氣的，有造化的！又得了好名聲，又得了好發送！』旁邊一個婆子說道：『罷呀！嫂子！這會子你把一個死姑娘賣了一百銀，便這麼喜歡了；那時候兒給了大老爺，你還不知得多少銀錢呢，你該更得意了！』一句話戮了他嫂子的，心便紅了臉走開了。剛走到二門上，見林之孝帶了人擡了棺材來了，他只得也跟進去，幫着盛殮，假意哭嚎了幾聲。

賈政因他爲賈母而死，要了香來，上了三炷，作了個揖，說：『他是殉葬的人，不可作丫頭論；你們小一輩的都該行個禮兒。』寶玉聽了，喜不自勝，走來恭恭敬敬磕了幾個頭。賈璉想他素日的好處，也要上來行禮；被邢夫人說道：『有了一個爺們就是了，別折受的他不得超生。』賈璉就不便過來了。

寶釵聽着這話，好不自在，便說道：『我原不該給他行禮；但只老太太去世，僭們都有未了之事，不敢胡爲。他肯替僭們盡孝，僭們也該託託他好好的替僭們伏侍老太太去也。少盡一點子心哪！』說着，扶了鶯兒走到靈前，一面奠酒，那眼淚早撲簌簌流下來了；奠畢，拜了幾拜，狠狠的哭了他一場。

衆人也有說寶玉的兩口子都是傻子，也有說他兩個心腸兒好的，也有說他知禮的。賈政反倒合了意；一面商量定了看家的，仍是鳳姐惜春；餘者都遣去伴靈。一夜誰敢安眠，一到五更，聽見外面齊人到了，辰初發引，賈政居長，衰麻哭泣，極盡孝子之禮。靈柩出了門，便有各家的路祭，一路上的風光，不必細說。走了半日，來至鐵檻寺安靈，所有孝男等俱應在廟伴宿不提。

且說賈政等送殯去後，那天晚上就有一夥賊人從屋上進去，單把賈母上房的東西偷得精光。第二日，賈芸

急忙趕到鐵檻寺去，報告賈政，那賈政聽了只是發怔。

邢王二夫人等在裏頭也聽見了，都嚇得魂不附體，並無一言，只有啼哭。賈政過了一會子，問：『失單怎樣開的？』賈芸回道：『家裏的人都不知道，還沒有開單。』賈政道：『還好，僭們動過家的，若開出好的來，反就罪名。』

快叫璉兒。』

那時賈璉領了寶玉等別處上祭未回，賈政叫人趕了回來。賈璉聽了，急得直跳，一見芸兒，也不顧賈政在那裏，便把賈芸狠狠的罵了一頓，說：『不配抬舉的東西！我將這樣重任託你，押着人上夜巡更，你是死人麼？虧你還有臉來告訴！』說着，往賈芸臉上啐了幾口。賈芸垂手站着，不敢回一言。賈政道：『你罵他也無益了。』賈璉然後跪下，說：『這便怎麼樣？』賈政道：『也沒法兒，只有報官緝賊，但只是一件，老太太遺下的東西，僭們都沒動。你說要銀子，我想老太太死得幾天，誰忍得動他那一項銀子？原打諒完了事，算了帳，還人家再有的，在這裏和南邊置墳產的，所有東西也沒見數兒。如今說文武衙門要失單，若將幾件好的東西開上，恐有礙，若說金銀若干，衣飾若干，又沒有實在數目，謊開使不得。』

倒可笑你如今竟換了一個人了，爲什麼這樣料理不開你跪在這裏是怎麼樣呢？』

賈璉也不敢答言，只得站起來就走。賈政又叫道：『你那裏去？』賈璉又回來，道：『姪兒趕回家去料理清楚。』賈政哼了一聲，賈璉把頭低下。賈政道：『你進去回了你母親，叫了老太太的一兩個丫頭去，叫他們細細的想了開單子。』

賈璉心裏明知老太太的東西都是鴛鴦經營，他死了問誰？就問珍珠，他們那裏記得清楚？只不敢駁回，連連的答應了。回身走到裏頭，邢王二夫人又埋怨了一頓，叫賈璉快回去問他們這些看家的說：『明兒怎麼見我們？』賈璉也只得答應了出來，一面命人套車，預備琥珀等進城，自己騎上驢子，跟了幾個小廝如飛的回去。賈

芸也不敢再回賈政，斜簽着身子慢慢的溜出來，騎上了馬，來趕賈璉。一路無話。

到了家中，林之孝請了安，一直跟了進來。賈璉到了老太太上屋裏，見了鳳姐，惜春在那裏，心裏又恨，又說不出來，便問林之孝道：『衙門裏瞧了沒有？』林之孝自知有罪，便跪下回道：『文武衙門都瞧了，來蹤去跡也看了。屍也驗了。』賈璉喫驚道：『又驗什麼屍？』

林之孝又將包勇打死的夥賊似周瑞的乾兒子的話回了賈璉。賈璉道：『叫芸兒！』賈芸進來，也跪着聽話。賈璉道：『你見老爺時，怎麼沒有回周瑞的乾兒子做賊被包勇打死的話？』賈芸說道：『上夜的人說像他的，恐怕不真，所以沒有回。』賈璉道：『好糊塗東西！你若告訴了，我就帶了周瑞來一認，可不就知道了！』林之孝回道：『如今衙門裏把屍首放在市口兒招認去了。』賈璉道：『這又是個糊塗東西！誰家的人做了賊，被人打死，要償命麼？』林之孝回道：『這不用人家認，奴才就認得是他。』

賈璉聽了想道：『是啊！我記得珍大爺那一年要打的可不是周瑞家的麼？』林之孝回說：『他和鮑二打架來着，爺還見過的呢。』

賈璉聽了更生氣，便要打上夜的人。林之孝哀告道：『請二爺息怒。那些上夜的人，派了他們，敢偷懶嗎？只是爺府上的規矩：三門裏一個男人不敢進去的，就是奴才們裏頭不叫也不敢進去。奴才在外同芸哥兒刻刻查點，見三門關的嚴嚴的，外頭的門一層沒有開，那賊是從後夾道子來的。』賈璉道：『裏頭上夜的女人呢？』

林之孝將上夜的人說奉奶奶的命，捆着等爺審問的話回了。賈璉問：『包勇呢？』林之孝說：『又往園裏去了。』賈璉便說：『去叫他。』小廝們便將包勇帶來說：『還虧你在這裏，若沒有你，只怕所有房屋裏的東西都搶了去了呢。』包勇也不言語。

惜春恐他說出那話，心下着急。鳳姐也不敢言語。只見外頭說：『琥珀姐姐們回來了。』大家見了，不免又哭。

一場。賈璉叫人檢點偷剩下的東西，只有些衣服，尺頭，錢箱未動；餘者都沒有了。賈璉心裏更加着急，想着外頭的棚扛銀，廚房的錢都沒有付給，明兒拿什麼還呢？便呆想了一會，只見琥珀等進去，哭了一番，見箱櫃開着，有的東西怎能記憶，便胡亂猜想，虛擬了一張失單，命人即送到文武衙門。賈璉復又派人上夜，鳳姐惜春各自回房。賈璉不敢在家安歇，也不及埋怨鳳姐，竟自騎馬趕出城外去了。這裏鳳姐又恐惜春短見，又打發豐兒過去安慰。

第四十九 鳳姐之死

且說鳳姐的病一天不如一天，實在是不能好的了；況且賈璉近日并不似先前的恩愛，本來事也多，竟像不與他相干的。平兒在鳳姐跟前只管勸慰，又兼着邢王二夫人回家幾日，只打發人來問問，並不親身來看。鳳姐心裏更加悲苦。賈璉回來也沒有有一句貼心的話。鳳姐此時只求速死，心裏一想，邪魔悉至。只見尤二姐從房後走來，漸近牀前，說：『姐姐許久的不見了！做妹妹的想念的很，要見不能，如今好不容易進來見見姐姐。姐姐的心機也用盡了。俗們的二爺糊塗，也不領姐姐的情，反倒怨姐姐作事過於刻薄，把他的前程丟了，叫他如今見不得人，我替姐姐氣不平！』鳳姐恍惚說道：『我如今也後悔我的心忒窄了。妹妹不念舊惡，還來瞧我！』平兒在旁聽見，說道：『奶奶說什麼？』鳳姐一時甦醒，想起尤二姐已死，必是他來索命，被平兒叫醒，心裏害怕，又不肯說出，只得勉強說道：『我神魂不定，想是說夢話，給我搥搥。』

平兒上去搥着，見個小丫頭子進來，說是劉老老來了。婆子們帶着來請奶奶的安。平兒急忙下來，說：『在那裏呢？』小丫頭子說：『他不敢就進來，還聽奶奶的示下。』平兒聽了點頭，想鳳姐病裏必是懶待見人，便說道：『奶奶現在養神呢，暫且叫他等着，你問他來有什麼事麼？』小丫頭子說道：『他們問過了，沒有事，說知道老太太去世了，因沒有報，纔來遲了。』

小丫頭子說着，鳳姐聽見，便叫：『平兒，你來。人家好心來瞧，不可冷淡了他。你去請了劉老老進來，我和他說說話兒。』平兒只得出來請劉老老這裏坐。鳳姐剛要合眼，又見一個男人一個女人走向炕前，就像要上炕的。

鳳姐急忙使叫平兒，說：『那裏來了一個男人，跑到這裏來了！』連叫了兩聲，只見豐兒、小紅趕來，說：『奶奶要什麼？』鳳姐睜眼一瞧，不見有人，心裏明白，不肯說出來，便問豐兒道：『平兒這東西那裏去了？』豐兒道：『不是奶奶叫去請劉老老去了麼？』

鳳姐定了一會神，也不言語。只見平兒同劉老老帶了一個小女孩兒進來，說：『我們姑奶奶在那裏？』平兒引到炕邊，劉老老便說：『請姑奶奶安。』鳳姐睜眼一看，不覺一陣傷心，說：『老老，你好？怎麼這時候纔來？你瞧你外孫女兒也長的這麼大了！』

劉老老看着鳳姐骨瘦如柴，神情恍惚，心裏也就悲慘起來，說：『我的奶奶！怎麼這幾個月不見，就病到這個分兒？——我糊塗的要死，怎麼不早來請姑奶奶的安！』便叫青兒給姑奶奶請安。青兒只是笑。鳳姐看了，倒也十分憐愛，便叫小紅招呼着。劉老老道：『我們屯鄉裏的人，不會病的。若一病了，就要求神許願，從不知道喫藥。我想姑奶奶的病，別是撞着什麼了罷！』

平兒聽着那話不在理，忙在背地裏拉他。劉老老會意，便不言語了。那裏知道這句話倒合了鳳姐的意，扎掙着說：『老老！你是有年紀的人，說的不錯。你見過的趙姨，也死了，你知道麼？』劉老老詫異道：『阿彌陀佛！好端端一個人，怎麼就死了？我記得他也有一個小哥兒，這可怎麼樣呢？』平兒道：『那怕什麼？他還有老爺太太呢。』劉老老道：『姑娘，你那裏知道不好？死了是親生的，隔了肚皮子是不中用的！』

這句話又招起鳳姐的愁腸，嗚嗚咽咽的哭起來了。衆人都來解勸。巧姐兒聽見他母親悲哭，便走到炕前，用手拉着鳳姐的手，也哭起來。鳳姐一面哭着，道：『你見過了老老了沒有？』巧姐兒道：『沒有。』鳳姐道：『你的名字還是他起的呢，就和乾媽一樣。你給他請個安。』

巧姐兒便走到跟前，劉老老忙拉着道：『阿彌陀佛！不要折殺我了！巧姑娘，我一年多不來，你還認得我麼？』

巧姐兒道：『怎麼不認得？那年在園裏見的時候，我還小呢。前年你來，我和你要隔年的蠶兒，你也沒有給我，必是忘了。』劉老老道：『好姑娘，我是老糊塗了。要說蠶兒，我們屯裏多着呢，只是不到我們那裏去。若去了，要一車也容易。』鳳姐道：『不然，你帶了他去罷。』劉老老笑道：『姑娘這樣千金貴體，綾羅裏大了的，喫的是好東西，到了我們那裏，我拿什麼哄他頑，拿什麼給他喫呢？這倒不是坑殺我了麼？』說着自己還笑，因說：『那麼着，我給姑娘做個媒罷。我們那裏雖說是屯鄉裏，也有大財主人家，幾千頃地，幾百牲口，銀子錢亦不少，只是不像這裏有金的，有玉的。姑奶奶自然瞧不起這樣人家。我們莊家人瞧着這樣財主，也算是天上的人了。』鳳姐道：『你說去，我願意就給。』劉老老道：『這是頑話兒罷咧。放着姑奶奶這樣大官大府的人家，只怕還不肯給那裏肯給莊家人！就是姑奶奶肯了，上頭太太們也不給。』巧姐因他這話不好聽，便走了去和青兒說話。兩個女孩兒倒說得上漸漸的就熟起來了。

這裏平兒恐劉老老話多攪煩了鳳姐，便拉了劉老老說：『你提起太太來，你還沒有過去呢。我出去叫人帶了你去見見，也不枉來這一趟。』劉老老便要走。鳳姐道：『忙什麼？你坐下，我問你近來的日子還過的麼？』劉老老千恩萬謝的說道：『我們若不仗着姑奶奶——說着，指着青兒說：——』他的老子娘都要餓死了。如今雖說是莊家人苦，家裏也掙了好幾畝地，又打了一眼井，種些菜蔬瓜菓，一年賣的錢也不少，儘夠他們嚼喫的了。這兩年，姑奶奶還時常給些衣服布疋，在我們村裏算過得的了。阿彌陀佛！前日他老子進城，聽見姑奶奶這裏動了家，我就幾乎嚇殺了。虧得又有人說，不是這裏，我纔放心。後來又聽見說這裏老爺陞了，我又喜歡就要來道喜。爲的是滿地的莊家，來不得。昨日又聽見說老太太沒有了，我在地裏打豆子，聽見了這話，嚇的連豆子都拿不起來了，就在地裏狠狠的哭了一大場。我合女婿說：『我也顧不得你們了！不管真話謊話，我是要進城瞧瞧去的。』我女兒女婿也不是沒良心的，聽見了也哭了一會子。今兒天沒亮就趕着我進城來了。我也不

認得一個人，沒有地方打聽。一徑來到後門，見是門神都糊了，我這一嚇又不小。進了門，找周嫂子，再找不着，撞見一個小姑娘說：「周嫂子得了不是，攆出去了。」我又等了好半天，遇見個熟人，纔得進來。不打諒姑奶奶，也是這麼病。」說着，就掉下淚來。

平兒着急，也不等他說完了，拉着就走，說：「你老人家說了半天，口也乾了，僭們喝茶去罷。」拉着劉老老到下房坐着。青兒自在巧姐那邊。劉老老道：「茶倒不要，好姑娘，叫人帶了我請太太的安，哭哭老太太去罷。」平兒道：「你不用忙，今兒也趕不出城去了，方纔我是怕你說話不防頭，招的我們奶奶哭，所以催你出來，你別思量。」劉老老道：「阿彌陀佛！姑娘，這是多心。我也知道，倒是奶奶的病怎樣好呢？」平兒道：「你瞧妨礙不妨礙？」劉老老道：「說是罪過，我瞧着不好。」

正說着，又聽鳳姐叫呢。平兒及到牀前，鳳姐又不言語了。平兒正問豐兒，賈璉進來，向炕上一瞧，也不言語，走到裏間，氣呼呼的坐下。只有秋桐跟了進去，倒了茶，殷勤一回，不知噉噉的說些什麼。回來，賈璉叫平兒來問道：「奶奶不喫藥麼？」平兒道：「不喫藥怎麼樣呢？」賈璉道：「我知道麼？你拿櫃子上的鑰匙來罷。」

平兒見賈璉有氣，又不敢問，只得出來，鳳姐耳邊說了一聲。鳳姐不言語。平兒便將一個匣子擱在賈璉那裏，就走。賈璉道：「有鬼叫你嗎？你擱着叫誰拿呢？」平兒忍氣打開，取了鑰匙，開了櫃子，便問道：「拿什麼？」賈璉道：「僭們有什麼麼？」平兒氣的哭道：「有話明說，人死了也願意。」賈璉道：「這還要說麼？頭裏的事是你們鬧的，如今老太太的還短了四五千銀子，老爺叫我拿公中的地帳，弄銀子，你說有麼？外頭拉的帳，不開發，使得麼？誰叫我應這個名兒？只好把老太太給我的東西折變去罷了！你不依麼？」

平兒聽了，一句不言語，將櫃裏東西搬出，只見小紅過來，說：「平姐姐快走，奶奶不好呢！」平兒也顧不得賈璉，急忙過來，見鳳姐用手空抓，平兒用手攥着哭叫。賈璉也過來一瞧，把脚一蹀道：「若是這樣，是要我的命了！」

說着，掉下淚來。豐兒進來說：『外頭找二爺呢。』賈璉只得出去。

這裏鳳姐愈加不好，豐兒等便大哭起來。巧姐聽見趕來，劉老老也急忙走到炕前，嘴裏念佛，搗了些鬼，果然鳳姐好些。

一時王夫人聽了丫頭的信，也過來了；先見鳳姐安靜些，心下略放心；見了劉老老，便說：『劉老老，你好？什麼時候來的？』劉老老便說請安，也不及說別的，只言鳳姐的病講究了半天。彩雲進來說：『老爺請太太呢。』王夫人叮嚀了平兒幾句話，便過去了。

鳳姐鬧了一回，此時又覺清楚些；見劉老老在這裏，心裏信他求神禱告，便把豐兒等支開，叫劉老老坐在床前，告訴他心神不寧，如見鬼的樣子。劉老老便說：『我們屯裏什麼菩薩靈，什麼廟有感應。』鳳姐道：『求你替我禱告，要用供獻的銀錢，我有。』便在手腕上退下一隻金鐲子來交給他。劉老老道：『姑奶奶，不用那個。我們村莊人家許了願好了，花上幾百錢就是了，那用這些！就是我替奶奶求去，也是許願等姑奶奶好了，要花什麼自己去花罷。』

鳳姐明知劉老老一片好心，不好勉強，只得留下，說：『老老，我的命交給你，我的巧姐兒也是千災百病的，也交給你了。』劉老老順口答應，便說：『這麼着，我看天氣尚早，還趕的出城去，我就去了。明兒姑奶奶好了，再請還願去。』

鳳姐因被衆冤魂纏繞害怕，巴不得他就去，便說：『你若肯替我用心，我能安穩睡一覺，我就感激你了。你外孫女兒，叫他在這裏住下罷。』劉老老道：『莊家孩子沒有見過世面，沒的在這裏打嘴，我帶他去的好。』鳳姐道：『這就是多心了。既是俗們一家人，這怕什麼？雖說我們窮了，多一個人喫飯也不算什麼。』

劉老老見鳳姐真情樂得叫青兒住幾天，省了家裏的嚼喫，只怕青兒不肯，不如叫他來問問，若是他肯，就留

下。於是和青兒說了幾句。青兒因與巧姐兒頑得熟了，巧姐又不願意他去，青兒又要在這裏；劉老老便吩咐了幾句，辭了平兒，忙忙的趕出城去不提。

又過了一二天，鳳姐便死了。賈璉此時手足無措，叫人傳了賴大來，叫他辦理喪事。自己回明了賈政，然後去行事。但是手頭不濟，諸事拮据。又想起鳳姐素日的好處來，更加悲哭不已。又見巧姐哭的死去活來，越發傷心。哭到天明，即刻打發人去請他大舅子王仁過來。

那王仁自從王子騰死後，王子勝又是無能的人，任他胡爲，已鬧的六親不和；今知妹子死了，只得趕着過來哭了一場；見這裏諸事將就，心下便不舒服，說：『我妹妹在你家辛辛苦苦當了好幾年家，也沒有什麼錯處，你們家該認真的發送發送纔是怎麼？這時候諸事還沒有齊備？』

賈璉本與王仁不睦，見他說些混帳話，知他不懂的什麼，也不大理他。王仁便叫了他外甥女兒巧姐過來，說：『你娘在時，本來辦事不周到，只知道一味的奉承老太太，把我們的人都不大看在眼裏。外甥女兒你也大了，看見我從來沾染過你們沒有？如今你娘死了，諸事要聽着舅舅的話。你母親娘家的親戚就是我和你二舅舅了。你父親的爲人，我也早知道了；只有敬重別人的。那年什麼尤姨娘死了，我雖不在京，聽見說花了好些銀子。如今你娘死了，你父親倒是這樣的將就辦去，你也不知道勸勸你父親嗎？』

巧姐道：『我父親巴不得要好看，只是如今比不得從前了。現在手裏沒錢，所以諸事省些是有的。』王仁道：『你的東西還少麼？』巧姐兒道：『舊年抄去，何嘗還有呢？』王仁道：『你也這樣說，我聽見老太太又給了好些東西，你該拿出來。』

巧姐又不好說父親用去，只推不知道。王仁便道：『哦！我知道了！不過是你要留着做嫁裝罷咧！』巧姐聽了，不敢回言，只氣得哽噎難鳴的哭起來了。平兒生氣說道：『舅老爺有話等我們二爺進來再說。姑

娘這麼點年紀，他懂的什麼？」王仁道：「你們是巴不得二奶奶死了，你們就好爲王了！我並不要什麼，好看些，也是你們的臉面！」說着，賭氣坐着。

巧姐滿心的不舒服，心想：「我父親並不是沒情。我媽媽在時，舅舅不知拿了多少東西去，如今說得這樣乾淨！」於是便不大瞧得起他舅舅了。

豈知王仁心裏想來，他妹妹不知積攢了多少。雖說抄了家，那屋裏的銀子還怕少嗎？必是怕我來纏他們，所以也幫着這麼說。這小東西兒也是不中用的！從此王仁也嫌了巧姐兒了。

賈璉並不知道，只忙着弄銀錢使用。外頭的大事，叫賴大辦了；裏頭也要用好些錢，一時實在不能張羅。平兒知他着急，便叫賈璉道：「二爺也別過於傷了自己的身子！」賈璉道：「什麼身子！現在日用的錢都沒有，這件事怎麼辦？偏有個糊塗行子，又在這裏蠻纏，你想有什麼法兒！」平兒道：「二爺也不用着急。若說沒錢使喚，我還有些東西，舊年幸虧沒有抄在裏頭去，二爺要就拿去當着使喚罷。」

賈璉聽了，心想難得這樣，便笑道：「這樣更好，省得我各處張羅。等我銀子弄到手了還你。」平兒道：「我的也是奶奶給的，什麼還不還！只要這件事辦的好看些就是了。」

賈璉心裏倒着實感激他，便將平兒的東西拿了去當錢使用。諸凡事情，便與平兒商量。秋桐看着，心裏就有些不甘，每每口角裏頭便說：「平兒沒有了奶奶，他要上去了！我是老爺的人，他怎麼就超過我去了呢？」平兒也看出來了，只不理他。倒是賈璉一時明白，越發把秋桐嫌了，碰着有些煩惱，便拿着秋桐出氣。邢夫人知道，反說賈璉不好。賈璉忍氣不提。

再說鳳姐停了十餘天，送了殯。賈政守着老太太的孝，總在外書房。那時清客相公，漸漸的都辭去了，只有個程日興還在那裏，時常陪着說說話兒。提起「家運不好，一連人口死了好些，大老爺合珍大爺又在外頭家計

一天難似一天；外頭東莊地畝，也不知道怎麼樣，總不得了！『那程日興道：『我在這裏好些年，也知道府上的人那一個不是肥己的；一年一年都往他家裏拿，那自然府上是一年不穀一年了。又添了大老爺珍大爺那邊兩處的費用；外頭又有些債務；前兒又破了好些財，要想衙門裏緝賊追贓，那是難事。老世翁若要安頓家事，除非傳那些管事的來，派一個心腹人各處去清查清查；該去的去，該留的留，有了虧空，着在經手的身上賠補，這就有了數兒了。那一座大園子，人家是不敢買的；這裏頭的出息也不少，又不派人管了；幾年老世翁不在家，這些人就弄神弄鬼兒的，鬧的一個人不敢到園裏，這都是家人的弊。此時把下人查一查，好的使着，不好的便攆了；這纔是道理。』

賈政點頭道：『先生，你有所不知，不必說下人，便說自己的姪兒，也靠不住！若要我查起來，那能一一親見親知？況我又在服中，不能照管這些個。我素來又兼不大理家，有的沒的，我還摸不着呢。』程日興道：『老世翁最是仁德的人；若在別人家這樣的家計，就窮起來，十年五載還不怕，便向這些管家的要，也就穀了。我聽見世翁的家人還有做知縣的呢。』賈政道：『一個人若要使起家人們的錢來，便了不得了；只好自己儉省些。但是冊子上的產業，若是實有還好；只怕有名無實了。』程日興道：『老世翁所見極是。晚生爲什麼說要查查呢？』賈政道：『先生必有所聞。』程日興道：『我雖知道些那些管事的神通，晚生也不敢言語的。』

賈政聽了，便知話裏有因，便歎了一口氣，不再言語。

第五十 寶玉出家

且說鳳姐的喪事剛過，寶玉忽又發起癡病來，整天並不言語，只是傻笑。王夫人等無計可施。那邊惜春又是口口聲聲說要鉸髮出家，尤氏等不能攔阻，只得來回賈政。賈政歎氣跺腳，只說：『東府裏不知幹了什麼，鬧到如此地位！』便叫了賈蓉來說了一頓，叫他去和他母親說：『認真勸解勸解。若是必要這樣，就不是我們家的姑娘了。』

豈知尤氏不勸還好，一勸了，更要尋死，說：『做了女孩兒，終不能在家一輩子的！若像二姐姐一樣，老爺太太們倒要操心，況且死了。如今譬如我死了，是的，放我出了家，乾乾淨淨的一輩子，就是疼我了！況且我又不出門，就是權翠菴原是僧們家的基址，我就在那裏修行。我有什麼，你們也照應得着，現在妙玉的當家的在那裏，你們依我呢？我就算得了命了；若不依我呢？我也沒法，只有死就完了！我如若遂了自己的心願，那時哥哥回來，我和他說並不是你們逼着我的；若說我死了，未免哥哥回來，倒說你們不容我！』

尤氏本與惜春不合，聽他的話，也似乎有理，只得去回王夫人。王夫人已到寶釵那裏，見寶玉神魂失所，心下着忙，便說襲人道：『你們忒不留神！二爺犯了病，也不來回我！』

寶玉聽見王夫人說他們心裏一時明白，怕他們受委屈，便說道：『太太放心；我沒什麼病，只是心裏覺着有些悶悶的。』王夫人道：『你是有這病根子，早說了，好請大夫瞧瞧，喫兩劑藥好了，不好若再鬧到頭裏，丟了玉的樣子，那可就費事了！』寶玉道：『太太不放心，便叫個人瞧瞧，我就喫藥。』

王夫人便叫丫頭傳話出來請大夫。這一個心思都在寶玉身上，便將惜春的事忘了。遲了一回，大夫看了服藥，王夫人回去。

過了幾天，寶玉更糊塗了，甚至於飯食不進，大家着急起來。恰又忙着脫孝，家中無人，又叫了賈芸來照應大夫。賈璉家下無人，請了王仁來在外幫着料理。那巧姐兒是日夜哭母，也是病了，所以榮府中又鬧得馬仰人翻。一日，又當脫孝來家，王夫人親身又看寶玉，見寶玉人事不醒，急得衆人手足無措，一面哭着，一面告訴賈政。說：『大夫說了，不肯下藥，只好預備後事！』賈政歎氣連連，只得親自看視，見其光景果然不好，便又叫賈璉辦去。

賈璉不敢違拗，只得叫人料理；手頭又短，正在爲難，只見一個人跑進來說：『二爺不好了！又有飢荒來了！』賈璉不知何事，這一嚇非同小可，瞪着眼說道：『什麼事？』那小廝道：『門上來了一個和尚，手裏拿着二爺的這塊丟的玉，說要一萬賞銀。』賈璉照臉啐道：『我打量什麼事，這樣慌張！前番那假的你不知道麼？就是真的，現在人要死了，要這玉做什麼！』小廝道：『奴才也說了，那和尚說給他銀子就好了。』正說着，外頭嚷進來說：『這和尚撒野，竟自跑進來了！衆人攔他攔不住！』賈璉道：『那裏有這樣怪事！你們還不快打出去呢！』又鬧着，賈政聽見了，也沒了主意了。裏頭又哭出來，說：『寶二爺不好了！』賈政益發着急。只見那和尚說道：『要命拿銀子來！』賈政忽然想起：『頭裏寶玉的病是和尙治好的；這會子和尙來，或者有救星；但是這玉倘或是真，他要起銀子來，怎麼樣呢？』想一想，如今且不管他，果真人好了，再說賈政叫人去請，那和尚已進來了，也不施禮，也不答話，便往裏就跑。賈璉拉着道：『裏頭都是內眷，你這野東西混跑什麼！』那和尚道：『遲了，就不能救了！』賈璉急得一面走，一面亂嚷道：『裏頭的人不要哭了！和尚進來了！』王夫人等只顧着哭，那裏理會。賈璉走進來又嚷。王夫人等回過頭來，見一個長大的和尚，嚇了一跳，躲避不

及那和尚直走到寶玉炕前。寶釵避過一邊，襲人見王夫人站着，不敢走開；只見那和尚道：『施主們，我是送玉來的！』說着，把那塊玉擎着道：『快把銀子拿出來，我好救他！』

王夫人等驚惶無措，也不擇真假，便說道：『若是救活了人，銀子是有的。』那和尚笑道：『拿來！』王夫人道：『你放心。橫豎折變的出來。』和尚哈哈大笑，手拿着玉，在寶玉耳邊叫道：『寶玉！寶玉！你的「寶玉」回來了！』

說了這一句，王夫人等見寶玉把眼一睜，襲人說道：『好了！』只見寶玉便問道：『在那裏呢？』那和尚把玉遞給他手裏，寶玉先前緊緊的攥着，後來慢慢的回過手來，放在自己眼前，細細的一看，說：『噯呀！久違了！』

裏外衆人都喜歡的念佛，連寶釵也顧不得有和尚了。賈璉也走過來一看，果見寶玉回過來了，心裏一喜，疾忙躲出去了。那和尚也不言語，趕來拉着賈璉就跑。賈璉只得跟着，到了前頭，趕着告訴賈政。賈政聽了喜歡，即

找和尚施禮叩謝，和尚還了禮坐下。賈璉心下狐疑：『必是要了銀子纔走……』

賈政細看那和尚，又非前次見的，便問：『寶利何方法師大號？』這玉是那裏得的？怎麼小兒一見便會活過來呢？那和尚微笑道：『我也不知道，只要拿一萬銀子來就完了。』

賈政見這和尚粗魯，也不敢得罪，便說：『有。』和尚道：『有便快拿來罷，我要走了。』賈政道：『略請少坐，待我進內瞧瞧。』和尚道：『你去快出來纔好。』

賈政果然進去，也不及告訴，便走到寶玉炕前。寶玉見是父親來，欲要爬起，因身子虛弱，起不來。王夫人按着說道：『不要動。』寶玉笑着，拿這玉給賈政瞧道：『寶玉來了。』

賈政略略一看，知道此玉有些根源，也不細看，便和王夫人道：『寶玉好過來了，這賞銀怎麼樣？』王夫人道：『儘着我所有的折變了給他就是了。』寶玉道：『只怕這和尚不是要銀子的罷。』賈政點頭道：『我也看來古怪，但是口口聲聲的要銀子。』王夫人道：『老爺出去先款留着他再說。』

賈政出來，寶玉便嚷餓了，喝了一碗粥，還說要飯。婆子們果然取了飯來。王夫人還不敢給他喫。寶玉說：『不妨的，我已經好了。』便爬着喫了一碗，漸漸的神氣果然好過來了，便要坐起來。麝月上去輕輕的扶起，因心裏喜歡，忘了情，說道：『真是寶貝！纔看見了一會兒就好了！虧的當初沒有砸破！』寶玉聽了這話，神色一變，把玉一摻身子，往後一仰，復又死去，急得王夫人等哭叫不止。麝月自知失言致禍，此時王夫人等也不及說他。那麝月一面哭着，一面打算主意，心想：『若是寶玉一死，我便自盡，跟了他去……』

不言麝月心裏的事。且說王夫人等見叫不回來，趕着叫人出來找和尚救治，豈知賈政進內出去時，那和尚已不見了。賈政正在詫異，聽見裏頭又鬧，急忙進來，見寶玉又是先前的樣子，牙關緊閉，脈息全無。用手在心窩中一摸，尙是溫熱。賈政只得急忙請醫灌藥救治。

一會兒寶玉甦來，睜眼看時，仍躺在炕上，見王夫人寶釵等哭的眼胞紅腫，定神一想，心裏說道：『是了！我是死去過來的……』

王夫人卽命丫頭婆子快去告訴賈政，說是：『寶玉回過來了。頭裏原是心迷住了，如今不用備辦後事了。』

賈政聽了，卽忙進來看視，果見寶玉甦來，便道：『沒福的癡兒！你要嚇死誰麼！』說着眼淚也不知不覺流下來了，又歎了幾口氣，仍出去叫人請醫生診脈服藥。

這裏麝月正思自盡，見寶玉一過來，也放了心。只見王夫人叫人端了桂圓湯，叫他喝了幾口，漸漸的定了神。王夫人等放心，也沒有說麝月，只叫人仍把那玉交給寶釵給他帶上，想起那和尚來，『這玉不知那裏找來的，也是古怪，怎麼一時要銀，一時又不見了？莫非是神仙不成？』寶釵道：『說起那和尚來的蹤跡，去的影響，那玉并不是找來的，頭裏丟的時候，必是那和尚取去的。』王夫人道：『玉在家裏，怎麼能取的了去？』寶釵道：『既可送來，就可取去。』襲人麝月道：『那年丟了玉，林大爺測了個字，後來二奶奶過了門，我還告訴過二奶奶，說

測的那字是什麼「賞」字。二奶奶還記得麼？」寶釵想道：「是了；你們說測的是當舖裏找去，如今纔明白了：竟是個和尚的「尙」字在上頭，可不是和尚取了去的麼？」王夫人道：「那和尚本來古怪！那年寶玉病的時候，那和尚來說是我們家有寶貝可解，說的就是這塊玉了。他既知道，自然這塊玉到底有些來歷。況且你女婿養下來就嘴裏含着的。古往今來，你們聽見過這麼第二個麼？只是不知終久這塊玉到底怎麼着！就連僧們這一個，也還不知是怎麼着呢！病也是這塊玉，好也是這塊玉，生也是這塊玉，……」說到這裏，忽然住了，不免又流下淚來。

那時惜春便說道：「那年失玉，還請妙玉請過仙，說是一青硬峯下倚古松；還有什麼「入我門來一笑逢」的話。想起來「入我門」三字，大有講究。佛教法門最大，只怕二哥哥不能入得去。」

寶釵聽着，不覺的把眉頭兒眨揪着，發起怔來。尤氏道：「偏你一說，又是佛門了！你出家的念頭還沒有歇麼？」惜春笑道：「不瞞嫂子說，我早已斷了葷了。」王夫人道：「好孩子！阿彌陀佛！這個念頭是起不得的！」惜春聽了，也不言語。

且說衆人見寶玉死去復生，神氣清爽；又加連日服藥，一天好似一天，漸漸的復原起來。便是賈政見寶玉已好，現在丁憂無事，想起賈赦不知幾時遇赦，老太太的靈柩久停寺內，終不放心，欲要扶柩回南安葬，便叫了賈璉來商議。賈璉便道：「老爺想的極是。如今趁着丁憂，幹了這件大事更好。將來老爺起了服，只怕又不能遂意了。但是我父親不在家，姪兒又不敢僭越。老爺的主意很好，只是這件事也得好幾千銀子。衙門裏緝贓，那是再緝不出來的。」賈政道：「我的主意是定了。只爲大老爺不在家，叫你來商議商議，怎麼個辦法。你是不能出門的，現在這裏沒有人。我想好幾口材，都要帶回去，我一個人怎麼能夠照應？想着把蓉哥兒帶了去，況且有他媳婦的棺材，也在裏頭。還有你林妹妹的，那是老太太的遺言，說跟着老太太一塊兒回去的。我想這一項銀子，只

好在那裏挪借幾千也就殼了。』賈璉道：『如今的人情過於淡薄。老爺呢，又丁憂；我們老爺呢，又在外頭。一時借是借不出來的了，只得拿房地文書出去押去。』賈政道：『住的房子是官蓋的，那裏動得？』賈璉道：『住房是不能動的外頭，還有幾所，可以出脫的。等老爺起復後再贖，也使得。將來我父親回來了，倘能也再起用，也好贖的。只是老爺這麼大年紀，辛苦這一場，姪兒們心裏卻不安。』賈政道：『老太太的事是應該的。只要你在家謹慎些，把持定了纔好。』賈璉道：『老爺這倒只管放心，姪兒雖糊塗，斷不敢不認真辦理的。況且老爺回南，少不得多帶些人去；所留下的人也有限了，這點子費用，還可以過的來。就是老爺路上短少些，必經過賴尚榮的地方，可以叫他出點力兒。』賈政道：『自己老人家的事，叫人家幫什麼呢？』

賈璉答應了個是，便退出來，打算銀錢。賈政便告訴了王夫人，叫他管了家，自己擇了發引長行的日子，就要起身。

寶玉此時身體復元，賈環、賈蘭倒認真念書。賈政都交付給賈璉，叫他管教：『今年是大比的年頭，環兒是有服的，不能入場；蘭兒是孫子，服滿了也可以考的。務必叫寶玉同着姪兒考去，能殼中一個舉人，也好贖一贖僧們的罪名。』

賈璉等唯唯應命。賈政又吩咐了在家的人，說了好些話，纔別了宗祠，便在城外念了幾天經，就發引下船，帶了林之孝等而去。也沒有驚動親友，惟有自家男女送了一程回來。

寶玉因賈政命他赴考，王夫人便不時催逼查考起他的工課來。那寶釵襲人時常勸勉，自不必說。那知寶玉病後，雖精神日長，他的念頭一發更奇僻了，竟換了一種：不但厭棄功名仕進，竟把那兒女情緣也看淡了好些。只是衆人不大理會，寶玉也並不說出來。

一日，恰遇紫鵲送了林黛玉的靈柩回來，悶坐自己屋裏啼哭，想着：『寶玉無情！見他林妹妹的靈柩回去，並

不傷心落淚；見我這樣痛哭，也不來勸慰，反瞅着我笑！這樣負心的人，從前都是花言巧語來哄着我們！前夜虧我想得開，不然，幾乎又上了他的當！只是一件叫人不解，如今我看他待襲人也是冷冷兒的；二奶奶是本來不喜歡親熱的；麝月那些人就不抱怨他麼？看來女孩兒們多半是癡心的，白操了那些時的心，不知將來怎樣結局……」

正想着，只見五兒走來瞧他。見紫鵲滿面淚痕，便說：「姐姐又哭林姑娘了？我想一個人，聞名不如眼見！頭裏聽着二爺女孩子跟前是最好的，我母親再三的把我弄進來，豈知我進來了，盡心竭力的伏侍了幾次病，如今病好了，連一句好話也沒有剩出來；這會子索性連正眼兒也不瞧了！」

紫鵲聽他說的好笑，便撲嗤的一笑，啐道：「呸！你這小蹄子！你心裏要寶玉怎麼樣待你纔好？女孩兒家也不害臊！人家名公正氣的屋裏人，他瞧着還沒事人一大堆呢！有工夫理你去！」因又笑着，拿個指頭往臉上抹着，問道：「你到底算寶玉的什麼人哪？」

那五兒聽了，自知失言，便飛紅了臉。待要解說不是，要寶玉怎樣看待，說他近來不憐下的話，只聽院門外亂嚷，說：「外頭和尚又來了！要那一萬銀子呢！太太着急，叫璉二爺和他講去，偏偏璉二爺又不在家！那和尚在外頭說些瘋話，太太叫請二奶奶過去商量！」

寶玉聽見說是和尚在外頭，趕忙的獨自一人走到前頭，嘴裏亂嚷道：「我的師父在那裏？」叫了半天並不見有和尚，只得走到外面。見李貴將和尚攔住，不放他進來。寶玉便說道：「太太叫我請師父進去。」李貴聽了，鬆了手，那和尚便搖搖擺擺的進來。寶玉便上前施禮，連叫：「師父，弟子迎候來遲！」那僧說：「我不要吃你們接待，只要銀子拿了來，我就走！」

寶玉聽來，又不像有道行的話，看他滿頭癩瘡，渾身腌臢破爛，心裏想道：「自古說：『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

人」也不可當面錯過。我且應了他謝銀，並探探他的口氣……」便說道：「師父不必性急。現在家母料理，請師父坐下略等片刻。」

說着，寶玉往裏就跑。走到自己院內，見寶釵襲人等都到王夫人那裏去了，忙向自己牀邊取了那玉，便走出來。迎面碰見了襲人，撞了一個滿懷，把襲人嚇了一跳，說道：「太太說你陪着和尚坐着很好，太太在那裏打算送他些銀兩，你又回來做什麼？」寶玉道：「你快去回太太說不用張羅銀子了，我把這玉還了他就是了。」

襲人聽說，即忙拉住寶玉道：「這斷使不得的！那玉就是你的命，若是他拿了去，你又要病着了！」寶玉道：「如今再不病的了。我已經有了心了，要那玉何用！」摔脫襲人，便想要走。襲人急的趕着嚷道：「你回來，我告訴你一句話！」寶玉回過頭來道：「沒有什麼說的了。」

襲人顧不得什麼，一面趕着跑，一面嚷道：「上回丟了玉，幾乎沒有把我的命要了！剛剛兒的有了，你拿了去，你也活不成，我也活不成了！你要還他，除非是叫我死了！」說着，趕上一把拉住寶玉，急了道：「你死也要還，你死也要還！」很命的把襲人一推，抽身要走。怎奈襲人兩隻手繞着寶玉的帶子不放，哭着喊着坐在地下。裏面的丫頭聽見，連忙趕來，瞧見他兩個人的神情不好，只聽見襲人哭道：「快告訴太太去！寶二爺要把那玉去還和尚呢！」丫頭趕忙飛報王夫人。

那寶玉更加生氣，用手來掰開了襲人的手。幸虧襲人忍痛不放。紫鵲在屋裏聽見寶玉要把玉給人，這一急比別人更甚，把素日冷淡寶玉的主意都忘在九霄雲外了，連忙跑出來，幫着抱住寶玉。

那寶玉雖是個男人，用力摔打，怎奈兩個人死命的抱住不放，也難脫身。歎口氣道：「爲一塊玉，這樣死命的不放，若是我一個人走了，你們又怎麼樣！」襲人紫鵲聽了這話，不禁嚎啕大哭起來。

正在難分難解，王夫人寶釵急忙趕來，見是這樣形景，王夫人便哭着喝道：「寶玉，你又瘋了！」寶玉見王夫

人來了，明知不能脫身，只得陪笑道：『這當什麼，又叫太太着急。他們總是這樣大驚小怪。我說那和尚不近人情，他必要一萬銀子，少一個不能。我生氣進來，拿了這玉還他，就說是假的，要這玉幹什麼？他見我們不希罕，那玉便隨意給他些，就過去了。』王夫人道：『我打諒真要還他，這也罷了，爲什麼不告訴明白了他們？叫他們哭哭喊喊的像什麼？』寶釵道：『這麼說呢，倒還使得。要是真拿那玉給他，那和尚有些古怪，倘或一給了他，又鬧到家口不寧，豈不是不成事了麼？至於銀錢呢，就把我的頭面折變了，也還殼了呢。』王夫人聽了，道：『也罷了，且就這麼辦罷。』

寶玉也不回答。只見寶釵走上來，在寶玉手裏拿了這玉，說道：『你也不用出去，我合太太給他錢就是了。』寶玉道：『玉不還他，也使得；只是我還得當面見他，一見纔好。』襲人等仍不肯放手。到底寶釵明決，說：『放手，由他去就是了。』襲人只得放手。寶玉笑道：『你們這些人，原來重玉不重人，哪！你們既放了我，我便跟着他走了，看你們就守着那塊玉怎麼樣！』襲人心裏又着急起來，仍要拉他，只礙着王夫人和寶釵的面前，又不好太露輕薄，恰好寶玉一撒手就走了。襲人忙叫小丫頭在三門口傳了焙茗等，『告訴外頭照應着二爺，他有些瘋了。』

小丫頭答應了出去。王夫人寶釵等進來坐下，問起襲人來由。襲人便將寶玉的話細細說了。王夫人寶釵甚是不放心，又叫人出去，吩咐衆人伺候，聽着和尚說些什麼。回來，小丫頭傳話進來，回王夫人道：『二爺真有些瘋了。外頭小廝們說裏頭不給他玉，他也沒法兒，如今身子出來了，求那和尚帶了他去。』

王夫人聽了，說道：『這還了得！那和尚說什麼來着？』小丫頭回道：『和尚說要玉不要人。』寶釵道：『不要銀子了麼？』小丫頭道：『沒聽見說。後來和尚合二爺兩個人說着笑着，有好些話，外頭小廝們都不大懂。』王夫人道：『糊塗東西聽不出來，學是自然學得來的。』便叫小丫頭：『你把那小廝叫進來。』

王夫人等沒了主意，正要叫人出去拉寶玉進來，只見寶玉笑嘻嘻的進來說：『好了好了！』王夫人道：『你瘋瘋顛顛的說的是什麼？』寶玉道：『正經話，又說我瘋顛，那和尚與我原認得的，他不過也是要來見我一見。他何嘗是真要銀子呢？也只當化個善緣就是了，所以說明了他自己就飄然而去了。這可不是好了麼？』

王夫人不信，又隔着窗戶問那小廝。那小廝連忙出去問了門上的人，進來回說：『果然和尚走了，說請太太們放心，我原不要銀子，只要寶二爺時常到他那裏去去就是了。諸事只要隨緣，自有一定的道理。』王夫人道：『原來是個好和尚！你們曾問他住在那裏？』小廝道：『門上的說，他說來着，我們二爺知道的。』

王夫人便問寶玉：『他到底住在那裏？』寶玉笑道：『這個地方兒說遠就遠，說近就近。』寶釵不待說完，便道：『你醒醒兒罷！別儘着迷在裏頭。現在老爺太太就疼你一個人，老爺還吩咐叫你幹功名上進呢。』寶玉道：『我說的不是功名麼？你們不知道。』一子出家，七祖昇天！』

王夫人聽到那裏，不覺傷心起來，說：『我們的家運怎麼好！一個四丫頭口口聲聲要出家，如今又添出一個來了！我這樣的日子，過他做什麼！』說着，放聲大哭。寶釵見王夫人傷心，只得上前苦勸。寶玉笑道：『我說了一句頑話兒，太太又認起真來了。』王夫人止住哭聲道：『這些話也是混說的麼？』

正鬧着，只見丫頭來回說：『璉二爺回來了，顏色大變，說請太太回去說話。』王夫人又喫了一驚，說道：『將就些叫他進來罷。小嬸子也是舊親，不用迴避了。』

賈璉進來，見了王夫人，請了安。寶釵迎着，也問了賈璉的安。賈璉回道：『剛纔接了我父親的書信，說是病重的很，叫我就去，遲了恐怕不能見面。』說到那裏，眼淚便掉下來了。

王夫人道：『書上寫的是什麼病？』賈璉道：『寫的是感冒風寒起的，如今竟成了癆病了。現在危急，差一個人連日連夜趕來的說：如若再耽擱一兩天，就不能見面了。故來回太太，姪兒必得就去纔好。只是家裏沒人』

照管。薈兒芸兒雖說糊塗，到底是個男人；外頭有了事來，還可傳個話。姪兒家裏倒沒有什麼事。秋桐是天天哭着喊着，不願意在這裏，姪兒叫了他娘家的人來領了去了，倒省了平兒好些氣。雖是巧姐沒人照應，還虧平兒的心不很壞。姐兒心裏也明白，只是性氣比他娘還剛硬些，求太太時常管管教教他。」說着眼圈兒一紅，連忙把腰裏拴檳榔荷包的小絹子拉下來擦眼。

王夫人道：「放着，他親祖母在那裏，託我做什麼？」賈璉輕輕的說道：「太太要說這個話，姪兒就該活活兒的打死了！沒什麼說的，總求太太始終疼姪兒就是了。」說着就跪下來了。

王夫人也眼圈兒紅了，說：「你快起來！娘兒們說話兒，這是怎麼說？只是一件：孩子也大了，倘或你父親有個一差二錯，又耽擱住了；或者有個門當戶對的來說親，還是等你回來？還是你太太作主？」賈璉道：「現在太太們在家，自然是太太們做主，不必等我。」王夫人道：「你要去，就寫了稟帖給二老爺送個信，說家下無人，你父親不知怎樣，快請二老爺將老太太的大事早早的完結，快快回來。」

賈璉答應了，是正要走出去，復轉回來，回說道：「僭們家的家下人，家裏還彀使喚；只是園裏沒有人，太空了。那櫳翠菴原是僭們家的地基，如今妙玉不知那裏去了，所有的根基，他的當家女尼不敢自己作主，要求府裏一個人管理管理。」王夫人道：「自己的事還鬧不清，還攔得住外頭的事麼？這句話，好歹別叫四丫頭知道；若是他知道了，又要吵着出家的念頭出來了。你想：僭們家什麼樣的人家？好好的姑娘出家還了得！」賈璉道：「太太不提，起姪兒也不敢說。四妹妹到底是東府裏的，又沒有父母，他親哥哥又在外頭，他親嫂子又不大說的話，姪兒聽見要尋死覓活了好幾次。他既是心裏這麼着的了，若是牛着他，將來倘或認真尋了死，比出家更不好了。」王夫人聽了，點頭道：「這件事真真叫我也難擔——我也做不得主，由他大嫂子去就是了。」

賈璉又說了幾句，纔出來，叫了衆家人來，交代清楚，寫了書，收拾了行裝。平兒等不免叮嚀了好些話。只有巧

姐兒慘傷的了不得。賈璉又欲託王仁照應。巧姐到底不願意；聽見外頭託了芸薺二人，心裏更不受用，嘴裏卻說不出來，只得送了他父親，謹謹慎慎的隨着平兒過日子。豐兒小紅因鳳姐去世，告假的告假，告病的告病。平兒意欲接了家中一個姑娘來，一則給巧姐作伴，二則可以帶着他——遍想無人，祇有喜鸞四姐兒是賈母舊日鍾愛的，偏偏四姐兒新近出了嫁了，喜鸞也有了人家兒，不日就要出閣，也只得罷了。

且說賈芸薺送了賈璉，便進來見了邢王二夫人。他兩個倒替着在外書房住下，日間便與衆人廝鬧；有時找了幾個朋友喫個『車箍轆會』，甚至聚賭裏頭，那裏知道！

一日，邢大舅王仁來，瞧見了賈芸薺，住在此裏，知他熱鬧，也就借着照看的名兒，時常在外書房設局賭錢，喝酒。所有幾個正經的家人，賈政帶了幾個去，賈璉又跟去了幾個，只有那賴林諸家的兒子、姪兒，那些少年，託着老子娘的福，喫喝慣了的，那知當家立計的道理；況且他們長輩都不在家，便是『沒籠頭的馬』了。又有兩個旁主人，慫恿無不樂爲。這一鬧，把個榮國府鬧得沒上沒下，沒裏沒外！

那賈環爲他父親不在家，趙姨娘已死，王夫人不大理會，他便入了賈薺一路。榮府住的人雖不少，竟是各過各自的，誰也不肯做誰的主。賈環賈薺等愈鬧的不像事了，甚至偷典偷賣，不一而足。賈環更加宿娼濫賭，無所不爲。

一日，邢大舅王仁都在賈家外書房喝酒；一時高興，叫了幾個陪酒的來，唱着勸酒。賈薺便說：『你們鬧的太俗，我要行個令兒。』衆人道：『使得。』賈薺道：『偕們「月」字流觴』罷。我先說起「月」字，數到那個，便是那個喝酒。還要酒面酒底，須得依着令官，不依者罰三大杯。』

衆人都依了。賈薺喝了一杯令酒，便說：『飛羽觴而醉月。』順飲數到賈環。賈薺說：『酒面要個「桂」字。』賈環便說道：『冷露無聲溼桂花，酒底呢？』賈薺道：『說個「香」字。』賈環道：『天香雲外飄。』邢大舅說道：

「沒趣沒趣！你又懂得什麼字了，也假斯文起來！這不是取樂，竟是惱人了！偕們都蠲了，倒是擗拳，輸家喝，輸家唱，叫做「苦中苦」。若是不會唱的，說個笑話兒，也使得。只要有有趣。」衆人都道：「使得。」

於是亂擗起來。王仁輸了，喝了一杯，唱了一個。衆人道：「好！」又擗起來了。是個陪酒的輸了，唱了一個什麼。小姐小姐多丰采。」以後邢大舅輸了，衆人要他唱曲兒。他道：「我唱不上來，我說個笑話兒罷。」賈菴道：「若說不笑人，仍要罰的。」邢大舅就喝了一杯，說道：「諸位聽着：

「村莊上有一座元帝廟，旁邊有個土地祠。那元帝老爺常叫土地來說閒話兒。一日，元帝廟裏被了盜，便叫土地去查訪。土地稟道：「這地方沒有賊的，必是神將不小心，被外賊偷了東西去。」元帝道：「胡說！你是土地，失了盜，不問你問誰去呢？你倒不去拿賊，反說我的神將不小心嗎？」土地稟道：「雖說是不小心，到底是廟裏的風水不好。」元帝道：「你倒會看風水麼？」土地道：「待小神看看。」

「那土地向各處瞧了一會，便來回稟道：「老爺坐的身子背後，兩扇紅門，就不謹慎。小神坐的背後，是砌的牆，自然東西丟不了。以後老爺的背後也改了牆就好了。」

「元帝老爺聽來有理，便叫神將派人打牆。衆神將歎口氣道：「如今香火一炷也沒有，那裏有磚灰人工來打牆呢？」元帝老爺沒法，叫神將作法，卻都沒有主意。

「那元帝老爺脚下的龜將軍站起來道：「你們不中用，我有主意：你們將紅門拆下來，到了夜裏，拿我的肚子堵住這門口，難道當不得一堵牆麼？」衆神將都說道：「好！又不花錢，又便當結實。」於是龜將軍便當這個差事，竟安靜了。

「豈知過了幾天，那廟裏又丟了東西。衆神將叫了土地來說道：「你說砌了牆就不丟東西，怎麼如

今有了牆還要丟？」那土地道：「這牆砌的不結實。」衆神將道：「你瞧去。」土地一看，果然是一堵好牆，怎麼還有失事？把手摸了一摸，道：「我打諒是真牆，那裏知道是個『假牆』！」

衆人聽了，大笑起來。賈薈也忍不住的笑，說道：「傻大舅你好！我沒有罵你，你爲什麼罵我？快拿杯來罰大杯！」

邢大舅喝了，已有醉意。衆人又喝了幾杯，都醉起來。邢大舅說他姐姐不好，王仁說他妹妹不好，都說的狠狠毒毒的。賈環聽了，趁着酒興，也說鳳姐不好，怎樣苛刻我們，怎麼樣踏我們的頭。衆人道：「大凡做個人，原要厚道些。看鳳姑娘仗着老太太這樣的利害，如今焦了尾巴梢子了，只剩了一個姐兒，只怕也要現世報呢！」

賈芸想着鳳姐待他不好，又想起巧姐兒見他就哭，也信着嘴兒混說，還是賈薈道：「喝酒罷，說人家做什麼？」那兩個陪酒的道：「這位姑娘多大年紀了？長得怎麼樣？」賈薈道：「模樣兒是好的，很的，年紀也有十三四歲了。」那陪酒的說道：「可惜這樣人生在府裏這樣人家，若生在小戶人家，父母兄弟都做了官，還發了財呢！」衆人道：「怎麼樣？」那陪酒的說：「現今有個外藩王爺，最是有情的，要選一個妃子，若合了式，父母兄弟都跟了去，可不是好事兒嗎？」

衆人都不大理會，只有王仁心裏略動了一動，仍舊喝酒。只見外頭走進賴林兩家的子弟來，說：「爺們好樂呀！」衆人站起來說道：「老大老三，怎麼這時候纔來？叫我們好等！」那兩個人說道：「今早聽見一個謠言，說是僭們家又鬧出事來了，心裏着急，趕到裏頭打聽去，並不是僭們。」衆人道：「不是僭們就完了，爲什麼不說？」那兩個說道：「雖不是僭們，也有些干係。你們知道是誰？就是賈雨村老爺。我們今日進去，看見帶着鎖子，說要解到三法司衙門裏審問去呢。我們見他常在僭們家裏來往，恐有什麼事，便跟了去打聽。」賈芸道：「到底老大用心原該打聽打聽！你且坐下喝一杯再說。」

兩人讓了一回，便坐下喝着酒，道：「這位雨村老爺人也能幹，也會鑽營，官也不小了；只是貪財，被人家參了一個「婪索屬員」的幾款。如今的萬歲爺是最聖明最仁慈的，獨聽了一個「貪」字，或因糟蹋了百姓，或因恃勢欺良，是極生氣的，所以旨意便叫拿問。若問出來了，只怕攔不住；若是沒有的事，那參的人也不便。如今真真是好時候！只要有造化，做個官兒就好！」衆人道：「你的哥哥就是有造化的。現做知縣，還不好麼？」賴家的說道：「我哥哥雖是做了知縣，他的行爲，只怕也保不住怎麼樣呢？」衆人道：「手也長麼？」

賴家的點點頭兒，便舉起杯來喝酒。

衆人喫畢了飯，便大賭起來，賭到三更多天，只聽見裏頭亂嚷，說是：「四姑娘合珍大奶奶拌嘴，把頭髮都鉸了！趕到邢夫人王夫人那裏去磕了頭，說是要求容他做尼姑呢，送他一個地方兒；若不容他，他就死在跟前。那邢王兩位太太沒主意，叫請蓋大爺芸二爺進去。」

賈芸聽了，便知是那回看家的時候起的念頭，想來是勸不過來的了，便合賈蓋商議道：「太太叫我們進去，我們是做不得主的；況且也不好做主，只好勸去；若勸不住，只好由他們罷。俗們商量了寫封書給璉二叔便卸了我們的干係了。」

兩個商量定了主意，進去見了邢王兩位太太，便假意的勸了一回。無奈惜春立意必要出家，就不放他出去，只求一兩間淨屋子，給他誦經拜佛。尤氏見他兩個不肯作主，又怕惜春尋死，自己便硬做主張，說是：「這個不是索性我就罷了！說我做嫂子的容不下小姑子，逼的他出了家了，就完了。若說到外頭去呢，斷斷使不得；若在家裏呢，太太們都在這裏，算我的主意罷！叫蓋哥兒寫封書子給你珍大爺璉二叔就是了！」賈蓋等答應了。

邢王二夫人聽尤氏一段話，明知也難挽回。王夫人只得說道：「姑娘要行善，這也是前生的夙根，我們也實在攔不住；只是俗們這樣人家的姑娘出了家，不成個事體。如今你嫂子說了，准你修行，也是好處，卻有一句話

要說那頭髮可以不剃的；只要自己的心真，那在頭髮上頭呢？姑娘執意如此，我們就把姑娘住的房子便算了。姑娘的靜室，所有服侍姑娘的人，也得叫他們來問。他若願意跟的，就講不得說親配人；若不願意跟的，另打主意。」

惜春聽了，收了淚，拜謝了邢王二夫人李執尤氏等。王夫人說了，便問彩屏等誰願跟姑娘修行。彩屏等回道：「太太們派誰就是誰。」王夫人知道不願意，正在想人襲人立在寶玉身後，想來寶玉必要大哭，防着他的舊病。豈知寶玉嘆道：「真真難得！襲人心裏更自傷悲。寶釵雖不言語，遇事試探，見他執迷不醒，只得暗中落淚。」王夫人纔要叫了衆丫頭來問，忽見紫鵲走上前去，在王夫人面前跪下，回道：「剛纔太太問跟四姑娘的姐姐，太太看着怎麼樣？」王夫人道：「這個如何強派得人的？誰願意，他自然就說出來了。」紫鵲道：「姑娘修行，自然姑娘願意，並不是別的姐姐們的意思。我有句話回太太：我也並不是拆開姐姐們，各人有各人的心。我服侍林姑娘一場，林姑娘待我，也是太太們知道的，實在恩重如山，無以可報。他死了，我恨不得跟了他去；但只他不是這裏的人，我又受主子家的恩典，難以從死。如今四姑娘既要修行，我就求太太們將我派了跟着姑娘，伏侍姑娘一輩子，不知太太們准不准。若准了，就是我的造化了。」

邢王二夫人尙未答言，只見寶玉聽到那裏，想起黛玉一陣心酸，眼淚早下來了。衆人纔要問他時，他又哈哈大笑，走上來道：「我不該說的；這紫鵲蒙太太派給我屋裏，我纔敢說求太太准了他罷，全了他的好心。」王夫人道：「你頭裏姊妹出了嫁，還哭得死去活來；如今看見四妹妹要出家，不但不勸，倒說好事，你如今到底是怎麼個意思？我索性不明白了。」寶玉道：「四妹妹修行是已經准了的，四妹妹也是一定的主意了。若是真呢，我有一句話告訴太太：若是不定呢，我就不敢混說了。」惜春道：「二哥哥說話也好笑；一個人主意不定，便扭得過太太們來了？我也是像紫鵲的話：容我呢，是我的造化；不容我呢，還有一個死呢！那怕什麼？二哥哥既有話，

只管說。」寶玉道：「我這也不算什麼洩漏了，這也是一定的。我念一首詩給你們聽聽罷。」衆人道：「人家苦得很的時候，你倒來做詩惱人！」寶玉道：「不是做詩，我到過一個地方兒看了來的。你們聽聽罷。」衆人道：「使得你就念念，別順着嘴兒胡謔。」寶玉也不分辯，便說道：

『勘破三春景不長，緇衣頓改昔年妝。可憐繡戶侯門女，獨臥青燈古佛傍！』

李執寶釵聽了詫異道：「不好了！這個人入了魔了！」王夫人聽了這話，點頭嘆息，便問：「寶玉，你到底是那裏看來的？」寶玉不便說出來，回道：「太太也不必問我，自有見的地方。」

王夫人回過味來，細細一想，便更哭起來道：「你說前兒是頑話，怎麼忽然有這首詩罷了！我知道了！你們叫我怎麼樣呢！我也沒有法兒了！也只得由着你們去罷！但只等我合上了眼，各自幹各自的就完了！」

寶釵一面勸着，這個心比刀絞更甚，也掌不住，便放聲大哭起來。襲人已經哭的死去活來，幸虧秋紋扶着。寶玉也不啼哭，也不相勸，只不言語。賈蘭、賈環聽到那裏，各自走開。李執竭力的解說：「總是寶兄弟見四妹妹修行，他想來是痛極了，不顧前後的瘋話，這也作不得準。獨有紫鵲的事情，准不准，好叫他起來。」王夫人道：「什麼依不依？橫豎一個人的主意定了，那也是扭不過來的！可是寶玉說的也是一定的了！」

紫鵲聽了磕頭。惜春又謝了王夫人。紫鵲又給寶玉寶釵磕了頭。寶玉念聲：「阿彌陀佛！難得難得！不料你倒先好了！」寶釵雖然有把持，也難掌住。只有襲人也顧不得王夫人在上，便痛哭不止，說：「我也願意跟了四姑娘去修行！」寶玉笑道：「你也是好心，但是你不能享這個清福的！」襲人哭道：「這麼說，我是要死的了！」

寶玉聽到那裏，倒覺傷心，只是說不出來。因時已五更，寶玉請王夫人安歇。李執等各各自散去。彩屏等暫且伏侍惜春回去，後來指配了人家。紫鵲終身服侍，毫不改初。此是後話。

且言賈政扶了賈母靈柩一路南行，因遇着班師的兵將船隻過境，河道擁擠，不能速行，在道實在心焦。幸喜

遇見了海疆的官員，聞得鎮海統制欽召回京，想來探春一定回家，略略解些煩心，只打聽不出起程的日期，心裏又是煩燥。想到盤費算來不敷，不得已寫書一封，差人到賴尚榮任上借銀五百，叫人沿途迎來，應付需用。過了幾日，賈政的船纔行得十數里，那家人回來迎上船隻，將賴尚榮的稟啓呈上，書內告了多少苦處，備上白銀五十兩。

賈政看了大怒，卽命家人立刻送還，將原書發回，叫他不必費心。那家人無奈，只得回到賴尚榮任所。賴尚榮接到原書銀兩，心中煩悶，知事辦得不周到，又添了一百，央來人帶回，幫着說些好話。豈知那人不肯帶回，撂下就走。

賴尚榮心下不安，立刻修書到家，回明他父親，叫他設法告假，贖出身來。於是賴家託了賈薈、賈芸等在王夫人面前乞恩放出。賈薈明知不能過了一日，假說王夫人不依的話，回覆了賴家，一面告假，一面差人到賴尚榮任上，叫他告病辭官。王夫人並不知道。

且說那賈芸連日在外，又輸了好些銀錢，無所抵償，便和賈環借貸。賈環本是一個錢沒有的，雖是趙姨娘有些積蓄，早被他弄光了，那能照應人家，便想起鳳姐待他刻薄，趁着賈璉不在家，要擺佈巧姐出氣，遂把這個當叫賈芸來上，故意的埋怨賈芸道：『你們年紀又大，放着弄銀錢的事，又不敢辦，倒和我沒有錢的人商量！』賈芸道：『三叔，你這話說的倒好笑。』僭們一塊兒頑，一塊兒鬧，那裏有有錢的事？』賈環道：『不是前兒有人說是外藩要買個偏房，你們何不和王大舅商量，把巧姐說給他呢？』賈芸道：『叔叔，我說句招你生氣的話：外藩花了錢買人，還想能和僭們走動麼？』

賈環在賈芸耳邊說了些話，賈芸雖然點頭，只道賈環是小孩子的話，也不當事。恰好王仁走來說道：『你們兩個人商量些什麼，瞞着我嗎？』賈芸便將賈環的話附耳低言的說了。王仁拍手道：『這倒是一宗好事，又有

銀子！只怕你們不能；若是你們敢辦，我是親舅舅，做得主的！只要環老三在大太太跟前那麼一說，我找邢大舅再一說，太太們問起來，你們打夥兒說好就是了！』

賈環等商議定了，王仁便去找邢大舅，賈芸便去回邢王二夫人，說得錦上添花。王夫人聽了，雖然入耳，只是不信。邢夫人聽得邢大舅知道，心裏願意，便打發人找了邢大舅來問他。那邢大舅已經聽了王仁的話，又可分肥，便在邢夫人跟前說道：『若說這位郡王，是極有體面的。若應了這門親事，雖說不是正配，管保一過了門，姐夫的官早復了，這裏的聲勢又好！』

邢夫人本是沒主意的人，被邢大舅一番假話哄得心動，請了王仁來一問，更說得熱鬧；於是邢夫人倒叫人出去追着賈芸去說。王仁即刻找了人去到外藩公館說了。

那外藩不知底細，便要打發人來相看。賈芸又鑽了相看的人說明：『原是瞞着合宅的，只說是王府相親；等到成了，他祖母作主，親舅舅的保山，是不怕的。』那相看的人應了。賈芸便送信與邢夫人，並回了王夫人。那李執寶釵等不知原故，只道是件好事，也都歡喜。

那日果然來了幾個女人，都是豔妝麗服。邢夫人接了進去，敘了些閒話。那來人本知是個誥命，也不敢怠慢。邢夫人因事未定，也沒有和巧姐說明，只說有親戚來瞧，叫他去見。

巧姐到底是個小孩子，那管這些，便跟了奶媽過來。平兒不放心也跟着來。只見有兩個宮人打扮的見了巧姐，便渾身上下一看，更又起身來拉着巧姐的手又瞧了一遍，略坐了一坐就走了。倒把巧姐看得羞臊，回到房中納悶。想來沒有這門親戚，便問平兒。平兒先看見來頭，卻也猜着八九，『必是相親的。但是二爺不在家，太太作主，到底不知是那府裏的。若說是對頭親，不該這樣相看……瞧那幾個人的來頭，不像是本支王府，好像是外頭路數。如今且不必和姑娘說明，且打聽明白再說……』

平兒心下留神打聽。那些丫頭婆子都是平兒使過的，平兒一問，所有聽見外頭的風聲都告訴了，平兒便嚇的沒了主意。雖不和巧姐說，便趕着去告訴了李執寶釵，求他二人告訴王夫人。王夫人知道這事不好，便和邢夫人說知。怎奈邢夫人信了兄弟並王仁的話，反疑心王夫人不是好意，便說：『孫女兒也大了，現在璉兒不在家，這件事我還做得主。況且他親舅爺爺和他親舅舅打聽的，難道倒比別人不真麼？我橫豎是願意的。倘有什麼不好，我和璉兒也抱怨不着別人。』

王夫人聽了這些話，心下暗暗生氣，勉強說些閒話，便走了出來，告訴了寶釵，自己落淚。寶釵勸道：『太太別煩惱。這件事我看來是不成的。這又是巧姐兒命裏所招，只求太太不管就是了。』王夫人道：『你一開口就是瘋話！人家說定了就要接過去，若依平兒的話，你璉二哥哥不抱怨我麼？別說自己的姪孫女兒，就是親戚家的，也是要好纔好。邢姑娘是我們作媒的，配了你二大舅子，如今和和順順的過日子不好麼？那琴姑娘，梅家娶了去，聽見說是豐衣足食的，很好，就是史姑娘，是他叔叔的主意，頭裏原好，如今姑爺癆病死了，你史妹妹立志守寡，也就苦了。若是巧姐兒錯給了人家兒，可不是我的心壞？』

正說着，平兒過來瞧寶釵，並探聽邢夫人的口氣。王夫人將邢夫人的話說了一遍，平兒呆了半天，跪下求道：『巧姐兒終身全仗着太太！若信了人家的話，不但姑娘一輩子受了苦，便是璉二爺回來，怎麼說呢？』王夫人道：『你是個明白人，起來聽我說。巧姐兒到底是大太太孫女兒，他要作主，我能攔他麼？』寶釵勸道：『無妨礙的，只要明白就是了。』平兒生怕寶釵瘋癲嚷出來，也並不言語，回了王夫人，竟自去了。

這裏王夫人想到煩悶，一陣心痛，叫丫頭扶着，勉強回到自己房中，躺下，不叫寶釵過來，說：『睡睡就好了。』自己卻也煩悶。聽見說李嬪娘來了，也不及接待。只見賈蘭進來請了安，回道：『今早爺爺那裏打發人帶了一封書子來，外頭小子們傳進來的。我母親接了，正要過來，因我老娘來了，叫我先呈給太太瞧，回來我母親

就過來回太太。還說我老娘要過來呢。」說着，一面把書子呈上。王夫人一面接書，一面問道：「你老娘來作什麼？」賈蘭道：「我也不知道。我只聽見我老娘說：我三姨兒的婆婆家有什麼信兒來了。」王夫人聽了，想起來還是前次給甄寶玉說了李綺，後來放定下茶，想來此時甄家要娶過門，所以李嬌娘來商量這件事情，便點點頭兒，一面拆開書信，見上面寫着道：

「近因沿途俱係海疆凱旋船隻，不能迅速前行。聞探姐隨翁婿來都，不知會有信否？前接到璉姪手稟，知大老爺身體欠安，亦不知已有確信否？寶玉蘭兒場期已近，務須實心用功，不可怠惰。老太太靈柩抵家，尚需時日。我身體平善，不必掛念。此諭寶玉等知道。月日手書。（蓉兒另稟）」

王夫人看了，仍舊遞給賈蘭說：「你拿去給你二叔叔瞧瞧，還交給你母親罷。」

正說着，李紈同李嬌娘過來請安問好畢，王夫人讓了坐。李嬌娘便將甄家要娶李綺的話說了一遍。大家商議了一會子。李紈因問王夫人道：「老爺的書子，太太看過了麼？」王夫人道：「看過了。」賈蘭便拿着給他母親瞧。李紈看了道：「三姑娘出了門，好幾年總沒有來，如今要回京了，太太也放了好些心。」王夫人道：「我本

是心痛，看見探丫頭要回來了，心裏略好些，只是不知幾時纔到。」

李嬌娘便問了賈政在路好。李紈因向賈蘭道：「哥兒瞧見了場期近了，你爺爺惦記的什麼是的。你快拿了去給二叔叔瞧去罷。」李嬌娘道：「他們爺兒兩個又沒進過學，怎麼能下場呢？」王夫人道：「他爺爺做糧道的起身時，給他們爺兒兩個撥了例監了。」李嬌娘點頭。賈蘭一面拿着書子出來，來找寶玉。

卻說寶玉送了王夫人去後，正拿着秋水一篇在那裏細玩。寶釵從裏間走出，見他看的得意忘言，便走過來一看，見是這個心裏着實煩悶。細想：「他只顧把這些『出世離羣』的話當作一件正經事，終久不妥。」看他這種光景，料勸不過來，便坐在寶玉傍邊，怔怔的瞅着。寶玉見他這般，便道：「你這又是爲什麼？」寶釵道：「我

想你我既爲夫婦，你便是我終身的倚靠，卻不在情慾之私。論起榮華富貴，原不過是過眼煙雲；但自古聖賢以人品根柢爲重。」

寶玉也沒聽完，把那本書擱在傍邊，微微的笑道：「據你說「人品根柢」，又是什麼「古聖賢」，你可知古聖賢說過「不失其赤子之心」？那赤子有什麼好處？不過是無知無識無會無忌。我們生來已陷溺在貪嗔癡愛中，猶如污泥一般，怎麼能跳出這般塵網？如今纔曉得「聚散浮生」四字，古人說了，不會提醒一個。既要講到人品根柢，誰是到那太初一步地位的？」寶釵道：「你既說「赤子之心」，古聖賢原以忠孝爲赤子之心，並不是遁世離羣，無關無係爲赤子之心。堯舜禹湯周孔時刻以救民濟世爲心，所謂赤子之心，原不過是「不忍」二字。若你方纔所說的忍於拋棄天倫，還成什麼道理？」

寶玉點頭笑道：「堯舜不強巢許，武周不強夷齊……」寶釵不等他說完，便道：「你這個話，益發不是了。古來若都是巢許夷齊，爲什麼如今人又把堯舜周孔稱爲聖賢呢？況且你自比夷齊，更不成話。夷齊原是生在殷商末世，有許多難處之事，所以纔有託而逃。當此聖世，僭們世受國恩，祖父錦衣玉食，況你自自有生以來，自去世的老太太以及老爺太太視如珍寶，你方纔所說自己想一想，是與不是？」

寶玉聽了，也不答言，只有仰頭微笑。寶釵因又勸道：「你既理屈詞窮，我勸你從此把心收一收，好好的用功，但能博得一第，便是從此而止，也不枉天恩祖德了！」

寶玉點了點頭，歎了口氣，說道：「一第呢，其實也不是什麼難事。倒是你這個「從此而止」，「不枉天恩祖德」，卻還不離其宗！」

寶釵未及答言，襲人過來說道：「剛纔二奶奶說的古聖先賢，我們也不懂。我只想着我們這些人，從小兒辛辛苦苦跟着二爺，不知陪了多少小心——論起理來，原該當的；但只二爺也該體諒體諒。況且二奶奶替二爺

在老爺太太跟前行了多少孝道；就是二爺不以夫妻爲事，也不可太辜負了人心。至於神仙那一層，更是謊話；誰見過有走到凡間來的神仙呢？那裏來的這麼個和尚，說了些混話，二爺就信了真！二爺是讀書的人，難道他的話比老爺太太還重麼？

寶玉聽了，低頭不語。襲人還要說時，只聽外面脚步走響，隔着窗戶問道：『二叔在屋裏呢麼？』

寶玉聽了，是賈蘭的聲音，便站起來，笑道：『你進來罷。』寶釵也站起來，賈蘭進來，笑容可掬的給寶玉寶釵請了安，問了襲人的好，襲人也問了好，便把書子呈給寶玉瞧。寶玉接在手中看了，便道：『你三姑姑回來了？』賈蘭道：『爺爺既如此寫，自然是回來的了。』

寶玉點頭不語，默默如有所思。賈蘭便問：『叔叔看見了？』爺爺後頭寫着，叫僧們好生念書呢。叔叔這程子只怕總沒作文章罷？』寶玉笑道：『我也要作幾篇熟一熟手，好去誑這個功名。』賈蘭道：『叔叔既這樣，就擬幾個題目，我跟着叔叔作，也好進去混場。別到那時，交了白卷子，惹人笑話，不但笑話我，人家連叔叔都要笑話了。』寶玉道：『你也不至如此。』

說着，寶釵命賈蘭坐下。寶玉仍坐在原處，賈蘭側身坐了。兩個談了一回文，不覺喜動顏色。

寶釵見他爺兒兩個談得高興，便仍進屋裏去了。心中細想：『寶玉此時光景，或者醒悟過來了；只是剛纔說話，他把那一「從此而止」四字單單的許可，這又不知是什麼意思了……』

寶釵尙自猶豫，惟有襲人看他愛講文章，提到下場，更又欣然，心裏想道：『阿彌陀佛！好容易講四書是，的纔講過來了！』

這裏寶玉和賈蘭講文，鶯兒沏過茶來。賈蘭站起來，接了，又說了一會子下場的規矩，並請甄寶玉在一處的話，寶玉也甚似願意。

一時，賈蘭回去，便將書子留給寶玉了。那寶玉拿着書子笑嘻嘻走進來遞給麝月收了，便出來將那本莊子收了，把幾部向來最得意的，如參同契、元命苞、五燈會元之類，叫出麝月、秋紋、鶯兒等都搬了擱在一邊。寶釵見他這番舉動，甚爲罕異，因欲試探他，便笑問道：「不看他倒是正經，但又何必搬開呢？」寶玉道：「如今纔明白過來了，這些書都算不得什麼。我還要一火焚之，方爲乾淨！」

寶釵聽了，更欣喜異常，只聽寶玉口中微吟道：

『內典語中無佛性，金丹法外有仙舟。』

寶釵也沒很聽真，只聽得『無佛性』、『有仙舟』幾個字，心中轉又狐疑；且看他作何光景。

寶玉便命麝月、秋紋等收拾一間靜室，把那些語錄、名稿及應制詩之類都找出來擱在靜室中，自己卻當真靜靜的用起功來。寶釵這纔放了心。

那襲人此時真是聞所未聞，見所未見，便悄悄的笑著向寶釵道：「到底奶奶說話透徹！只一路講究，就把二爺勸明白了，就只可惜遲了一點兒，臨場太近了！」寶釵點頭微笑道：「功名自有定數，中與不中，倒也不在用功的遲早。但願他從此一心巴結正路，把從前那些邪魔永不沾染，就是好了！」說到這裏，見房裏無人，便悄悄說道：「這一番悔悟過來，固然很好，但只一件怕又犯了前頭的舊病，和女孩兒們打起交道來，也是不好。」襲人道：「奶奶說的也是，二爺自從信了和尚，纔把這些姐妹冷淡了；如今不信和尚，真怕又要犯了前頭的舊病呢。我想奶奶和我二爺原不大理會紫鵲去了；如今祇他們四個這裏頭，就是五兒有些個狐媚子，聽見說他媽求了大奶奶和奶奶，說要討出去給人家兒呢；但是這兩天到底在這裏呢？麝月、秋紋雖沒別的，只是二爺那幾年也都有些頑頑皮皮的。如今算來，祇有鶯兒，二爺倒不大理會；況且鶯兒也穩重。我想倒茶弄水，只叫鶯兒帶着小丫頭們伏侍就設了，不知奶奶心裏怎麼樣？」寶釵道：「我也慮的是這個，你說的倒也罷了。」從此便派鶯

兒帶着小丫頭伏侍。

那寶玉卻也不出房門，天天只差人去給王夫人請安。王夫人聽見他這番光景，那一種欣慰之情，更不待言了。

且說過了幾天，便是場期。別人只知盼望他爺兒兩個作了好文章便可以高中的了；祇有寶釵見寶玉的工課雖好，只是那有意無意之間卻別有一種冷靜的光景。知他要進場了，頭一件，叔姪兩個都是初次赴考，恐人馬擁擠，有什麼失閃；第二件，寶玉自和尚去後，總不出門，雖然見他用功喜歡，只是改的太速太好了，反倒有些信不及，只怕又有什麼變故，所以進場的頭一天，一面派了襲人帶了小丫頭們同着素雲等給他爺兒兩個收拾妥當，自己又都過了日，好好的攔起，預備着；一面過來同李執回了王夫人，揀家裏老成的管事的多派了幾個，只說怕人馬擁擠碰了。

次日，寶玉賈蘭換了半新不舊的衣服，欣然過來見了王夫人。王夫人囑咐道：『你們爺兒兩個都是初次下場；但是你們活了這麼大，並不會離開我一天。就是不在我跟前，也是丫頭媳婦們圍着，何曾自己孤身睡過一夜？今日各自進去，孤孤悽悽舉目無親，須要自己保重！早些作完了文章出來，找着家人，早些回來，也叫你母親媳婦們放心！』

王夫人說着，不免傷起心來。賈蘭聽一句答應一句。只見寶玉一聲不哼，待王夫人說完了，走過來給王夫人跪下，滿眼流淚，磕了三個頭，說道：『母親生我一世，我也無可答報！只有這一入場，用心作了文章，好好的中個舉人出來；那時太太喜歡喜歡，便是兒子一輩子的事也完了！——一輩子的不好，也都遮過去了！』

王夫人聽了，更覺傷心，便道：『你有這個心，自然是好的！可惜你老太太不能見你的面了！』一面說，一面哭着拉他。

那寶玉只管跪着，不肯起來，便說道：『老太太見與不見，總是知道的，喜歡的，既能知道了，喜歡了，便是不見也和見了的一樣，只不過隔了形質，並非隔了神氣啊！』

李紈見王夫人和他如此，一則怕勾起寶玉的病來，二則也覺得光景不大吉祥，連忙過來說道：『太太，這是大喜的事，爲什麼這樣傷心？況且寶兄弟近來很知好歹，很孝順，又肯用功，只要帶了姪兒進去，好好的作文章，早早的回來，寫出來請僭們的世交老先生們看了，等着爺兒兩個都報了喜就完了。』一面叫人攙起寶玉來。寶玉卻轉過身來給李紈作了個揖，說：『嫂子放心！我們爺兒兩個都是必中的。日後蘭哥還有大出息，大嫂子還要帶鳳冠穿霞帔呢。』李紈笑道：『但願應了叔叔的話，也不枉——』說到這裏，恐怕又惹起王夫人的傷心來，連忙咽住了。寶玉笑道：『只要有了個好兒子，能設接緒祖基，就是大哥哥不能見，也算他的後事完了。』李紈見天氣不早了，也不肯儘着和他說話，只好點點頭兒。

此時寶釵聽得早已呆了，這些話——不但寶玉說的不好，便是王夫人李紈所說，——句句都是不祥之兆；卻又不敢認真，只得忍淚無言。那寶玉走到跟前，深深的作了一個揖。衆人見他行事古怪，也摸不着是怎麼樣，又不敢笑他。只見寶釵的眼淚直流下來，衆人更是納罕。又聽寶玉說道：『姐姐！我要走了！你好生跟着太太聽我的喜信兒罷！』寶釵道：『是時候了，你不必說這些嘮叨話了。』寶玉道：『你倒催的我緊，我自己也知道該走了！』回頭見衆人都在這裏，只沒惜春紫鵲，便說道：『四妹妹和紫鵲姐姐跟前，替我說罷！他們兩個橫豎是再見的。』

衆人見他的話又像有理，又像瘋話。大家祇說他從來沒出過門，都是太太的一套話招出來的，不如早早催他去了就完了事了，便說道：『外面有人等你呢，你再鬧就誤了時辰了。』寶玉仰面大笑道：『走了！走了！不用胡鬧了！完了事了……』衆人也都笑道：『快走罷！』獨有王夫人和寶釵娘兒兩個倒像生離死別的一般，那

眼淚也不知從那裏來的，直流下來，幾乎失聲哭出。但見寶玉嘻天哈地，大有瘋傻之狀，遂從此出門而去。不言寶玉賈蘭出門赴考。且說賈環見他們考去，自己又氣又恨，便自大爲王，說：『我可要給母親報仇了！家裏一個男人沒有，上頭太太依了我，還怕誰！』想定了主意，跑到邢夫人那邊請了安，說了些奉承的話。那邢夫人自然喜歡，便說道：『你這纔是明理的孩子呢！像那巧姐兒的事，原該我作主的。你璉二哥糊塗，放着親奶奶倒託別人去！』賈環道：『人家那頭兒也說了，只認得這一門子，現在定了，還要備一分大禮來送太太呢。如今太太有了這樣的藩王孫女女婿，還怕大老爺沒大官做麼？不是我說自己的太太，他們有了元妃姐姐，便欺壓的人難受！將來巧姐兒別也是這樣沒良心，等我去問問他！』邢夫人道：『你也該告訴他，他纔知道你的好處。只怕他父親在家也找不出這麼門子好親事來，但只平兒那個糊塗東西，他倒說這件事不好，說是你太太也不願意。想來恐怕我們得了意，若遲了，你二哥回來，又聽人家的話，就辦不成了。』賈環道：『那邊都定了，只等太太出了八字，王府的規矩，三天就要來娶的。但是一件，只怕太太不願意，那邊說是不該娶犯官的孫女，只好悄悄的擡了去；等大老爺免了罪，做了官，再大家熱鬧起來。』邢夫人道：『這有什麼不願意，也是禮上應該的。』賈環道：『既這麼着，這帖子太太出了就是了。』邢夫人道：『這孩子又糊塗了！裏頭都是女人，你叫芸哥兒寫了一個就是了。』

賈環聽說，喜歡的了不得，連忙答應了出來，趕着和賈芸說了，邀着王仁到那外藩公館立文書，兌銀子去了。那知剛纔所說的話，早被跟邢夫人的丫頭聽見。那丫頭是求了平兒纔挑上的，便抽空兒趕到平兒那裏，一五一十的都告訴了。平兒早知此事不好，已和巧姐細細的說明。巧姐哭了一夜，必要等他父親回來作主。太太的話不能遵，今兒又聽見這話，便大哭起來，要和太太講去。平兒急忙攔住道：『姑娘且慢着！太太是你的親祖母，他說二爺不在家，太太做得主的。況且還有舅舅做保山，他們都是一氣，姑娘一個人那裏說得過呢？』

我到底是下人，說不上話去。如今只可想法兒，斷不可冒失的！

邢夫人那邊的丫頭道：『你們快快的想主意，不然可就要擡走了！』說着，各自去了。平兒回過頭來，見巧姐哭作一團，連忙扶着道：『姑娘哭是不中用的！如今是二爺說不着，聽見他們的話頭——』

這句話還沒說完，只見邢夫人那邊打發人來告訴：『姑娘大喜的事來了！叫平兒將姑娘所有應用的東西料理出來。若是賠送呢，原說明了，等二爺回來再辦。』平兒只得答應了回來。又見王夫人過來，巧姐兒一把抱住，哭得倒在懷裏。王夫人也哭道：『姐兒不用着急，我為你喫了大太太好些話，看來是扭不過來的。我們只好應着緩下去，即刻差個家人趕到你父親那裏去告訴。』平兒道：『太太還不知道麼？早起三爺在大太太跟前說了什麼外藩規矩，三日就要過去的。如今大太太已叫芸哥兒寫了名字年庚去了，還等得二爺麼？』

王夫人聽說是三爺，便氣得話也說不出來，呆了半天，一疊聲叫找賈環。找了半天，人回：『今早同蔣哥兒王舅爺出去了。』王夫人問：『芸哥呢？』衆人回說：『不知道。』

巧姐屋內人人瞪眼，都無方法。王夫人也難和邢夫人爭論，只有大家抱頭大哭。正鬧着，一個婆子進來回說：『後門上的人說，那個劉老老又來了。』王夫人道：『偕們家遭了這樣事，那有工夫接待人，不拘怎麼回了他去罷。』平兒道：『太太該叫他進來，他是姐兒的乾媽，也得告訴告訴他。』

王夫人不言語，那婆子便帶了劉老老進來。各人見了問好。劉老老見衆人的眼圈兒通紅，也摸不着頭腦；遲了一會子，問道：『怎麼了？太太姑娘們必是想二姑奶奶了。』

巧姐兒聽見提起他母親，越發大哭起來。平兒道：『老老別說閒話，你既是姑娘的乾媽，也該知道的。』便一五一十的告訴了。把個劉老老也嚇怔了；等了半天，忽然笑道：『你這樣一個伶俐姑娘，沒聽見過「鼓兒詞」麼？這上頭的法兒多着呢，這有什麼難的？』平兒趕忙問道：『老老，你有什么魔法兒快說罷。』

劉老老道：『這有什麼難的呢？一個人也不叫他們知道，扔崩一走就完了事了。』平兒道：『這可是混說了！我們這樣人家的人，走到那裏去？』劉老老道：『只怕你們不走，你們要走，就到我屯裏去。我就把姑娘藏起來，即刻叫我女婿弄了人，叫姑娘親筆寫個字兒，趕到姑老爺那裏，少不得他就來了。可不好麼？』平兒道：『大太太知道呢？』劉老老道：『我來，他們知道麼？』平兒道：『大太太住在前頭，他待人刻薄，有什麼信，沒人送給他。你若前門走來，就知道了。如今是後門來的，不妨事。』劉老老道：『僧們說定了幾時，我叫女婿打了車來接了去。』平兒道：『這還等得幾時嗎？你坐着罷。』急忙進去，將劉老老的話，避了傍人，告訴了。

王夫人想了半天不妥當。平兒道：『只好這樣爲的是太太纔敢說明。太太就妝不知道，回來倒問大太太。我們那裏就有人去，想二爺回來也快。』

王夫人不言語，歎了一口氣。巧姐兒聽見，便和王夫人道：『求太太救我橫豎父親回來，只有感激的。』平兒道：『不用說了，太太回去罷。只要太太派人看屋子。』王夫人道：『掩密些！你們兩個人的衣服鋪蓋是要的啊。』平兒道：『要快走纔中用呢！若是他們定了回來，就有饑荒了！』一句話提醒了王夫人，便道：『是了！你們快辦去罷！有我呢！』

於是王夫人回去，倒過去找那夫人說閒話兒，把那夫人先絆住了。平兒這裏便遣人料理去了，囑咐道：『倒別避人！有人進來看見，就說是大太太吩咐的，要一輛車子送劉老老去。』

這裏又買囑了看後門的人，僱了車來。平兒便將巧姐妝做青兒模樣，急急的去了。後來平兒只當送人，眼錯不見，也跨上車去了。

原來近日賈府後門雖開，只有一兩個人看着；餘外雖有幾個家下人，因房大人少，空落落的，誰能照應。且那夫人又是個不憐下人的，家人明知此事不好，又都感念平兒的好處，所以通同一氣，放走了巧姐。

邢夫人還自和王夫人說話，那裏理會。只有王夫人甚不放心，說了一回話，悄悄的走到寶釵那裏坐下，心裏還是惦記着。寶釵見王夫人神色恍惚，便問：『太太的心裏有什麼事？』王夫人將這事背地裏和寶釵說了。寶釵道：『險得很！如今得快快兒的叫芸哥兒止住那裏纔妥當。』王夫人道：『我找不着環兒呢。』寶釵道：『太太總要妝作不知，等我想個人去叫大太太知道纔好。』王夫人點頭，一任寶釵想人，暫且不言。

且說外藩原是要買幾個使喚的女人，據媒人一面之辭，所以派人相看。相看的人回去稟明了藩王。藩王問起人家，衆人不敢隱瞞，只得實說。那外藩聽了，知是世代勳戚，便說：『了不得！這是有干例禁的，幾乎誤了大事！況我朝覲已過，便要擇日起程。倘有人來再說，快快打發出去！』

這日恰好賈芸王仁等遞送年庚，只見府門裏頭的人便說：『奉王爺的命說：敢拿賈府的人來冒充民女者，要拿住究治了！如今太平時候，誰敢這樣大膽！』這一嚷，嚇得王仁等抱頭鼠竄的出來，埋怨那說事的人，大家掃興而散。

賈環在家候信，又聞王夫人傳喚，急得煩燥起來。見賈芸一人回來，趕着問道：『定了麼？』賈芸慌忙躡足道：『了不得了！了不得！不知誰露了風了！』還把喫虧的話說了一遍。賈環氣得發怔，說：『我早起在大太太跟前說的這樣好，如今怎麼樣處呢？這都是你們衆人坑了我了！』

正沒主意，聽見裏頭亂嚷，叫着賈環等的名字，說：『大太太二太太叫呢！』兩個人只得躡進去。只見王夫人怒容滿面，說：『你們幹的好事！如今逼死了巧姐和平兒了！快快的給我找還屍首來完事！』兩個人跪下。賈環不敢言語。賈芸低頭說道：『孫子不敢幹什麼。爲的是邢舅太爺和王舅爺說給巧妹妹作媒，我們纔回太太們的。大太太願意，纔叫孫子寫帖兒去的。人家還不要呢，怎麼我們逼死了妹妹呢？』

王夫人道：『環兒在大太太那裏說的，三日內便要擡了走。說親作媒，有這樣的麼？我也不問你們，快把巧姐

兒還了我們，等老爺回來再說！」邢夫人如今也是一句話兒說不出了，只有落淚。王夫人便罵賈環說：「趙姨娘這樣混賬東西，留的種子也是這混賬的！」說着，叫丫頭扶了，回到自己房中。

那賈環賈芸邢夫人三個人互相埋怨，說道：「如今且不用埋怨，想來死是不死的，必是平兒帶了他到那什麼親戚家躲着去了。」邢夫人叫了前後的門上人來罵着問：「巧姐和平兒知道那裏去了？」豈知下人一口同音說是：「大太太不必問我們，問當家的爺們就知道了。」大太太也不用鬧，等我們太太問起來，我們有話說。要打大家打，要罰大家都罰。自從璉二爺出了門，外頭鬧的還得了我們的月錢月米是不給了！賭錢喝酒鬧小旦，還接了外頭的媳婦兒到宅裏來，這不是爺嗎？」說得賈芸等頓口無言。王夫人那邊又打發人來催說：「叫爺們快找來！」

那賈環等急得恨無地縫可鑽，又不敢盤問巧姐那邊的人。明知衆人深恨，是必藏起來了；但是這句話怎敢在王夫人面前說；只得各處親戚家打聽，毫無蹤跡。裏頭一個邢夫人，外頭環兒等，這幾天鬧的晝夜不寧。

看看到了出場日期，王夫人只盼着寶玉賈蘭回來。等到晌午，不見回來，王夫人李紈寶釵着忙，打發人去到下處打聽，去了一起，又無消息；連去的人也不來了。回來又打發一起去，又不見回來，三個人心裏如熱油熬煎。等到傍晚，有人進來，見是賈蘭，衆人喜歡，問道：「寶二叔呢？」賈蘭也不及請安，便哭道：「二叔丟了！」

王夫人聽了這話，便怔了半天，也不言語，便直挺挺的躺倒牀上，虧得彩雲等在後面扶着，下死的叫醒轉來，哭着見寶釵也是白瞪兩眼，襲人等已哭得淚人一般，只有哭着罵賈蘭道：「糊塗東西！你同二叔在一處，怎麼他就丟了！」賈蘭道：「我和二叔在下處是一處喫，一處睡，進了場，相離也不遠，刻刻在一處的。今日一早，二叔的卷子早完了，還等我呢。我們兩個人一起去交了卷子，一同出來，在龍門口一擠，回頭就不見了。我們家接場的人都問我，李貴還說：「看見的，相離不過數步，怎麼一擠就不見了？」現叫李貴等分頭的找去，我也帶了人

各處號裏都找遍了，沒有；我所以這時候纔回來。」

王夫人是哭的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寶釵心裏已知八九；襲人痛哭不已；賈薈等不等吩咐，也是分頭而去。可憐榮府的人，個個死多活少，空備了接場的酒飯！

賈蘭也都忘了辛苦，還要自己找去。倒是王夫人攔住道：「我的兒！你叔叔丟了，還禁得再丟了你麼？好孩子！你歇歇去罷！」賈蘭那裏肯走。尤氏等苦勸不止。衆人中只有惜春心裏卻明白了，只不好說出來，便問寶釵道：「二哥哥帶了玉去了沒有？」寶釵道：「這是隨身的東西，怎麼不帶？」

惜春聽了，便不言語。襲人想起那日搶玉的事來，也是料着那和尚作怪；柔腸幾斷，珠淚交流，嗚嗚咽咽，哭個不住。追想當年寶玉相待的情分，有時慙他，他便惱了，也有一種令人回心的好處；那溫存體貼，是不用說了；若慙急了他，便賭誓說做和尚，誰知今日卻應了這句話了！

不言襲人苦想，卻說那天已是四更，並沒個信兒。李紈怕王夫人苦壞了，極力勸着回房。衆人都跟着伺候，只有邢夫人回去。賈環躲着不敢出來。王夫人叫賈蘭去了一夜無眠。次日天明，雖有家人回來，都說：「沒有一處不尋到，實在沒有影兒。」於是薛姨媽、薛蝌、史湘雲、寶琴、李嬪娘等接二連三的過來請安問信。

如此一連數日，王夫人哭得飲食不進，命在垂危。忽有家人回道：「海疆來了一人，口稱統制大人那裏來的，說我們家的三姑奶奶明日到京了。」王夫人聽說探春回京，雖不能解寶玉之愁，那個心略放了些。到了明日，果然探春回來。衆人遠遠接着，見探春出挑得比先前更好了，服采鮮明。看見王夫人形容枯槁，衆人眼腫腮紅，便也大哭起來。哭了一會，然後行禮。看見惜春道：「姑打扮心裏很不舒服。又聽見寶玉心迷走失，家中多少不順的事，大家又哭起來。還虧得探春能言，見解亦高，把話來慢慢兒的勸解了好些時。王夫人等略覺好些。至次日，三姑爺也來了，知有這樣事，留探春住下勸解。跟探春的丫頭老婆也與衆姐妹們相聚，各訴別後情事。從此上

上下下的人，竟是無晝無夜，專等寶玉的信。

那一夜五更多天，外頭幾個家人進來，到二門口報喜。幾個小丫頭亂跑進來，也不及告訴大丫頭了，進了屋子，便說：『太太奶奶們大喜！』王夫人打諒寶玉找着了，便喜歡的站起身來說：『在那裏找着的？快叫他進來！』那人道：『中了第七名舉人。』王夫人道：『寶玉呢？』家人不言語。王夫人仍舊坐下，探春便問：『第七名中的是誰？』家人回說：『是寶二爺。』

正說着，外頭又嚷道：『蘭哥兒中了！』那家人趕忙出去，接了報單回稟，見賈蘭中了一百三十名。李執心下自然喜歡，但因不見了寶玉，不敢喜形於色。王夫人見賈蘭中了，心下也是喜歡，只想：『若是寶玉一回來，偕們這些人，不知怎樣樂呢……』獨有寶釵心下悲苦，又不好掉淚。衆人道喜，說是：『寶玉既有中的命，自然再不會丟的；不過再過兩天，必然找着的。』

王夫人等想來不錯，略有笑容。衆人便趁勢勸王夫人等多進了些飲食。只見三門外頭焙茗亂嚷說：『我們二爺中了舉人，是丟不了的了！』衆人問道：『怎麼見得？』焙茗道：『一舉成名天下聞！』如今二爺走到那裏，那裏就知道的，誰敢不送來！裏頭的衆人都說：『這小子雖是沒規矩，這句話是不错的。』惜春道：『這樣大人了，那裏有走失的？只怕他勘破世情，入了空門，這就難找着他了！』

這句話又招的王夫人等都大哭起來。李執道：『古來成佛作祖成神仙的，果然把爵位富貴都拋了，也多得很。』王夫人哭道：『他若拋了父母，這就是不孝，怎能成佛作祖？』探春道：『大凡一個人，不可有奇處。二哥哥生來帶塊玉來，都道是好事，這麼說起來，都是有了這塊玉的不好。若是再有幾天不見，我不是叫太太生氣，就有些原故了；只好譬如沒有生這位哥哥罷了。果然有來頭成了正果，也是太太幾輩子的修積。』

寶釵聽了不言語。襲人那裏忍得住，心裏一疼，頭上一暈，便栽倒了。王夫人看着可憐，命人扶他回去。

且說巧姐隨了劉老老，帶着平兒出了城，到了莊上，劉老老也不敢輕褻巧姐，便打掃上房，讓給巧姐平兒住下。每日供給，雖是鄉村風味，倒也潔淨，又有青兒陪着，暫且寬心。那莊上也有幾家富戶，知道劉老老家來了，賈府姑娘，誰不來瞧，都道是天上神仙，也有送菜菓的，也有送野味的，倒也熱鬧。內中有個極富的人家，姓周家，財巨萬，良田千頃，只有一子，生得文雅清秀，年紀十四歲，他父母延師讀書，新近科試中了秀才。那日他母親看見巧姐，心裏羨慕，自想：『我是莊家人家，那能配得起這樣世家小姐……』只顧呆想。劉老老早看出他的心事來，便說：『你的心事我知道了，我給你們做個媒罷。』周媽媽笑道：『你別哄我，他們什麼人家，肯給我們莊家人！』劉老老道：『說着瞧罷。』於是兩人各自走開。

劉老老惦记着賈府，叫板兒進城打聽。那日恰好到寧榮街，只見有好些車轎在那裏，板兒便在鄰近打聽，說是：『寧榮兩府復了官，賞還抄的家產，如今府裏又要起來了，只是他們的寶玉中了舉，不知走到那裏去了。』板兒心裏喜歡，便要回去。又見好幾匹馬到來，在門前下馬。只見門上打千兒請安，說：『二爺回來了！大喜！大老爺身上安了麼？』那位爺笑着道：『好了！又遇恩旨，就要回來了。』還問：『那些人做什麼的？』門上回說：『是皇上派官在這裏下旨意，叫人領家產。』那位爺便喜喜歡歡的進去，板兒料是賈璉，也不再打聽，趕忙回去告訴他外祖母。

劉老老聽說，喜的眉開眼笑，去給巧姐兒道喜，將板兒的話說了一遍。平兒笑說道：『可是虧了老老這樣一辦，不然，姑娘也摸不着這好時候兒了！』巧姐更自喜歡。

正說着，那送賈璉信的人也回來了，說是：『姑老爺感激得很，叫我一到家，快把姑娘送回去；又賞了我好幾兩銀子。』劉老老聽了得意，便叫人趕了兩輛車，請巧姐平兒上車。巧姐等在劉老老家住熟了，反是依依不捨。更有青兒哭着，恨不能留下。劉老老見他，不忍相別，便叫青兒跟了進城，一徑直奔榮府而來。

賈璉先前知道賈赦病重，趕到配所，父子相見，痛哭了一場，漸漸的好起來。賈璉接着家書，知道家中的事，稟明賈赦回來，走到中途，聽得大赦，又趕了兩天。今日到家，恰遇頒賞恩旨，裏面邢夫人等正愁無人接旨——雖有賈蘭，終是年輕人——報璉二爺回來。大家相見，悲喜交集。此時也不及敘話，即到前廳，叩見了欽命大人。問了他父親好，說：『明日到內府領賞，寧國府第發交居住。』衆人起身辭別。

賈璉送出門去，見有幾輛屯車，家人們不許停歇，正在吵鬧。賈璉早知道是巧姐來的車，便罵家人道：『你們這一起糊塗，忘八崽子不在家，就欺心害主，將巧姐都逼走了！如今人家送來，還要攔阻，必是你們和我有什麼仇麼！』衆家人原怕賈璉回來不依，想來少時纔破，豈知賈璉說得更明，心下不懂，只得站着回道：『二爺出門，奴才們有病的，有告假的，都是三爺、大爺、二爺作主，不與奴才們相干。』賈璉道：『什麼混賬東西！我完了事，再和你們說，快把車趕進來！』

賈璉進去，見邢夫人也不言語，轉身到了王夫人那裏，跪下磕了個頭，回道：『姐兒回來了，全虧太太周全，兄弟也不用說他了，只是芸兒這東西，他上回看家，就鬧亂兒，如今我去了幾個月，便鬧到這樣，太太的話，道種人攆了他，不往來也使得的。』王夫人道：『王仁這下流種子，爲什麼也是這樣壞！』賈璉道：『太太不用說了，我自自有道理。』

正說着，彩雲等回道：『姐兒進來了。』於是巧姐兒見了王夫人，雖然別不多時，想起那樣逃難的景況，不是落下淚來，巧姐兒也便大哭。賈璉忙過來道謝了劉老老。王夫人便拉他坐下，說起那日的話來。賈璉見了平兒，外面不好說別的，心裏十分感激，眼中不覺流淚。自此益發敬重平兒，打算等賈赦回來，要扶平兒爲正。此是後話，暫且不提。

只說邢夫人正恐賈璉不見了巧姐，必有一番的周折；又聽見賈璉在王夫人那裏，心下更是着急，便叫丫頭

去打聽。回來說是巧姐兒同着劉老老在那裏說話兒呢。那夫人纔如夢初覺，知是他們弄鬼，還抱怨王夫人。『調唆的我母子不和到底不知是那個送信給平兒的？』

正問着，只見巧姐同着劉老老帶了平兒，王夫人在後頭跟着進來，先把頭裏的話都說在賈芸王仁身上，說：『大太太原是聽見人說，爲的是好事，那裏知道外頭的鬼？』邢夫人聽了，自覺羞慚，想起王夫人主意不差，心裏也服。於是邢王二夫人彼此倒心下相安了。

平兒回了王夫人，帶了巧姐到寶釵那裏來講，各自提各自的苦處，又說到：『皇上隆恩，偕們家該興旺起來了。想來寶二爺必回來的。』正說到這句話，只見秋紋慌慌張張的跑來說道：『襲人不好了！』

寶釵聽秋紋說襲人不好，連忙進去瞧看，巧姐兒同平兒也隨着走到襲人炕前，只見襲人心痛難禁，一時氣厥。寶釵等用開水灌了過來，仍舊扶他睡下，一面傳請大夫。巧姐兒因問寶釵道：『襲人姐姐怎麼病到這個樣子？』寶釵道：『大前兒晚上哭傷了心，一時發暈栽倒了。太太叫人扶他回來，他就睡倒了。因外頭有事，沒有請大夫瞧他，所以致此。』

說着，大夫來了，寶釵等略避。大夫看了脈，說是急怒所致，開了方子去了。原來襲人模糊聽見說，寶玉若不回來，便要打發屋裏的人都出去，一急，越發不好了。到大夫瞧後，秋紋給他煎藥，他獨自一人躺着，神魂未定，好像寶玉在他前面，恍惚又像是見個和尚，手裏拿着一本冊子，揭着看，還說道：『你不是我的人！日後自然有人家兒的！』

襲人似要和他說話，秋紋走來說：『藥好了，姐姐喫罷。』襲人睜眼一瞧，知是個夢，也不告訴人，喫了藥，便自己細細的想：『寶玉必是跟了和尚去。上回他要拿玉出去，便是要脫身的樣子。被我揪住，看他竟不像往常，把我混推混揉的，一點情意都沒有；後來待二奶奶更生厭煩，在別的姊妹跟前，也是沒有一點情意。這就是悟道。』

的樣子。——但是你悟了道，拋了二奶奶怎麼好？我是太太派我服侍你，雖是月錢照着那樣的分例，其實我究竟沒有在老爺太太跟前回明，就算了你的屋裏人。若是老爺太太打發我出去，我若死守着，又叫人笑話；若是我出去，心想寶玉待我的情分，實在不忍……『左思右想，萬分難處。想到剛纔的夢，』說我是別人的人，那倒不如死了乾淨……』豈知喫藥以後，心痛減了好些，也難躺着，只好勉強支持過了幾日，起來服侍寶釵。寶釵想念寶玉，暗中垂淚，自歎命苦。

如今且說賈政在路上接着家信，已知寶玉場後失散；當下賈政甚爲納悶，急忙趕回京來，到家後聽了衆人細講前情後節，心下便明白寶玉定是出家去了，未必找得回來。倒反勸着王夫人等道：『與其作了官，倘或命運不好，犯了事，壞家敗產，那時倒不好了，寧可僧們家出一位佛爺，倒是老爺太太的積德，所以纔投到僧們家來。不是說句不顧前後的話，當初東府裏太爺，倒是修煉了十幾年，也沒有成了仙。這佛是更難成的！』

王夫人哭着和薛姨媽道：『寶玉拋了我，我還恨他呢；我歎的是媳婦的命苦，纔成了一二年的親，怎麼他就硬着腸子，都撻下了走了呢！』

薛姨媽聽了，也甚傷心。寶釵哭得人事不知，所有爺們都在外頭。王夫人便說道：『我爲他撻了一輩子的氣，剛剛兒的娶了親，中了舉人，又知道媳婦作了胎，我纔喜歡些，不想弄到這樣結局！早知這樣，就不該娶親，娶了人家的姑娘！』

薛姨媽道：『這是自己一定的。俗們這樣人家，還有什麼別的說的嗎？幸喜有了胎，將來生個外孫子，必定是有成立的，後來就有了結果了。你看大奶奶，如今蘭哥兒中了舉人，明年成了進士，可不是就做了官了麼？他頭裏的苦，也算喫盡的了；如今的甜來，也是他爲人的好處，我們姑娘的心腸兒，姐姐是知道的，並不是刻薄輕挑的人，姐姐倒不必耽憂。』

王夫人被薛姨媽一番言語說得極有理，心想：『寶釵小時候，便是廉靜寡慾，極愛素淡的；他所以纔有這個事。想人生在世，真有個定數的！看着寶釵雖是痛哭，他那端莊樣兒一點不走，卻倒來勸我。這是真真難得！不想寶玉這樣一個人，紅塵中福分，竟沒有一點兒……』想了一回，也覺解了好些。又想到襲人身上：『若說別的丫頭呢，沒有什麼難處的。大的配了出去，小的伏侍二奶奶就是了。獨有襲人，可怎麼處呢……』此時人多，也不好說，且等晚上和薛姨媽商量。

那日薛姨媽並未回家，因恐寶釵痛哭，住在寶釵房中勸解。那寶釵卻是極明理，思前想後，寶玉原是一種奇異的人，夙世前因自有一定原無可怨天尤人，更將大道理的話告訴他母親了。薛姨媽心裏反倒安慰，便到王夫人那裏，先把寶釵的話說了。王夫人點頭歎道：『若說我無德，不該有這樣好媳婦了！』說着，更又傷心起來。薛姨媽倒又勸了一會子，因又提起襲人來說：『我見襲人近來瘦的了不得，他是一心想着寶哥兒，但是正配呢，理應守的屋裏人願守，也是有的。惟有這襲人，雖說是算個屋裏人，到底他和寶哥兒並沒有過明路兒的。』王夫人道：『我纔剛想着，正要等妹妹商量商量。若說放他出去，恐怕他不願意，又要尋死覓活的；若要留着他，也罷，又恐老爺不依，所以難處。』薛姨媽道：『我看姨老爺是再不肯叫守着的。再者，姨老爺並不知道襲人的事，想來不過是個丫頭，那有留的？』理呢？只要姐姐叫他本家的人來，很很的吩咐他，叫他配一門正經親事，再多的陪送他些東西。那孩子心腸兒也好，年紀兒又輕，也不枉跟了姐姐會子，也算姐姐待他不薄了。襲人那裏，還得我細細勸他。就是叫他家的人來，也不用告訴他，只等他家裏果然說定了好人家兒，我們還打聽打聽，若果然足衣足食，女婿長的像個人兒，然後叫他出去。』

王夫人聽了，道：『這個主意很是不然，叫老爺冒冒失失的一辦，我可不是又害了一個人了麼？』薛姨媽聽了，點頭道：『可不是麼？』又說了幾句，便辭了王夫人，仍到寶釵房中去了。看見襲人淚痕滿面，薛姨媽便勸解

譬喻了一會。襲人本來老實，不是伶牙利齒的人，薛姨媽說一句，他應一句，回來說道：『我是做下人的人，姨太太瞧得起我，纔和我說這些話。我是從不敢違拗太太的。』薛姨媽聽他的話，『好一個柔順的孩子！』心裏更加喜歡。寶釵又將大義的話說了一遍，大家各自相安。

過了幾天，花自芳的女人進來回明王夫人，親戚作媒，說的是城南蔣家的，現在有房有地，又有鋪面。姑爺年紀略大幾歲，並沒有娶過的，況且人物兒長的是百裏挑一的。王夫人聽了願意，說道：『你去應了，隔幾日進來，再接你妹子罷。』王夫人又命人打聽，都說是好。王夫人便告訴了寶釵，仍請了薛姨媽細細的告訴了襲人。襲人悲傷不已，又不敢違命的心裏，想起寶玉那年到他家去，回來說的死也不回去的話，『如今太太硬作主張，若說我守着，又叫人說我不害臊，若是去了，實不是我的心願……』便哭得咽哽難鳴，又被薛姨媽寶釵等苦勸，回過念頭，想道：『我若是死在這裏，倒把太太的好心弄壞了，我該死在家裏纔是……』於是襲人含悲叩辭了衆人。

襲人懷着必死的心腸上車，回去見了哥哥嫂子，也是哭泣，但只說不出來。那花自芳悉把蔣家的聘禮送給他看，又把自己所辦妝奩一一指給他瞧，說：『那是太太賞的，那是置辦的。』

襲人此時更難開口，住了兩天，細想起來，『哥哥辦事不錯，若是死在哥哥家裏，豈不又害了哥哥呢……』千思萬想，左右爲難，真是一縷柔腸，幾乎牽斷，只得忍住。

那日已是迎娶吉期，襲人本不是那一種潑辣人，委委屈屈的上轎而去，心裏另想到那裏再作打算。豈知過了門，見那蔣家辦事極其認真，全都按着正配的規矩。一進了門，丫頭僕婦都稱『奶奶。』

襲人此時欲要死在這裏，又恐害了人家，辜負了一番好意，那夜原是哭着不肯俯就的。那姑爺卻極柔情曲意的承順，溫柔體貼，弄得個襲人真無死所了。

開明書店印行

潔本

紅

樓

夢

茅

盾敘訂

共六九〇頁

水

滸

宋雲彬敘訂

共五二二頁

三

國

演

義

周振甫敘訂

共五四〇頁



售缺已久

重版出書

作為中等學生國文科課外讀物的文藝書籍不但要估量它的文藝價值，同時還要估量它的教育價值。有許多書，因為有一些不適宜於青年的部分，從教育的觀點看來，是應該排斥到學校的門外頭去的。然而青年不看這種好書究竟是一種精神上的損失。為此，我們就打算出版潔本的舊小說。所選的是「水滸」，「三國志」，「紅樓夢」等具有普遍性的作品，經過專家訂定，把其中不適宜於青年的部分逐一刪去，使成為並不缺乏教育價值的東西，又由訂定者撰作序文，對於各書的本身既有公允的批評，對於閱讀方法又作詳細的指導。讀者閱讀這種本子，在理解與欣賞上自然比較閱讀他種本子便當得多了。

21627/12

開明文學新刊 [長篇小說三種]

倪煥之

葉紹鈞著 二萬二角

這本書描寫十年來中國教育界之狀況：都會和鄉村的情形，家庭中的風波，革命前後的動搖等，逼真活躍，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作品。

王統照著

山雨

本書是一本長篇創作小說，描寫農村崩潰的原因，寫得非常懇切；並暗示因農民的不安而引起社會的轉變，是一部代表時代呼聲的作品。

灘

宋霖著



中國正想走進工業社會裏去，但是到目前為止，拿工業做題材的小說卻還不多。作者對於工業界很熟悉，這本小說正給剛萌芽卻不能順利發展下去的中國工業寫了個照。在作者看來，中國工業就像大霧裏過灘的船，真是困難而且危險非常的。圍在我們工業周圍的霧是：不合理的法規，金融投機家，貪官污吏，波動的物價，從業人員的官僚習氣與腐化生活……多少的工業就在這瀰天大霧中翻了船。全書十萬言，是近年文壇上的一個新收穫。

開明書店印行



國家圖書館



003907052



書